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亚洲地理语言学研究》单刊 第六

东部亚洲地理语言学论文集

Collected Papers on Eastern Asian Geolinguistics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2015 - 2017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Collected Papers on Eastern Asian Geolinguistics

Report of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2015–2017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First published 2019

Edited by Hiroyuki Suzuki, Keita Kurabe & Mitsuaki Endo

Copyright © 2019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ISBN 978-4-86337-313-6

This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in PDF format.
This publication is offer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International License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Published b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11-1, Asahi-cho, Fuchu-shi,
183-8534, Tokyo, JAPAN
https://publication.aa-ken.jp/

Acknowledgements

This volume is a part of the results of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2015-2017. It principally includes articles written in Chinese by members of this project. Additionally, relevant articles follow them; we cordially thank the contributors.

本刊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共同研究项目《亚洲地理语言学》(2015-2017)的成果之一。本论文集主要收录亚洲地理语言学工程成员用汉语撰写的论文。卷末附有其他相关论文，对诸位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铃木博之：利用语言地图阐明音变的扩散和界限：
以香格里拉藏语的“r 韵尾”语音演变为例.....1
铃木博之：澜沧江流域盐井至巴迪段康巴藏语土话中的语音及词汇异同概况..... 14
铃木博之：1899 年出版《藏拉法词典》记载的动词 *snang* 口语用法：
从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来看其方言所属.....43
铃木博之、达瓦卓玛、吞智：康区藏族语言中“老鹰/雕”词形的分布：
以与藏文词 *glag* 对应的形式为例..... 53
白井聪子：羌语支语言核心词汇中的双音节借词及其地理分布..... 60
铃木史己：汉语方言有关“脸”的词语比较——以江浙地区的高精细度地图为线索..... 73
远藤光晓：中国各个语族中定语词序类型的地理分布..... 82
远藤光晓：汉语及周边语言中“南瓜”和“马”两个借词的地理分布..... 90
福井玲：小仓进平《朝鲜语方言研究》的语言地图化项目..... 99
岩佐一枝：地理语言学原理的应用——以彝文为例..... 131
日高知惠实：“3D 语言地图”的绘制——以徐州方言的“蝉”和“蝉的幼虫”为例..... 145
亓海峰：山东莒县方言尖音字的“glottogram”调查字表..... 155
黄河、吴雅寅：参考行政层级观察方言特征的扩散方式：
以《苏州方言地图》为分析对象..... 169

封面图片：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高城镇　　© 2018 Tshewang nGyurmé

Table of contents

Hiroyuki Suzuki, *Exploring a geographical expansion and restriction of sound changes with linguistic maps: A case study on the sound change of the 'r' rhyme in rGyalthang Tibetan* 1

Hiroyuki Suzuk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honetic and lexical variation of the dialects of Khams Tibetan along the Lancangjiang River from Tshwakhalho to Budy* 14

Hiroyuki Suzuki, *Spoken usage of the word* snang *recorded in*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1899): Its dialectal affiliation from the geolonguistic view* 43

Hiroyuki Suzuki, Dawa Drolma, and Sonam Lhundrop, *Distribution of the lexical form of 'eagle' in Tibetans' languages in the Khams region: A case study on lexical forms corresponding to Literary Tibetan* glag 53

Satoko Shira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isyllabic loanwords in Qiangic basic vocabulary* 60

Fumiki Suzuki, *Comparative Study on Words Denoting "Face" in Sinitic: 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Map of Jiangzhe District* 73

Mitsuaki End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ord-order Types Concerning Nominal Modifiers among Language Families in China* 82

Mitsuaki End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wo Loan Words, "Pumpkin" and "Horse," in Chinese and the Surrounding Languages* 90

Rei Fukui, *On the project of Korean geolinguistic studie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Ogura Shinpei* 99

Kazue Iwasa,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Geolinguistics: The Yi script taken as an example* 131

Chiemi Hidaka, *Creation of "3D linguistic map": based on the word forms "cicada" and "cicada larva" in the Xuzhou dialect in China* 145

Haifeng Qi, *Examples of the glottogram investigation on palatalized apical consonants in the Juxian dialect of Shandong province* 155

He Huang and Yayin Wu, *To Study the Diffusion Model of Dialect Features with Regard to the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Atlas of Suzhou Dialects 169

Cover photo: Gaocheng Town, Lithang, Kandze, Sichuan © 2018 Tshewang nGyurmé

利用语言地图阐明音变的扩散和界限

以香格里拉藏语的“r 韵尾”语音演变为例

铃木博之

奥斯陆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以分布在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及德钦县的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建塘小组及云岭山脉东部小组中的诸土话为例，对与藏文含后加字 r（相当于 r 韵尾）对应的口语形式进行分析。大部分康巴藏语中，韵尾辅音已不存在而发展成喉塞音或使元音变长、鼻化等。但建塘小组及云岭山脉东部小组中的一部分土话保留着与 r 对应的辅音成分或引起了在周边的土话里未见的特殊语音演变，如卷舌化元音、带咽化特征的辅音性元音等。其次，根据语音细节的描述绘制语言地图，对音变的地理范围和音变的扩散和界限进行讨论。

一、前言

在康巴藏语中，除了西藏那曲、青海玉树的部分地域的土话之外，其韵母发展基本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简化；与藏文形式比起来，韵尾本身的差异几乎不存在而仅保留着喉塞或元音的长化及鼻化（参见瞿霭堂 1990、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本文将讨论的是分布在云南藏区的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1]中的一些特殊情况，都藏文后加字（等于韵尾）r 有关的语音现象。云南藏区康巴藏语各种土话中，藏文下加字 r 的语音对应关系已有讨论（铃木博之 2013a），呈现与其他地区的藏语土话不同的特征。

本文讨论的藏语方言是香格里拉方言群建塘小组以及云岭山脉东部小组的部分土话，主要分布在香格里拉县，少数部分与香格里拉县靠近的德钦县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在此地的土话中，主要有两种语音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韵尾 r 的存在（音段语音）以及元音的卷舌化，另一是带咽化特征的辅音性元音的出现。这两种语音不会在一个土话里出现，而呈现明确的地方性分布。首先在下面通过一览表的方式介绍一下香格里拉方言群中相关语音现象。表内显示的顺序为从西往东方向。

[1] 笔者最新的云南藏语分类在 Suzuki (2018)中提供。香格里拉方言群相当于瞿霭堂、金效静(1981)、张济川(1993)、Zhang (1996)中的康方言“迪庆”独立次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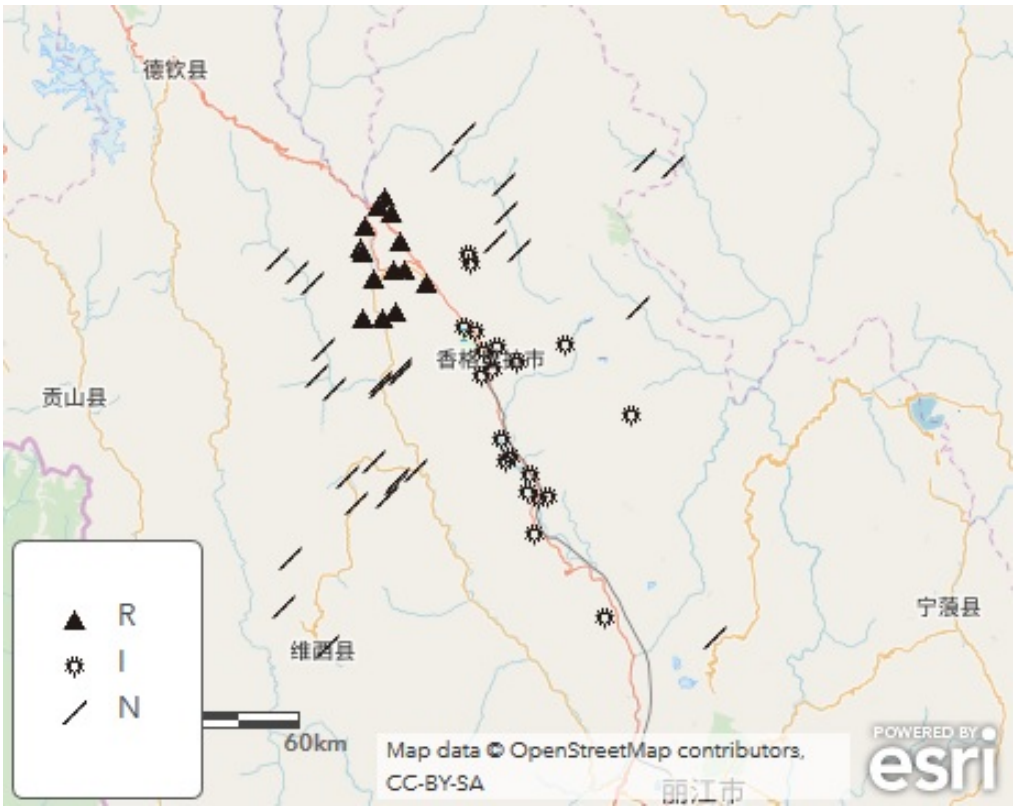
表 1：香格里拉方言群中韵尾 r 有关的相关现象

乡镇名	村名	韵尾 r 的保留或卷舌化元音	辅音性元音	无痕迹[2]
攀天阁	勺洛			X
霞若	粗丁			X
霞若	相多			X
拖顶	洛玉	X		
拖顶	拖顶			X
塔城	格登			X
塔城	巴珠			X
奔子栏	亚浪	X		
尼西	开香	X		
尼西	汤满	X		
格咱	纳格拉			X
格咱	翁上			X
格咱	初古			X
建塘	吉迪		X	
建塘	旺池卡		X	
建塘	霞给		X	
小中甸	吉念批		X	
小中甸	申科顶		X	
小中甸	吹亚顶		X	
虎跳峡	鲁堆		X	
三坝	安南		X	
洛吉	尼汝			X
格咱	浪都			X

虽然表 1 的每项都一定程度有连续的地理范围，但绘制分布地图才能了解到各个语言特征之间的分布关系。下面图 1[3]为表 1 内容的地理分布，包括了更多的地点资料在内：

[2] “无痕迹”并不指完全没有 r 存在过的痕迹，而指已经变成没有卷舌性的发音；至少引起了元音变长。

[3] 本文揭示的地图均为笔者由 ArcGIS online 绘制的。



图例：R=韵尾 r 的保留或卷舌化元音；I=辅音性元音；N=无痕迹

图 1：香格里拉方言群中韵尾 r 有关的相关现象地理分布

如图 1 显示，本文讨论的现象地理上呈现封闭的地区才发现，西北角以金沙江边的奔子栏镇夺通村为界，西南角以金沙江边的拖顶乡洛玉村及尼西乡的江东村为界；东北角以建塘坝北面吉迪村为界，东南角以洋塘坝南面团结村及虎跳峡镇金星村为界。

本文分别对两种语音发展（图中 R 及 I）和土话差异进行描述，最后对此语音发展类型进行探讨。对于语音描写，本文实行音标记载。音标以国际音标为主，为了确保严密性，有时特意地使用中式音标（参考朱晓农 2010）。但是，声调标记使用以下记号并添加在各个词之前：¯:高平；ˊ:上升；^:升降；ˋ:下降。

二、韵尾 r 作为辅音而保留的案例：尼西藏语

如图 1 提示，在香格里拉方言群云岭山脉东部小组的一部分语言中，有韵尾 r 的存在（音段语音）以及元音的卷舌化等现象（图 1 中的 R）。此情况可以认为是在藏文上出现的后加字 r 保留下来成了韵尾 r 或引起了元音的卷舌化。语音现象较为明显，也呈现与藏文形式具有规则性的语音对应关系，因此，下面首先举例，之后讨论其类型学上的特点。

2.1 具体现象

下面将揭示十个土话中发现的实际语音情况。

表 2：云岭山脉东部小组中的韵尾 r 或卷舌化元音

词义	酥油	东方	金子	转
藏文	*mar*	*shar*	*gser*	*skor*
亚浪话	ˊmər	¯ʂʰər	¯ʰsər	¯ʰkur
居佳话	ˊmər	¯ʂʰər	¯ʰsər	¯ʰkur
贵光话	ˊmər	¯ʂʰər	¯ʰsər	¯ʰkur
布喀话	ˊməɻ	¯ʂʰəɻ	ˋʰɕəɻ	¯ʰkuɻ
开香话	ˊməɻ	¯ʂʰəɻ	¯ʰɕəɻ	¯ʰkuɻ
南哈话	ˊməˬ	¯ʂʰəˬ	ˋʰsəˬ	¯ʰkoˬ
祖莫顶话	ˊmaˬ	¯ʂʰəˬ	¯ʰsəˬ	¯ʰkuˬ
页卡话	ˊmaˬ	¯ʂʰəˬ	ˋʰɕəˬ	¯ʰkoˬ
汤满话	ˊməˬ	¯ʂʰəˬ	ˋʰɕəˬ	¯ʰkoˬ
汤堆话	ˊmõː	¯ʂʰəˬ	¯ʰɕəˬ	¯ʰkoː

由上面可见，云岭山脉东部小组中的相关口音与藏文后加字 r 几乎有规则性的对应关系。该强调的是，此小组中的每个土话，除了 r 韵尾之外只有喉塞音/ʔ/才可以作为韵尾。也可以说，仅有藏文后加字 r 如此保留着其口音对应形式。

详细看每个土话的“卷舌”特征，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土话分成四类如下：

A 类：韵尾具有带明显的辅音性质的[r]

亚浪话、居佳话、贵光话

B 类：韵尾具有近音[ɻ]，其前面的元音也带一些卷舌化特征

布喀话、开香话

C 类：韵尾无卷舌音，已经与元音合并成卷舌化元音

南哈话、祖莫顶话、页卡话、汤满话

D 类：韵尾无卷舌音，已经与元音合并成卷舌化元音，但卷舌化特征不一定保留

汤堆话

需要注意的是，B 类中的[ɻ]在音系上无位置，仅作为/r/的条件变体。因此，本来不需用另外一个音标来标出，但本文的讨论就有用不同的音标来标出的意义。根据上面描述的情况而言，韵尾的“r 音”也很有可能不能隐去实际语音，而需要标出它。

此详细特征的差异恰好与其地理分布有关，西边的土话保留韵尾辅音，往东（建塘镇方向）的土话慢慢失去韵尾辅音变成卷舌化元音，最东边就在一些词里已丢失卷舌化特征了。整理一下音变方向，顺序为：/Vr/ > /Vɻ/ > /V˞/ > /V:/。

2.2 讨论

首先把上面提到的分类与分布地点的关联绘制成语言地图如下。图中的标志分类与在2.1 讨论中的分类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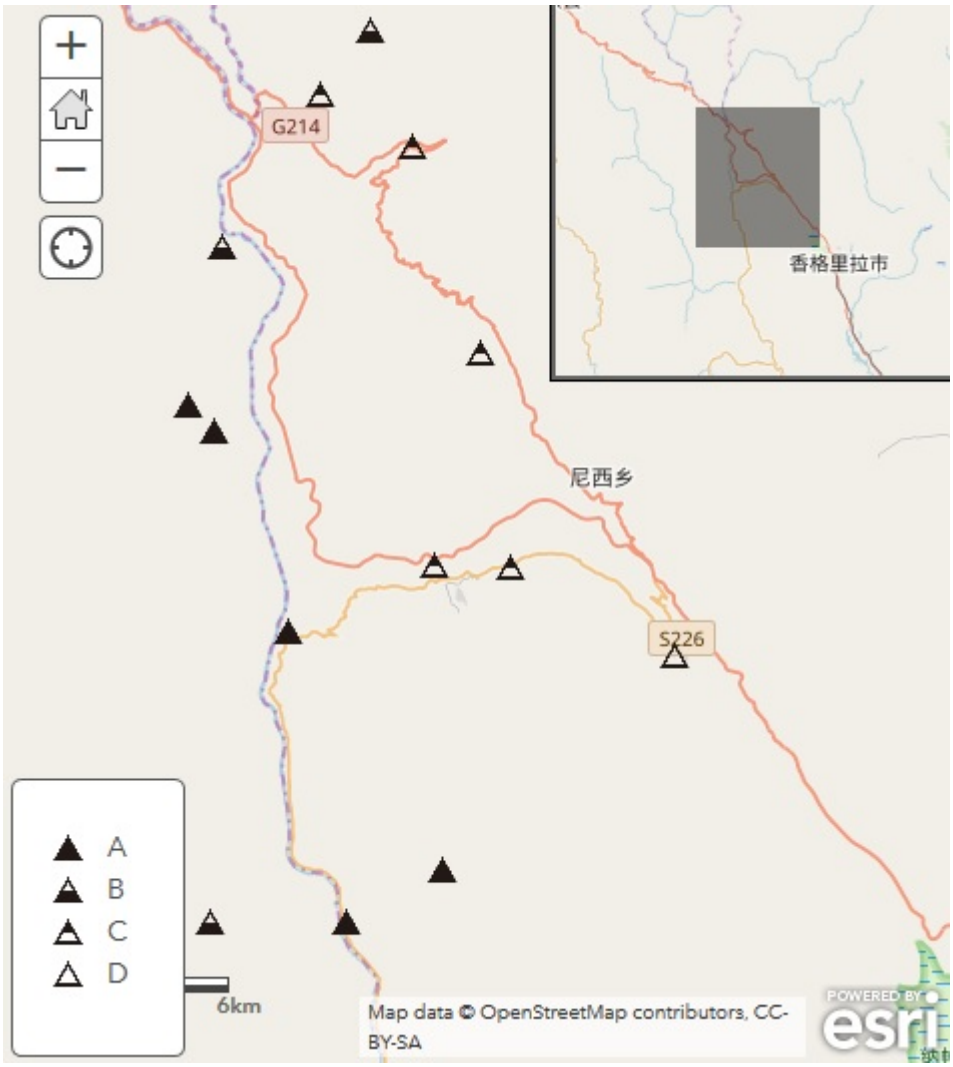


图 2：云岭山脉东部小组尼西附近土话中韵尾 r 有关的相关现象分类

图 2 表示，此语言特征的分布会意味着土话分布的离建塘镇越远越保留韵尾。此结果不但是个描写语言学上的发现，而且是个地理语言上也有意义的发现。香格里拉方言群内建塘小组和云岭山脉东部小组虽然是分开着的，但语音变化当中具有密切的关系，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来可以指出具体的语音现象（铃木博之 2016）。从藏文对应的观点来讲，具有/r/韵尾的土话可以作为保留着古老的语音，因此，如图 2，主要分布在金沙江边的土话才保留着最古老的特点，而离建塘镇越近越简化了。此分布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建塘小组土话的影响，如表 1 的汤堆话的案例与建塘藏语的特点有相似点（参见第三节）。

在云南藏区的背景下，藏文后加字 r 的保留在澜沧江边的土话（得荣德钦方言群云岭

山脉西部小组）也有发现，并有报道（铃木博之 2011d, 2012d）。据此，r 韵尾慢慢变成软腭化元音或卷舌化元音，之后软腭化特征会脱落而成为普通元音。此情况不但作为地方差异，还作为某一个土话里的世代差异。虽然在澜沧江边的土话里韵尾 r 走向脱落的情况与尼西藏语的案例相似，但与在此讨论的尼西藏语不同的是，澜沧江边的土话没有呈现明显的地理语言学上有意义的分布，仅能看作为某一个土话中的自律性音变。

三、韵尾 r 对元音的独特影响：建塘藏语

3.1 以往研究的描述

在建塘镇及其附近的康巴藏语土话中，语音上往往能听到辅音性元音[ɳ]和[ɻ]。但是此元音是否能形成一个独立音位这一问题由各个土话而不同。一般情况下，[ɳ/ɻ]能与[ə]无条件交替而分析为/ə/之条件变体，然而香格里拉方言群所属土话中的部分方言不能把其视为条件变体，而视为一个具有特殊发音方式的独立音位。

以往研究中，对建塘话（中甸话或中心镇话）的语音描写有四种，即：Hongladarom (1996)、Wang (1996)、《云南省志》(1998:421-441)、及《中甸县志》(1997:147-153)。其中，前三者不承认/ɳ/音位，而第四者则认定/ɳ/为一个独立音位，目前产生其差异的原因尚未清楚。但是《云南省志》(1998:422)的分析提到："ɯ 与 ts, tsh, dz, ndz, s, z 相拼时读作 ɿ，与 tʂ, tʂh, dʐ, ndʐ, ʂ, ʐ 相拼时读作 ʅ"，换言之，[ɳ]、[ɻ]虽然在口音里存在着，但语音系统上把其分析为/ɯ/的条件变体。

为了了解到此语音的实际情况，在下面举更多土话里所确认的相关现象，而进行讨论。

3.2 具体现象

调查发现，[ɳ]、[ɻ]等语音在特定的声母后才出现，而其藏文对应大致为带后加字 r，即韵尾 r 的例子。因此，这两个语音不仅与 r 韵尾有关，而且与其声母也有关，即[ɳ]、[ɻ]是声母为齿龈音（而且前面揭示的例子都是擦音或塞擦音）的时候才出现的。由于这两者呈现互补分布，音系上可以归纳为/ɳ/等单独一个音位。不过在此仍然使用接近于实际语音的两种音标，解释时会使用/ɳ/来代表这两种语音。

在一些土话，虽然符合此条件，但不是每一个词都出现的。所以只能说符合上述条件的部分词汇才呈现此元音。下面揭示几个土话中发现的实际语音情况。

表 3：建塘小组中的辅音性元音

词义	金子	湿的	酥油	白色
藏文	*gser*	*gsher ba*	*mar*	*dkar dkar*
吉迪话	¯ʰsɳ:	¯ʂɻ wa	ˊmo:	¯ʰkɯ ʰkɯ:
错古龙话	¯ʰsɳ:	ˊʂə lo wa	ˊmo:	¯ʰkə ʰkə:
霞给话	¯ʰsɳ:	¯ʂɻ lwa	ˊmo:	¯ʰkə ʰkɯ:

金龙话	¯ʰsɿ:	¯ʂɻ wa	ˊmo:	¯ʰkəʰkɯ:
尼史话	¯ʰsɿ:	¯ʂɻ wa	ˊmu:	¯ʰkəʰkɯ:
安南话	¯sɿ:	---	ˊmu:	¯ʰkɯʰkɯ
吉念批话	¯sʰɿ:	ˋʂɻ: tɕe	ˊmɯ:	¯ʰkɯʰkɯ
期学谷话	¯ʰsɿ:	¯ʂɻ: tɕə	ˊmo:	ˊʰkɯʰkɯ:
奶思话	¯ʰsɿ:	ˋʂɻ: tɕe	---	¯ʰkɯ:
小中甸话	¯ʰsɿ	ˋʂɻ: tɕe	ˊmo:	¯ʰkɯʰkɯ:
申科丁话	¯ʰsɿ	ˋʂɻ: tʂəj	ˊmu:	¯ʰkɯʰkɯ:
吹亚顶话	¯ʰsɿ:	¯ʂɻ wa	ˊmu:	¯ʰkɯʰkɯ:
塘批话	¯ʰsɿ:	¯ʂɻ wa	ˊmu:	¯ʰkɯʰkɯ:
吉沙话	¯ʰsɿ:	ˋʂɻ: tɕe	ˊmõ	¯ʰkɯʰkɯ:
鲁堆话	ˋʰsɿ:	ˋʂɻ ljе	ˊmo:	ˋʰkɯ: sʰe

由此可见，[ɿ]、[ɻ]等语音在齿-龈及卷舌声母后出现，而声母为其他调音位置时与其他元音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此条件与第二节讨论的汤堆话的卷舌化元音的分布非常相似。

3.3 /ɥ/在音系中的位置

在各个土话中，拥有/ɥ/的词数量并不多，下面分别介绍吉迪话、吉念批话、吹亚顶话、及安南话的案例：

吉迪话

¯ʰsɿ:“金子”，ˊʂʰɻ:“东”，ˊlɤʰsɿ:“新年”，¯sʰɿ sʰɿ:“黄”，¯ʂɻ wa“湿”，¯ʰsɿ: wa“新”，ˊʂʰɻ ʱgɵ:“低（头）”，ˊsɿ:“说”

吉念批话

¯sʰɿ:“金子”，ˊluʰsɿ:“新年”，ˋʂɻ: tɕe“湿”，¯sʰɿ ɦa“新鲜”，ˊluʰsɿ: ˊsɿ“过年”，ˊsɿ:“说”

吹亚顶话

¯ʰsɿ:“金子”，¯pʰu ʰsɿ:“小伙子”，¯ʰtɕɑʔ zɿ:“勺子”，¯ʂʰɻ:“东，升起”， ¯ʑɿ kʰa“春天”，ˊlwəʰsɿ:“新年”，¯sʰəsʰɿ:“黄”，¯ʰsɿ: ja“新”，ˋʂɻ: çʰa“湿”，ˊʱzɿ:“刺痛”，¯ʱʐɻ:“剃”

安南话

¯sʰɿ:“金子”，ˊluʰsɿ:“新年”，ˊsɿ:“说”

以上可见，含/ɿ/的本来词确实极少[4]，其声母仅有/s/类和/ʂ/类，吹亚顶话还有/ʑ/声母，但仅一例。而且土话之间其词义、形式等相同的占多数。如果含/ɿ/的案例包括汉语借词在内的话，在一些土话中具有/ɿ/的词会相对增多。因为来自汉字“子”的元音发音为[ɿ]，可以写成/ɿ/。但此情况由土话而不同，有能如此分析的，也有不能如此分析的。详见下面讨论。

首先，下面提示/ɿ/形成的语音对立，确认该语音占音系上一定的位置。

第一，在吉迪话中，如¯ʰsɿː“金子”的元音至少与/i, ɤ, ə/能构成对立，如：

/ɿ/ ¯ʰsɿː“金子”
/i/ ¯ʰsiː“凉”
/ɤ/ ¯sʰɤ“谁”
/ə/ ¯ʰsə ʰkõ“紧”

其次，在吉念批话和吹亚顶话中，如¯sʰɿː / ¯ʰsɿː“金子”的元音至少与/ɯ, ə/能构成对立，如：

音位	吉念批话	吹亚顶话
/ɿ/	¯sʰɿː“金子”	¯ʰsɿː“金子”
/ɯ/	¯sʰɯ“谁”	¯sʰɯ“谁”
/ə/	¯sʰə sʰə“黄”	¯sʰə“迟”

需要注意的是，/ɿ/元音的最明确的特点在于舌面肌肉的紧张，其程度比其他所有元音都高。也可以说不仅是舌面，舌根及发音器官全体都紧张，有时候会发生稍微的咽化。在吉迪话和吉念批话中，/ɿ/元音的舌面紧张程度太明显而经常带微弱的咽化特征，然而在汉语借词中来自“子”字的元音不紧张，因此只能分析为/ə/，不得写成/ɿ/。但是在错古龙话以及建塘镇中心位置附近的土话中的/ɿ/与汉语中的[ɿ]大致相似，舌面不紧张，与本来词和汉语借词都能写成/ɿ/，而且含/ɿ/的例子与上面例子有些一样，也有些不一样。错古龙话举例：

本来词：¯ʰsɿː“金子”，ˊmoː ʈʂʰɻː“奶皮子”，ˆdzɿ kʰa“左边”，¯ʱʐɻː“剃”
借词：ˊlaw sɿ“老师”，ˋkwa tsɿ“瓜子”，ˊtɛoː tsɿ“桌子”，ˆʂɻ ʈʂʰɑ̃“菜市场”

错古龙话的/ɿ/构成以下对立：

/ɿ/ ¯ʰsɿː“金子” /ɿ/ ˆdzɿ kʰa“左边”
/ə/ ¯sʰə gə“晚上” /ə/ ¯tsʰə“寿命”

[4] 如果含/ɿ/的案例包括汉语借词在内的话，在一些土话中具有/ɿ/的词会相对增多。因为来自汉字“子”的元音发音为[ɿ]，可以写成/ɿ/。但一些土话并不能如此分析。详见下面讨论。

/ɯ/ ¯s^{h}ɯ“谁”　　/i/ ¯^{h}tsi: kɯ“中间”

以上可见，拥有/ɳ/音位的词汇在各个土话中部分上一致，如“金子”、“新”、“说”等。也可以说，在几个土话中，具有/ɳ/的词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有些具有/ɳ/的词在土话间的对应则各不相同。因此，可以推断，该音位的成立时期比较晚，个别土话成立以后才成为固定的音位[5]。

最后，下面揭示一下/ɳ/能否包含与汉语借词中的“子”字对应的韵母而区分的语言地图：



图例：A=/ɳ/音不包含汉语借词“子”；B=/ɳ/音包含汉语借词“子”

图 3：建塘小组中的辅音性元音

图 3 表示，此语言特征的分布意味着建塘镇中心位置的土话里面，本来词及汉语借词

[5] 《中甸县志》(1997:149)提供的含/ɳ/的唯一例词是 zɳ“夏天”，其藏文对应应该是 *dbyar*，而且其形式很有可能与吹亚顶话中的“春天”一致。因此，此例也与藏文 r 韵尾有关，但本文所描写的土话中“夏天”或“热的季节”词的元音不是/ɳ/而是/ə/，而且其声母为颚前音/ʑ/或硬腭音/j/。

共同用/ɳ/来描写相关的语音，而建塘镇中心以外的土话一律把这两者分开成不同的音位。这情况主要依靠/ɳ/音位是否带发音器官的紧张这一特征。按地理语言学的理解，图 3 的 B 类就是新发生的（就是典型的 ABA 分布），而如此看待此语音变化又符合音变历史。

3.4 辅音性元音的来历

上面描写了/ɳ/的基本语音学特征在于发音时舌面肌肉的轻微紧张。带/ɳ/的例词由各个土话而截然不同，因此可分析为成立此音位的时期较晚。加之，可以指出建塘镇错古龙话发[ɳ]、[ɽ]等音时，舌面肌肉无紧张。就此，错古龙话的[ɳ]与汉语借词中的“子”字韵母发音几乎一致，呈现与其他地方土话不同的情况。但此语音为什么会与藏文 r 韵尾有关呢？

从音变的角度来看，r 韵尾引起了发音器官的紧张这一变化方向在藏语方言里面极为罕见[6]。然而，这些土话周边的语言里中也有相似的语音，如纳西语白地方言群的土话[7]。黑泽直道(2001)描写了纳西语的相关发音，而笔者通过亲自调查也确认过纳西语东坝话（白地方言群）里存在着与在此讨论的藏语方言非常类似的语音现象（铃木博之 2013a）。据了解，至上世纪中半，白地与小中甸之间有当地人的来往，很有可能在当地纳西语与藏语之间曾发生过密切的语言接触。虽然这两者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分析，但如果辅音性语音的来源是与纳西语的语言接触的话，可以说明出为什么离纳西语区远的地方（如格咱乡的大部分土话以及洛吉乡尼汝村的土话；参见铃木博之 2014）不会出现此语音；因为与纳西语的语言接触估计不是比大小中甸等地那么密切。

一方面，受过纳西语最大的影响的土话小组应为维西塔城小组，此小组中的任何土话都没有上述的现象[8]。对此问题，目前很难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如果对其案例要考虑的纳西语限为白地方言群的话，具有其现象的藏语土话仅有分布地区靠南的建塘小组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从地理的角度来说会有道理。

四、结语

本文对与藏文后加字 r 对应的两个语音现象进行了分析。虽然两者语音表现不同，但此种多种语音的存在意味着在香格里拉方言群中与藏文后加字 r 对应的口音是保留到很晚的时期，尤其是金沙江边的土话依然直接发音成/r/。如果辅音性元音的发生真有纳西语的影响，就与铃木博之(2013a, 2016)描述的维西塔城小组的藏文下加字 r 的变化也有关联。加之，在理论方面，尼西乡附近的土话里出现的韵尾/r/按地理位置渐渐的变化模式与以建塘镇为中心的地理语言学分析符合，另外，/ɳ/音位的语音特征和在汉语借词也能否出现这一案例的地理分布也与其符合，云南藏语又有了新的按照地理语言学的模式能分析出的案例。

---

[6] r 韵尾（以及音节里面的所有 r 音）引起了元音的咽化或者带嘎裂声的音变在缅甸北部的藏语 Sangdam 话里面有所确认（参见铃木博之 2012）。

[7] 白地位于香格里拉市三坝乡，与小中甸乡接壤。对此地的更详细的语言情况，参见和继全(2015)。

[8] 参见铃木博之(2009, 2010, 2011ab, 2013b)、Suzuki & Tshering mTshomo (2009)等。

附记：笔者在田野调查得到了玛吉阿米·香格里拉藏族风情宫以及云南民族村藏族寨的相关员工之大力支持而实现，在此表衷心的感谢。笔者的田野调查得到了以下基金的资助：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102001）；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川西民族走廊•藏文化圈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与地域语言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嘉绒语组语言的紧急国际共同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2125100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No. JP2577016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藏缅族组联系语言国际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H02722）；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No. JP17H04774）；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No. JP18H00670）；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云南藏语志》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

和继全 2015《白地波湾村纳西东巴文调查研究》民族出版社

黑泽直道[Kurosawa, N.] 2001「ナシ(納西)語「緊喉母音論争」の意義——中甸県三壩郷白地方言に見られる音声現象からの考察——」『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61 号 241-250 电子版 http://hdl.handle.net/10108/21880

瞿霭堂 1990《藏语韵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

瞿霭堂、金效静 1981〈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 76-83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9「納西文化圏のチベット語・永勝県大安[Daan]方言の方言所属」『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34 巻 1 号 167-189 电子版 http://doi.org/10.15021/00003919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0「カムチベット語維西塔城[mThachu]方言におけるそり舌化母音——その音声学的特徴の記述と分析——」『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第 29 号 27-42 电子版 https://doi.org/10.14989/141808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1a〈嘎嘎塘藏语的咽化元音与其来源〉《语言暨语言学》第 12.2 期 477-500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1b〈丽江永胜县大安藏语语音分析〉《汉藏语学报》第 5 期 163-172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1c〈在音变过程中产生又消失的软腭化元音——云南德钦燕门乡谷扎藏语之例——〉《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第 30 号 35-49 电子版 https://doi.org/10.14989/159068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2a「カムチベット語 Sangdam 方言の音声分析とその方言特徴」『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83 号 37-58 电子版 http://hdl.handle.net/10108/69336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2b「カムチベット語雲嶺・查里通[Tsharethong]方言の音声分析」『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第 7 号 155-194 电子版 http://hdl.handle.net/10108/73110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3a〈云南维西藏语的 r 介音语音演变——兼谈"儿化"与"紧喉"之交叉关系——〉《东方语言学》第 13 辑 20-35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3b 「カムチベット語塔城・格登[sKobsteng]方言の音声分析」『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第 8 号 123-161 电子版 http://hdl.handle.net/10108/75672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4〈尼汝藏语的小舌辅音与其藏文对应规律〉《东方语言学》第 14 辑 1-12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5〈建塘藏语土话研究的几个意义〉徐建华主编《云南藏学研究（二）》184-197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6「/ɟ/が語る音変化史——カムチベット語香格里拉方言群における硬口蓋系列音素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言語記述論集』8, 91-103 电子版 http://id.nii.ac.jp/1422/00000898/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98《云南省志 59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张济川 1993〈藏语方言分类管见〉戴庆厦等编《民族语文论文集 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297-309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朱晓农 2010《语音学》商务印书馆

Hongladarom, K. 1996. Rgyalthang Tibetan of Yunnan: a preliminary repor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19.2, 69-92.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Online: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Suzuki, H. & Tshering mTshomo. 2009.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Melung 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3, 521-537.

Wang, X. 1996. Prolegomenon to Rgyalthang Tibetan phonolog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19.2, 55-67.

Zhang, J. 1996. A sketch of Tibetan dialectology in China: Classifications of Tibetan dialect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5.1, 115-133.

Exploring a geographical expansion and restriction of sound changes with linguistic maps: A case study on the sound change of the 'r' rhyme in rGyalthang Tibetan

Hiroyuki Suzuki
Universitetet i Oslo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spoken forms corresponding to *r* final of Literary Tibetan in the dialects which belong to the rGyalthang and East Yunling Mountain subgroups of the Sems-kyi-Nyila group of Khams Tibetan located in Shangri-La Municipality and nJol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In many dialects of Khams Tibetan, we find final consonants disappeared and either generated a glottal stop or made a preceding vowel lengthen or nasalised. However, several dialects in the rGyalthang and East Yunling Mountain subgroups maintain a /r/-final as a consonant element or triggered peculiar sound changes which are not found in surrounding dialects, such as a retroflex vowel and a consonant-like vowel with a pharyngealised feature. Following the description, I draw a linguistic map and discus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ach sound change and its process and restriction.

澜沧江流域盐井至巴迪段康巴藏语土话中的语音及词汇异同概况

铃木博之
奥斯陆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绘制语言地图针对澜沧江流域康巴藏语土话（芒康盐井至维西巴迪）的语音现象及词汇形式进行地理语言学分析，并探讨该地域的康巴藏语如何划分。分析结果提示，德钦县佛山乡北部以及燕门乡乡政府南北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可以设方言划分线。

一、前言

云南省内澜沧江流域的藏语支（Tibetic[1]）语言已分到康巴藏语得荣德钦方言群云岭山脉西部小组（Suzuki 2018:13）。但是，其中各个土话呈现较为系统性的差异（Suzuki 2017），加之，德钦县北面和与其连接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诸土话之间的差异都尚未清楚。一方面，目前有一篇关于此地理区域土话的描写语法（汪岚 2017），把其中一个土话（巴美话）叫做“德钦藏语”。但是，德钦县内的语言情况并不单一，用县名来称呼县城以外的土话含有误导性。然而，在以往藏语支语言的方言研究中，小块地区的语言差异往往被忽视。为了正确理解和描写的对象土话，应该需要对在其地理范围内的语言异同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讨。

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大致分布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澜沧江边（升平镇、云岭乡及燕门乡）以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巴迪乡。属于此土话小组的土话之间基本上能通话，但土话之间有不少的语音及词汇的差异，而且各项差异之间“同言线”的位置不太一致，因此，土话的划分会有一定的困难。加之，由于德钦北部至西藏境内语言情况不详，该小组土话的正确地理分布至今尚未勾勒出。

本文通过语言地图俯瞰澜沧江流域盐井至巴迪段的康巴藏语土话中呈现的语音及词汇异同情况，并探讨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的分布范围及其划分方法。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与这一区域的康巴藏语及其亲属语言的语言接触历史研究，如怒江州贡山县的藏语土话（Suzuki 2017）已经提及过本文所讲的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本文将讨论的范围扩展到芒康县纳西民族乡（通称盐井）。直至到此乡，康巴藏语沿着澜沧江连续分布；但过了盐井之后澜沧江流入山谷区，到了芒康县如美镇就离开了康巴藏语分布地区了[2]。维西县巴迪乡以南则为叶枝乡、康普乡等纳西族、傈僳族的聚居区。澜沧江流域的东、西各岸分别

[1] 关于 Tibetic（藏语支）的定义，参见 Tournadre (2014)。
[2] 在如美镇以北的澜沧江边分布的藏族语言称为拉绒玛（Larong sMar）语。其描述参见 Suzuki & Tashi Nyima (2018), Suzuki et al. (2018), Tashi Nyima & Suzuki (2019)以及 Zhao (2018)。

为云岭山脉（白马雪山）和梅里雪山。在藏族聚居区中，东西方向交通不便，在东面德钦县升平镇阿墩子至奔子栏镇之间由 214 省道连接，在西面则有几条包括梅里雪山外转路在内的徒步路线，近期才开通德钦县云岭乡永支村至贡山县棒当乡的车路。从地理上来看，芒康盐井至维西巴迪可以成为一个沿着同一个河流的康巴藏语分布区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范围。

本文绘制的语言地图有语音方面的地图和词汇方面的地图，对语法特征将不讨论[3]。前者有藏文 l 声母的语音对应（图 2）、藏文 ts 类声母的语音对应（图 3）、藏文 r 韵尾的语音对应（图 4）等三个语音特征[4]，后者有“走”（图 5）、“猫”（图 6）、“二”（图 7）、“青稞”（图 8）、“小猪”（图 9）、“酒醉”（图 10）等六个词汇特点，一共绘制了九张语言地图来进行讨论。在这些地图所涉及的现象及词汇中，笔者已分别就以上语音特征进行了描写研究（铃木博之 2008, 2011；Suzuki 2018；铃木博之、丹珍曲措 2012），而对“猫”、“二”及“小猪”则从语言地图以及地理语言学的角度作了解释（Suzuki 2009a, 2012, 2014, 2018；铃木博之 2014；Qin & Suzuki 2016）。详细讨论参见各个以往研究。

本文绘制地图时使用的土话资料一共有 34 个点。云南境内方言点的资料由笔者调查获得，西藏境内的资料则由笔者同事才让三周、四郎翁姆记录[5]。土话分布地点名称（村名）如下（北至南），图 1 揭示下述地点的位置：

芒康县纳西民族乡觉龙村、盐井村；

芒康县木许乡阿东村；

德钦县佛山乡西鲁村、巴美村、松水村、江坡村；

德钦县升平镇直仁村、工打村、娘义村、子都村、阿墩子、雾浓顶村；

德钦县云岭乡明永村、西当村、雨崩村、佳碧村、果念村、八里达村、九农顶村、查里顶村、查里通村、永支二村；

德钦县燕门乡木达村、叶卡村、尼通村、谷扎村、春多乐村、贡娘村、斯嘎村、茨中村、巴东村；

维西县巴迪乡结义村、罗通村。

绘制语言地图时，笔者将不放实际的语音形式，而使用已分析好的特征，以 A、B、C 等序号显示差异。笔者用图形在相关地理位置进行标记。因此，每幅语言地图都有记号的解释。

[3] 汪岚(2017)已提供巴美话的语法描写，其中发现不少的特征与其他澜沧江边的土话不同。而且，笔者尚未收集芒康县内土话语法的资料。因此，语法特征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尚无法开展。

[4] 藏文转写以 de Nebesky-Wojkowitz 方式为准。

[5] 在语音描写方面，他们记录之后笔者对语音形式一一核对，以保持标音上的统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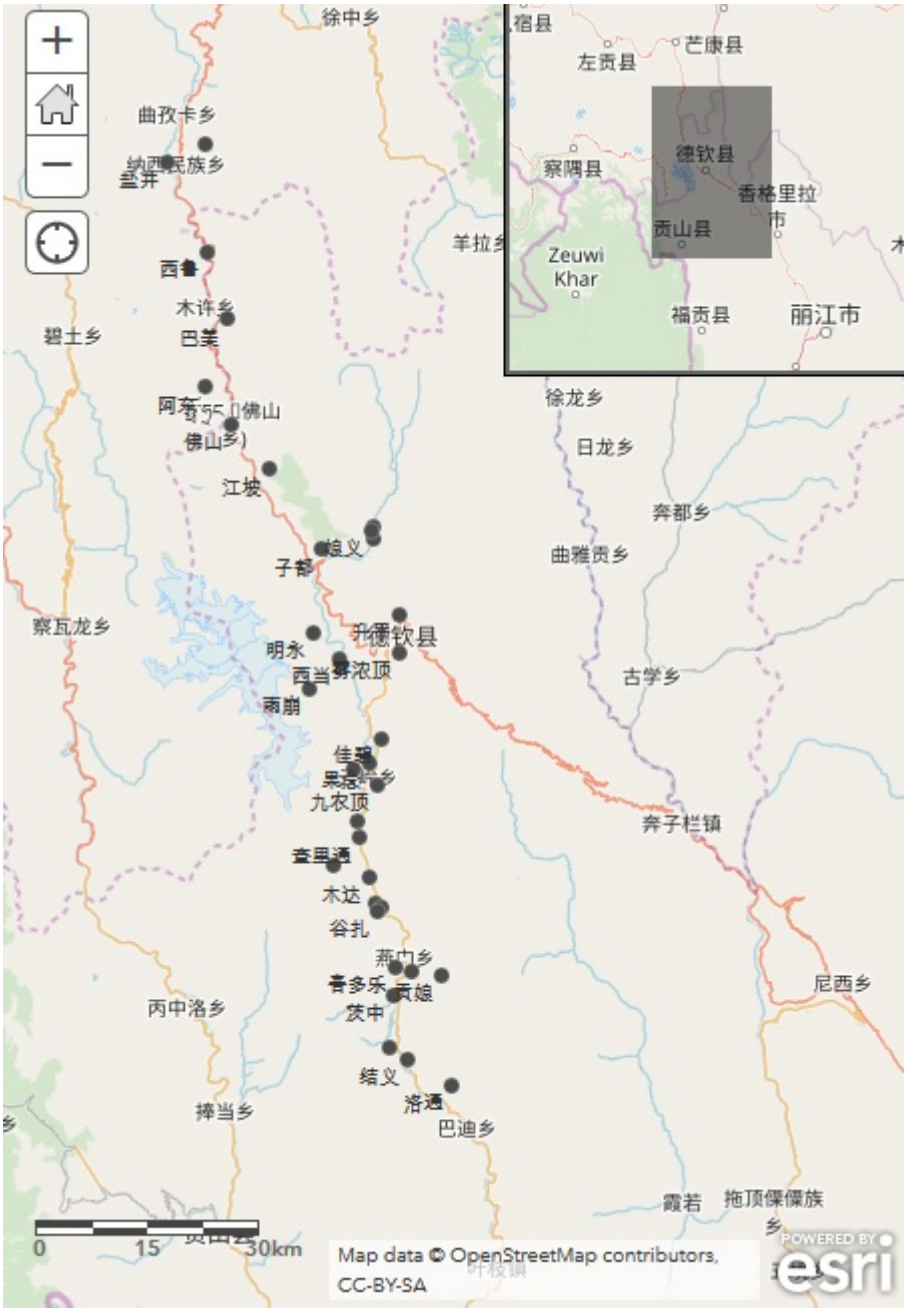


图 1：本文提及的地点

在图 1 揭示的地点中，大部分村寨位于澜沧江边，而且江边早已有公路，居民的来往也多。以上地点中，觉龙、江坡、直仁、工打、娘义、子都（以上村寨通称叫阿东）、阿墩子、雾浓顶、雨崩、永支二、贡娘、斯嘎各村不在江边，并且不在公路边。但历史上阿东与阿墩子之间居民有来往，贡娘与斯嘎、拖拉等之间也有来往。这些社会人际关系会影响到当地土话的发展，分析时需要考虑村寨的位置和居民来往等信息。

文末附上江边人文景观照片以供读者理解实际地形。

二、语音异同概况

探讨同源词在各个土话之间所产生的语音差异是历史语言学的基本任务。以往研究中的藏语方言分类主要靠这个方法并通过与藏文的比较分析得出某一个文字与发音之间的关系之后再与其他土话进行比较（瞿霭堂、金效静 1981，张济川 1993，江荻 2002 等）。因此，在土话的次分类时也得充分参考各种语音演变的方向、系统性以及其特征。

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大部分土话具有共同的藏文对应形式，首先以按铃木博之(2015)描写的与藏文 Kr、Ky、Pr、Py 对应的口音为例，看一下该小组土话中的共同特点（表 2）。所谓藏文 Kr，是指以基本字 *k, kh, g* 加下加字 *r* 后的所有形式为声母的字（例如：*skra* “头发”、*khrag* “血”、*gri* “刀”）；藏文 Ky，是指以基本字 *k, kh, g* 加下加字 *y* 后的所有形式为声母的字（例如：*skyur* “酸”、*khyod* “你”、*gyang* “墙”）；藏文 Pr，是指以基本字 *p, ph, b* 加下加字 *r* 后的所有形式为声母的字（例如：*sprin* “云”、*phra* “细的”、*brag* “悬崖”）；藏文 Py，是指以基本字 *p, ph, b* 加下加字 *y* 后的所有形式为声母的字（例如：*spyang khi* “狼”、*phye* “打开”、*bya* “鸡”）。

表 2：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的藏文 Kr/Ky/Pr/Py 对应形式

藏文	各土话主要的对应	例外的对应
Kr	卷舌塞音	卷舌塞擦音
Ky	腭前塞擦音	
Pr	卷舌塞音	卷舌塞擦音
Py	腭前擦音	卷舌擦音

上面“例外的对应”中，藏文 Kr、Pr 对应为卷舌塞擦音，出现在阿墩子话（分布在升平镇中心位置）中[6]。藏文 Py 对应为卷舌擦音，出现在云岭乡各个土话的部分词汇中。前者仅仅是个是否调音上带较重的摩擦的问题，后者则可以认为是个特殊的语音演变现象。表 2 的语音对应在方言分类中较为常用，但这些特征在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里基本上相同，此类语音对应本身亦常见。根据此情况，笔者推测，此小组中的土话虽有差异，但互相能通话。尽管如此，此语音对应不成为一个方言分类上有意义的共同创新，绘制语言地图也无法揭示出方言差异。

然而，在其他语音对应关系中，会发现土话之间有独特的语音差异。为了阐明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之间的语音差异，笔者选择了三个特征，即：藏文 l 声母的语音对应、藏文 ts 类声母的语音对应、藏文 r 韵尾的语音对应。江荻(2002)、张济川(2009)等以往研究

[6] 为什么发生此类差异暂时不讨论。卷舌阻音是否是塞音或塞擦音在香格里拉方言群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卷舌塞音和卷舌塞擦音能够形成对立，所以一定要根据语音现实记音（参见铃木博之 2018）。反而，云岭山脉西部小组中的语言中，尚未发现这两者构成对立，不过需要注意其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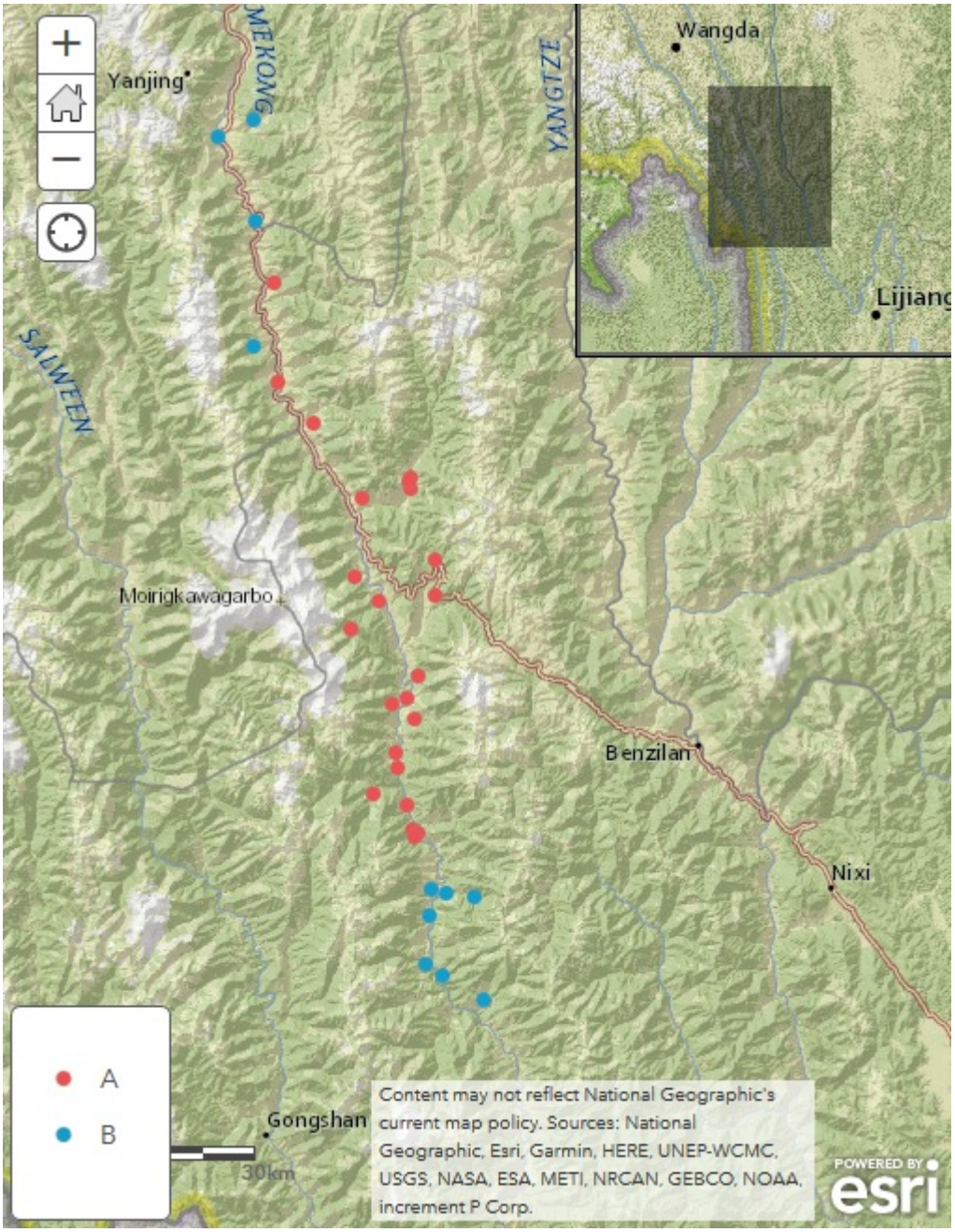
主要列举讨论各个土话的语音形式。他们采用了一种传统的讨论方法。此方法虽然仍有效，但没有反映出各个土话之间的地理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小规模的土话群里内部语音异同的动因，将不采用传统的讨论方式，而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参见铃木博之2016）。

藏文 l 声母语音对应的主要问题在于其语音实现，如“手”（藏文 *lag pa*）、“年”（藏文 *lo*）等词的声母是否是带声齿-齿龈边音/l/或者带声硬腭近音/j/。其中，后者的语音对应很有特色（详见铃木博之 2008, 2016）。值得注意的是，藏文 l 作为下加字的时候语音对应关系更为复杂。比如，“月亮”（藏文 *zla ba*）、“风”（藏文 *rlung*）等词的语音对应不一定与“手”等词一致。因此，下面图 2 是以“手”（藏文 *lag pa*）词为例绘制的。

藏文 ts 类声母语音对应的主要问题在于其语音对应当中是否有擦音化现象。此类声母在很多土话里实现为齿塞擦音，因此，擦音化现象也很有特色。擦音化通常在带上加字的藏文 ts 类声母中出现，如“草”（藏文 *rtswa*）、“牧童”（藏文 *rdzi bo*）等词，或者在单独的藏文 tsh 声母中发现，如“盐”（藏文 *tshwa*）、“热”（藏文 *tsha ba*）等词。详见铃木博之、丹珍曲措(2012)。图 3 中，不管是什么词会呈现藏文 ts 类声母的对应作为绘制标准。

藏文 r 韵尾的语音对应的主要问题在于 r 韵尾是否有任何语音实现。在德钦澜沧江边的土话当中出现的实际语音现象有几种，如：/r/韵尾的保留、元音的卷舌化、元音的软腭化。上述现象出现于“酥油”（藏文 *mar*）、“金子”（藏文 *gser*）等词中（详见铃木博之 2011, 2019a）。图 4 中，笔者的绘制标准是存在藏文 r 韵尾与上述语音表现的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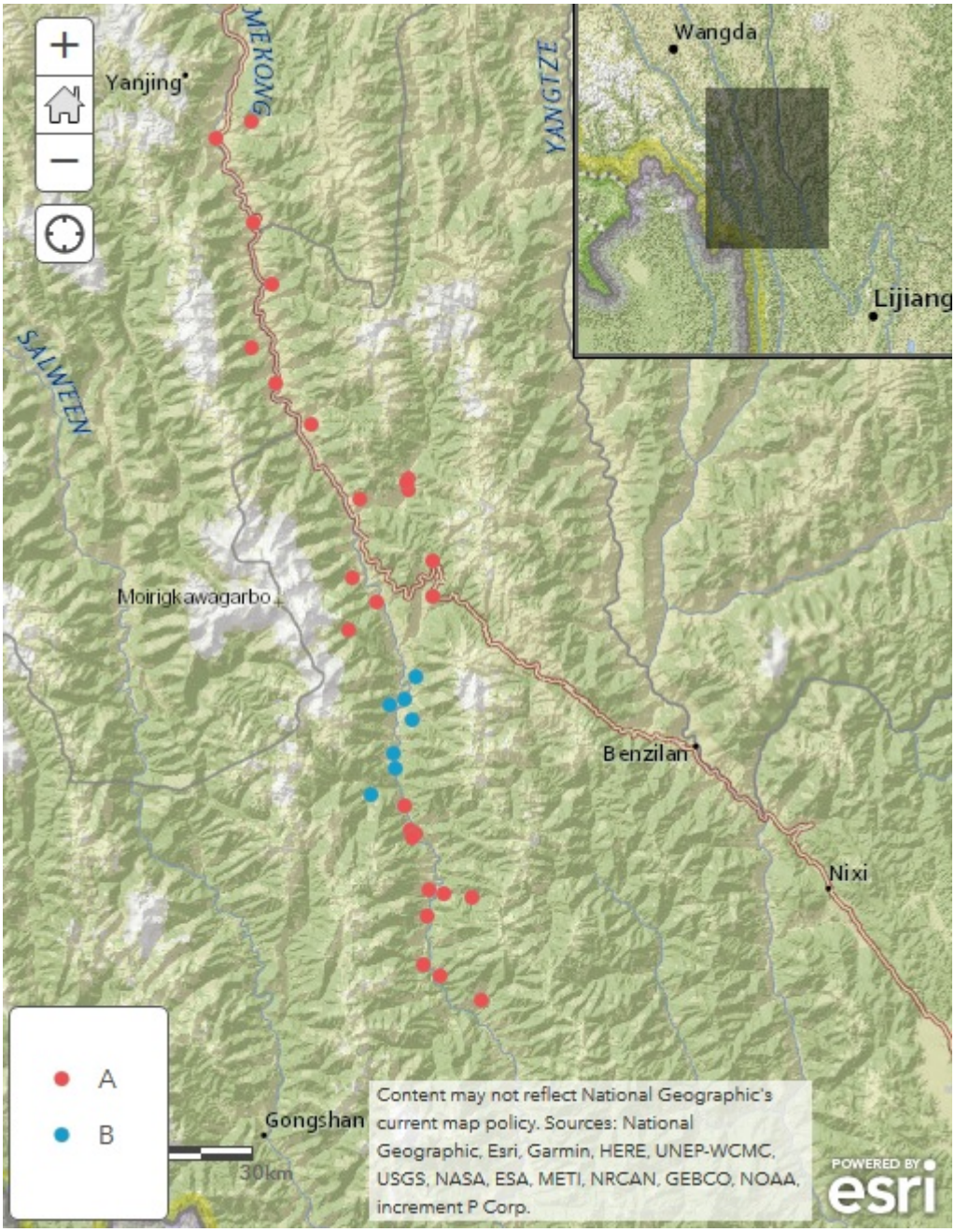
在以上三个语音现象在云南藏语（Suzuki 2018）、康巴藏语（铃木博之 2016）、甚至在藏语支语言内（Tournadre 2005）都属于少数派的语音演变方式。因此，通过按此类特征的语言地图化可以了解到共同创新之有无。下面针对上述问题采用“二分法”来绘制语言地图。图 2 的差异表现为声母为/l/或/j/的对立。图 3 的差异为声母维持塞擦音（/ts/类）或变成擦音类（/s/等）的对立。图 4 的差异为藏文 r 韵尾是否消失或保留或体现为卷舌化的对立。



A: 与/j/对应　　B: 与/l/对应

图 2：藏文 l 的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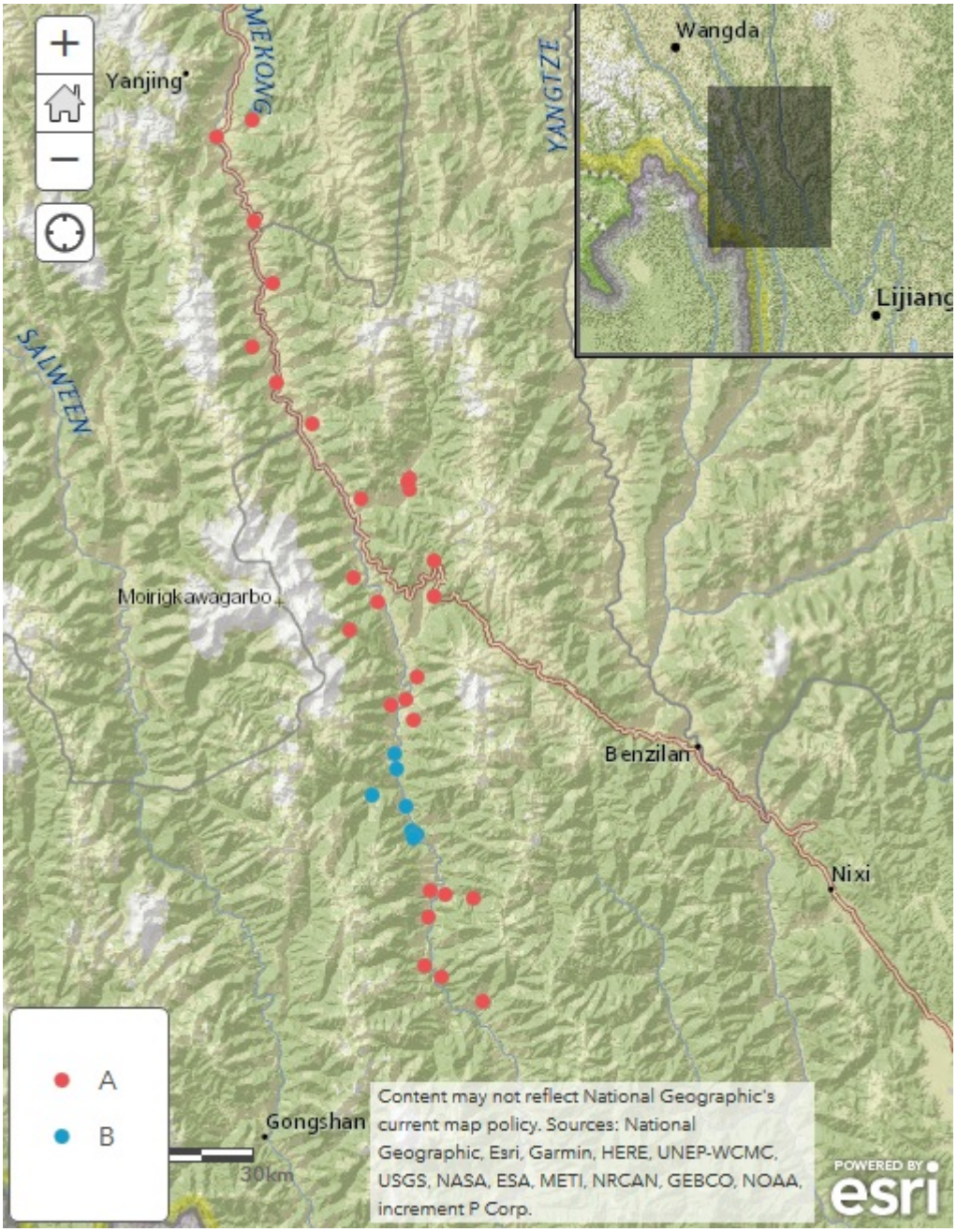
图 2 的同言线有南北两条。北方的在佛山乡内，巴美村和西鲁村之间；南方的在燕门乡内，即谷扎村和拖拉村之间。特征 A 夹在特征 B 中间；在藏语支语言中，特征 B 呈现广泛的分布，因此，特征 A 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兴的类型。



A: 保持塞擦音　　B: 会变成擦音

图 3：藏文 ts 的对应

图 3 的同言线在云岭乡内，其南北都有保留塞擦音（特征 A）的土话。而且特征 B 的藏文对应非常罕见，因此，正是因为这个音变处于云岭乡内中心位置，所以才出现了正在扩散的音变现象。与此现象有关的事例，将在下一节揭示（图 10）。



A: 无痕迹　　B: 有痕迹

图 4：藏文 r 韵尾的对应

图 4 的同言线在云岭乡及燕门乡内，其南北都有韵尾 r 没有发生卷舌化（特征 A）的土话。特征 B 的藏文对应会是卷舌化或/r/的保留，因此，还不能确定这个音变是否正在扩散或者有古音的保留。但是，至少可以认为特征 B 的分布地域有地理上的连续。

以上三个语言地图分别绘制了不同的同言线，而且各幅地图由两个特征来区分。看下面表 3：

表 3：主要同言线的位置

位置	图 2	图 3	图 4
西鲁-巴美	√		
西当-果念		√	
果念-查里通			√
永支-木达		√	
燕门华丰坪	√		√

以上可见，燕门乡乡政府华丰坪[7]以南（拖拉村以南）的土话群可归成一组，佛山乡西鲁村以北的土话群可归成另一组，最后一组为两者之间具有过渡性的土话群。以上三幅地图描述出来的语音对应关系不形成同一位置的同言线。此情况说明上述“特殊”语音变化不能作为共同创新，各有各的语音变化模式。换言之，这是小范围产生的独立语音演变。图 2 的特征 A（与/j/对应）一直延续到金沙江边的一些土话里呈现为跨地域的连续分布（铃木博之 2016；Suzuki 2018），图 3、图 4 的特征 B 则在本文探讨的澜沧江边的小块区域内才发生的现象。

语音特征并不是明确地指出土话之间的关系的唯一指标，也需要看词汇形式如何分布。下面将探讨词汇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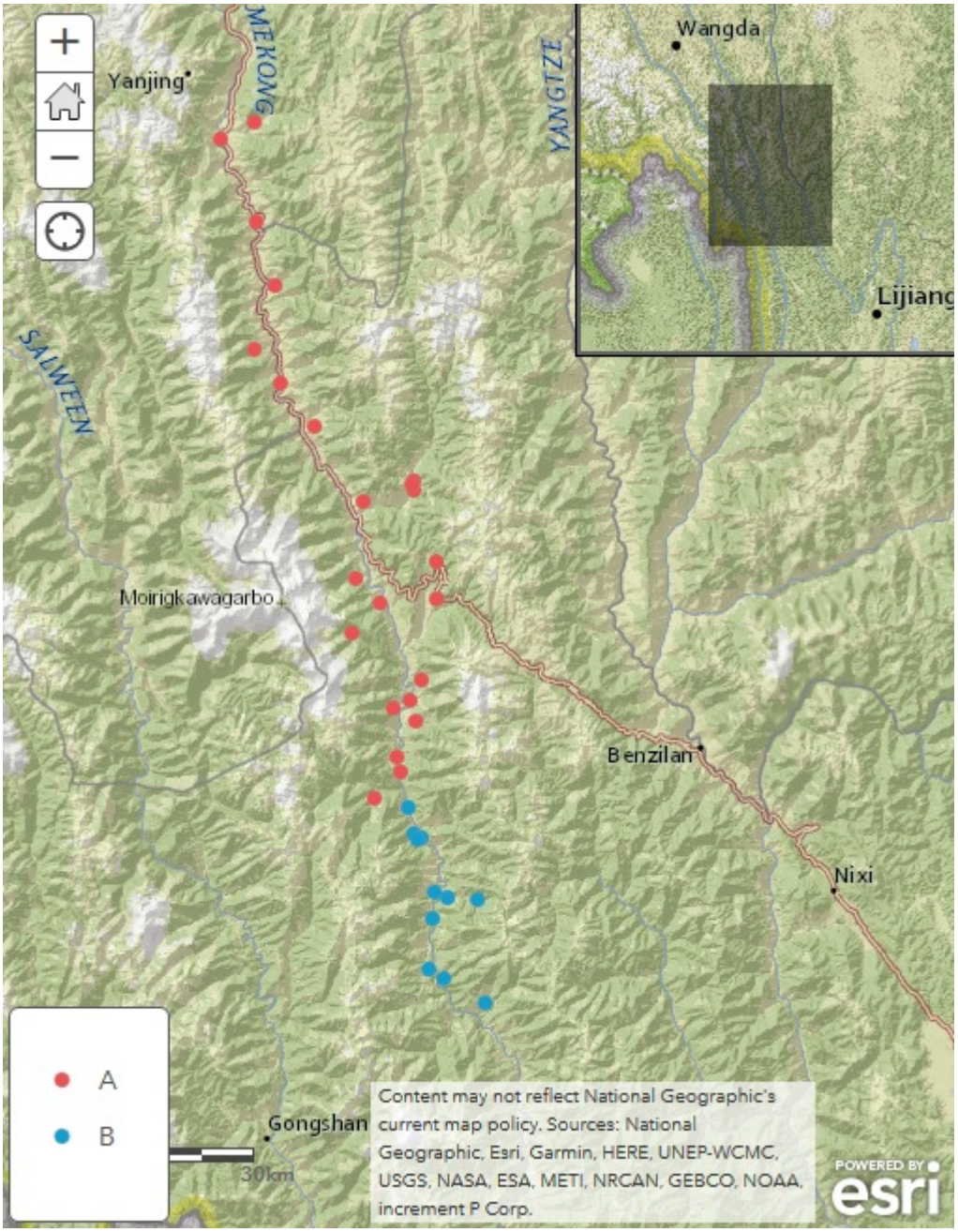
三、词汇异同概况

藏语支语言中词汇具有多样性，但从是否与藏文形式相对应的角度来看，其多样性相对较小。一般来说，大多数的语言享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基本词汇，特别是具有基本单音节词根的共同之处（金鹏 1983:144）。但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意义在于指出“每个词有其历史”（柴田武 1969），从方言学的角度来说，阐明一个单词的演变、扩散等历史发展是最为有趣的问题。

为了阐明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之间的语音差异，笔者选择了六个单词，即：“走”（图 5）、“猫”（图 6）、“二”（图 7）、“青稞”（图 8）、“小猪”（图 9）、“酒醉”（图 10）。每个单词的形式不同，其多样性将在地图上反映[8]。

首先，为“走”（图 5）、“猫”（图 6）“二”（图 7）等三个单词分别绘制语言地图并提供地理分布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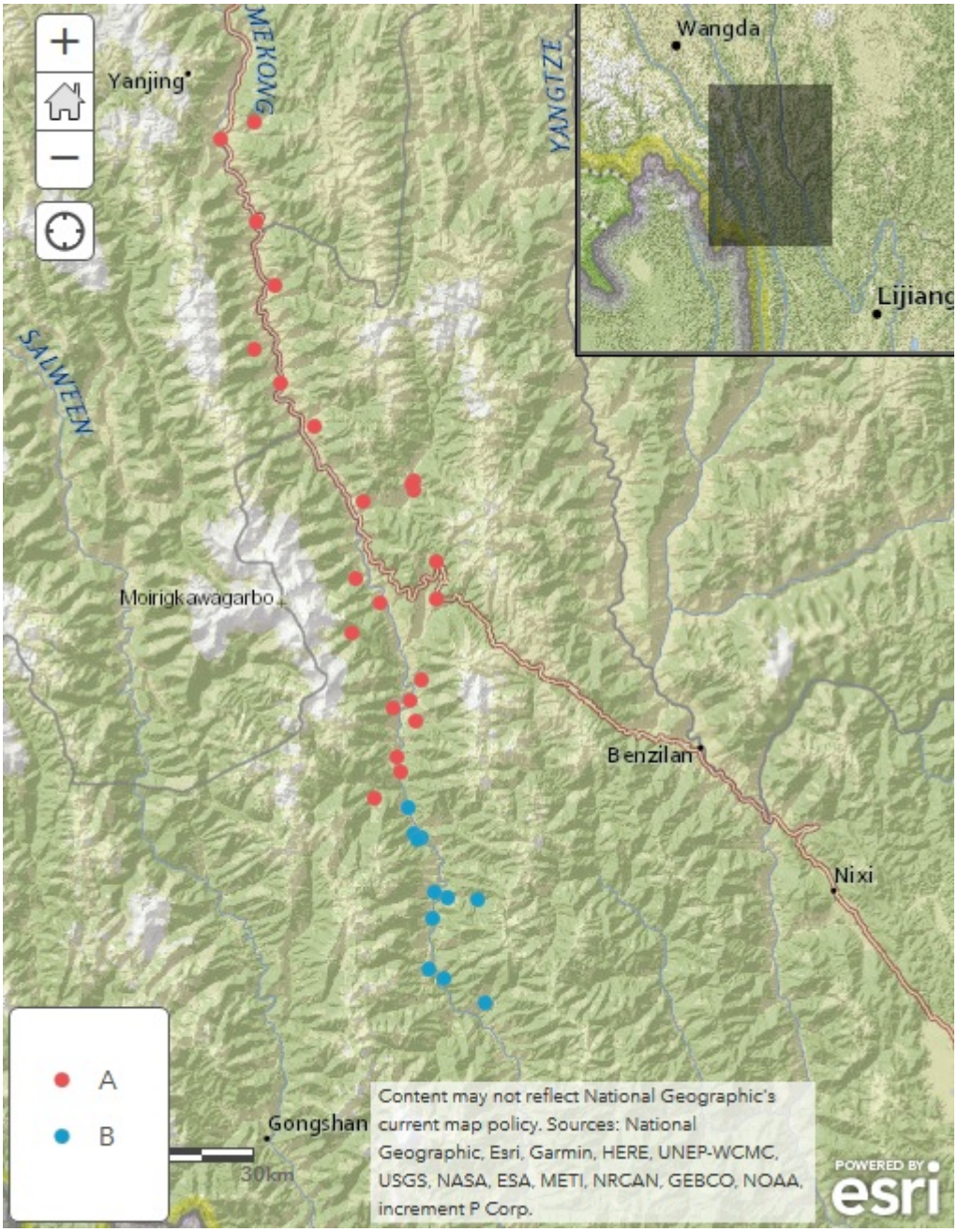
[7] 华丰坪原来不是藏族聚居的村，而是汉族村。因此，在澜沧江东岸公路边藏族聚居地域在此断了。
[8] 词汇特征方面，Suzuki (2018)提供 Swadesh 100 词的云南藏语的语言地图并地理语言学分析，亦可以参考。



A: 卷舌塞音声母　B: 软腭塞音声母

图 5：“走”

动词“走”词的差异在于语音对应方面。“走”的两个形式都与藏文 *'gro* 对应，其中特征 B（软腭塞音声母）是此小组土话中的例外对应，但其语音对应与香格里拉方言群土话一致。参见 Suzuki (2018:104-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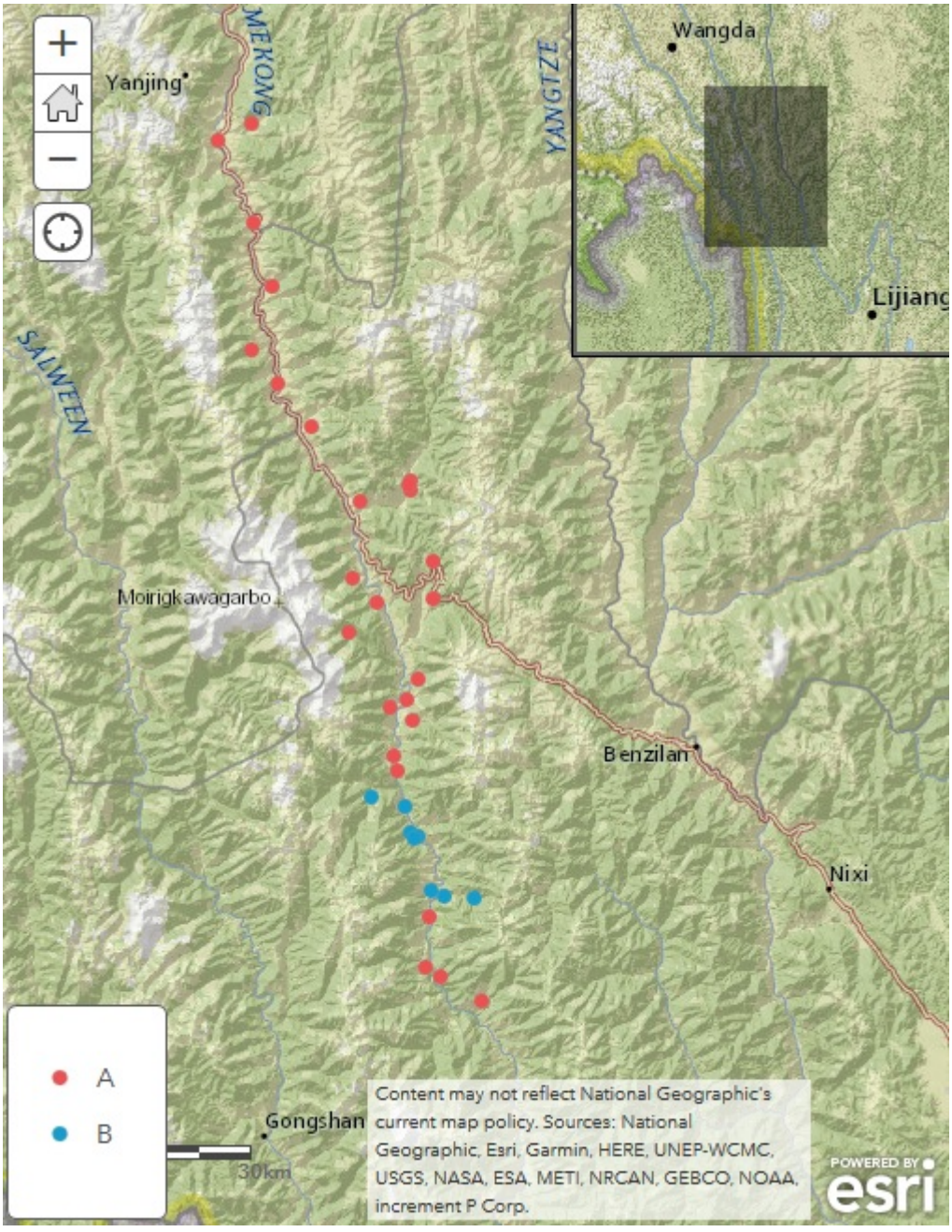
A: 边音声母　　B: 鼻音声母

图 6："猫"

名词"猫"的形式为：特征 A 是/ʔa lɯ/、/lɯ lɯ/或/li la/类，特征 B 是/ŋa me/类。可见，两类之间在词汇形式上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个形式在 Giraudeau & Goré (1956:55)中也有记录。记录人为二十世纪初来到德钦的天主教传教士，曾在茨中活动[9]，因此，此形式与燕

[9] 但是 Giraudeau & Goré (1956)没提到德钦县内的地名，仅有盐井(Yerkalo)、巴塘(Batang)、亚日贡(Yaregong)、东俄洛(Tongolo)及康定(Tatsienlu)。

门南部的土话形式会有关系；地理分布和词汇形式与当代的情况一致。详见 Suzuki (2014)及铃木博之(2019b)。



A: 腭前鼻音声母　B: 双唇鼻音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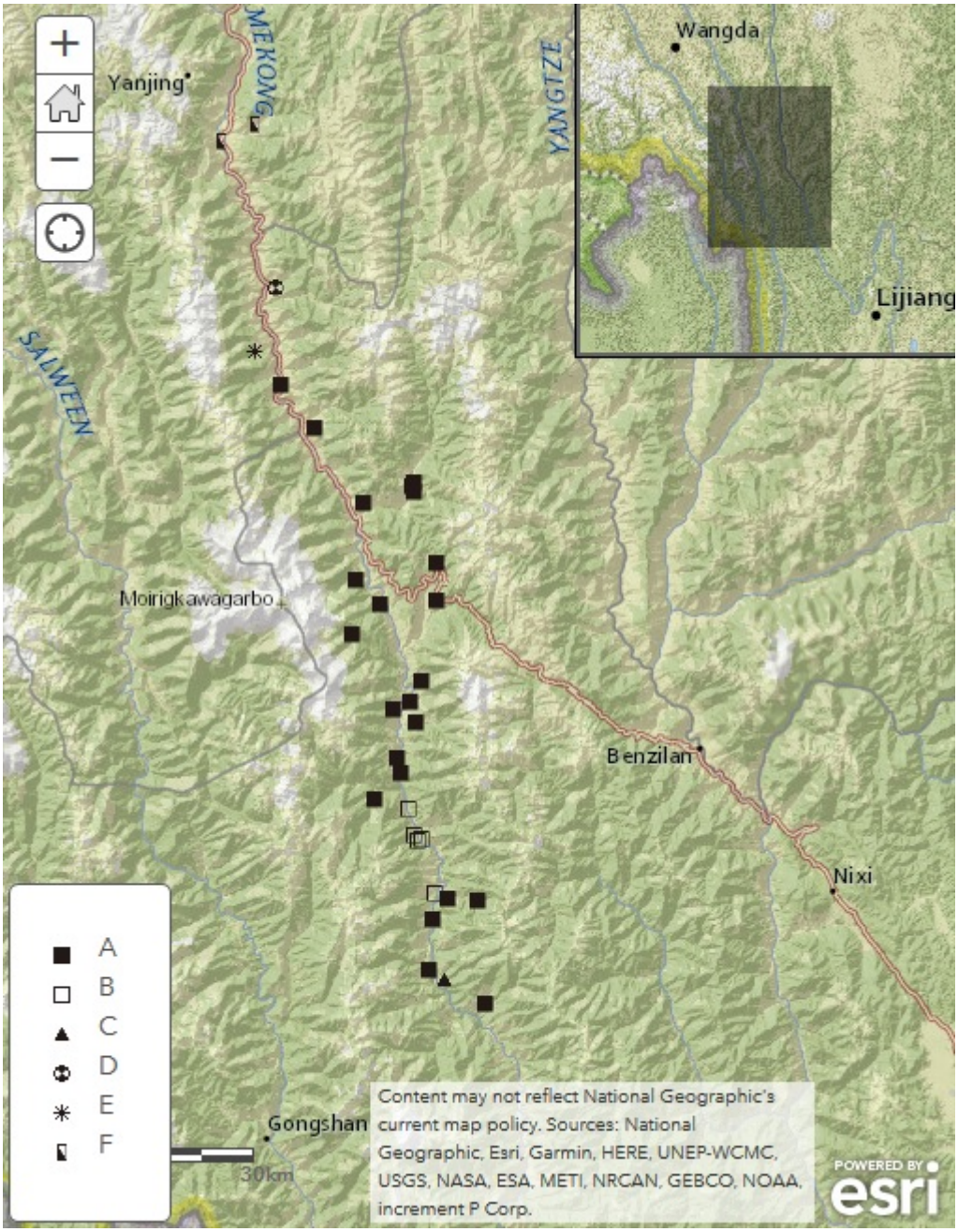
图 7：“二”

数词“二”的形式为：一是/ŋi̯/类，二是/mə/类。前者无疑与藏文 *gnyis* 对应，后者则缺藏文对应，而与怒苏语等语言的形式一致。详见 Suzuki (2009a, 2018:39-40)及铃木博之

(2014)。如图 7 显示，此词特征的分布呈现 ABA 分布。

以上三个单词都有土话之间的差异，而且每个都有两个不同形式，地理分布方面也不复杂。图 5 和图 6 显示同一个分布，在云岭乡和燕门乡之间明确地存在同言线。图 7 则显示两种与图 5、6 不同的分布情况。其一是同言线有两条，特征 A 包围着特征 B。其二是永支话的特征为 B，因此，同言线与云岭乡和燕门乡之间的界限不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没有提到的分布在最南部的土话（巴迪乡）的“十二”一词中，又出现了声母为双唇鼻音的形式（铃木博之 2014）。因此，“二”很有可能是在近期经过变化而形成了独特的分布，在巴迪乡分布的形式可以说是特征 B（声母为双唇鼻音类）的成员之一。但是，仅看图 7 还不够，为了得到更好的解释必须还要额外的语言地图，在此省略详细讨论（参见铃木博之 2014）。一方面，图 7 中特征 B 在永支话也有发现，这一事实使我们想到，如 Suzuki (2017)提到，由于永支村位于联连澜沧江边的藏族和怒江边的藏族的道路沿线，在此探讨的词汇形式特征也与此历史交往有关联。

其次，把针对“青稞”（图 8）、“小猪”（图 9）、“酒醉”（图 10）等三个单词的词形绘制地图。此语言地图已通过地理语言学分析选好标志，可体现出词形之间的联系和扩散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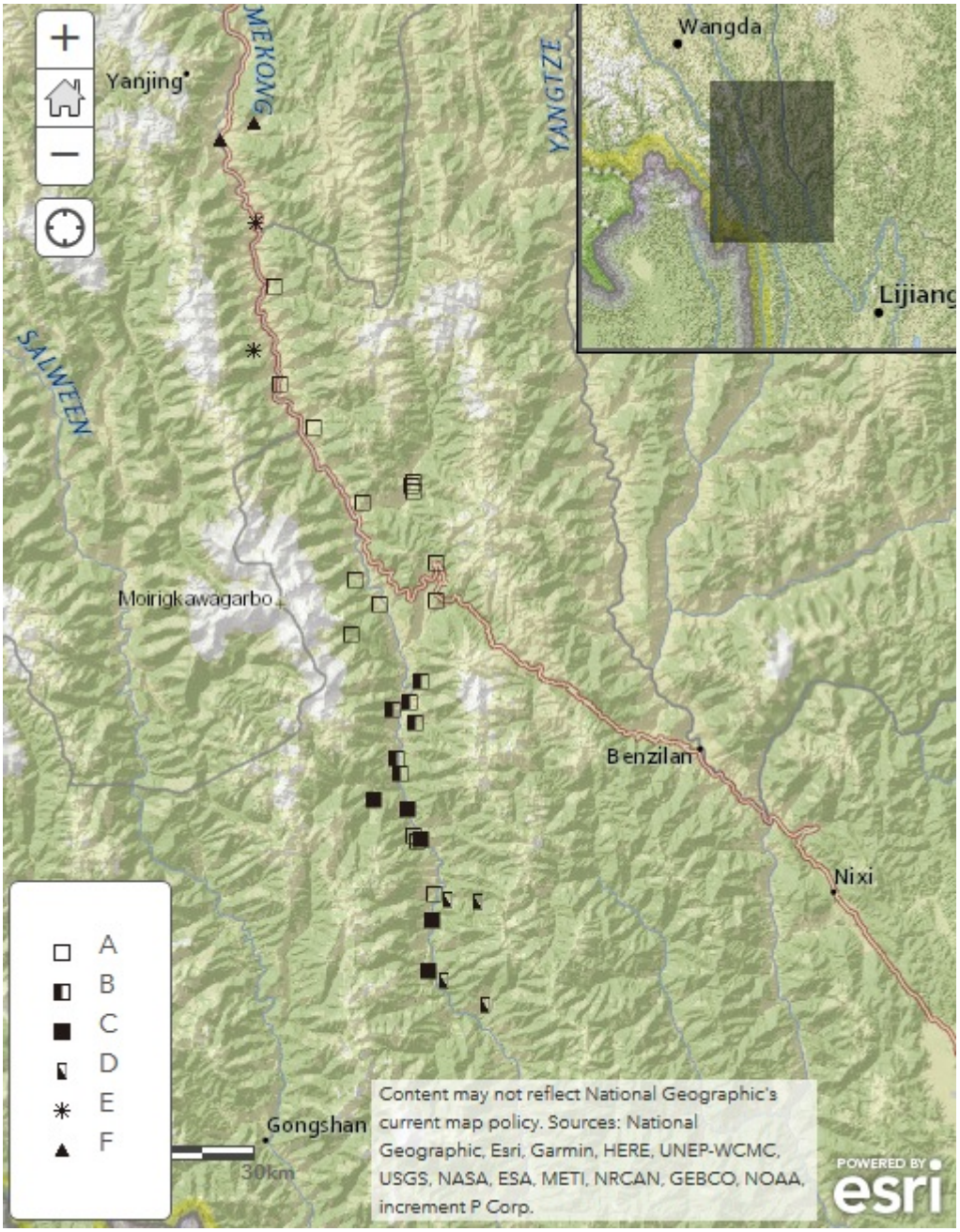


A: /ka ra/类　　B: /ka/类　　C: 藏文 so ba 类　　D: 藏文 gro 类
E: 藏文 nas 类　　F: 藏文 thog 类
图 8：“青稞”

如图 8 显示，此地区的词汇特征可以分为 6 种。其中，特征 A 与特征 B 在形态上应该有关联。其分布情况为地理语言学上常见的 ABA 分布，因此，在中间分布的“单音节词/ka/”形式很有可能是新产生的形式。Giraudeau & Goré (1956:200)记录了藏文形式 *dkar* 为

“大麦/青稞[10]”，也注明了其在云南藏话的形式为 *dkar ru*。前者与/ka/类对应，后者则与/kara/类对应。但图 8 提示这两者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土话中。从分布方言点数目的角度来看，特征 C（与藏文中“大麦”义的词对应）、特征 D（与藏文中“小麦”义的词对应）及特征 E（与藏文中“谷物”义的词对应）呈现单独分布。特征 C 的分布仅在特征 A 的分布中出现，因此，本文的分析上不考虑。此情况下，可以说图 8 可归纳出两大类，特征 A 和 B 为一类，其余为另一类。后一类的分布需要参考芒康县的土话情况，本文暂时不深入探讨。但就目前图 8 显示的情况来说，特征 A 和 B 的分布直到佛山乡政府一带，再往北的地区就不使用该形式。

[10] 因为法语不分大麦和青稞，所以仅此文献的描述并不知 *dkar* 指哪一种。



A: 第二音节/lɯ/、/lə/类　　B: 第二音节/la/类　　C: 第二音节/li/类

D: 第二音节/le/类　　E: /pʰɑʔ ka/、/pʰɑʔ ka ka/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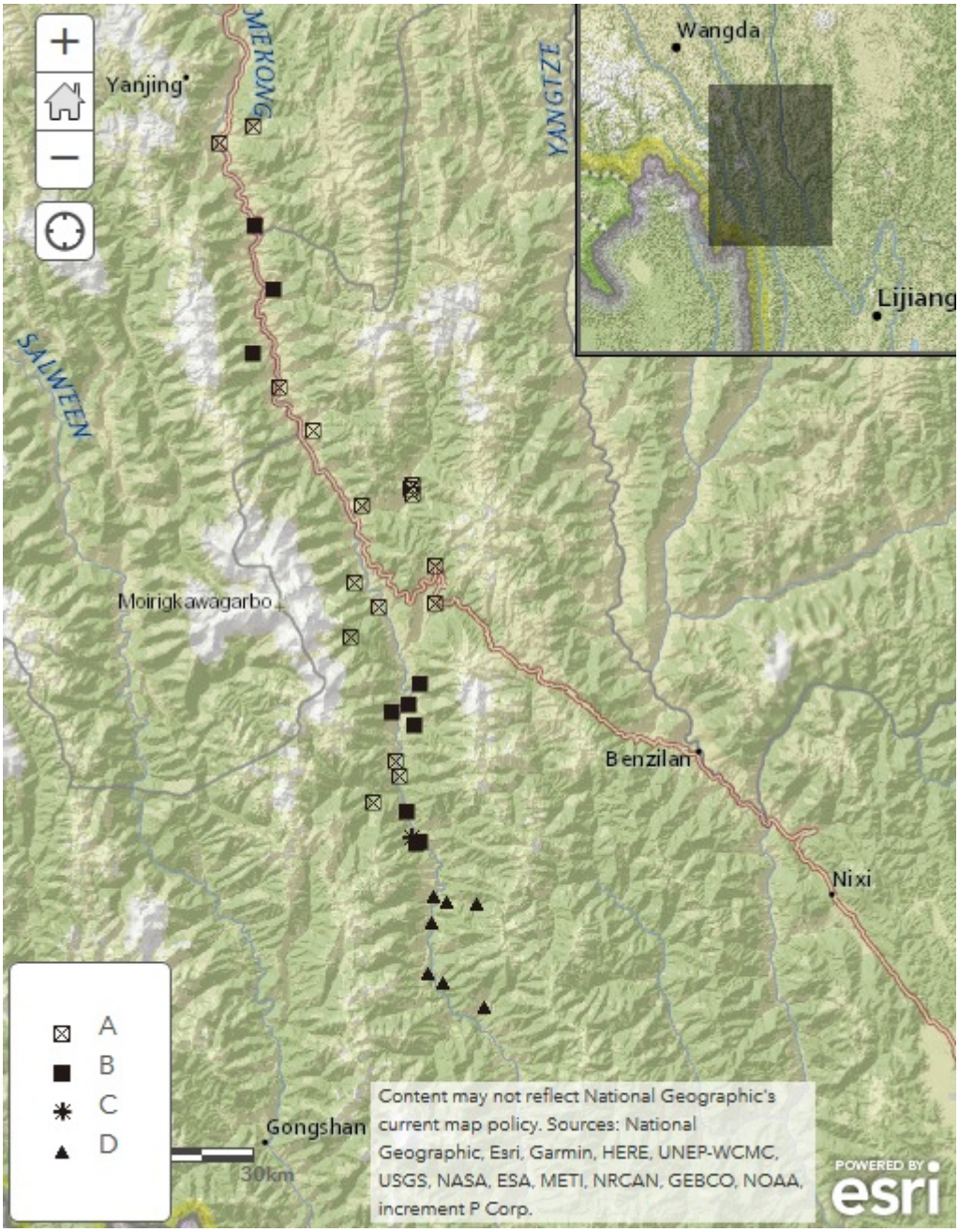
F: 藏文 phag phrug 类

图 9：“小猪 [11]”

图 9 中，“第二音节元音/i/类”形式和“第二音节元音/e/类”在地理上呈现连续分布，而

[11] “小猪”一般由两个音节而构成，在 A 至 D 中无顾第一音节中所发现的形式。详细情况参见 Suzuki (2009b)。

且元音的音质较近，可以把这两者视为一种。那么，图 9 有三大类，“第二音节元音/a/（低元音）类”分布在地图所示区域的中部，“第二音节元音/i, e/（高元音）类” 分布在南部，“第二音节元音/ɯ - ə/（央元音）类”则分布在北部及中部。从此分布情况来说，“央元音类”可能是分布在北部至中部一带的形式，在南部则有“高元音类”，后来在中部独立产生了“低元音类”。 Giraudeau & Goré (1956:61, 223)记录了 p’a li 为云南藏话的“小猪”，其实际发音很有可能接近于/p^{h}a li/。如在说明上面图 6 的时也提到，此形式与燕门南部的土话形式有关系，地理分布和词汇形式与当代的情况几乎一致。此情况说明近一百年之间词汇形式的变化不明显；不过，与北部的语音形式是否有任何关系尚不清楚。



A: /z/声母　　B: /dz/声母　　C: 藏文 chang mgo na 类　D: /(ra:) ro/类

图 10：“酒醉”

图 10 也显示出与图 9 类似的情况。图 10 所示区域北部和中部有特征 A（与藏文 *bzi* 完全对应的）与特征 B 的交叉分布，南部则有与其来源不同的特征 D。特征 C（藏文直译为“酒头痛”）呈现单独分布，因此，本文的分析不需考虑。特征 B 也可以说与藏文 *bzi* 同源，其语音实现则属例外。此情况下，可以说图 10 有三大类。但上面已经看过图 3 的事例，中部的一些土话有“藏文 ts 类声母演化为擦音/s^h, s, z/”的现象，不过事实上这些土话

还存在“藏文 s 类声母念成塞擦音/ts^{h}, ts, dz/”的现象。因此，图 10 上出现的特征 A、B 交叉分布的现象并不属例外。另外，特征 D 的词汇形式在 Giraudeau & Goré (1956:160)中也有记录，但用藏文写成 *rag ro bzi*。在地图上所表示的口语当中，与藏文第三个字对应的语音并不存在，很有可能是已发生词形的演变，或者是尚未记录到与此对应的形式。

以上三个单词的土话之间的差异和地理分布与图 5、6、7 比起来明显更为复杂，而且每张语言地图都呈现不同的分布类型。

总之，图 8、9、10 显示的状况为：此地域可以分北（云岭西当村以北）、中（云岭果念村至燕门谷扎村）、南（燕门拖拉村以南）三个部分，每个单词有自己的发展，但分布在北部和南部的发展较稳定，中部有很多差异，可以认为是南北两地区土话的融合地区。

四、结语：澜沧江边土话能否划分

本文通过绘制九张语言地图对康巴藏语得荣德钦方言群云岭山脉西部小组土话中出现的语音及词汇差异进行了探讨。上面九张语言地图所显示的主要同言线的位置可以整理如下：

表 4：主要同言线的位置

位置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盐井-西鲁								√	
西鲁-巴美	√							√	
阿东-佛山							√		
西当-佳碧		√							
果念-查里通			√						
查里通-永支						√			
永支-木达		√		√	√		√		
燕门华丰坪	√		√						√
拖拉-茨中						√	√		

假如本文绘制的语言地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土话的话，打钩集中的位置就是土话之间能分为小组的界线。根据表 2，永支-木达之间（基本上指云岭乡和燕门乡之间；正确地说，此同言线在云岭乡查里通村和永仁村之间 [12]）的差异最多（四条同言线），其次燕门华丰坪南北（三条同言线）。但是，第二节讨论的语音差异反映了云岭西部小组土话中的主要异同，第三节讨论的词汇差异则并不一定能反映土话异同中的代表特征。词汇形式分布的扩张和缩小一般可以越过方言群、小组而互相影响，并不能以此确定出每个土话组的范围界线。

[12] 但大多数永仁村村民是来自燕门乡禹功村的移民，因此他们的口音是燕门乡禹功村话。

根据上面的语音及词汇方面的情况，笔者指出此土话小组还可以划分为语言特点较稳定的两个土话群（南、北）和前两者中间存在的一个过渡性土话群。简单地说，可以有“五分法”（图 11）和“四分法”（图 12）。五分法是依据表 4 的结果来划分的，四分法则是侧重语音异同的一种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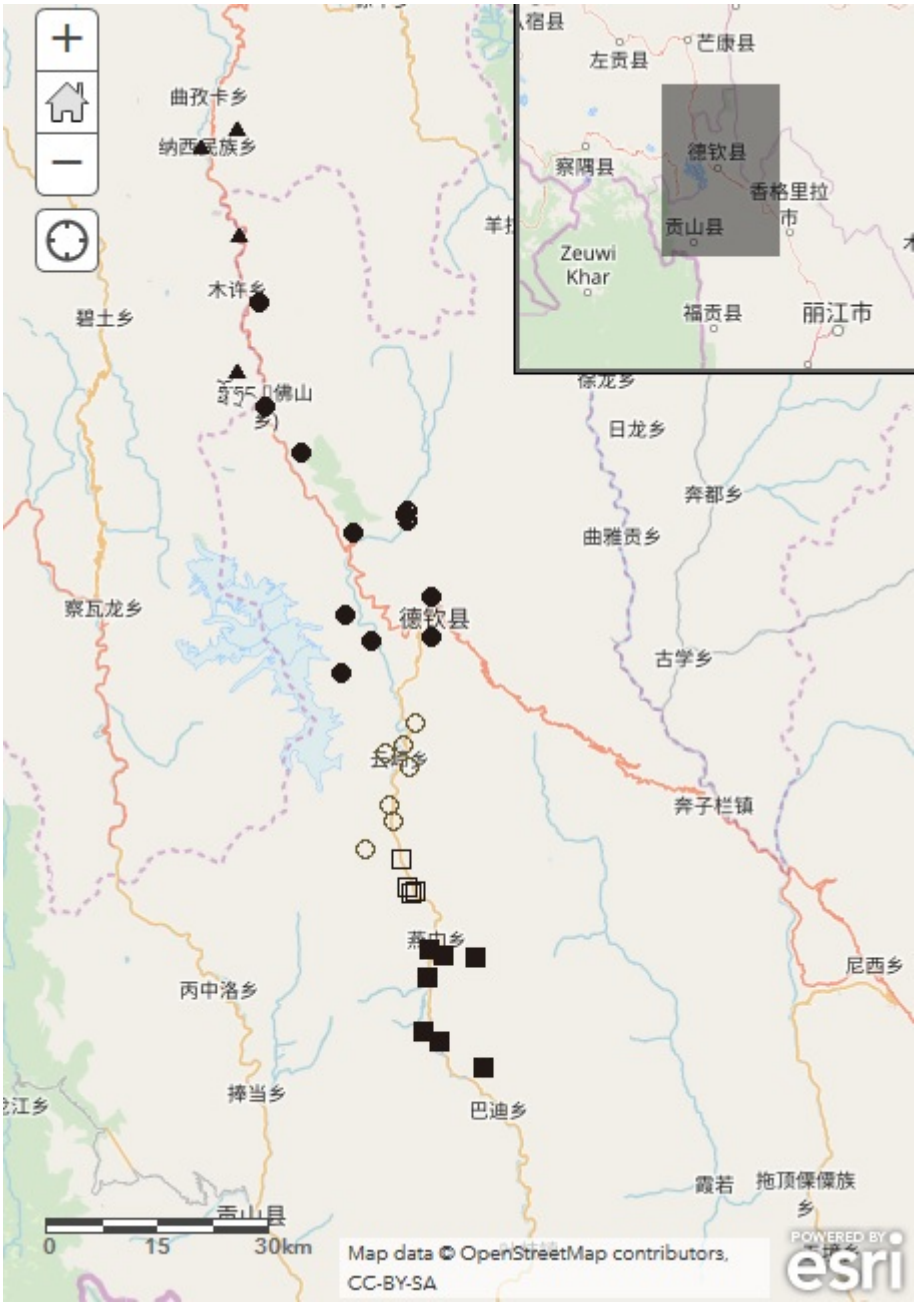


图 11：土话分类五分法



图 12：土话分类四分法

可见，图 11 和图 12 反映了不同的观点，记号的选择也不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看待燕门谷扎乡的土话。图 11 中记号的选择表达的是注重了谷扎乡的土话和华丰坪以南的土话的关联，图 12 则表达出谷扎乡的土话与其以北的土话有关联。两幅地图中不变的是北端（大致等于芒康县内的土话）和南端（燕门乡华丰坪以南的土话），此两者构成较为稳定的土话群。两端之间的土话可识别出三个小组，其中较为明显的区分在云岭乡和燕门乡之间。

本研究只能通过地理语言学研究指出土话划分的方式及其结果，但未能说明这种方言差异划分是如何产生的。有趣的是，Suzuki (2018)发现了在上面分类中的南端地区土话组的词汇形式中，不少的例词与德钦县霞若乡及维西县攀天阁乡土话的词形具有相似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考虑探讨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为了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把语言研究与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综合探讨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

另外，本文在多处参照了 Giraudeau & Goré (1956)记录的“云南藏话专用”中的词汇形式，并确认了其记录与本文绘制的地图南部的土话中出现的形式很相似。此情况意味着，此文献的描写反映了大致 100 年前的口语，在澜沧江边的一些地区至今还使用着与其有渊源的词汇形式。

附记：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得到了玛吉阿米·香格里拉藏族风情宫的相关员工之大力支持，并受到了各地藏族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的田野调查得到了以下基金的资助：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102001）；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川西民族走廊•藏文化圈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与地域语言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嘉绒语组语言的紧急国际共同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2125100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No. JP2577016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藏缅族组联系语言国际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H02722）；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云南藏语志》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江荻 2002《藏语语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金鹏 主编 1983《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瞿霭堂、金效静 1981〈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 76-83

柴田武[Sibata, T.] 1969『言語地理学の方法』筑摩書房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8「迪慶州瀾滄江流域カムチベット語（徳欽/雲嶺/燕門/巴迪方言）の方言特徴」『ニダバ』37，115-124 电子版 http://ir.lib.hiroshima-u.ac.jp/00045549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1〈在音变过程中产生又消失的软腭化元音—云南德钦燕门乡谷扎藏语之例—〉《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30，35-49 电子版 http://hdl.handle.net/2433/159068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4〈云南藏语土话中的特殊数词形式：其地理分布与历史来源〉《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68-76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5〈建塘藏语土话研究的几个意义〉徐建华主编《云南藏学研究（二）》184-197 民族出版社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6〈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民族学

刊》第 2 期 1-13+92-94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8「香格里拉市北部の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方言特徴とその形成」『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5，5-63 电子版 http://hdl.handle.net/10108/92458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9a〈利用语言地图阐明音变的扩散和界限：以香格里拉藏语的“r 韵尾”语音演变为例〉含在本论文集内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9b〈1899 年出版《藏拉法词典》记载的动词 *snang* 口语用法：从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来看其方言所属〉含在本论文集内
铃木博之[Suzuki, H.]、丹珍曲措 2012「徳欽県雲嶺郷のカムチベット語における消滅の危機に瀕し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歯茎破擦音について——方言差と年代差と個人差のあいだで——」『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4，159-163 电子版 http://id.nii.ac.jp/1422/00000850/
汪岚 2017《云南德钦藏语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张济川 1993〈藏语方言分类管见〉戴庆厦主编《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297-309，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张济川 2009《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Giraudeau, P.-Ph. & F. L. N. Goré. 1956. *Dictionnaire français-tibétain (Tibet oriental)*. Adrien-Maisonneuve, 1956.
Qin, L. & H. Suzuki. 2016. Chasing a cat from the Mekong to the Salween: A geolinguistic description of ‘cat’ in Trung and Khams Tibetan in North-western Yunnan.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Sun—*, 61-71.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1_sun_2016.pdf
Suzuki, H. 2009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linguistic geography for multicoloured Tibetan dialects of Yunnan. In M. Minegishi, K. Thepkanjana, W. Aroonmanakun & M. End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Chulalongkorn-Japan Linguistics Symposium*, 267-279, Global COE Program ‘Corpus-bas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uzuki, H. 2009b. Origin of non-Tibetan words in Tibetan dialects of the Ethnic Corridor in West Sichuan. In 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71-96,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http://hdl.handle.net/10502/4242
Suzuki, H. 2012. Tibetan *pig*s revisited : multiple *piglet*s with a *sow* in Yunnan Tibetan and beyond.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79-88.
Suzuki, H. 2014. Issues in the lexical complexity in Eastern Tibetic languages : from a cat’s ey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116-125.
Suzuki, H. 2017.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odgrong Tibetan (Gongshan, Yunnan): From a geo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VI —Means to Count Nouns—*, 43-55.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6_count_2017.pdf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Online: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Suzuki, H. & Tashi Nyima. 2018.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non-Tibetic languages in Chamdo, TAR. *Proceedings of the 5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ttp://hdl.handle.net/2433/235308

Suzuki, H., Tsering Samdrup & Sonam Wangmo 2018. Contrastive word list of three non-Tibetic languages of Chamdo——Lamo, Larong sMar, and Drag-yab sMar——. *Kyoto University Linguistic Research* 37, 79-104. https://doi.org/10.14989/240980

Tashi Nyima &. H. Suzuki. 2019. Newly recognised languages in Chamdo: Geography,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2.1, 38-82.

Tournadre, N. 2005. L'aire linguistique tibétaine et ses divers dialectes. *Lalies* 25, 7-56.

Tournadre, N. 2014.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In Th. Owen-Smith & N.W. Hill (ed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 105-129. Walter de Gruyter.

Zhao, H. 2018.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Zlarong, a newly recognized language in Mdzo sgang, TAR. *Proceedings of the 5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ttp://hdl.handle.net/2433/235318

附录：澜沧江边人文景观（盐井至巴迪段）

此附录旨在读者方便了解到澜沧江边的地理结构与村寨的分布情况。由于本文地图不够表达出其地形的原因，在此补上八张照片介绍澜沧江边藏族语言分布区的人文环境。照片从北至南顺序揭示，有：盐井村、江坡村、娘义村、西当村、佳碧村、叶卡村、斯嘎村、巴东村。



附图 1：盐井村（2018 年） 四郎翁姆 摄



附图 2：江坡村（2018 年） 余燕 摄



附图 3：娘义村（2013 年） 泽旺居麦 摄



附图 4：从升平镇看望西当村（2013 年） 泽旺居麦 摄



附图 5：佳碧村（2014 年） 泽旺居麦 摄



附图 6：从尼通村看望叶卡村（2011 年） 泽旺居麦 摄



附图 7：斯嘎村（2011 年） 泽旺居麦 摄



附图 8：从结义村看望巴东村（2005 年） 泽旺居麦 摄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honetic and lexical variation of the dialects of Khams Tibetan along the Lancangjiang River from Tshwakhalho to Budy

Hiroyuki Suzuki
Universitetet i Oslo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nine linguistic maps on phonetic and lexical phenomena of the dialects of Khams Tibetan from Tshwakhalho (sMarkhams County) to Budy (Melung County) along the Lancangjiang River and then discusses their geolinguistic features to provide criteria of how the dialects are classified into subgroups. The result is unable to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of how many dialect groups are recognised in the region; however, it reveals that there are greater differenc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ips of the discussed area; there are two or three divisions attested between them.

1899 年出版《藏拉法词典》记载的动词 *snang* 口语用法：从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来看其方言所属

铃木博之
奥斯陆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对 1899 年出版的《藏语拉丁语法语词典》里被收录的藏语动词 *snang* 词条的描述进行分析。该词典采用了许多口语用法，专门从康区及锡金地区取出的口语，而 *snang* 的描述是基于康区的用法。本文的尝试是，与当代藏语方言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阐明该词的描写为何处的藏语口语。讨论中运用了藏语方言学中的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近代藏语口语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该词的用法与康巴藏语南路方言群的用法一致。

一、前言

1899 年在香港出版的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藏语拉丁语法语词典》（下面称《藏拉法词典》）是法国传教士 M. Renou 从 1852 年开始编纂，经几个传教士继续编辑而完成的词典。编辑人中，A. Desgaudins 为在出版时的负责人，一般会称本词典为 Desgaudins 主编的词典。本词典在藏学界有“收录反映口语的词汇形式及古代形式，有助于读历史、苯教有关的文献以及敦煌文献”（长野泰彦、立川武藏 1987）、“也参考了 Csoma de Kőrös 和 Jäschke 等词典，收录了经慎重研讨的古词和俗语，非常有用”（山口瑞凤 2002:248）等评价。

《藏拉法词典》收录的口语藏语形式主要反映两种，即锡金和东方藏区，在词典内分别(Sik)和(E)来表示。其中，东方藏区由于在词典里没有注明具体地名的原因，我们不会知道编纂人描写的东方藏区口语属于何种土话。根据此本前言，M. Renou 在现云南德钦县的东竹林寺学过藏文，而根据王晓等(2013:30-31)的描述，参与过此词典编纂的另外一个传教士 J. C. Fage 在现香格里拉县的松赞林寺学过藏文，他们很有可能受过当地的口语的影响。参考属于此传教机构的传教士编写的另一本词典《法语藏语词典（东方藏区）》(Giraudeau & Goré 1956)，此传教机构分布在现滇川藏交界处及现甘孜州康定、巴塘等地，从事传教的人员与这些各地的当地藏民接触过，词典上的藏语口语记载也会有一定的关联。目前的藏语方言学研究指出，这些地方的藏语虽然都属于康巴藏语，但其方言群的分歧极为复杂，有如香格里拉、得荣德钦、乡城、崩波岗、南路、木雅热岗等独立方言群（铃木博之 2009, 2018, Tournadre 2014）。因此，《藏拉法词典》收录的(E)标志的口语形式不一定是某一个地方的方言形式，若把其作为方言资料，必须通过方言学的分析确认该形式属于

何种方言群。

本文的探讨以动词 *snang* 的条目为例，利用笔者十余年来的当代藏语方言描写研究结果，并采取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绘制语言地图，将提出《藏拉法词典》记载的动词 *snang* 词条里描述的用法仅与康巴藏语南路方言群（巴塘话、芒康话等）一致的解释。本文所揭示的语言地图由 Arc GIS online（https://www.arcgis.com/home/webmap/viewer.html）方式绘制而成，并保存为最佳 JPEG 格式而加以编辑。各土话地点以在 Google Map 上指定地点而取得的经纬度数据为准。所有地点资料由笔者的田野调查而获得。为了方便揭示资料，除了引用之外，所有当代语言例词原则上省略声调标记。

二、《藏拉法词典》描述的动词 *snang*

《藏拉法词典》(1899:579)有动词 *snang* 的描写。此词在书面语上一般拥有“出现、放光、明见、感觉”等意思，除此之外，该词典记载“有、在”等用法，并注明是个在东方藏区的口语形式。在此条目，有六个例句如下（原文的藏文部分用 de Nebesky-Wojkowitz 方式来转写；每个句子的中文翻译按此词典的拉丁语解释）：

(1)

a snang

他/它在那里吗？

(2)

mi snang

他不在/它没有。

(3)

mi mang po snang

有很多人。

(4)

phyug po snang

他很富。

(5)

ga snang

他在哪里？

(6)

bod yul la snang

他（住）在西藏。

依据上面六句的描述，笔者指出动词 *snang* 的描写语言学上的特征如下：

• 动词 *snang* 为存在动词，而且形容词为谓语时也可以使用（例句 1 至 6）

• 动词 *snang* 不分“处所义”和“存在义”（例句 1、2、6）
• 动词 *snang* 不分“（人、动物等）在”与“有（东西）”之间的差异（例句 2、3）
• 动词 *snang* 后面在肯定句也不带任何标记而成立句子（例句 2、3）

从动词短语结构来看，又可以指出以下特征：
• 形成疑问句时加 *a* 前缀（例句 1）
• 动词 *snang* 的否定要加 *mi* 前缀（例句 2）
• 形容词作为谓语时，可以带 *po* 等后缀（例句 3、4）
• 位置的疑问词为单音节的 *ga*[1]（例句 5）
• 位置格标记为 *la*（例句 6）

那么，以上特点与当代的什么方言群有最近的关系呢？为了了解到此问题，下面将利用语言地图探讨动词 *snang* 的方言特征。

三、东方藏区藏语土话中的动词 *snang* 类型及其地理分布

3.1 词根形态及其地理分布

第一该提出的问题是，哪些土话才使用作为存在动词的词根 *snang*。仁增旺姆(2012)也讨论过此问题，不过由于关注的地方不同的原因，缺少了本文需要的信息。因此，首先对在东方藏区的各个藏语土话使用的存在动词词根（肯定形式）的主要形式进行探讨。最常见的是 *yod*、*snang*、*'ge*、*'dug* 等。一般的情况下，某一个土话拥有一至三个存在动词词根。

下面图 1 为以存在动词词根的异同及其数量为主题的地图。

[1] 笔者认为这个 *ga* 该为带位置格标记的 *gar*，参见 Suzuki & Lozong Lhamo (2019, forthco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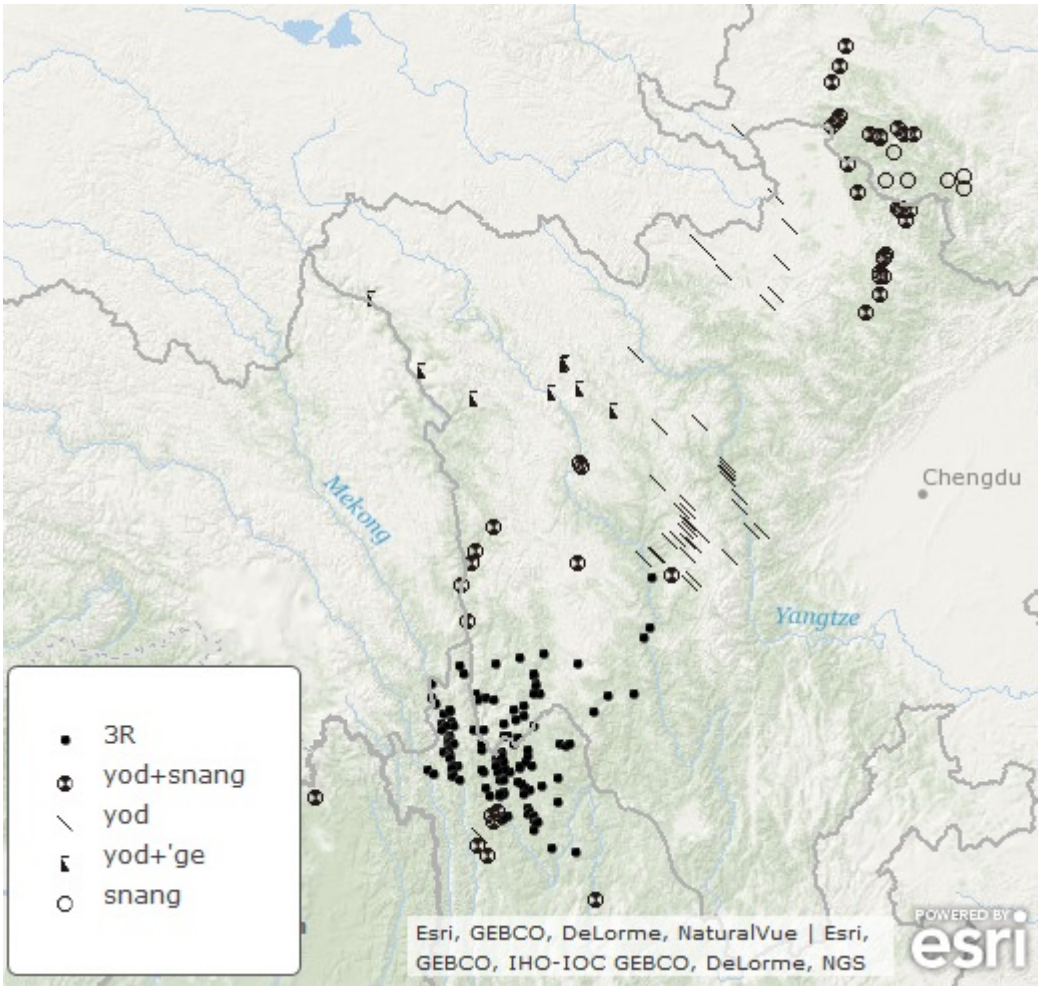


图 1：东方藏区存在动词（肯定形式）：形态的分类（图例中 3R 为三个词根）

看看词根形态，大部分土话具有词根 *yod*（发音有/jot/、/joʔ/、/jəʔ/、/juʔ/、/zoʔ/、/ʑuʔ/、/ɕuʔ/等；都是在某一种土话内正常的语音对应）。其次，具有 *snang*（发音有/ʰnɔŋ/、/ʰnɔː/、/ʰnu/、/n̥õ/、/n̥ɔ̃/等；大部分是在某一种土话内正常的语音对应）的土话分布得较广。不使用 *snang* 的土话为：安多藏语的绝大部分土话、康巴藏语中的二十四村方言群、木雅热岗方言群、及大部分北路方言群，主要集中于图 1 之地理范围的北、中部。图 1 中的“3R”包含 *yod*、*snang*、*'dug* 等三个词根。从词根的观点来说，具有两个词根的类型分布普遍，具有三个词根的集中于南部，具有一个词根的分布在北、中部。

总之，在东方藏区具有动词 *snang* 的土话分布在川甘交界处一带以及甘孜州南路以南等地域。既然使用 *snang* 的土话的分布地域较广，下一步需要看每个土话群如何用该词构成句子。

3.2 存在动词表达方式及构句法的分类

目前，黄成龙(2013)提供了关于藏缅语族语言的存在类动词的详细讨论。据此，存在

类动词根据以下观点可以分开：

一、处所-存在-领有

二、生命度-处所-信息源-存在的方式

在此详细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存在动词，而不是存在类动词。在许多藏语土话中，存在动词和存在类动词是互相不同的概念而必须分开，前者为语法上与普通动词不同，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加其他动词词根后面而作为时态标记的一部分，并且其后面一般不加任何时态标记。加之，在藏语中的一部分土话存在动词可以作为形容词谓语时的动词，因此Caplow (2000)把其称为 ELPA，即：存在(Existential)、处所(Location)、领有(Possession)、谓语(Attributive)用动词。存在类动词则为普通动词，时态标记等语法功能标记对动词词根的附加方面无限制。Tournadre & Konchok Jiatso (2003)根据藏语书面语的分类对藏语各种方言土话的包括存在动词在内的助动词进行描述，但康巴藏区的案例不多。近期随着藏语支语言示证范畴的研究（Gawne & Hill eds. 2017, Oisel 2017, 铃木博之、四郎翁姆 2018、Tsering Samdrup & Suzuki 2018 等），针对动词示证范畴系统有了重组和扩大的系统化。比如，Oisel (2017)提供了更全面的示证范畴系统，若要按其理解存在动词，需要修改分析框架。但是，本文主要保留 Suzuki (2016)的观点将进行讨论，是因为在此讨论的内容和示证范畴的关系不是关键[2]。

下面将按此两种观点俯瞰东方藏区的土话里有些什么样的存在动词的情况。按照上面的分类（一），在东方藏区有两种模式。一些土话具有“处所-存在-领有无差异”类型，另外土话则具有“处所-存在和领有之间有差异”类型。按照上面的分类（二），几乎所有土话有信息源的差别，可以说“向自我/非向自我”之间有差异，但许多土话还具有一种差异，是“亲自用五感得到的信息/非亲自用五感得到的信息”之间的差异。加之，具有“处所-存在/领有”类型的土话还有生命度的差别（如“人类/非人类”差异类型、“有生命/无生命”差异类型等）。

此种情况综合起来，东方藏区土话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大类型：

甲、“处所-存在-领有无差异”型

乙、“仅向自我表达时‘处所-存在’和‘领有’有差异”型

丙、“‘处所-存在’和‘领有’有差异”型

上面各个大类型里面，按照动词小句的结构还可以分为几个类型，铃木博之(2014 [2016])提到在此地区存在动词结构一共可分为九种类型。笔者在此简单地介绍九种类型的特征：

甲类一：一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性由后缀的有无而定

[2] 需要注意的是，下面提到“向自我性”主要依据“向自我”和“非向自我”的两项对立模式而称呼。在 Oisel (2017)等分析认为其分析方法不宜，而以最多 8 种示证范畴取代。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笔者已提供根据 Oisel (2017)等指出的框架分析的藏语支语言示证范畴，参见铃木博之、四郎翁姆(2018)、Tsering Samdrup & Suzuki (2018)等。

甲类二：两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而定

甲类三：两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及后缀的有无而定

乙类一：一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的处所-存在义用普通动词

乙类二：两个存在动词词根，仅向自我有处所-存在义与领有义形式的差异

乙类三：两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而定，仅向自我有处所-存在义与领有义形式的差异

丙类一：三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而定

丙类二：两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或后缀的有无而定

丙类三：一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后缀的有无而定

但是，对此分类进一步分析，Suzuki (2016)重视生命度差异之有无而重新提出了另外一个分类，与上面的框架大致同一，仅改动了乙类三的分类位置，如：

A 类：“处所-存在-领有无差异”且“生命度无差异”型

A1：一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性由后缀的有无而定

A2：两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而定

A3：两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及后缀的有无而定

B 类：“仅向自我表达时‘处所-存在’和‘领有’有差异”且“生命度无差异”型

B1：一个存在动词词根，向自我的处所-存在义用普通动词

B2：两个存在动词词根，仅向自我有处所-存在义与领有义形式的差异

C 类：“‘处所-存在’和‘领有’有差异”且“生命度有差异”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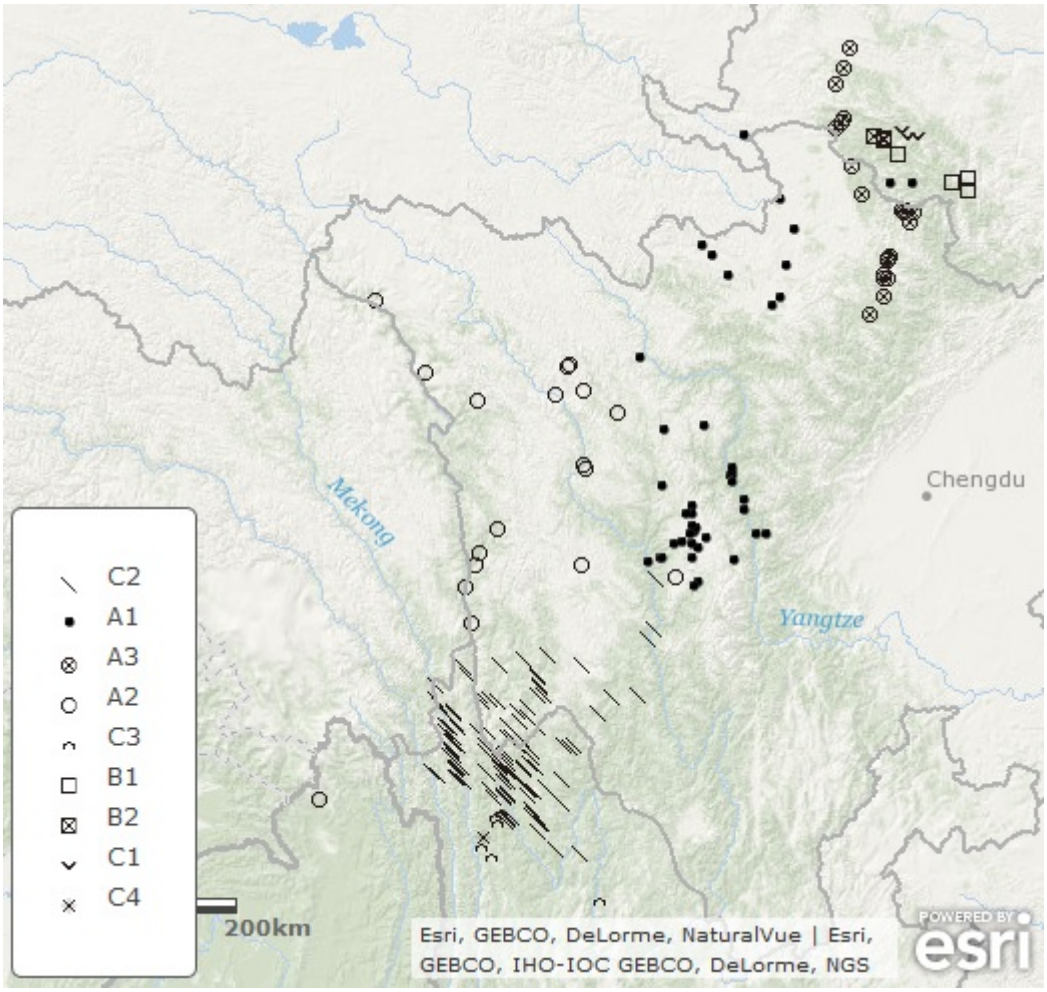
C1：两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而定，仅向自我有处所-存在义与领有义形式的差异

C2：三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而定

C3：两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词根差异或后缀的有无而定

C4：一个存在动词词根还加普通动词，向自我性由后缀的有无而定

依据上面的分类，下面将揭示存在动词表达方式类型的语言地图。



[标志的号码与在 Suzuki (2016)的九种类型号一致]

图 2：东方藏区存在动词（肯定形式）：用法的分类

回到在第二节整理的《藏拉法词典》的动词 *snang* 描写，词条上有描述的动词 *snang* 是：*snang* 不分“处所义”和“存在义”（例句 1、2、6）、不分“（人、动物等）在”与“有（东西）”之间的差异（例句 2、3）、后面在肯定句也不带任何标记而成立句子（例句 2、3）。加上在 3.1 讨论的存在动词词根的分布情况，与这些条件符合的土话群有 A2、B1、B2 等三种。由于《藏拉法词典》的动词 *snang* 词条没有提供对于向自我性方面的差别，无法确定这三种之间哪一个更接近。但再看编辑此词典的背景，影响到词条的描述限为康巴藏区的语言。图 2 表示的是仅仅 A2 才分布在康区，因此，笔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藏拉法词典》的动词 *snang* 用法仅与康巴藏语南路方言群中所确认的 *snang* 用法一致，因此，该词典根据巴塘话、理塘话、芒康话等土话的用法描写动词 *snang* 的用法。此结论还意味着该词典的动词 *snang* 词条不是根据传教士们活动过的今云南迪庆州内及甘孜州康定市内分布的土话描写出来的。分布在这些地方的土话为香格里拉方言群及得荣德钦方言群、木雅热岗方言群等语言，分别具有 C2、C2、A1 的结构（参见铃木博之 2012, 2014、铃木博之、

四郎翁姆 2016）。

再看《藏拉法词典》的动词 *snang* 显示出的动词短语特征，与分布在南路以南的康巴藏语土话进行比较。形成疑问句时加 *a* 前缀（例句 1）是基本上分布在南路以南的康巴藏语土话里有的共同特征。动词 *snang* 的否定要加 *mi* 前缀（例句 2）是南路方言群、崩波岗方言群及乡城方言群的共同特点。形容词作为谓语时，可以带 *po* 等后缀（例句 3、4）是仅南路方言群具有的特征。位置的疑问词为单音节的 *ga*（例句 5）是基本上分布在南路以南的康巴藏语土话里有的共同特征，但几乎所有土话有个长元音，因此，其藏文对应形式该为 *gar*，其中*-r* 实际上就是位置格标记。位置格标记为 *la*（例句 6）是南路方言群里必须出现的，其他方言群大部分的用法里面无位置格标记为多数，一般不使用 *la* 词。

总之，康巴藏语南路方言群土话的语法、词汇等特点基本上与第二节整理的动词短语构成特征符合，语言上的实际现象和《藏拉法词典》的描写并不发生任何矛盾。《藏拉法词典》的编辑人员，即法国传教士实际上在现芒康县、巴塘县等地做过大量工作，笔者可以判断他们受到了此地的藏语土话的影响，而反映了词典里面的描写。

四、结语

本文对《藏拉法词典》记载的动词 *snang* 进行了分析。基于词典里六个例句的语言学特点，与当代藏语方言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阐明了该词的描写与康巴藏语南路方言群的用法一致，词典编辑人很有可能根据其方言群土话中的动词 *snang* 用法编写了此条目。

本文是运用藏语方言学中的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近代藏语口语资料进行分析的尝试性讨论。通过此方式可以对《藏拉法词典》中的口语词进行深入研究，也可以阐明各个口语词的详细来历等相关问题。

附记：笔者在田野调查得到了玛吉阿米·香格里拉藏族风情宫以及云南民族村藏族寨的相关员工之大力支持而实现，在此表衷心的感谢。笔者的田野调查得到了以下基金的资助：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102001）；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川西民族走廊•藏文化圈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与地域语言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嘉绒语组语言的紧急国际共同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2125100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No. JP2577016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藏缅族组联系语言国际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H02722）；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No. JP17H04774）；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No. JP18H00670）；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云南藏语志》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黄成龙 2013 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民族语文》第 2 期 31-48

长野泰彦[Nagano, Y.]、立川武藏[Tachikawa, M.] 1987『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东京：冬树社

仁增旺姆 2012 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6 期 110-113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9 川西地区“九香线”上的藏语方言：分布与分类，《汉藏语学报》第 3 期 17-29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2「カムチベット語燕門・斯嘎[Sakar]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4（大西正幸博士還暦記念号），123-158 电子版 http://id.nii.ac.jp/1422/00000849/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4「カムチベット語小中甸・吹亞頂[Choswateng]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6, 1-40 电子版 http://id.nii.ac.jp/1422/00000860/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4《试论东方藏区藏语土话的语法地图：以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为例》第三节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佛山）提交论文（甘于恩主编《从北方到南方：第三节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11-122 科学出版社，2016）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8 康巴藏语崩波岗方言群及其语音特征，《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5 期 66-72

铃木博之[Suzuki, H.]、四郎翁姆 2016「カムチベット語塔公[Lhagang]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言語記述論集』8, 21-90 电子版 http://id.nii.ac.jp/1422/00000897/

铃木博之[Suzuki, H.]、四郎翁姆 2018「カムチベット語塔公[Lhagang]方言の述部に標示される証拠性」『言語記述論集』10, 13-42 电子版 http://id.nii.ac.jp/1422/00002000/

王晓、高薇茗、魏乐平 2013《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山口瑞凤[Yamaguchi, Z.] 2002『[概説]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东京：春秋社

Caplow, N. J. 2000 *The epistemic marking system of émigré in Dokpa Tibet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ttp://www.chem.unt.edu/~./njcaplow/Caplow%202000%20-%20Dokpa%20Tibetan%20epistemics.pdf

Gawne, L. & N. W. Hill (eds.) 2017. *Evidential Systems in Tibetan Languages*. Mouton de Gruyter.

Giraudeau, P.-Ph. et F. L. N. Goré. 1956. *Dictionnaire français-tibétain (Tibet oriental)*. Adrien-Maisonneuve.

Les Missionnaires Cathoriques du Thibet. 1899.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 Missions Étrangères.

Oisel, G. 2017. Re-evaluation of the evidential system of Lhasa Tibetan and its atypical functions. *Himalayan Linguistics* 16.2, 90-128. https://doi.org/10.5070/H916229119

Suzuki, H. 2016. *Typological description of existential verb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Tibetic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Paper presented at 4th Workshop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of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Suzuki, H and Lozong Lhamo. 2019. 'Where' as a negative marker: A geolinguistic approach towards a grammaticalisation process in Khams Tibetan. In Yoshiyuki Asahi (ed.) *Proceedings of Methods in Dialectology XVI*, in press. Bern: Peter Lang.

Suzuki, H and Lozong Lhamo. forthcoming. /ka-/ negative prefix in Choswateng Tibetan (Shangri-La, Yunn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ournadre, N. 2014.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In Th. Owen-Smith & N.W. Hill (ed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 105-129. Walter de Gruyter.

Tournadre, N. and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 49-111.

Tsering Samdrup & H. Suzuki. 2018. Evidential system in Mabzhi Tibetan of Amdo. *Proceedings of the 5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913-925. http://hdl.handle.net/2433/235311

Spoken usage of the verb *snang* recorded in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1899): Its dialectal affiliation from the geolinguistic viewpoint

Hiroyuki Suzuki
Universitetet i Oslo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description regarding the word *snang* recorded in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published in 1899. The *Dictionnaire* describes spoken usages of many entries, which are based on spoken languages in the Sikkim and Khams regions. The usage of the word *snang* is described base on the use attested in Kham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venance of the description of *snang*, i.e., based on which dialect it is described. I analyse spoken data by using the geolinguistic method in Tibetan dialectology and obtain a result that shows the usage of *snang* in the *Dictionnaire* is derived from dialects belonging to the Southern Route group of Khams Tibetan.

康区藏族语言中“老鹰/雕”词形的分布

以与藏文词 glag 对应的形式为例

铃木博之[a]　　达瓦卓玛[b]　　吞智[c]

[a]奥斯陆大学

[b]中央民族大学

[c]西南财经大学

内容摘要：藏文书面语有 *glag*“老鹰”这一词，从语音对应的角度来讲，该词的声母具有带声边音。但清代的藏汉对照文献《西番译语》（川七）有 *lhag* 的记录，表示其声母该为清边音。在康巴藏区的藏族语言调查发现，不少的康巴藏语把名词“老鹰/雕”念成清边音声母。本文将针对与 *glag*“老鹰”对应的词形绘制康巴藏区（限为四川及云南）的语言地图，对其分布进行讨论。地图提示含清边音的“老鹰/雕”集中分布在康区东部及南部，主要出现在包括丹巴、木雅热岗、崩波岗、乡城、得荣德钦、香格里拉等方言群在内的土话。

一、前言

藏文中猛禽类的名词有如 glag“雕”、khra“鹞”、(bya) rgod“鹰”等几种[1]，但是口语中其意义与形态的关系发生了简化，对上述三种猛禽类的藏语名称不完全与藏文对应上。虽然如此，多数方言对猛禽类使用来源于以上三种词素的口语形式，语音上具有明确的藏文对应形式。其中，与 glag 对应的形式在康巴藏区的藏族语言中呈现不规则性的语音对应，本文主要针对此分布地域进行地理语言学分析。为简洁起见，与 glag 对应的形式一律翻译成“老鹰”。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在东方藏区（大致与藏族传统地理概念的康与安多相同）已收集到一共超过三百个点的藏语支语言土话的词汇资料，其中近一半数量的资料中有本文将讨论藏文 glag 的对应形式。经初步调查，出现差别的地区仅为康区，因此，本文将针对康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语言进行研究。绘制地图的范围限为藏语支语言。但是，本文除了藏语支语言之外还考虑如康定木雅语、道孚语等东方藏区的非藏语支语言中的来源于藏文 glag 的借词，解释地图上所显示的现象时将提到其形式。

对于语音描写，本文实行音标记载。音标以国际音标为主，为了确保严密性，有时特意地使用中式音标（参考朱晓农 2010）。但是，声调标记使用以下记号并添加在各个词之

[1] 生物学上，雕、鹞、鹰之间没有严格的差别，而由体格的大小而名称之间有差异。

前：¯:高平；´:上升；^:升降；`:下降。由于各个作者使用的音标系统稍微不同，音标兴致也稍微不同。

二、语音形式与词形的解释

2.1 语音形式与其分类

与藏文 glag 对应的词有两种大类：浊音声母类及清音声母类。从藏文常规语音对应关系来讲，glag 的声母一般与浊音声母，正确说与/l/对应。然而，在康巴藏区的土话中会发现清音声母[2]。在下面揭示一下笔者在调查资料中确认过的主要语音形式[3]。

一、浊音声母类

/ʱl/类：`ʱlɑʔ（松麦）、ʱlaq（塔公那龙玛）

/ᶻl/类：ᶻlæq（色卡）

/ʸɮ/类：ʸɮɛ（朱倭）

二、清音声母类

/ʰl̥/类：¯ʰl̥əʔ（梭坡）、¯ʰl̥jaʔ（章谷蒲角顶）、¯ʰl̥eʔ（格宗）、`ʰl̥ɑʔ（炉城；新都桥东俄洛）、¯ʰl̥ɑʔ（牙衣河；燕门斯嘎）

/l̥/类：¯l̥ɑʔ（朋布西）、^ɛa l̥ɔɑʔ（夏邛）

/xl̥/类：`xl̥ɑʔ（麦日）

/fl̥/类：`fl̥ɑʔ（尼巴）

/ç/类：`çɑʔ（青麦；云岭佳碧）、¯çɑʔ（然乌）、`ça: nɑʔ（燕门尼通）

/ʰç/类：`ʰçaʔ（热打）、¯ʰçɑʔ（八日；奔子栏）

/jç/类：¯jçɑʔ（东旺普吕）

/ʰj/类：¯ʰjɑʔ（格咱阿木）、`ʰjɑʔ（东旺色仓）

/xʰ/类：`xʰɑʔ（羊拉甲功）

以上之中，/ʰj/类前送气音/ʰ/为清音之故，归纳为清音声母类。历时语言学研究指出/ʰj/类与/jç/类有关联。/fl̥/类的前置声母/f/与藏文形式不对应，当地藏文写法有 bslags，但书面语中其写法是不存在的。

2.2 词形的历史解释

上面揭示的清音声母类并不与藏文 glag 直接对应，但对于其来源并没有确定的解释。但从其语音对应关系来讲，边音的清浊是最主要的差异，此外的语音只是按各个土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变化而已。在康巴藏区的藏语支语言里有藏文 l 声母与齿-龈边音/l/及硬腭近音

[2] 到目前，除了康巴藏区以外的藏语支语言里面没有发现清音声母类，在此不赘言。

[3] 分布地点一般用乡名，需要的时候使用村名或措瓦（tsho ba）名。

/j/对应的土话（铃木博之 2016, Suzuki 2018）。根据各种土话的描写研究，我们就大致了解到：如果某一个土话中的对应关系为/l/，其不带声方应该为/l̥/；如果某一个土话中的对应关系则为/j/，其不带声方应该为/ç/。恰好，上面提到的例子中，具有/l̥/之外的清音声母类的“老鹰”出现在后者类型的土话群中。

对于清音声母的形式，可以查看清代（18 世纪中叶）的“汉藏对照词表”文献《西番译语》（川七）亦称《打箭炉译语[4]》记载的案例。该文献对“海青[5]”词条的标音用藏文写成 lhag，其汉语音译为“哈”。此意味着该词会念成清边音/l̥/或软腭擦音/x/或喉擦音/h/，因为这些语音都是可以用/x/声母的汉字来音写的。

此情况说明清音声母类的“老鹰”在十八世纪已经存在，并不是当代的音变。在此要考虑的是，藏文 glag 本身是否有变体这一问题。藏文还有 kl 组合，根据 Hill (2007)的讨论，藏文 gl 和 kl 的差异来源于*k-l 声母和*k-lh 声母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敦煌文献 Pelliot Tibétain 1257[6]含有个名词 khlu’（藏语书面语为 klu，词义为“水神”或“鲁”），若有主要声母为送气音，也很有可能存在过*khl 声母。

根据 Matisoff (2003:263)的描述，藏文 glag 与藏缅语构拟为*g-laŋ / *g-lak 有关联[7]，而且其构拟来源于高棉语词形*laŋ 或*klaŋ（Shorto 2006:221）。如果一些藏语支语言土话直接来源于*kl-类声母的形式，很有可能能够解释出“老鹰”带清音形式这一现象。不过，此讨论超过本文的范围，仅为参考。

三、语言地图及其解释

下面将揭示两幅康区的诸语言中具有与藏文 glag 有关词形的分布图。图上根据第二节描写的主要语音特征分开标记。

图 1 为根据主要声母给个标记的图。

[4] 属于丁种本《西番译语》。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提供北京大学图书馆本的影印本。

[5] 海青为大型老鹰之一类。根据《五体清文鉴》（1957 年版影印本第 4131 页）的记载，“海青”藏文翻译为 khra chen“大鹰”。田村实造等(1966:883)根据《增订清文鉴》的满文解释提供“海青，一种老鹰，飞得快，捕食白鹅等”的描述。

[6] MacDonald & Imaeda (1979)提供其文献的影印本。

[7] 也可以参考 Matisoff (2015)以及在线 STEDT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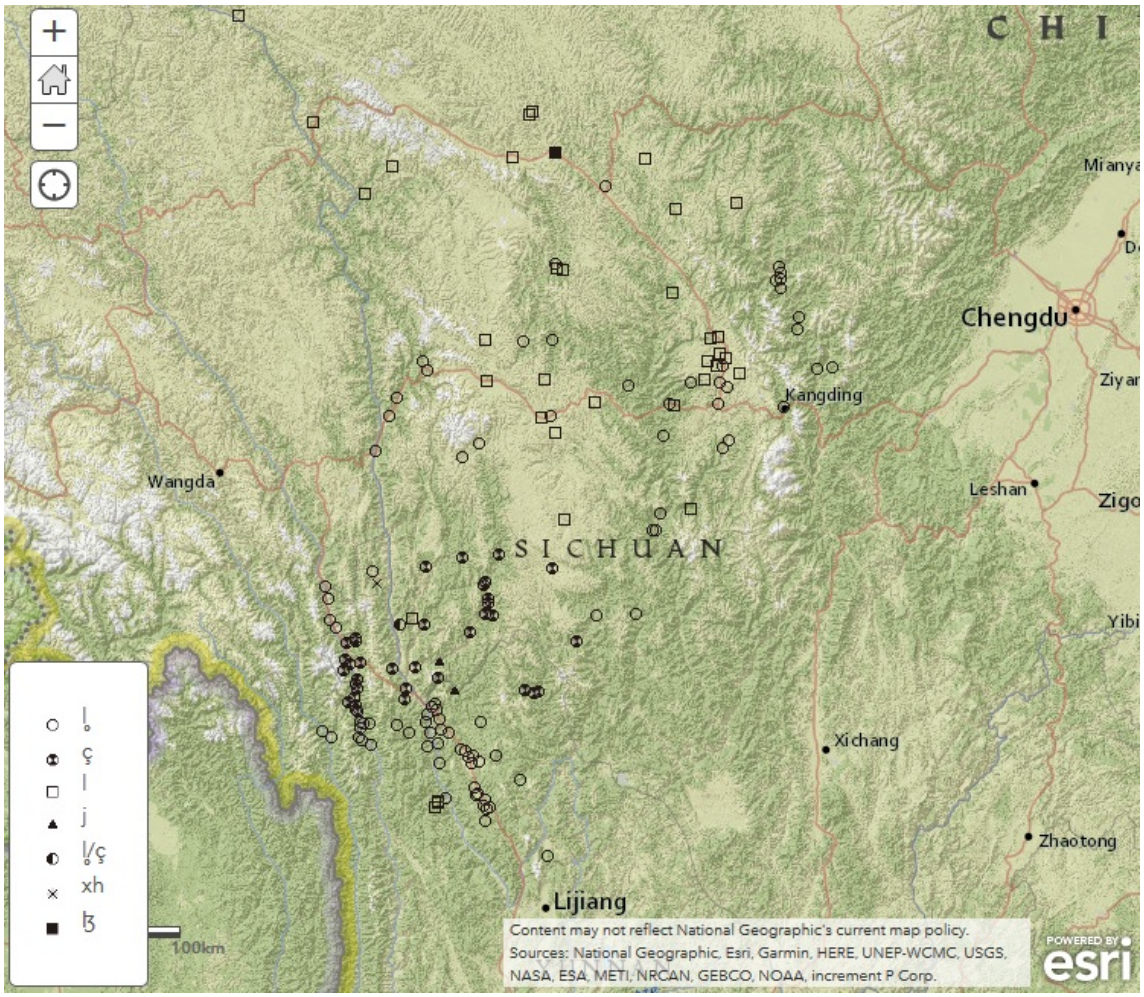


图 1：与藏文 glag 对应的“老鹰/雕”主要声母语音形式

语音的差异主要发现在康南地区，大概乡城县至香格里拉市之间的地理范围呈现复杂的分布。此类分布与藏文 l 对应形式（参见铃木博之 2016）的关系大致同样，因此，可以说“老鹰”这一个词也按照藏文 l 对应规则呈现语音对应。藏文 l 对应形式在各个土话之间发生了语音演变的时间段尚未了解到，因此，目前无法指出语音对应的多样性何时发生。然而，如《打箭炉译语》的记录，18 世纪中叶已经有清音声母的形式，可以说那段时间已经存在过该形式，也可以推测更早的时间已有该形式已呈现广泛的分布。

图 2 根据 2.1 的形态分类采用了二分法，分为浊声母类和清声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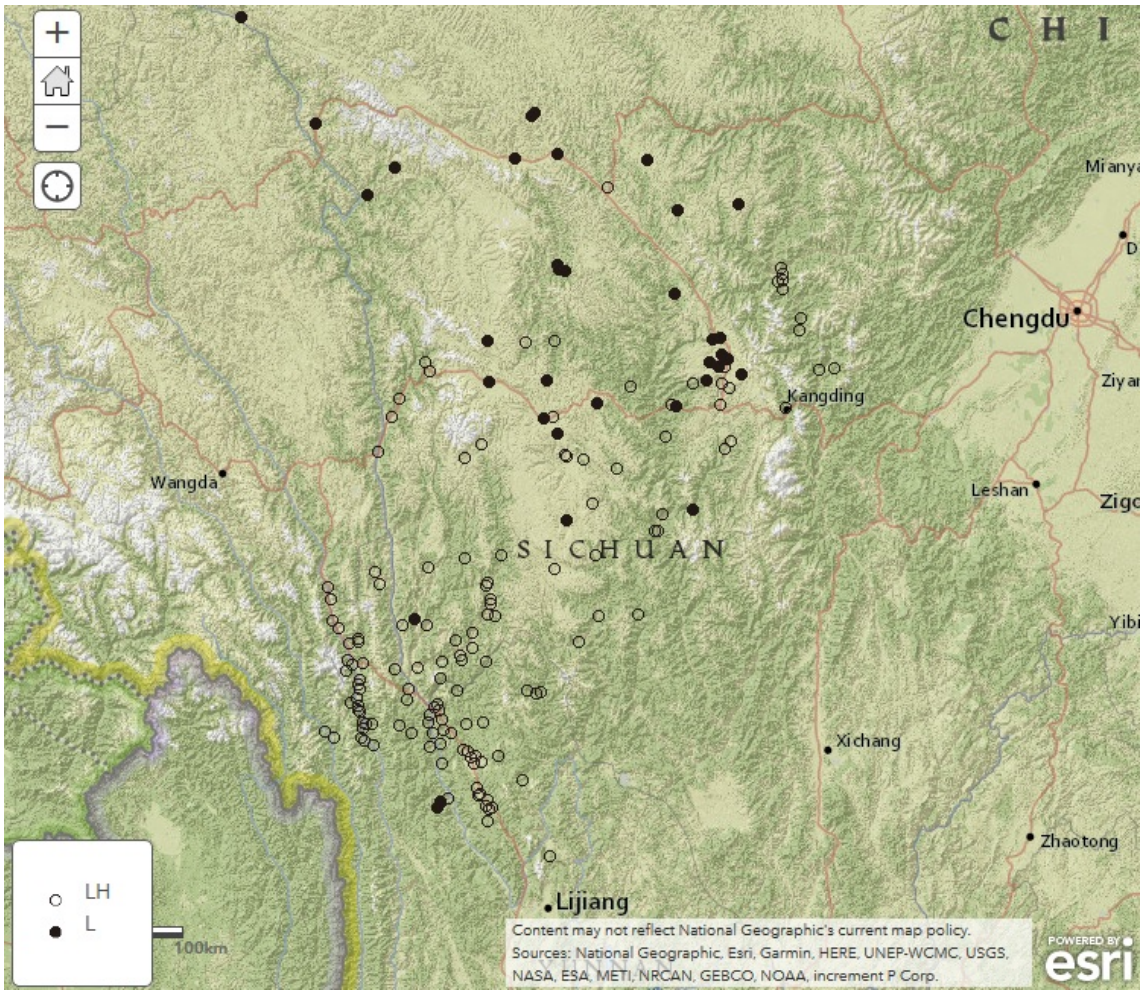


图 2：与藏文 glag 对应的“老鹰/雕”声母清浊分布

图 2 表示，出现清声母的形式主要分布在康南及藏区东端，可以说藏语支语言分布地区内外界线上的语言都有清声母。藏区之中，在 318 国道附近开始清声母的形式和浊声母的形式两种都出现。

从语言的系统来讲，安多藏语也分布在康区；康区的安多藏语土话均有浊声母的形式，因此，应该与康巴藏语分开着对待。318 国道附近的浊声母形式大部分是安多藏语，这个分布说明不管安多藏语在哪里分布，都有浊声母形式。康巴藏语中，浊声母形式主要发现在北部。从图 2 显示的分布了解到，清声母形式的分布界线在炉霍县中部（尼巴乡），其西部及西北部均有浊声母形式。

在康南地区的很少部分有浊声母形式。从分布地区来讲，如图 2 展示，浊声母形式本身是个例外。例外形式很有可能来源于书面语读音，但是为什么在调查资料里混入了书面语读音这一问题尚未验证。康定市普沙绒乡宜代村话有浊声母形式，但这个地区本来是木雅语区域（Dawa Drolma & Suzuki 2016），其“老鹰”的形式该属于康巴藏语的借词。

四、结语

本文对康巴藏区藏族语言中与藏文 glag“老鹰”对应的口语形式进行了地理语言学分析。与藏文形式不完全形成对应关系的具有清边音声母的“老鹰/雕”集中分布在康区东部及南部，主要出现在包括丹巴、木雅热岗、崩波岗、乡城、得荣德钦、香格里拉等康巴藏语方言群在内的土话，并不发现在安多藏语土话。其北面界限在炉霍县中部（尼巴乡），其西部及西北部均有浊声母形式。

本文分析的对象之外，西藏自治区内的康巴藏语中，芒康县嘎托镇、莽岭乡以及丁青县雅安镇的土话具有清声母/l̥/的“老鹰”。以后需要深入研究。

附记：笔者的田野调查得到了以下基金的资助：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102001）；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川西民族走廊•藏文化圈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与地域语言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嘉绒语组语言的紧急国际共同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2125100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No. JP25770167）；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藏缅族组联系语言国际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JP16H02722）；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若手研究(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No. JP17H04774）；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No. JP18H00670）；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云南藏语志》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西田龙雄[Nishida, T.]、孙宏开 1990『白馬譯語の研究　新発見言語白馬語の構造と系統』松香堂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6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民族学刊》第 2 期 1-13+92-94

田村实造[Tamura, J.]等 1966『五體清文鑑譯解〈上巻〉』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陸アジア研究所

《五体清文鉴》1957（北京故宫影印本）民族出版社

朱晓农 2010《语音学》商务印书馆

Dawa Drolma & H. Suzuki. 2016.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armdo Minyag linguistic area, with a geolinguistic description of terms for ‘sun’.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Sun---*, 72-78. Online: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1_sun_2016.pdf

Hill, N. W. 2007.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voiceless consonants in Old 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2, 471-493.

MacDonald, A. & Y. Imaeda (eds). 1979.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atisoff, J.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tisoff, J. A. 2015.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STEDT).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Project. Online resource: http://stedt.berkeley.edu/~stedt-cgi/rootcanal.pl

Shorto, H. 2006. *A Mon-Khmer Comparative Dictionary*. Pacific Linguistics.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Online: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Distribution of the lexical form of 'eagle' in Tibetans' languages in the Khams region: A case study on lexical forms corresponding to Literary Tibetan *glag*

Hiroyuki Suzuki
Universitetet i Oslo

Dawa Drolm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Sonam Lhundrop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word for 'eagle' corresponding to Literary Tibetan (LT) *glag* in Tibetans'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Khams region. There are two types to be distinguished: voiced-initial type and voiceless-initial type. The former is regarded as a regular, ordinary sound correspondence with LT *glag*; however, the latter exhibits an extraordinary pattern if it is derived from LT *glag*. A Chinese-Tibetan vocabulary *Xifan Yiyu* No. 7, edited in the mid-18th century, recorded a form *lhag* for 'big hawk' and the voiceless-initial type is likely to have existed at that time. The article's focus is principall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forms. The linguistic map displays that the voiceless-initial type appears in Tibetic varieties spoken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of the south-eastern Tibetosphere.

羌语支语言核心词汇中的双音节借词及其地理分布

白井　聡子
日本学术振兴会/筑波大学

内容摘要：在羌语支语言的核心词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从藏语中借用过来的词汇。但这些从藏语借过来的词汇和羌语支语言的固有词汇有时候并不容易区分，因为羌语支语言和藏语的核心词汇有同源词的可能性。但是，跟大部分的汉藏语系语言一样，羌语支语言和藏语也有单语素单音节的倾向，所以如果羌语支语言中的某个词汇是双音节词而且跟藏语的双音节词相似，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它很可能是借词。本文以满足这个条件的“叶子”、“黄色”、“绿色”、“知道”这四个核心词为例，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藏语借词在羌语支语言中的分布。结果，我们发现藏语借词的地理分布有两个特征：第一，主要分布在德格和康定之间一带。第二，像火星子一样扩散到周围都是使用固有词汇的地方，例如马尔康周围。这种分布特征对今后区别固有词汇和借用词汇有很大的意义。

一、前言

1.1 研究目的

羌语支（Qiangic）语言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内的一群语言，分布在中国西南部的多民族地区，“川西民族走廊”（也称为“藏（羌）彝走廊”或“东方藏区”[1]）。本研究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羌语支的发展历史，其中尤其关注语言接触对羌语支发展的的影响。

一般认为，某个语言的核心词汇保留着该语言的固有词汇。但是，在有些羌语支语言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在有些羌语支语言的核心词汇中也存在着从藏语中借用过来的词汇（白井 2018，Shirai 2018a, b）。羌语支语言分布在藏区文化圈及其周边，藏区语言文化对羌语支的影响力可以说非常大。而且由于羌语支包含很多互相不能理解的小语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中，藏语在这些地方起到了一种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作用。所以，语言接触的影响很可能会渗透到羌语支语言的核心词汇。

很多先行研究提到过羌语支语言中有藏语的借词，但是很少谈到核心词的借用问题。例如黄（2003：305–306）指出：“羌语支的藏语借词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最普遍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借词”。大部分先行研究没有提到核心词的借用问题可能是跟羌语支和藏语的关系有关。即羌语支和藏语不仅有语言接触关系，还有亲缘关系。换句话说，羌语支语言的固有词汇和来自藏语的借词有时候并分不清楚（Shirai 2018a），因为羌语支语言和藏语同属于藏缅语族，大部分核心词汇是同源词。黄（2004）详细地讨论了区别同

[1] “川西民族走廊”是由孙（1983）提出的，“藏彝走廊”是由石（2009）提出的，“藏羌彝走廊”是由张、黄（2015）提出的，“东方藏区”是由 Roche & Suzuki（2017）提出的。

源词和借词的问题[2]。她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按照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就是，语义以及语音上有怎样的对应关系。第二个是基本词还是文化词的原则。她还指出：“以上两个原则不是绝对的，因为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也有符合完整的、成系统的一类，基本词也可能被借贷”（黄 2004: 241）。如果一个基本词根据这两个原则不能判断是同源词还是借词，那么就将它跟其他同系语言比较，“如果同语支或同语族的多数语言与藏语不同源，则可判断为借词，如果其他语言多数与藏语同源，则应判断为同源词”（ibid.）。黄（2004）的主张十分合理。只是最后一点还是一个假设，没有得到实证。那么，怎样确认成为比较对象的各个语言的词汇是否与藏语同源呢？本文认为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即同语支语言中的藏语借词的地理分布上可以找到一个旁证。

传统的地理语言学认为方言词汇是从中心地逐个逐个地传播到邻接地的（柴田 1969: 18, 28–37）[3]。但是，标准语并不遵守这一原则。柴田（1969：18, 29）指出：标准语会像飞溅的火星子一样扩散到更远的地方。那么从藏语这个通用语中借过来的词语的地理分布会不会像标准语一样呢？

本论文以羌语支语言中藏语借词的地理分布为焦点，考察一些核心词的地理分布。核心词是从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Swadesh & Sherzer 1971）中抽出的。绘画语言地图时笔者使用的是由 Esri ArcGIS (arcgis.com) 提供的地理信息系统 (GIS) 技术。

1.2 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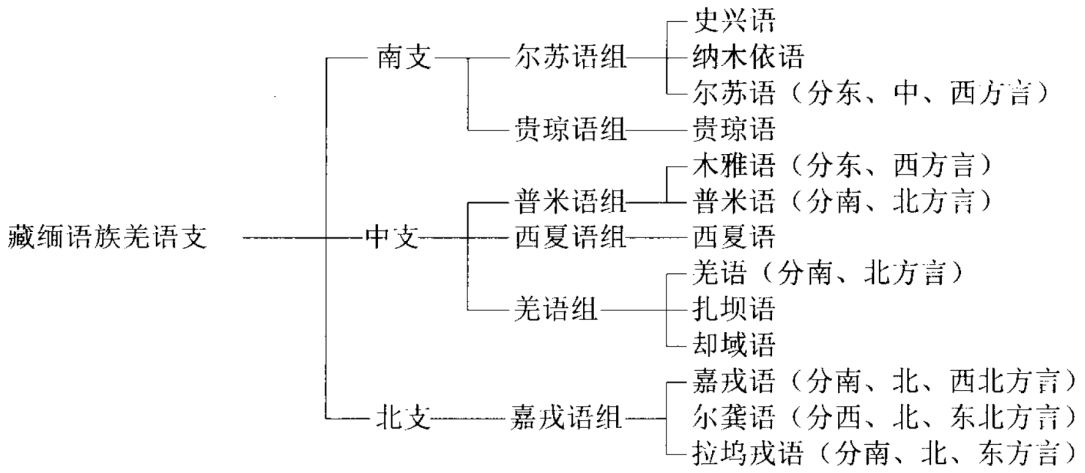


图 1：羌语支语言的分类（孙宏开 2016：4）

羌语支的范围以及在汉藏语系中的地位还有争议。例如，孙（2016：4）把羌语支语言分为南支、中支、北支（图 1）。他的“羌语支”包含的语言范围跟 Matisoff（2015）的“Tangut-Qiang”包含的语言范围大概一致。但是，Jacques & Michaud（2011, Appendix: 6）

[2] 黄（2004）研究的对象是羌语支嘉绒语组的绰斯甲（拉乌戎）语以及该语言中的藏语借词。
[3] 大西（2017）提议不设想中心地。

的“Qiangic”不包括孙（2016）的南支语言。本论文把前者称为广义的羌语支，把后者称为狭义的羌语支。我们以广义的羌语支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会关注狭义的羌语支和南支语言的差异。语言资料来自第一手的田野调查和第二手的先行文献。研究对象的语言方言及其语料出处请参照表 1。

表 1：本文研究的羌语支语言及其语料出处[4]

分支	语言	地点	资料
嘉绒语组（北支）	日部嘉绒语	日部	Nagano & Prins 2013
	日部嘉绒语	歌乐沱	Nagano & Prins 2013
	草登嘉绒语	草登	Nagano & Prins 2013
	茶堡嘉绒语	干木鸟	向柏霖 2008
	茶堡嘉绒语	沙尔宗	Nagano & Prins 2013
	四土嘉绒语	莫拉	Shirai (fieldnotes)
	赞拉嘉绒语	磋碛	Shirai (fieldnotes)
	业隆绰斯甲语	业隆	黄布凡 2007
	观音桥绰斯甲语	观音桥	黄布凡 2007
	俄热绰斯甲语	俄热	Nagano & Prins 2013
	蒲西语	蒲西	Nagano & Prins 2013
	二楷道孚语	二楷	Nagano & Prins 2013
	道孚语	道孚	TBL
	道孚语	格什扎	多尔吉 1998
	新龙木雅语	新龙	Nagano & Prins 2013
中支	北部羌语	赤不苏	LaPolla 2003
	北部羌语	俄口	TBL
	北部羌语	麻窝	ZMYC
	南部羌语	龙溪	Evans 2001
	南部羌语	桃坪	ZMYC
	南部羌语	蒲溪	黄成龙 2007
	南部羌语	绵虒	Evans 2001
	扎坝语	麻中	Shirai (fieldnotes)
	扎坝语	扎拖	TBL
	扎坝语	呷拉	Shirai (fieldnotes)
	扎坝语	吾知	龚 2007
	扎坝语	亚多	Shirai (fieldnotes)
	却域语	尤拉西	TBL
	却域语	塔公	Suzuki & S. W. 2018
	却域语	呷拉	Nagano & Prins 2013
	康定木雅语	木居	TBL
	北部普米语	三岩龙	陆 2001
	北部普米语	桃巴	陆 2001
	北部普米语	拖七	陆 2001

[4] 表中的 TBL 表示《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黄（主编）1992），ZMYC 表示《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1991）。

	北部普米语	左所	陆 2001
	中部普米语	新营盘	Ding 2014
	南部普米语	鲁甸	陆 2001
	南部普米语	箐花	陆 2001
南支（不含于狭义的羌语支）	尔苏语	则拉	ZMYC
	吕苏话	卡拉	ZMYC
	史兴语	兰满	TBL
	史兴语	水洛	ZMYC
	贵琼语	麦崩	TBL

本文的焦点是从藏语借用过来的词汇（本论文中，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藏语”以藏文形式为代表。藏文形式用 Wylie 方式来拼写）。藏语跟羌语支语言虽然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是在该语族内的关系却比较疏远。同源词也会有不同的词形，例如，藏语的“牙齿”是 so，草登嘉绒语是 tə^{22} ʃwe^{44}（第一个音节是前缀），道孚语是 ɕə, 麻窝羌语是 ʂə, 扎拖扎坝语是 ʃu^{13}, 新营盘普米语是 ʯu^{F}，这些词汇都来源于 PTB（Proto-Tibeto-Burman, 原藏缅语[5]）的 *s/p-wa ‘tooth’。这个词的声母在藏语方言中都变成了 s-, 而在羌语支语言中，除了少数例外，声母都被腭音化、卷舌音化了或变成了辅音丛。这些例子表明羌语支语言跟藏语群（Tibetic）并不属于同一个语群。

跟大部分的汉藏语系的语言一样，羌语支语言和藏语也有单语素单音节的倾向。换句话说，大部分固有核心词都是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词根和固有词缀组成的合成词。所以，如果一个词是双音节且其词形跟藏语相似，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词很可能是藏语的借词。例如，藏语的 ser po “黄色”的第二个音节 po 是藏语形容词里常见的一个后缀，第一个音节 ser 才是词根。羌语支语言里没有跟这个 po 一样的后缀。所以，如果某个羌语支语言有跟 ser po 相同的双音节词，那么它不是由固有词根和固有词缀构成的，而很可能是从藏语借用过来的。以下，我们先以这样的词汇（“叶子”、“黄色”、“绿色”、“知道”）为例，考察它们的地理分布。根据需要会跟拙著（Shirai 2018a）中考察过的单音节词进行比较。

二、核心词汇中的借词

2.1 “叶子”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例子是“叶子”。图 2 是羌语支语言中“叶子”这一词的地理分布。除了一些例外，大部分词形可以分为三类：

[A] 由 PTB *r-pak ‘leaf / leaflike part / flat object’ 来的词以及包含这个词根的复合词（地图上用绿色三角形来表示）。例如：桃巴普米 pʌ^{35}、麦崩贵琼 pa^{55} pa^{55}、草登嘉绒 ta^{33} lva^{44}、业隆绰斯甲 lphaʔq^{55}、新营盘普米 sɜ^{L} pɑ^{H}。在复合词里常见的词素 *si(ŋ/k) 是“树”的意思（“tree / wood / firewood”）。

[5] 本研究用 STEDT (Matisoff 2015) 的 PTB 构拟形（reconstruction）。

[B] 由 PTB *rwak ‘leaf / leaflike part’ 来的词以及包含这个词根的复合词。但是，STEDT 认为来源于 *rwak 的词汇中包含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词形。所以本研究把这类分为两种：（i）词根有近音开头的（蓝色长方形）、（ii）词根有阻碍音开头的（淡蓝色的直线）。前者的例子是：沙尔宗茶堡嘉绒 tɤjwaʁ、二楷道孚 rɑlɑ、等。后者的例子是：俄口羌 tʂhu khʂu、尔苏 si^{55}tshɑ^{55} 等。

[C] lo ma 或者类似的双音节词（红色圆圈）。例如：新龙木雅 ˊlo ma、麻中扎坝 loma3、呷拉却域 lo'ma。

其中，[C] 类明显是从藏语 lo ma“叶子”借过来的词。从地理分布来看，藏语的借词集中在德格和康定之间一带。德格是藏传文化的重要中心地之一，康定是汉藏交易的主要地点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出这条路线上的小语种受到了藏语较大的影响。而且这一带跟拙著（Shirai 2018a: 279）根据代词词形的分布暂时提到的“受藏语影响最大的地带”大体一致（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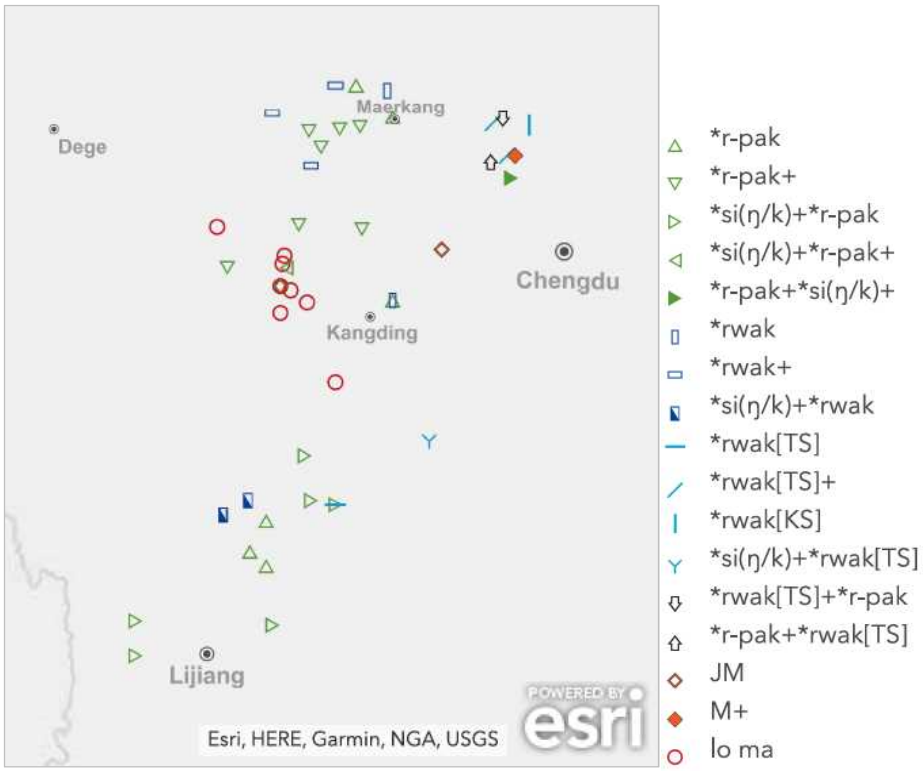


图 2：“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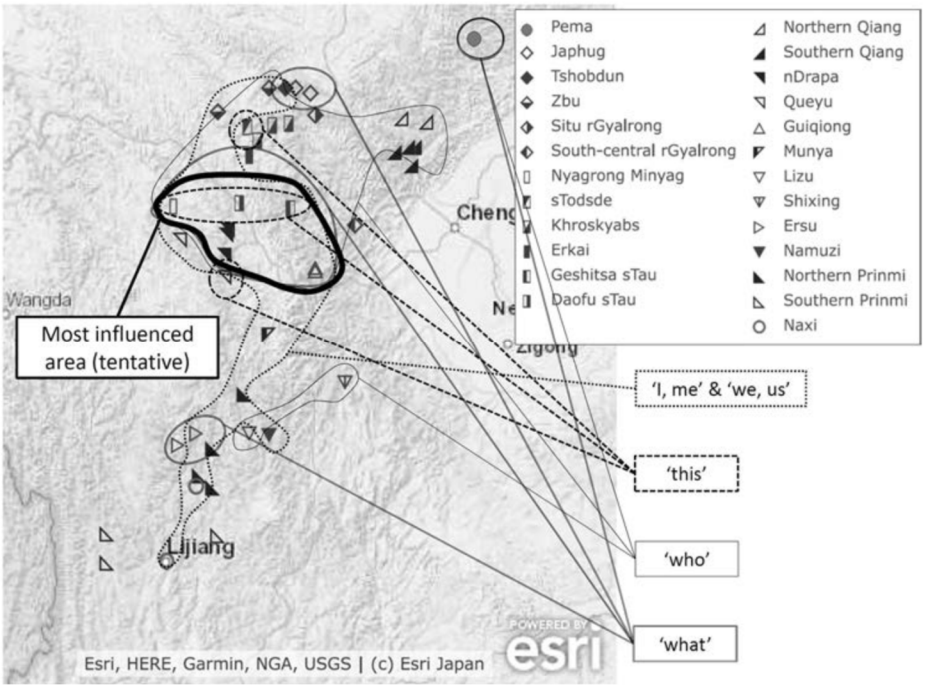


图 3：暂定的借用代词的同言线（Shirai 2018a: 279, Map 8）

2.2 “黄色”

图 4 是羌语支语言中“黄色”这一词的地理分布。我们暂时把它们的词形分为三类：

[A] 词根开头有软腭/龈腭鼻音、或者舌背阻碍音的词（地图上用蓝色三角形来表示），例如：日部嘉绒 kə'ɣarni、赤不苏羌 χɑʂ、道孚 rŋə rŋə、硗碛赞拉嘉绒 kə^{22}ŋej^{44}、左所普米 ɣÃ^{13}mə^{53}。

[B] 词根开头有无声舌冠摩擦音的词（棕色长方形），例如：蒲溪羌 ɕɛɕe、扎拖扎坝 ʂl^{55}ʂl^{33}、麦崩贵琼 wu^{55}ʂa^{55}。

[C] ser po 或者类似的双音节词（红色圆圈），例如：观音桥绰斯甲 sɛr^{55}pu^{33}、莫拉四土嘉绒 seʂpo。

虽然 [A] 的分类还有商讨的余地，但现阶段不作更具体讨论。从词形来看，[C] 类明显是从藏语 ser po 借用过来的。但是，从地理分布来看，该类的词（红圈）只出现在马尔康附近，周边地区都是用固有词汇。这种分布跟柴田（1969：18， 29）所说的标准语词汇的分布特征很相似。这可以说是通用语在小语种里像标准语一样扩散到更远的地方的一个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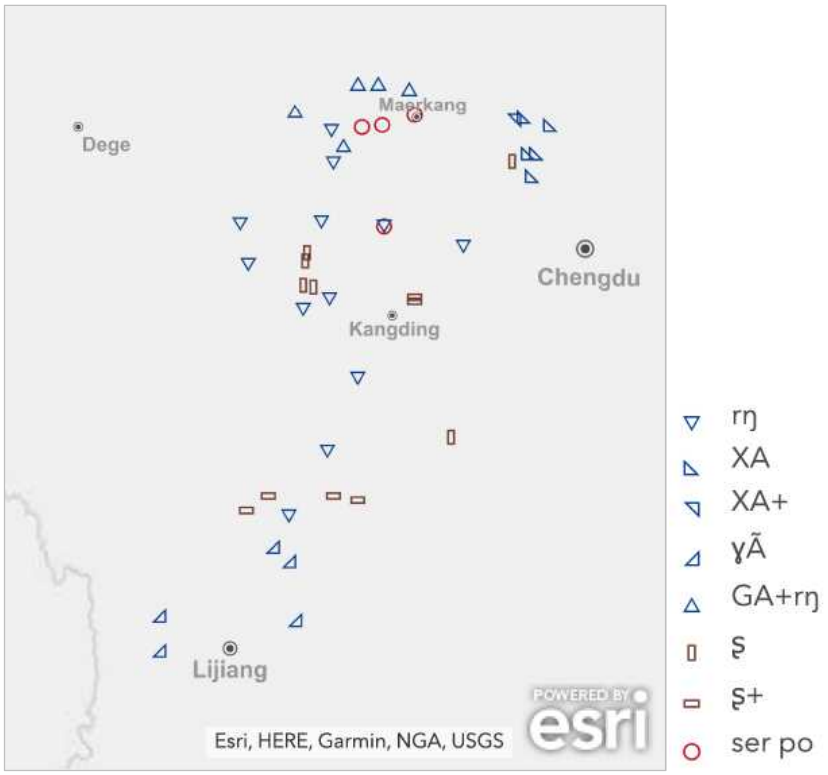


图 4：“黄色”

2.3 “绿色”

图 5 是羌语支语言中“绿色”这个词的地理分布。除了一些例外，我们把它们的词形粗略地分为两类：

[A] 词根开头有软腭/龈腭鼻音、或者舌背摩擦音的词（地图上用蓝色三角形以及淡蓝色直线来表示），例如：蒲西 rŋə、格什扎道孚 rŋə rŋə、尤拉西却域 n̥ɯ^{55} n̥ɯ^{33}、箐花普米 ni^{55}。

[B] ldʑaŋ khu 或者类似的双音节词（红色圆圈），例如：沙尔宗茶堡嘉绒 ldʑaŋkɯ、麻窝羌 ʐɑn ku、扎拖扎坝 dʑʊ^{33}nkhu^{55}、康定木雅 dʑɑ̃^{33}khu^{53}。

其中，[B] 类明显是从藏语 ljang khu 借用来的词。从图 5 的地理分布，我们可以看出“绿色”这个词的地理分布具备了图 2（“叶子”）和图 4（“黄色”）二者的特征。也就是分布在德格到康定一带以及马尔康周边一带。另外在远离马尔康的东北边缘的地区也有分布。这种分布跟拙著（Shirai 2018a: 278）提出的可能由藏语 ci “什么”借用过来的词素的地理分布很相似（图 6 中用圆圈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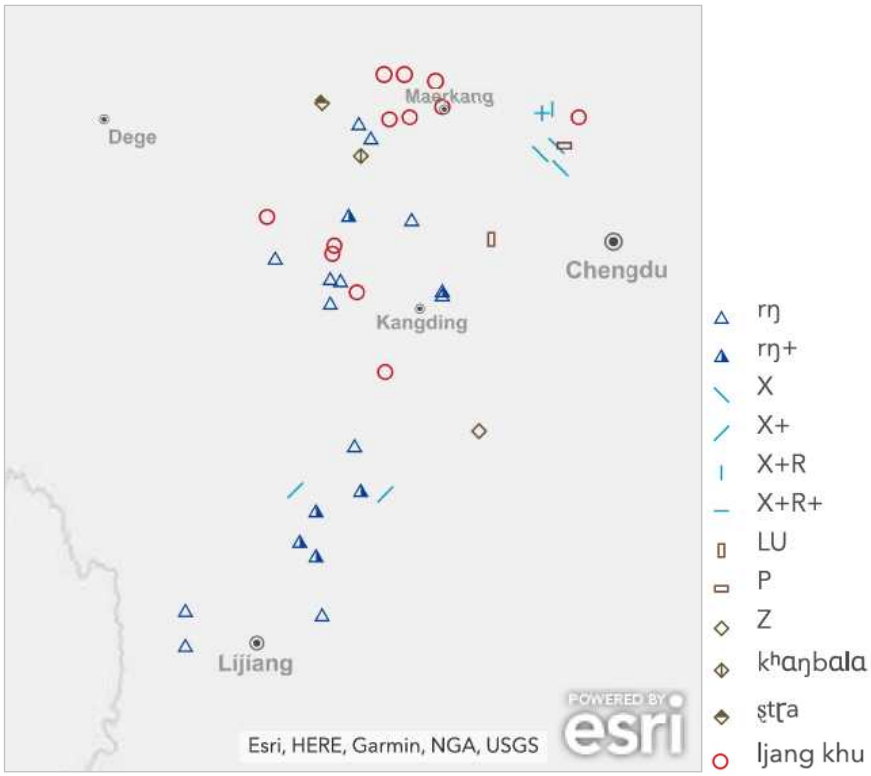


图 5：“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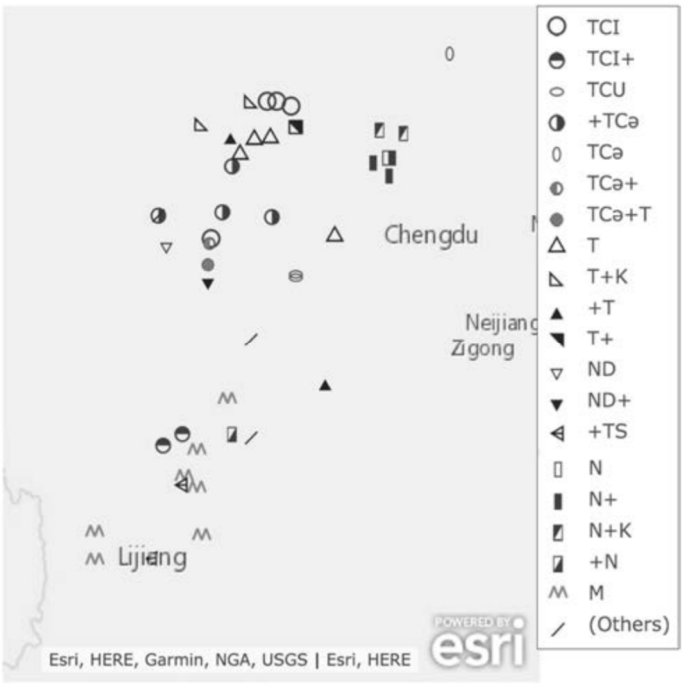


图 6：“什么”（Shirai 2018a: 278, Map7）

2.4 “知道”

一般来说，语言接触中相比于名词和形容词，动词的固有词汇更难被借词替代。但是，在羌语支核心词中，“知道”这个动词是个例外。藏语的 ha go “理解”在塔公康话（ˉha ˊko）、泽库安多话（ha ko）等一些藏语方言中是“知道”的意思，而有些羌语支语言中也有这个词。

图 7 是羌语支语言中“知道”这个词形的地理分布。我们把词形粗略地分为三类（除了这三类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词，例如北部羌语亚都话的 dʐukʉ le {知识+有}）：

[A] 可能来源于 PTB *syey-s ‘know / understand’ 的词以及包含这个词素的复合词（地图上用蓝色三角形来表示），例如：莫拉四土嘉绒 kə-ɕe、蒲溪羌 sə、格什扎道孚 f-se、吾知扎坝 sɻ^{55}、箐花普米 ma^{13}sə^{55}。

[B] 词根开头有卷舌音加 t- 或者类似的辅音丛的词（绿色菱形），例如：歌乐沱日部嘉绒 ka'ʂtoŋ、蒲西 'kərtʰoŋ。

[C] 可能是跟藏语的 ha go “理解/知道”有关的词。这类还可以分为两种：（i）明显是借用藏语 ha go 的双音节词（红色圆圈），例如：道孚 hɑ goŋ、尤拉西却域 xa^{55}kuə^{13}、塔公却域 ˉha ˊla ku、康定木雅 χɐ^{55}kuø^{53}、三岩龙普米 xᴀ^{55} ko^{13}。（ii）ko/go 或者含类似词根的词形（红色半圆），例如：二楷道孚 gogoŋ、左所普米 ko^{13}。

在图 7 中，[C-i] （红圈）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中部。这跟 Shirai（2018a: 274）考察的“我们”的第一个音节可能从藏语 nga 借用来的词汇的分布大体一致（图 8 中用圆圈来表示）。这样的分布可能表明这个词首先是在德格到康定之间一带传播，然后向南扩大的。但是这带路也有没接受这个词的地方，例如格什扎道孚语、扎坝语。[C-ii] （红色半圆）分布在 [C-i] 的北侧和南侧。从这些词的词形和地理分布来看，它们很可能是由藏语 ha go 的第二个音节形成的。

关于动词“知道”的词形，在普米语方言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分布在最北方的两个方言即三岩龙话（xᴀ^{55} ko^{13}）和桃巴话（xᴀ^{55} ko^{35}）用 ha ko 型的双音节词，在它们的南侧，拖七话（ko^{13}）和左所话（ko^{13}）这两个方言中用 k- 型的单音节词，而在最南方的鲁甸话（mÃ^{13} sɛ̃^{55}）、新营盘话（ma^{L} si^{H}）、箐花话（ma^{13} sə^{55}）这三个方言中用固有的 M+S 型词。这种分布表明藏语借词是从北开始传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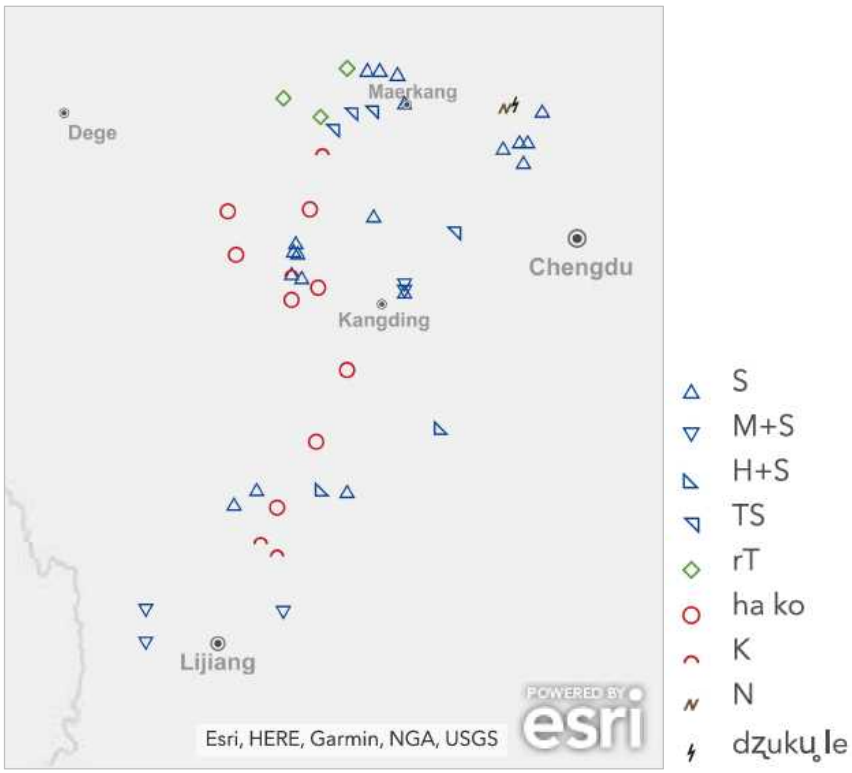


图 6：“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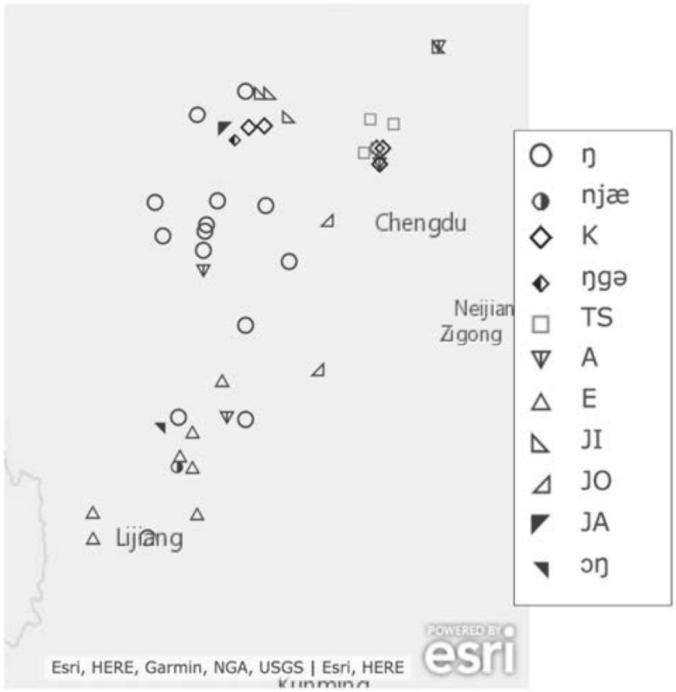


图 7：“我们”的第一个音节（Shirai 2018: 274, Map3）

四、结语

本论文以“叶子”、“黄色”、“绿色”、“知道”这四个核心词为例，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藏语的借词在羌语支语言中的分布。这些实例表明藏语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一些羌语支语言的核心词，乃至动词。藏语借词的地理分布有两个特征：第一，主要分布在德格和康定之间一带。第二，像火星子一样扩散到周围都是使用固有词汇的地方，例如马尔康周围、东北边缘一地等。这种分布特征对今后区别固有词汇和借用词汇有很大的意义。通过跟其他藏语借词的地理分布的对比，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地带受到藏语较大的影响。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样的地理分布可能成为鉴别借用词汇的一个旁证。

附记：本论文是笔者在中国民族语言地理语言学沙龙上（2019 年 4 月 6 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发表后修改而成的。非常感谢各位专家们在会议上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得到了 JSPS 科研费JP17J40087、JP18H03577的资助。同时对本稿作汉语校对的筑波大学研究生何秋林也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多尔吉 1998 《道孚语格什扎话研究》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龚群虎 2007 《扎巴语研究》（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黄布凡 2003 〈羌語支〉 In: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二版）》pp. 176–307. 北京：民族出版社.

黄布凡 2004 〈拉坞戎语词汇中的藏语借词和同源词辨析〉 In: 林英津等（编）《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 4）pp. 239–268. 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黄布凡 2007 《拉坞戎语研究》（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黄布凡（主编）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TBL]

黄成龙 2007 《蒲溪羌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陆绍尊 2001 《普米语方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石硕（主编） 2009 《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宏开 1983 〈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 In: 李锋铭（编）《西南民族研究》pp. 429–454.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 2016 《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MYC]

向柏霖 [Jacques, G.] 2008 《嘉绒语研究》（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张曦、黄成龙（主编） 2015 《地域棱镜：藏羌彝走廊研究新视角》 北京：学苑出版社.

大西拓一郎[Onishi, T.] 2017 「言語変化と方言分布―方言分布形成の理論と経年比較に基づく検証―」大西拓一郎（編）『空間と時間の中の方言』pp. 1–20. 東京：朝倉書店.

白井聡子 [Shirai, S.] 2018 「ナ＝チァン諸語の「太陽」に関する一考察」『千葉大学ユーラシア言語文化論集』 20: 31-45. https://opac.ll.chiba-u.jp/da/curator/105922/

柴田武 [Sibata, T.]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東京：筑摩書房.

Evans, J. P. 2001. *Introduction to Qiang Phonology and Lexicon: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Tokyo: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Jacques, G. and A. Michaud. 2011. Approaching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ree highly eroded Sino-Tibetan languages. *Diachronica* 28: 468–498 (With online appendix, DOI: 10.1075/dia.28.4.02jac.additional).

Jiang, L. 2015. *A Grammar of Guiqiong: A Language of Sichuan.* (Languages of the Greater Himalayan Region). Leiden/Boston: Brill.

LaPolla, R. J. with C.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Matisoff, J. A. 2015. *The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Berkele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EDT]

Nagano, Y. and M. Prins. 2013. *rGyalrongic Languages Database.* http://htq.minpaku.ac.jp/databases/rGyalrong/

Roche, G. and H. Suzuki. 2017. Mapping the minority languages of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In: K. Kurabe and M. Endo (eds.)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VI: "Means to count nouns" in Asian Languages*, pp. 28–42. Fuchu: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ttps://publication.aa-ken.jp/

Shirai, S. 2018a. The possibility of borrowing basic pronouns in minority languages of the Western Sichuan Ethnic Corridor.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 Papers* 39: 265–285. http://hdl.handle.net/2261/00074544

Shirai, S. 2018b. A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rain" and "fish" in the Western Sichuan Ethnic Corridor languages. In: H. Suzuki and M. Endo (eds.)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pp. 104–114. Fuchu: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ttps://publication.aa-ken.jp/

Suzuki, H. and Sonam Wangmo. 2018. Lhagang Choyu wordlist with the Thamkhas dialect of Minyag Rabgang Khams (Lhagang, Dartsendo).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2: 133–160. http://hdl.handle.net/10108/91144

Swadesh, M. (author) and J. Sherzer (ed.) (1971)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Chicago/New York: Aldine-Athelt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isyllabic loanwords in Qiangic basic vocabulary

Satoko Shirai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University of Tsukuba

[Abstract] Tibetan loanwords may be identifiable in some of the basic vocabulary of Qiangic languages. Because it is possible to cognate certain Qiangic basic words with Tibetan words,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loanwords from native words. However, if a given Qiangic word is disyllabic and similar to the correspondent Tibetan disyllabic word, then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it is a loanword, since both Tibetan and Qiangic languages tend to be monosyllabic. This study first exemplifies four words that meet this condition from Swadesh's 100-word list, namely "leaf," "yellow," "green," and "know." A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se words indicates tha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ibetan loanwords tends to exhibit two patterns: (i)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routes between Dege (sDe-dge) and Kangding (Dar-mdo) and (ii) they have a dispersed presence, whereby loanwords leap like flying sparks while surrounded by spots of native words. Such tendencie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supporting evidence to distinguish Tibetan loanwords in future studies.

汉语方言有关“脸”的词语比较

——以江浙地区的高精细度地图为线索

铃木史己

南山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以表〈面部〉义的词语为对象，绘制全国范围的广域地图以及江浙地区的狭域高精细度地图，通过地理语言学分析考察〈面部〉义的词汇变化。根据广域地图的分析，“面”和“脸”的基本分布格局是以长江为界限的“南北对立”，根据“脸”越过长江线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面”的分布区域曾经更广，后来被在北方兴起的“脸”所取代。根据狭域地图得知，指称〈面部〉义的词形往往来自于指面部的一部分的词语，如〈脸颊〉、〈脸盘〉等。这些根据现代方言所得出的构拟或词汇变化，与历史文献研究的成果基本一致，两者可以互相印证。

一、前言

表〈面部 face〉义的词语中存在着北“脸”南“面”的地理分布倾向，即北方用“脸”，南方则用“面”，此两类词形的同言线大致位于长江，呈现出典型的南北对立。这一现象也从汉语方言分区的角度受到关注，例如庄初升、温东芳（2018）对罗杰瑞(Jerry Norman)所提出的十几条分区标准还补充了四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脸是否说‘脸’”。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说，上古汉语〈面部〉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面”，而“面”后来则被“脸”所取代。那么，北“脸”南“面”即意味着现代南方方言保留着更古老的词形。利用历史文献的词汇史研究十分关注从“面”到“脸”的替换，还注意到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格局。例如，汪维辉（2005）通过《老乞大》四种版本的比较考察“面”和“脸”的更替，并与现代方言作比较；章黎平、解海江（2015）通过历史文献研究和现代方言调查报告梳理出〈面部〉语义场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间的对应关系。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中收录了一幅〈面部〉义的方言地图（曹志耘 2008：058），但是以往的研究只限于地理分布情况的确认，尚未做过地理分布的解释。因此，本文绘制表〈面部〉义的词形分布地图并尝试地理语言学分析，旨在从现代方言的角度补充从“面”到“脸”的替换过程。

本文首先根据广域地图（地图 1）纵观表〈面部〉义词的分布特征，其次通过江浙地区的高精细度地图（地图 2）更详细地讨论表〈面部〉义词的变化，最后结合历史文献研究考察表〈面部〉义词的演变。本文所使用的方言地图是利用 ArcGIS 系统绘制而成的，方言材料来自于已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 ”内表示词语形式，〈 〉内表示词义或所指。

二、指〈面部〉义的广域地图（地图 1）

2.1 词形分类

〈面部〉义的大部分词形都由“面”或“脸”构成，因此本文首先分出 A“面”系和 B“脸”系，把其它词形归于 C 其它类。A“面”系包括单音节的“面”和由“面”构成的复音词，为了避免图上过度繁杂，如果分布地点不超过 5 个，都分类于 A-6“面＋X 其它”。B“脸”系亦进行同样处理。还有若干方言点使用“脸”和“面”的合成词“脸面”，暂且按照首位成分将它分类于 B“脸”系。“其它”类列表如下（括号内表示地点数目，单点分布无标）：

表 1

凡例	词形
A-6“面＋X 其它”	面顶，面墩，编面，面板，面门，面包(2)，面侧，面拐哩，面当子，面巴子，面上(2)，面皮(2)，面子，面切(2)，面脚卵，面盘（子）(2)，面頷，脚面，面卵(2)，面□（无字或不规则形式）
B-6“脸＋X 其它”	脸膛子(2)，脸钵子，脸旦子，脸包，脸拐，脸块，脸麦子，脸嘴（儿）(3)，脸模儿，脸蛋（儿/子）(2)，脸佬(2)，脸登儿，脸敦，脸道子，脸壳壳

2.2 分布特征

A“面”系（三角形符号）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福建、台湾、江西、湖北东南部、湖南、广东、海南、广西等中国东南地区。B“脸”系（圆形符号）的分布区域以官话区为中心，还零散分布于南方地区。可以说，A“面”和 B“脸”的基本分布格局是以长江为界限的“南北对立”。[1]岩田（2009：13-14）指出，在某两种形式构成同言线的情况下，“就汉语方言来说，一般情况是，北方的形式处于优势，而南方的形式处于劣势。”根据 B“脸”系越过长江线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 B“脸”系是在北方兴起的新词，而 A“面”系的分布区域曾经更为广泛，后来被 B“脸”系取代了。

B-7“脸面”零散分布于山西、陕西、宁夏、安徽、云南等地区。

山西长治：脸[liaŋ^{535}]（陈章太、李行健 1996：2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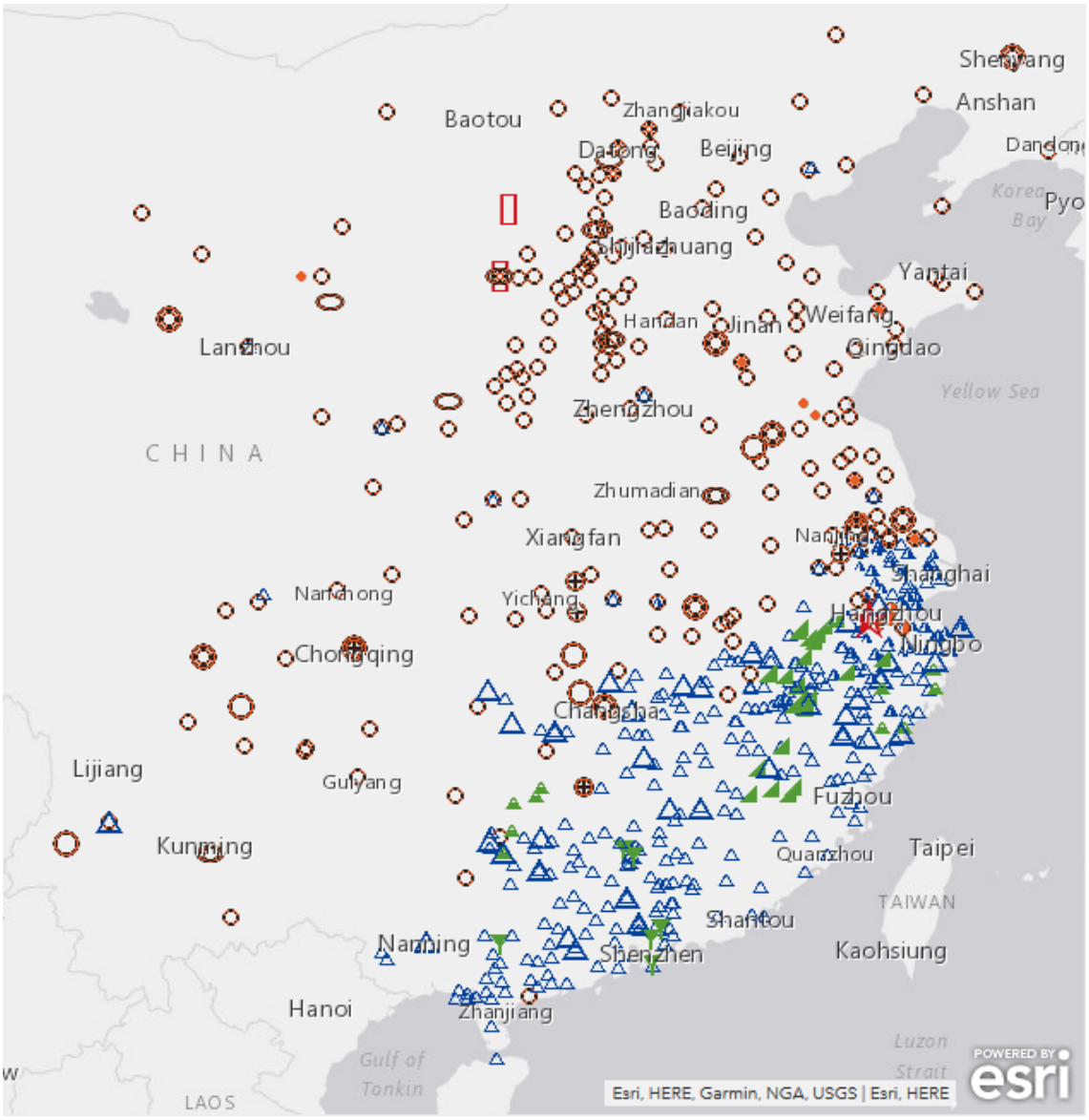
脸面[liaŋ^{535} miaŋ^{44}]

安徽阜阳：脸[liæ̃^{24}]（陈章太、李行健 1996：2509）

脸面[liæ̃^{24} miæ̃^{51}]

[1] “南北对立”的主要边界线有两条：“淮河线”和“长江线”。根据岩田（2009：14）的研究，“‘淮河线’的形成时期较‘长江线’还早，可能起源于六朝的分裂时期，而‘长江线’起源于唐代，必定与当时的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有关。”如下文所述，“脸”一词在唐代以后出现在〈面部〉语义场，与长江线的形成时期一致。

地图 1　〈面部〉：综合地图



A-1 面
A-2 面孔
A-3 面颊ku/面ku
A-4 面嘴/面咀
A-5 面钵
A-6 面+X 其它

B-1 脸
B-2 脸孔
B-3 脸盘子/脸盘儿
B-4 脸巴子/脸巴儿
B-5 眉脸
B-6 脸+X 其它
B-7 脸面

C-1 眉眼
C-2 巴掌

宁夏同心：脸面[lian^{35} mian^{0}]（张安生 2006：152）

云南昆明：脸[liɛ̃^{53}]（陈章太、李行健 1996：2509）

脸面[liɛ̃^{53} miɛ̃^{212}]

这些方言点一般并用 B-1“脸”和 B-7“脸面”，加之，其分布地点都在 B“脸”系的分布区域之内，没有和A“面”系毗连分布。根据这些情况，B-7“脸面”可以视为B“脸”系，“面”这一语素很可能是保留在复音词中的旧成分。

C-1“眉眼”由两个不同的面部器官构成，一般表示〈容貌〉，只见于陕西。

陕西神木：眉眼[mi^{44} iɛ^{21}]（邢向东 2002：381）

陕西绥德：脸[lie^{213}]（黑维强 2016：258）

眉眼[mi^{33} ie^{213}]

眉脸[mi^{33} lie^{213}]

从地图 1 中不难看出，“脸-面”同言线的东端，即长江下游的分布情况较为复杂，笔者将在下一节用高精细度地图进行分析。

三、江浙地区的高精细度地图（地图 2）

3.1 词形分类

地图 2 着眼于江苏、浙江两省的地理分布，利用狭域地图的优势，显示出了所有的词形。分类原则基本与地图 1 同样，首先分出 A“面”系和 B“脸”系，把其它词形归于 C 其它类。为了增多地点数目，把调查报告中〈洗脸 wash one’s face〉条的宾语部分的信息也归纳其中。但是〈洗脸〉的词汇化程度较高，有时和〈面部〉的单独说法有所不同，因此在有必要的时候分开讨论。

3.2 分布特征

江苏北部基本是 B“脸”系的分布区域，而长江以南则使用 A“面”系。长江南岸还有若干方言点并用 A“面”系和 B“脸”系，可以视其为过渡地带。

江苏丹阳后巷镇：面[mɪ] “洗脸”条（钱乃荣 1992a：929）

脸[lɪ] “洗脸”条

江苏金坛：脸[nĩ] “洗脸”条（钱乃荣 1992a：929）

面[mĩ] “洗脸”条

面孔[mĩ kʰoŋ] “洗脸”条

杭州一带也并用两个系，可是其地理分布似乎不与 B“脸”系连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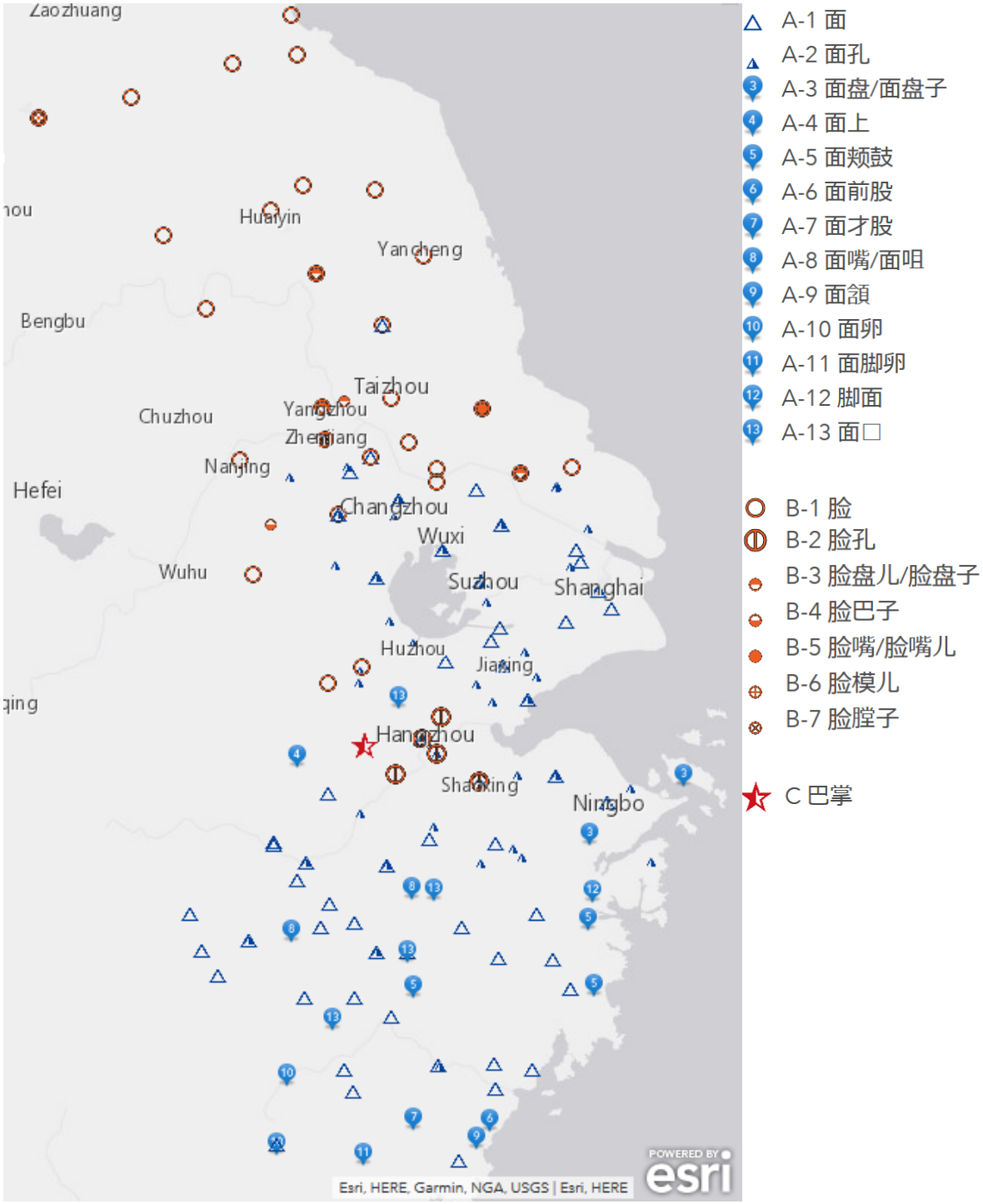
浙江杭州：脸[ʔlie] “洗脸”条（钱乃荣 1992a：929）

脸孔[ʔlie kʰoŋ] “洗脸”条

面[mie] “洗脸”条

面孔[mie^{23} kʰoŋ^{51}]（钱乃荣 1992b：55）

地图 2　〈面部〉：江浙地区的狭域详细地图



鉴于杭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杭州一带的“脸”可能追溯到宋代，现在还保留着“脸”一词。[2]但是这一带 A“面”系的势力非常强大，不仅接受了 A-1“面”和 A-2“面孔”，

[2] 承蒙远藤光晓教授赐教，在此谨谢。

还改变了“脸”一词的词形。B-2“脸孔”可能是受到 A-2“面孔”的影响而形成的。

关于 A“面”系，A-1“面”和 A-2“面孔”占多数，其它词形只有一两个分布点，也很难看出地理分布上的关联。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其一，为什么从 A-3 到 A-13 零散分布；其二，C“巴掌”的来源。

3.2.1 构词法和语义特征

按照构词法和语义特征，从 A-3 到 A-13 至少可以归纳于三类：其一，原义是〈脸盘 the cast of one’s face〉，即脸的形状、轮廓，例如 A-3“面盘/面盘子”属于这一类；其二，原义是〈脸颊 cheek〉，即脸的两旁部分，例如 A-5“面颊鼓”属于这一类；其三，由面部和其它面部器官构成，例如 A-8“面嘴/面咀”、A-9“面颔”属于这一类。B“脸”系也有同样倾向：B-3“脸盘儿/脸盘子”属于第一类；B-4“脸巴子”可能属于第二类；B-5“脸嘴/脸嘴儿”属于第三类。

1. 来自〈脸盘〉

浙江奉化：面盘[mi^{31} bœ^{45}]（傅国通等 1992：102）

江苏南通：脸盘儿[lĩ^{55} pʰʊr^{3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419）

2. 来自〈脸颊〉

浙江三门：面颊鼓[miE^{11} kieʔ^{22} kuʔ^{323}]（傅国通等 1992：102）[3]

江苏溧水：脸巴子[liɪ^{343} pa^{0} tsə^{0}]（溧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654）

3. 面部器官连用

浙江龙游：面嘴[mie^{21} tɕi^{45}]（曹志耘等 2000：323）

江苏如皋：脸嘴儿[lĩ^{213} tɕyr^{213}]（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419）

以部分表示整体是常见的现象，指称面部的一部分的词形往往进而泛指〈（整个）面部〉。如此义域扩大很容易发生，因此，这些词形在地理分布上不一定有关联，有可能是平行发生的。

第二个问题的线索也在于义域扩大。C“巴掌”只见于浙江临安。

浙江临安：巴掌[po^{33} tsaŋ^{33}]（傅国通等 1992：101）

“巴掌”一词原来指称〈手掌〉，但是有的方言点以“巴掌”指称〈脸颊〉。

浙江绍兴：巴掌（肉）[po^{33} tsɒŋ^{55} (ɳio^{5}ʔ)] 脸蛋儿（王福堂 2015：195）

浙江萧山：巴掌（肉）[po^{44} tɕyɒ̃^{44} (ɳyoʔ^{4})] 脸蛋儿（大西 1999：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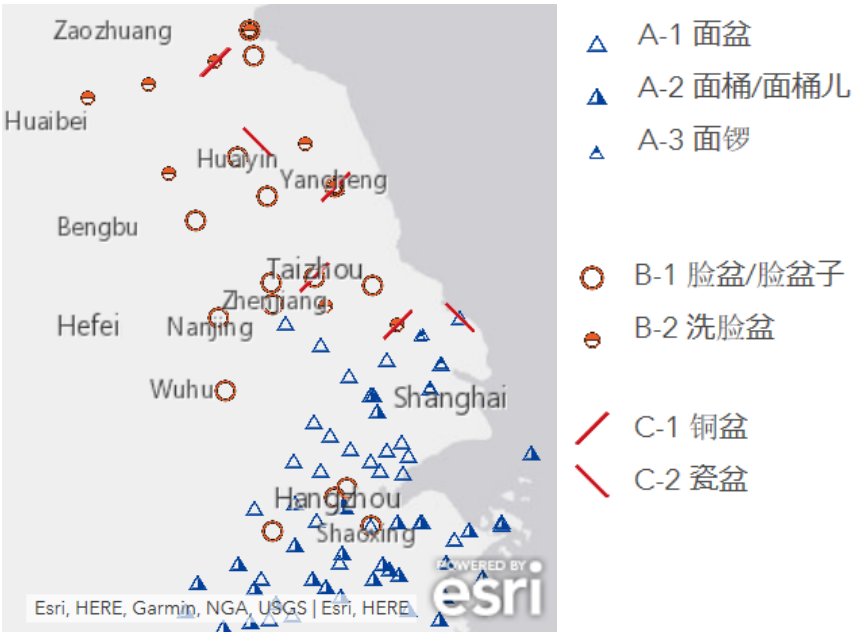
在日常生活中，手掌和脸颊会被连在一起，有一定的关联，例如打耳光的时候用手掌打脸颊；托腮的时候用手掌托起脸颊。因此，可以推测“巴掌”一词由〈手掌〉义联想到〈脸颊〉义，进而扩展到了〈整个面部〉。

[3] “面颊鼓”与类似词形的语音形式有时不合音韵规则，书写形式也不稳定。例如，浙江永康：“面切”[miə^{11} tɕʰiɑ^{545}]（曹志耘等 2016：481）等词形的第二音节或许跟“颊”有关。由于材料有限，姑且存疑。

3.2.2 相关词语

虽然“北方的形式处于优势，而南方的形式处于劣势”，但是就“脸”和“面”而言，在南方“面”的地位相当稳固，而在北方从“面”到“脸”的替换完成得很彻底。例如表〈脸盆 washbasin〉义词一般由“面部成分”和“容器成分”构成，“面部成分”反映着该方言使用“面”还是“脸”。根据长江下游的词形分布地图（地图 3），A“面”系（“面盆”、“面桶/面桶儿”、“面锣”等）和 B“脸”系（“脸盆/脸盆子”、“洗脸盆”等）的边界线仍然落在长江线上，与地图 2 的分布倾向相比，一致性非常强，几乎看不出两者的不平衡性。

地图 3 〈脸盆〉：江浙地区的详细地图



四、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的结合

下面笔者将参照以往的研究纵观历史文献上的替换过程。

“面”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存在，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一直是〈面部〉语义场的主导词。《说文解字 • 面部》收录“面”字：“面，颜前也。从百，象人面形。”段玉裁注：“颜者，两眉之中间也。颜前者，谓自此而前则为目、为鼻、为目下、为颊之间，乃正乡人者。故与背为反对之称。”

“脸”字产生得比较晚，王力（1958/1980：645）指出：“‘说文’没有‘脸’字，《集韵》琰韵：‘脸，颊也。’《韵会》：‘脸，目下颊上也。’实际上，‘脸’是面上抹胭脂的地方，所以古人称‘脸’限于妇女。大约在第六世纪以后，才有‘脸’字出现。”例如，南朝梁刘孝绰诗：“迴羞出曼脸，送态表嚬蛾。”南朝梁简文帝《妾薄命》诗：“玉貌歇红脸，长嚬串翠眉。”其实，赵文源（2009：117-119）指出，“脸”自中古产生以来，可用于男

人，并不仅限用于妇女。

至于“面-脸”的替换，汪维辉教授指出，“脸”指整个面部不会晚于宋金时期，“至迟到 12 世纪时‘脸’的词义已经跟‘面’相同了，具备了取代‘面’的条件。”“脸”在明代口语里已经常见，到清中叶就取代“面”了（汪维辉 2005：549）。

关于从“面”到“脸”的替换顺序，也可以根据现代方言的分布格局构拟而出。虽然目前看到的单音词“脸”看不出〈脸颊〉义的痕迹，但是通过“面”系词语的分析还能观察到从〈脸颊〉到〈整个面部〉的义域扩大。总体来说，本文得证的词汇变化过程与历史文献研究的成果基本一致。

五、结语

本文通过地理语言学分析考察了表〈面部〉义词的词汇变化。根据广域地图的分析，构拟出了〈面部〉语义场的主导词替换顺序：“面”＞“脸”。“脸”在北方更替得很彻底，而南方地区仍然保留着“面”系。所以更确切地说，从“面”到“脸”的替换实际上是体现在北方方言中的一种变化。根据狭域地图得知，指称〈（整个）面部〉义的词形往往来自于指称面部的一部分的词语，如〈脸颊〉、〈脸盘〉等。这些根据现代方言所得出的构拟或词汇变化，与历史文献研究的成果基本一致，两者可以互相印证。

附记：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方言》编辑部合办的“汉语方言比较和地理研究论坛”（2018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上进行过口头报告，得到远藤光晓、邢向东、庄初升、陶寰、顾黔等多位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概由笔者本人负责。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 JSPS 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JP17H07224、JP18H00670、JP19K13187 以及 2017 年度南山大学パッヘ研究奖励金I-A-2（Nanzan University Pache Research Subsidy I-A-2 for the 2017 academic year）的资助。

参考文献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吴语处衢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曹志耘编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秋谷裕幸主编 2016《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
陈章太、李行健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大西博子 1999《萧山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傅国通、方松熹、傅佐之 1992《浙江方言词》浙江语言学会
黑维强 2016《绥德方言调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溧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钱乃荣 1992a《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钱乃荣 1992b《杭州方言志》好文出版
王福堂 2015《绍兴方言研究》语文出版社
汪维辉 2005《〈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中国语文》2005（6）：545-556
王力 1958/1980《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
解海江、张志毅 1993《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古汉语研究》1993（4）：93-85
邢向东 2002《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张安生 2006《同心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章黎平、解海江 2015《汉语核心人体词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文源 2009《关于中古汉语里的“脸”》,《语言研究》2009（4）：117-119
庄初升、温东芳 2018《对罗杰瑞教授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的几点补充》,《语言研究集刊》21：123-139

Comparative Study on Words Denoting “Face” in Sinitic: 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Map of Jiangzhe District

Suzuki, Fumiki
Nanzan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linguist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xical change of words denoting “face” in Sinitic based on two types of maps: the wide-area map, and the high-resolution and narrow-area map. According to the wide-area map, mian (面) in the south and lian (脸) in the north exhibit a north-south opposition. Its boundary roughly corresponds to the Yangtze-line; however, lian-type is also distributed beyond the Yangtze-line to the south. Thi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uggests that lian-type is a newer word form, which emerged in the northern area and replaced mian-type. According to the high-resolution and narrow-area map of Jiangzhe district, word forms denoting “face” tend to be derived from words denoting a part or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face, such as cheek or cast of the face. These lexical changes led by the analysis of modern dialects basically match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us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中国各个语族中定语词序类型的地理分布

远藤 光晓
青山学院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研究中国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定语词序地理分布。在北部的阿尔泰类型语族（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包括朝鲜语在内）里，定语统一放在前面。西南部语族有三种类型：侗台语的定语放在后面（数词是汉语借词，从前面修饰量词）；在藏缅语里，由名词、代词和动词构成的定语放在前面，由数量词或形容词充当的定语放在后面，但带助词的多音节定语就放在前面；在苗瑶语里，由名词和数量词充当的定语放在前面，由形容词充当的定语放在后面。

一、前言

1.1 主题

东京外大亚非所 2014-2017“亚洲地理语言学”工程描绘的包含 8 项语言特征的语言地图分别涵盖整个亚洲大约 2000 至 4000 个地点。地点密度这么高的地图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全部特征的绘制。要研究更多词汇或其他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一方面可以缩小范围，在一个语族或更小的区域内描绘一系列地图。Suzuki (2018)、Iwasa (2018)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他们分别描绘并研究了斯瓦迪士 100 个核心词在云南省藏语和彝语中的文字地理分布。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在各个语族之内筛选地点，虽然精确度降低，但能比较简便地描绘地图，以增加包括更多语言特征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数量。

本文以中国各个语族为取材范围，因为在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共六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提供了中国境内各个语族大约 90 个地点的音韵、语法、词汇等信息，形式统一，容易着手。这套丛书的描写简明扼要，覆盖相当整齐的每个语言的全貌，可以当作初步了解每个语言的第一步参照的基本工具书。本文以定语词序为例提供该材料在地理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应用实例。

1.2 基本地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各个语族的地理分布如地图 1 所示。描绘时使用 ESRI 社的 ArcGIS on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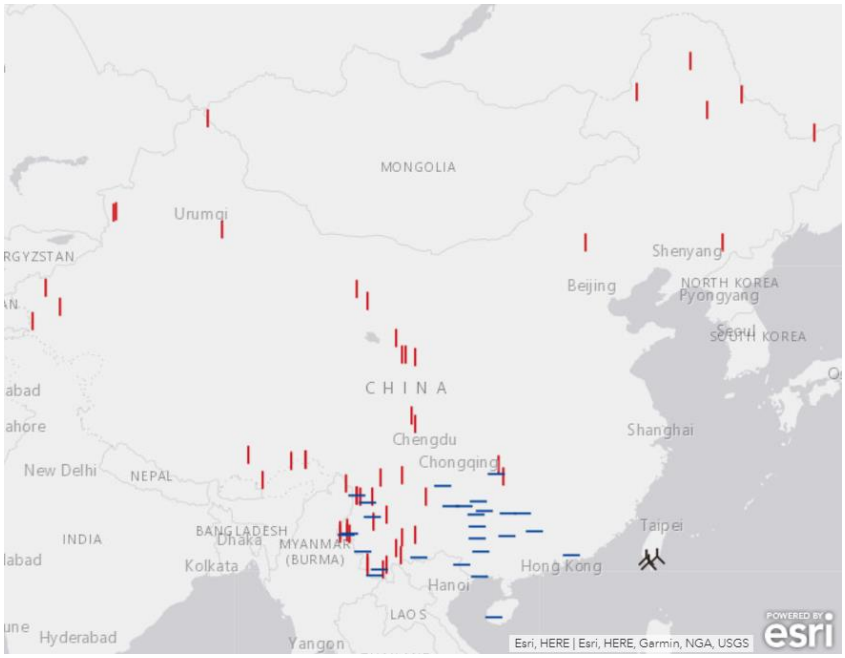


地图 1　各个语族的地理分布

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基本词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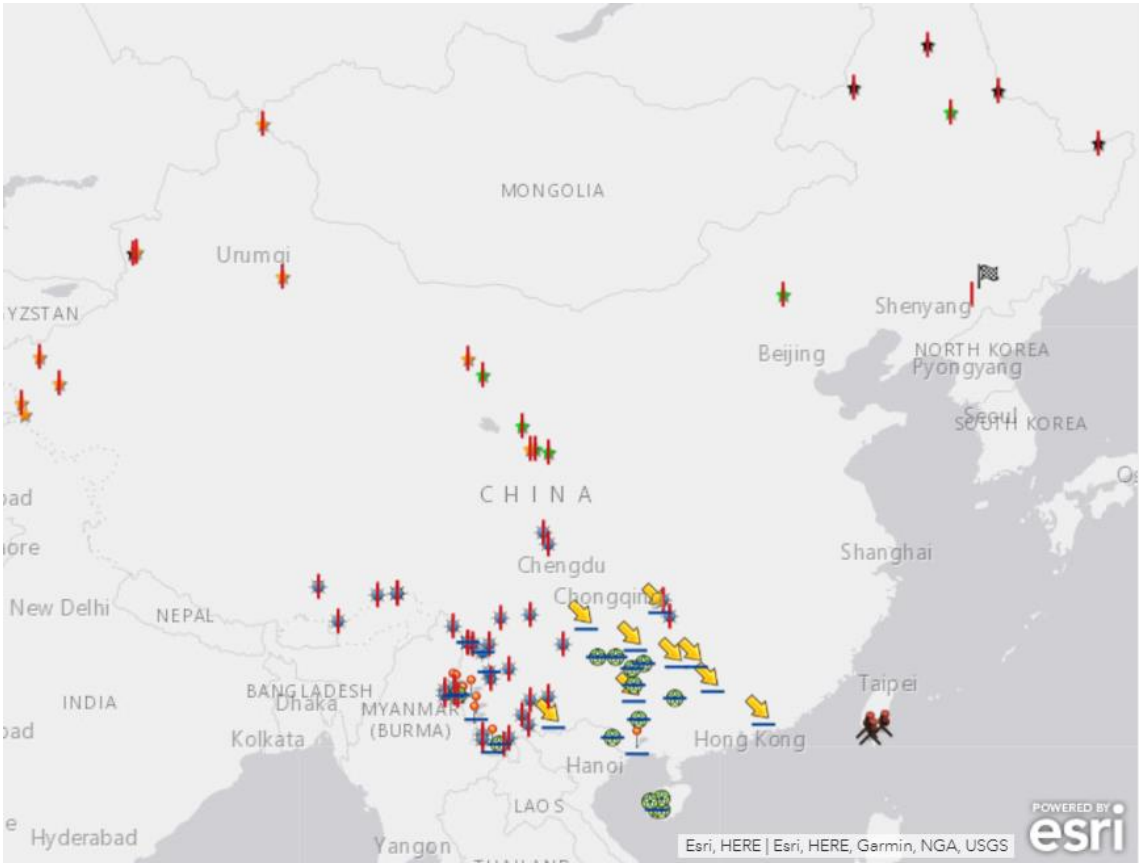
2.1 基本词序

在讨论定语词序以前，先看看基本词序。



地图 2　基本词序

在地图 2 中，类型 A（红竖杠）是“主宾谓（SOV）”，分布在阿尔泰类型语言（包括朝鲜语）和藏缅语。类型 B（蓝横杠）是“主谓宾（SVO）”，分布在侗台语、苗瑶语和南亚语。类型 C（黑三叉型）是“谓主宾（VSO）”，分布在南岛语。地图 3 是将地图 1 和地图 2 叠加得到的，能看出基本词序和各个语族之间的共现关系。



地图 3　基本词序和语族之间的共现关系

三、定语的位置

3.1 中国各个语族中的定语位置类型

粗略地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出现的定语位置类型可以分为四种：

	定语位置：
A	在前
B	在后
C	名词、代词、动词在前；数量词在后；形容词在后；带助词的多音节在前
D	名词、数量词在前；形容词在后
C,A	两种都出现



地图 4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定语位置类型



地图 5 西南地区定语位置类型扩大图



地图 6 定语位置和基本词序的共现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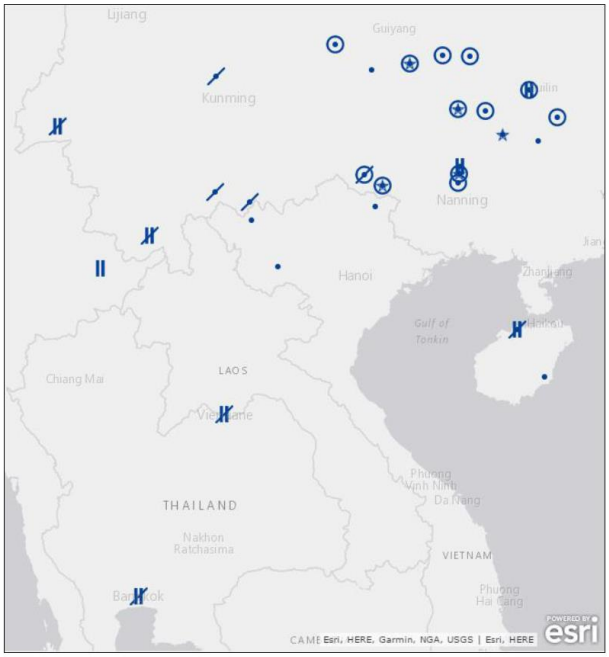


地图 7　西南地区定语位置和基本词序的共现关系扩大图

地图 4 显示了整个中国定语位置类型的地理分布情况，地图 5 是西南地区的扩大图。和基本词序不同，北部地区都是定语在前的类型（地图中的深蓝色圆圈），南部则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侗台语和南亚语的定语词序（绿色方块）与基本词序的一般倾向相合，作为主谓宾语言，定语放在后面是世界语言中最常见的类型。藏缅语的类型（浅蓝色的三角）作为主宾谓语言，名词、代词、动词和带助词的多音节定语都在前面是默认次序，数量词和形容词放在后面则是较少见的类型。后者则和侗台语具有共同特征。在苗瑶语里，形容词在后才和主谓宾语言的性质相协调，至于名词、数量词放在前面则类似于汉语。地图 6、7 表示这种基本词序和定语词序类型的共现关系。

3.2 侗台语中的数量词的位置

Endo（2017）讨论了整个侗台语里的数量词和名词的词序问题。



A. (‖) N + Num + Cl type　　ma^{4} sa:m^{1} to^{1},
horse+three+Cl, "three horses"
B. (・) Num + Cl + N type　　si^{5} to^{1} ma^{4},
four+Cl+horse, "four horses"
A1. (/) N + Cl + "one" type　　mu^{1} to^{1} nuŋ^{6},
pig+Cl+one, "a pig"
C. (◯) Cl + N + "one" type　　tu^{42} kai^{35} ʔde:u^{24},
Cl+chicken+one, "a chicken"
D. (☆) Cl + N (+ Dem) type　　pou^{31} vun^{42} ni^{42},
Cl+man+this, "this man/woman"

地图 8　侗台语的数量词和名词的词序

在西南台语里，数量词放在名词后面的词序（A 型，‖型的符号）占优势，靠近中国境内（但越南也包括在内）的侗台语里，和现代汉语的词序相同，也就是数量词放在名词前面的词序（B 型，・型的符号）占优势。其实在汉语里，追溯时代，原来的词序是 A 型，更早时期还没有类别词。在好些侗台语里，表示“一”的词序和“二”以上的数词不同，一般把“一”放在类别词的后面。这是因为在侗台语里“二”以上的数词大部分是汉语借词，但表示“一”的侗台语固有词实际上是表示“单独”意义的形容词，于是服从形容词的一般词序（如 A1 型，地图中用/表示）。C 型（○）则把类别词放在名词前，数词放在名词后。不带数词的类别词加名词的组合也常出现，表示名词的个体性，已接近于冠词。D 型（★）是带有指示词时的词序。由上可见，定语内部成分的词序还有很多细微的不同，很值得去仔细研究。

四、结语

藏缅语和苗瑶语中所显现出来的 C 型和 D 型词序以词类为条件有位置前后的不同。其实在汉语里，多个定语同时出现的时候以数量词为中心，前面放限定性成分，后面放描写性成分，如“我的那只可爱的猫”。形容词的功能基本上属于描写性，但有时放在量词前面当作限定性成分，如“可爱的那只猫”（和其他一般的猫对比）。由此可见定语词序的复杂性。本文只是粗浅的尝试而已，目的是显示出地理类型学研究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侗台语中越靠近汉语的地区，其数量结构就越接近现代汉语，否则相反；其他语族间的词序类型的交叉情况也可能反映历时接触所导致的结果。但还需要深入研究，留待将来解决。

附记：本文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共同研究项目《亚洲地理语言学》(2015-2017)和JSPS科研费JP18H00670、JP18H05510、JP18H05505的部分成果之一。本文定稿时承南开大学王萍副教授过目，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Endo, M. 2017. Means to count nouns in Tai-Kadai.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VI —“Means to count nouns” in Asian Languages—*, 15-16.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6_count_2017.pdf

Iwasa, K. 2018. *Remarks on Maps of the Yi Script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5_yi_2018.pdf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ord-order Types Concerning Nominal Modifiers among Language Families in China

Mitsuaki Endo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ord-order types concerning nominal modifiers among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eries of Synopsis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In Altaic-type language families in the North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including Korean), all kinds of nominal modifiers are placed in the front. There are three types among the language families in the Southwest. First, in Tai-Kadai, the nominal modifiers are located in the back (since numerals are Chinese loanwords, they modify classifiers from the front). Second, in Tibeto-Burman, nominal modifiers consisting of nouns, pronouns, and verbs are located in the front, whereas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are located in the back; adjectives are also located in the back, but polysyllabic nominal modifiers with particles are located in the front. Finally, in Hmong-Mien, nouns,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are located in the front, whereas adjectives are located in the back.

汉语及周边语言中“南瓜”和“马”两个借词的地理分布

远藤 光晓
青山学院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了“南瓜”和“马”这两个借词在汉语和周边语言中的传播情况。“南瓜”在 16 世纪被欧洲人带到中国南方，然后逐步传播到北方，汉语方言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形式。周围的民族语言相应地借入邻近的汉语方言形式。“马”的渊源更长久，最初应该是从欧亚大陆西方的某些印欧语支经过草原传到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等（包括朝鲜语在内），像 morin 那样带有 r 尾的词。商代以前借到汉藏语，r 变成介音，成为 mra 等形式；丢失 r 介音后，再传到侗台语等。日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uma 没有 r 的痕迹，因此不是从朝鲜语借来的，而是直接从丢失 r 成分后的汉语借过来的。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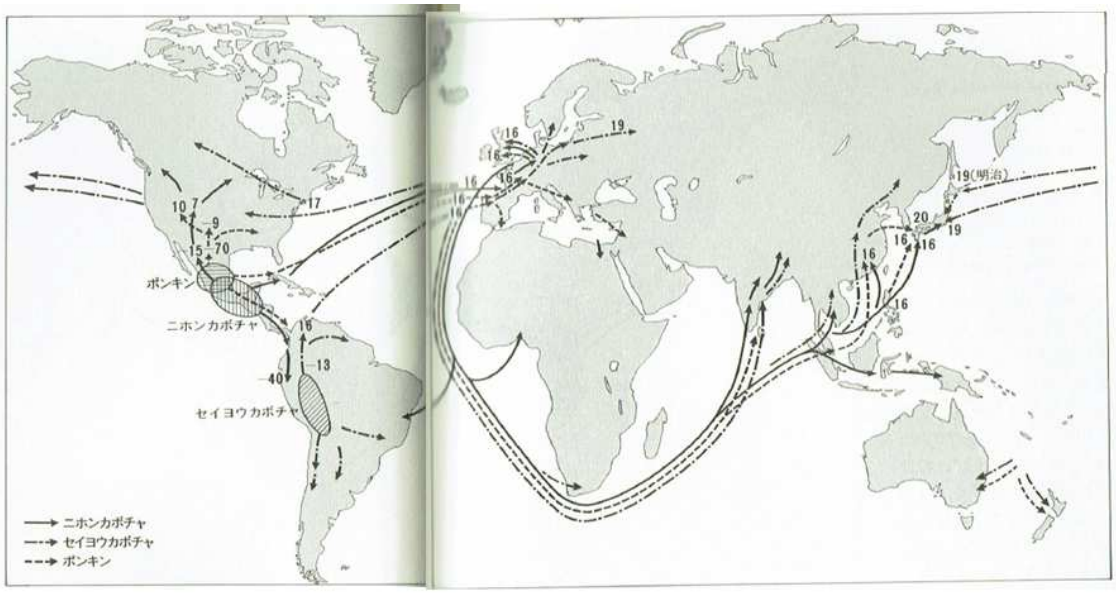
本文集中讨论“南瓜”和“马”这两个借词在汉语和周边语言中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共六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中的大约 90 个地点 1000 个词条；汉语方言方面是《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 年）下卷所含的 54 个地点 800 个字音和 702 个词汇。这两种材料可以当作初步了解中国语言概貌时的捷径。本来打算通过本文提供中国各个语族地图化的词汇方面样品，但中途认识到如果没有各个语族的比较语言学基础就很难进行地理语言学考证，于是决定只讨论借词；至于各个语言中的固有词则需要留待今后深入细致的考察。

二、表示“南瓜”的一系列语词形成和传播的过程

2.1 南瓜传入亚洲的时代和线路

据星川（2003：78-79），南瓜的原产地是中美洲，16 世纪时被欧洲人先带到欧洲，然后传到东亚地区。地图 1 也引自该书，由此可知，南瓜先传到东南亚，然后逐渐北上。南瓜主要有三个种类，图中实线为 Cucurbita moschata，含点虚线为 Cucurbita maxima，单纯虚线为 Cucurbita pepo。数字是年代，例如 16 是 16 世纪，－70 是公元前 70 世纪等等。

李时珍（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的《本草纲目》（1578 成书，1596 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1700 页）写道：“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中略）按：王祯《农书》（1313 年成书）云：浙中一种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疑此即南瓜也。”



地图 1 南瓜的原产地和传播线路（转引自星川 2003：78-79）

2.2 “南瓜”在汉语方言里的语词形式

“南瓜”的汉语方言语词形式的地理分布如地图 2 所示：



地图 2 “南瓜”语词形式在汉语方言里的地理分布

在最南边的广西、广东到福建一带分布着“金瓜”。词源有可能正如《本草纲目》所说的那样，着眼于肉的颜色（如果说成“黄瓜”就和别的瓜有所冲突，应该回避）。还有一种可能是来自“金边”的“金”。泽木（1979：58-62）提到南瓜从柬埔寨传到日本，由此将“南瓜”称作“kabocha”（Cambodia）。东南沿海的汉语方言里也可能有类似情况。

在华中地区称作“南瓜”，如果考虑到从东南沿海地区北上这种传播路径也能理解。分布在广东内陆或上海一带的“番瓜、蕃瓜”一类词的由来也是一样，正如《本草纲目》所说的“种出南番”的意思。“饭瓜”和“粉瓜”可能是通过“类音牵引”的机制创造出来的形式。也就是说，“番”字不好听，或词源不清楚，于是以民间词源改为相似语音的具有能够当主食吃的意义的词。“芋瓜”则没有语音上的联系，但思路与此相仿，《本草纲目》也说“味如山药”。

在北京，“南瓜”、“北瓜”和“倭瓜”这三种形式并存。似乎所指的种类不同，“北瓜”比“南瓜”大，“倭瓜”则可以兼指“南瓜”和“北瓜”两个种类。“倭瓜”的词源不明，都分布在最靠北边的边缘地区。在那些地区有可能是从东方传过去的，但如果称作“东瓜”就和“冬瓜”成为“同音冲突”，于是称作“倭瓜”也说不定。

2.3 “南瓜”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汉语借词的语词形式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南瓜”也有用固有词来翻译的语词形式，但考证方面需要由精通各个语族的专家来完成。这里只做汉语借词方面的研究。



地图 3　“南瓜”的汉语借词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里的地理分布

地图 3 所出现的符号中，“l 南瓜”是“南”的声母变为 l 的形式。还有单独一个“瓜”字来指“南瓜”的语言。各种语词形式的地理分布格局和汉语方言平行。这个情况参见地图 4（即将一律改变为黑色的地图 2 和地图 3 重叠得到的地图），就一目了然：



地图 4　“南瓜”在汉语方言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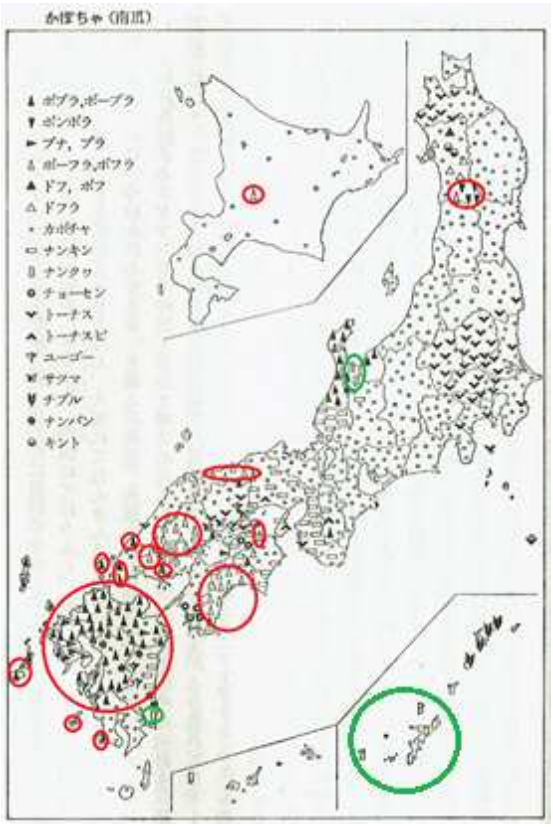
在少数民族语言中，“金瓜”这个形式除了广西以外，在云南西北部也存在。“番瓜”还是靠近汉语方言中“番瓜”的分布地区，“倭瓜”也如此。奇怪的是“l 南瓜”在东北和西北的角上，这一带的汉语方言似乎没有 n 声母变为 l 声母的；在成都附近也是如此，在四川话里虽然 n、l 不分，但不是 n 变成 l，而是 l 变成 n。

少数民族语言中汉语借词的例子显示出，“南瓜”不是统一借自标准语的形式，而是分别借自当地汉语方言里的语词形式。这种传播方式也可能和借入的时代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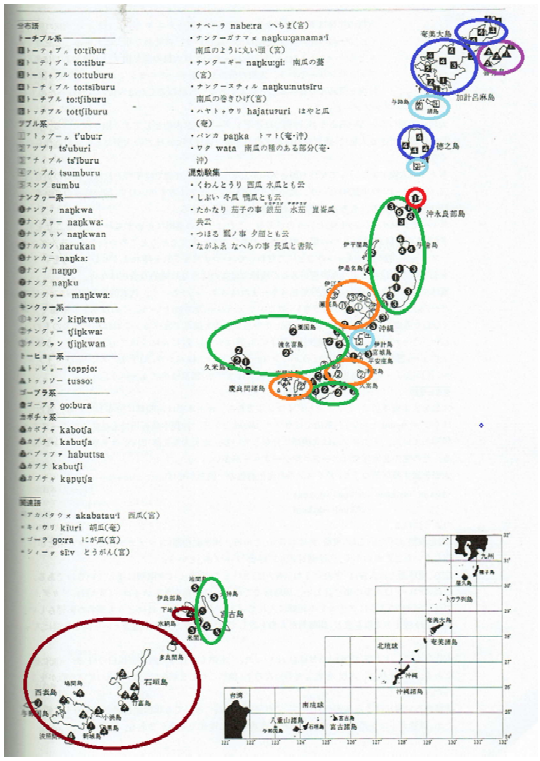
2.4 “南瓜”在日语方言中的汉语借词

地图 5 转引自泽木（1979），加上红圈的是“bo:bura”类，来自葡萄牙语；加上绿圈的是“nankua”类，也就是汉语借词。泽木已经对其他方言形式进行过详细的讨论，这里只就汉语借词方面进行考察。

分布在日本中部富山县的语词形式可能是从《本草纲目》借过来的。富山县传统上以制药出名，日本江户时代（从 1603 年至 1868 年）的医药学家们一直重视《本草纲目》，有众多日本刻本。举一个平行的例子，在现代日语的书面写法上，把“玉米”写成“玉蜀



地图 5 日语方言中的“南瓜”语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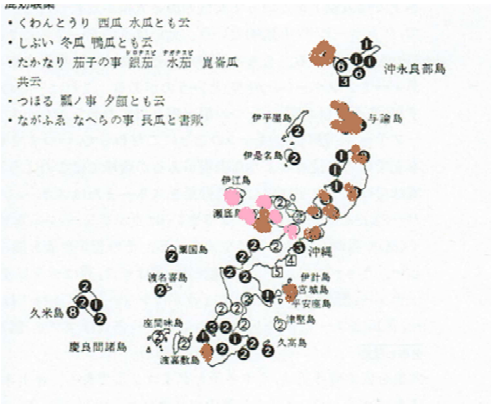


地图 6 琉球方言中的“南瓜“语词形式

黍”也应该来自《本草纲目》。这完全是书面上的标记，口语上从来不说。这种来自文献的借词其实是日本历代接受汉语借词的主要方式。引人注目的是九州西南部有一个地点也叫“nankua”。其实这一带现在叫宫崎县日南市飫肥（Obi），过去萨摩藩时有唐人街。因此，这里的“nankua”应该是清代的中国人口头相传的形式。当时南京官话或杭州官话的势力很大，日本江户时代的唐通事资料里也有所反映。

还有一块地有“nankua”的形式，也就是南西诸岛（即琉球或冲绳）。由于地图 5 的尺寸太小，就引中本（1981：186-187）的地图。在地图 6 中，绿色圆圈的地区表示“nankua”类，主要分布冲绳本岛和宫古岛。冲绳本岛还有一种形式，用橘黄色圈出来，是“kinkua：”也就是“金瓜”类。由地理分布可见，“南瓜”类在外面，“金瓜”类在里面，构成典型的周边分布。由此看来，“南瓜”类的导入早于“金瓜”类。据历史记载，冲绳岛的中心都城那霸久米村 14 世纪末从当时明朝的福建省莆田迁徙了名叫“闽人三十六姓”的移民，从那以后他们担任了进贡史或通事等角色。琉球官话课本里也可窥见闽语成分，“金瓜”这种形式也应该是从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带来的。现在的琉球方言里“kinkua”多以“tɕinkua”的形式出现。在闽粤语里牙喉音一般没有产生腭化，因此本来借入冲绳时还没产生腭化，近期遵循琉球话本身的音变轨迹产生腭化。

汉语借词在琉球经受的音变还有另外一种，地图 7 表示“南瓜”和“金瓜”在冲绳本岛北部带有-n 尾的情况。棕色的点表示“nankuan”类，也就是“南瓜”类带有 n 尾。粉红色的点表示“kinkuan”类，中本（1981）推测它抑或是来自“金柑”。但是由地图 7 可知，“kinkuan” 类和 “nankuan” 是连续分布的，附加 n 的原因



可能是受到了“nankuan”类的影响。再说，“金柑”是柑橘类水果，意思不一样，汉语里也没有叫“nankuan”的语词。后附 n 尾的原因要从别的方面查找。《冲绳语辞典》（国立国语研究所，1976 年）中写道：“kwaNtuʔu'i ⓪ すいか。広東瓜の意か。”这是西瓜的意思，有一种可能是跟这个词类推的结果。要向琉球语专家请教。

地图 7 冲绳本岛带 n 尾的“南瓜”语词形式

三、表示“马”的以 m 开头的一系列语词形式在中国境内的地理分布和来历

3.1 中国境内语言中“马”的地理分布

“马”是很有名的跨语族借词的例子，已经有很多先驱者精湛的论述。中国境内语言中的语词形式也有不对应于汉语“马”的固有词，而且在突厥语、蒙古语、藏语等游牧民族的语言中，畜牧业方面的词汇分得特别细致，举不胜举。地图 8 中灰色的地点就是那种本文无法涉及到的固有词分布地区。突厥语中用“at”，也是显眼的例子。



地图 8 以 m 开头的一系列“马”的语词形式在中国境内的地理分布



地图 9　地图 8 的南方扩大图，图例相同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词汇部分和音韵部分都没列出“马”，也许是因为在汉语方言里没有词汇差异。于是姑且当作汉语只有语音差异来处理。

3.2 各家对欧亚大陆一系列语族中“马”的论述概览

Polivanov (1927, 1974: 155)说：“蒙古语 *morin*（→Kalmyk *mørn̥*）和朝鲜语 *mal-*（*mar-*）联系，从谚文可知古老形式为**mʌl/r*，可能来自**mør*。也参照朝鲜语 *muraŋ*（阉割）。”他在注释里说，他早先的论文已经指出这个联系还和汉语及汉藏语有关系，通过汉语的原始形式**mra*，联系到日语**mma*[1]→东京 *m̥⌜ma*[2]，东北部 *ma*。P. Schmidt (П. Шмидтъ, *Опытъ Мандари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ъ, 1902, стр.8[3]) 列举了 Sokpa 语 *mari*，缅甸语 *mrang*，Gurung 语 *boroh*，Abormirian 语 *buri*，说：“据 O. Schmeil, *Lehrbuch der Zoologie*, 1889，在亚洲，戈壁沙漠被看作是马的原乡，在那里马最初驯化；因此中国人从突厥、蒙古、通古斯族群借了马和它的名称。如果这是真的，南方人从中国人那里得知马和它的名称，它当时不可能是单音节。”

Ramstedt (1949: 138)说：“*mɑ̨l*[4]，北朝鲜 *mɑ̨r*，*mor* 马；＝突厥语（uryankhai，据 N. Katanow）*mor* 马［马在突厥语一般是 *at*，原意是“阉割了的马、骑用的马”，蒙古语 *atan* “阉割了的马”］；＝蒙古语 *morin*，满语、Goldi 语 *morin*，鄂伦春语 *mujin*，鄂温克语 *murin*

[1] 《时代别国语大辞典上代编》三省堂，1983 年，129 页说，uma 马、umago 孙、umasi 旨、ubara 茨、ume 梅、ubafu 夺、ube 宜等都在平安时代初期（大约到《新撰字镜》）以前，第一个音节标记为 u，以后多标记为 mu。《和名抄》里也记录为“马，无ム mu 万マ ma，南方火畜也”。

[2] 第一个应该指构成音节的 m̥。

[3] 据原书，藏缅语的例子在第 6 页。

[4] 元音是 area。

马；蒙古语 *morda-*，鄂温克语 *murda-* 骑（马）；蒙古语 *morisqa*，鄂温克语 *muriksa* 马皮；鄂温克语 *murlān* 骑手，*murlā-sęl* 骑兵队；参考缅甸 *mar* 马，等等。从基本形式 *mor* 来的小称**morqai*、**morqa* 也曾经被使用过，它可能根据哥德语 *marka* 马，成为德语 *Mähre*，英语 *mare* 意即古老的母马说法。”

Cincius (1965) 讨论了**murin* “马”在通古斯语族各个语言中的替换形式，由于其中不出现*-in*，因此她说这是后来追加的成分。另外，她说满语的 *morin* 是受到蒙古语形式的影响。

Sagart (1999:195-6)说，二里头遗迹（公元前 22-18 世纪，相当于夏代）没发现马，到了商代马用来拉车，但不是自己驯养的，而是从北方进口的。有可能马跟青铜器一同从印欧语族引进来。ma_3 马 *ᵃmraʔ > mæX 在汉语内部没有明显的同源词也充分显示出它是借词。蒲立本（1996）说，印欧语的主流形式是*ekʷo-，*marko-只出现在凯尔特语支和日耳曼语支。Benedict（1972：43）认为藏缅语的*m-rang“马”来自“高”义，汉族从可能操藏缅语的“羌人”那里借了马［mrã］，由于汉语没有鼻化元音，因此成为*ᵃmraʔ。

Schuessler (2007: 373)引用 Shaughnessy1988，*HJAS* 48 的论文说，商代大约公元前 1200 年时马和战车从西方被带到中国。因此这个词可能是中亚语言的借词，如蒙古语 *morin* “马”。中期朝鲜语 mol 也来自同样的中亚词，日语 uma 也如此，如果不是 Miyake（1977：195）说的那样它是汉语借词。台语 maa^{C2} 和类似东南亚形式是汉语借词。

各家的考证简洁而周到，几乎无以增补。只是日语 uma 的来源应以波利瓦诺夫的说法为是。蒙古语、通古斯语和朝鲜语的系统都具有 r 尾，日语没有 r 的痕迹，因此没有经过这些语言，而是从汉语借入的。

四、结语

本文讨论的两种借词的传播过程迥然不同，一个是从南方传到北方，衍生出了各种方言形式，再散播到周边语言中；另一个是从西北方传来的，北方语言保持 r 尾，汉语中 r 作为二等介音保存下来，但到了中古时期 r 丢失，再被借到侗台语或日语等语言中。实际上，马的驯养是印欧语族扩散的重要契机，是个古代人类扩散史中的焦点，经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传到东方，再传到南方。

与此同时，各个语族中用固有词接受新事物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正如泽木（1979）那样，日语方言地理学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还可以波及到其他语族。

附记：本文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共同研究项目《亚洲地理语言学》(2015-2017)和JSPS科研费JP18H00670、JP18H05510、JP18H05505的部分成果之一。本文定稿时承南开大学王萍副教授过目，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星川清亲 2003《改订增补 栽培植物の起源と传播》二宫书店
泽木干荣 1979 物とことば（事物和语词），德川宗贤主编《日本の方言地图》中央公论社
中本正智 1981《图说琉球语辞典》力富书房金鸡社
Cincius, V. I. 1965. Manchu-Tunguz data on the word “hors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0(3/4), 151-156.
Polivanov, E. D. 1927. Toward the question of the kinship relations of Korean and the “Altaic” languages. *E. D. Polivanov Selected Works*, 149-158. Mouton.
Ramstedt, G. J. 1949. *Studies in Korean Etymology*.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Sagart, L.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Schuessler, A. 2007.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wo Loan Words, “Pumpkin” and “Horse,” in Chinese and the Surrounding Languages

Mitsuaki Endo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spersion processes of two loan words, “pumpkin” and “horse,” in Chinese and the surrounding languages. Europeans first brought the word “Pumpkin”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from there it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north, where several different word forms emerged among Chinese dialects. Surrounding languages borrowed dialectal forms, respectively. The origin of “horse” is more complex. It was transmitted from Indo-European language branches in Western Eurasia and passed through various steps to the language families of Mongolic, Tungusic, and so on, and eventually spread to Koreanic, resulting in word forms like *morin* with an *r* ending. It was borrowed into Sino-Tibetan before the Shang dynasty, and *r* changed into a medial sound, thus converting to word forms like *mra*. After the medial *r* dropped, it was further transmitted to Tai-Kadai and other language families. Some word forms in Japanese, such as *uma* (earlier Chinese loan word), *me* (Go-on reading), and *ba* (Kan-on reading), show no trace of this *r*; therefore, they cannot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Koreanic and were, instead, brought directly from Chinese.

小仓进平《朝鲜语方言研究》的语言地图化项目

福　井　玲
东京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是为了报告笔者在过去约五年间，利用小仓进平的《朝鲜语方言研究》所记载的方言资料，进行的语言地图化项目的概要以及其成果。类型化各种词汇项目所展现的地理分布的布局，处理朝鲜语音韵史上主要的语音演变所体现的地理分布形式与如今标准语的形成过程相关的问题。

一、前言

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标是，将可称为小仓进平（1882-1944）集朝鲜语方言研究之大成的《朝鲜语方言研究》（1994）上登载的方言资料作为基础，语言地图化其中包含的主要项目，同时，对照与其项目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立体性地再构朝鲜语的词汇史。[1]

小仓进平从东京大学语言学科毕业之后，渡海到朝鲜，研究朝鲜语的历史的同时，自1910年代到1930年代，将整个朝鲜半岛作为对象实施了方言调查。他所收集的朝鲜语方言调查资料从以下两点上讲是非常珍贵的。先是现今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半岛全体作为对象的这一点，其次它是最早的方言资料的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因此，需检讨资料的内容与性质。包含这种部分的同时，最大程度地运用没有被后发研究者充分运用的这个资料，从而向朝鲜语的词汇史做出贡献是本研究项目的目的所在。

1.2 语言地图制作程序 Seal8.0

为制作语言地图所需的软件现有很多种。在本次研究，笔者将福嶋秩子・福嶋祐介夫妻开发的 Seal 为基础，自己加以修改并开发了改订版（Version 8.0）。

原来的 Seal 虽然具备将几张地图结合并表示的功能，以及各种统计功能等多项功能，却可处理的字符集，以及将制作的地图做成文件等方面存在限制。还有如果操作不当，其

[1] 本研究是自2015年，领取科研费辅助金（2015~2017年度科学研究费辅助金基础研究（C）（一般）；课题序号 JP15K02504；研究代表人—福井玲；研究课题名：小仓进平所做朝鲜语方言资料的语言地图化与语言地图制作程序的开发）后进行，且本文为其成果的一部分。

利用小仓进平的《朝鲜语方言研究》所记载的资料制作的地图，本次并不是第一次，而是已经由中井精一（1997）制作过。但是，其地点的位置与音标稍微存在问题，再是，没有对地图进行解释。从此，笔者决定制作新的地图。

本论文是将此前在中央民族大学 2019 民族地理语言学论坛中，以朝鲜语发表的内容修改并翻译成中文的。向担任本次翻译的，所属于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大学院生-许秦，表示感谢。

运转会容易停止等稳定性的问题。因此，在笔者开发的改订版当中，重点放在了有效率地制作每张基本地图上。与此同时，提高了运转的稳定性，可使用统一码等任意编码，追加了实际制作地图时自动分配表示词形的符号等功能，从而达成整体上使用简便，缩短地图制作时间的目标。

二、至今为止本项目的研究成果

首先，在福井玲（2016a，2016b）当中，调查了整个《朝鲜语方言研究》，从而找出问题的同时，选定了可易于制作语言地图的 200 个项目。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以下几点。

（1）调查地点在《朝鲜语方言研究》‘总说’（下卷：15-20）当中是 259 个地点，但实际上是 264 个地点。

（2）朝鲜语标记法大体上是遵循了 IPA，但是偶尔会出现他自己定义的独特的符号。并且常有没有正确表示长元音的情况。

（3）原则上没有标识声音的高低（声调或者是重音），关于庆尚道方言偶尔会有说明。关于咸镜道方言的高低则只提及了一个地方。

（4）关于调查项目的总数，词汇项目有 859 个，语法项目有 450 个，一共是 1309 个。但是就如在先行研究上指出，每项的调查地点互不相同，因此，符合制作语言地图的，有半岛整体资料的项目约有 200 个。

包含语言地图的具体成果有福井玲（2015a, 2015b, 2016c, 2017, 2018a, 2018b）等。其中，福井玲编（2017, 2018a）是由笔者与大学院生共同制作语言地图的同时，给每项标注解释的。此外，岩井亮雄（2017）也利用同样的资料制作语言地图的同时，考察了二重元音的音韵史。

三、地理分布的类型

在此，想利用至今为止制作的语言地图，介绍出现在地图中的典型的分布形式。然而，虽说是地理分布，有些单词在方言之间互相可能是同一个单词的变化型，也可能是词汇来讲是完全不同的单词，因此，每项的情况都不相同。此处则是将把握单纯地可在地图上发现的大倾向作为目的。就如在地理语言学中“Chaque mot a son histoire”这一有名的格言[2]，分类本身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至今为止的经验上，可证实存在以下的几种分布形式。

（1） 南北对立型分布
（2） 东北对立型分布
（3） 逆 L 对立型分布

[2] 相传是《法国语言地图（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1902−1910）的作者 Jules Gilliéron，为表现比较语言学中，对于音韵法则的规则性，每个单词的等语线不同这一复杂的现实所说的话。

（4） 周圈分布

以下，词形的的标记原则上遵循小仓进平（1944），音节的边界也遵循此处的标记法用连字符标记。再是，在本文使用的语言地图主要是在福井玲编（2017，2018a）中制作的。[3]

3.1 南北对立型分布（例：벼（稻），조（粟））

这是半岛的中央部，即将东，西衔接京畿道与江原道的分界线为界，其南北的词形完全不同的类型。

关于‘벼’（稻：地图1），北部地区使用pjɔ系词形，南部地区则使用na-rak系词形，[4]因此，可以说是典型的南北对立型分部。且‘조’（粟：地图 2）在北部地区使用tʃo 系词形，在南部地区则使用 sɔ-suk 系词形，同样可称其为南北对立型分布。（但在这里被分为 tʃo 系词形的‘tʃi-bi’，与‘tʃo’之间的关系尚未查明。）

属于此类型的词汇项目虽然并不多，但考虑到在这里列举的两个例子都与谷物有关,这可能与半岛的农业历史相关。

3.2 东西对立型分布（例：모래（沙））

此类型展现半岛西部（平安道，黄海道，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与东部（咸镜道，江原道，庆尚道）之间的词形对立。例如‘모래’（沙：地图 3），mol-gɛ 分布于咸镜道到庆尚道的东部地区，mo-rɛ 主要分布于从平安道到全罗道，庆尚南道的半岛西部。（但是，mo-sɛ 这一成立过程不明确的词形，分布于咸镜道与忠清・全罗道的理由还不能说明。）

3.3 逆 L 字对立型分布（例：길（道），기둥（柱），키（箕））

这与上述的东西对立型分布相似，但在南部地区，全罗道与庆尚道，以同样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不同。其导致了ㄴ（在本文中称其为‘逆 L 字型’）型的出现。길（道：地图 4），기둥（柱：地图 5），키（箕：地图 6）等，在 i, j 前面辅音 k, k^h 产生腭音化的项目属于此类型。

3.4 周圈分布

---

[3] 关于福井玲编（2017，2018a），除笔者以外，东京大学的大学院生也曾参加其编撰。以下揭示的语言地图中也包含由李在镐，徐旼廷，岩井亮雄，张合林等诸位制作的地图。在此向所有参加本次项目的大学院生致谢。

[4] 同于在地图 1 标示，na-rak 系词形是 na-rok, na-ruk 等词形的变形。这些词形从文献上来看，韩文资料中直到 19 世纪末几乎见不到。（推断《韩佛字典》（1880）中的用例是最早的。）但在李德懋（1741-1793）的《寒竹堂涉笔》「新罗方言」中记载‘罗洛’这一词形（小仓进平（1944 下：190-193））。再是，根据小仓进平（1943），存在此单词是来自表示‘新罗的禄’的‘罗禄’的一说（比如尹廷琦的《东寰录》(1859)），但根据郑乔的《东言攷略》，推测其语源来自民间。只是关于‘벼’‘쌀’等词，与国家・王朝的名字相关的语源俗解较多。例如‘玉米’，‘李粟’等。

所谓‘周圈分布’，是指几个词形以某个地点为中心，呈现同心圆状的分布。但如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一样，地形为长形的情况，大多数呈现 ABA 分布，即同样的词形在上下外侧分布，两者之间则出现不同的词形。然而，朝鲜半岛虽然细长，但其程度比不过日本列岛，因此，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呈现周圈分布的项目并不多。下面将分类说明整个半岛范围内呈现周圈分布的项目与部分范围内呈现其分布的项目。

3.4.1 整个半岛范围内呈现的周圈分布（例：옥수수（玉米），가을（秋），부엌（厨房），새우（虾），매워（辣））

此类型中存在与词汇方面或语音演变方面相关的两种情况。

首先，与词汇方面相关的例子可例举‘옥수수’（玉米：地图 7）。此项目在南部与北部呈现 kaŋ-nɛŋ-i 系词形，在两者之间呈现 ok-su-su 系词形。从此可以说是典型的周圈分布。

与语音演变相关的例子有‘가을’（秋：地图 8）‘부엌’(厨房：地图 9）等，拥有反应中世语 ㅿ[z]辅音的项目；也有‘새우’（虾：地图 10）‘매워’（辣：地图 11）等，拥有反应中世语 ㅸ[β]辅音的项目。其单词中包含/s/, /p/的词形分布于咸镜道等东北部与庆尚道・全罗道等南部，并且辅音脱落的词形分布于两者之间。此分布虽然与上述‘逆 L 字型分布’类似，但途中在江原道中断，从此呈现 ABA 型分布这一点与逆 L 字型分布不同。只是，这可能是在反映造成此类分布的语音演变产生的时期。因为，可以考虑到越接近中部地区的地方，对于越早的语音演变，受到的中央语的浸透会越加明显。

3.4.1 部分的周圈分布（例：「稻」，「蜗牛」）

其次，不是在整个半岛范围内，而是在部分地区呈现周圈分布的，在本文中称其为部分的周圈分布。其实例，可例举上面所提及的‘벼’（稻：地图 1）。在其南部地区可见的 na-rak 系词形当中，na-rok, na-ruk, no-rak 等词形位于其周边。考虑到可推测 na-ruk 是 na-rok 的变化形，no-rak 是由 na-rok 音位转换而来的，最终可认为比起 na-rak 系词形，na-rok 系词形的历史更久远。关于语音演变的自然性方面来看，可容易地说明 na-rok > na-rak 这一变化是由同化现象引起的，与此相反，反方向的变化则难以说明。

再举一个关于此类型的例子。‘달팽이’（蜗牛：地图 12）的 tal-p^{h}ɛŋ-i 系词形当中，tal-p^{h}a-ni 这一词形存在于，如平安道・黄海道的北部地区，以及全罗道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因为在文献《乡药集成方》（1433）中，有‘蝸牛 鄕名有殼月乙板伊 蛞蝓 鄕名無殼月乙板伊’的记录，由此可确认南北两侧的词形更古老。

四、主要语音演变的地理反映

4.1 ti, tj 的腭音化（例：천지（天地），일치（一致），좋다（好））

关于此现象的词汇项目并不多，也就能列举‘천지’（天地：地图 13），‘일치’（一致：地图 14），‘좋다’（好：地图 15）等几个。并且记录的资料大多只记载于平安道和咸镜道的一部分地区，但实际上成为问题的仅限于平安道方言与所谓的六镇方言（稳城，钟城，会宁，庆源，庆兴，富宁），且其他地区都已经历腭音化。

4.2 ki, kj 的腭音化（例：길（道），기둥（柱），키（箕））

与此现象有关的项目有很多，且大部分呈现上述所说的‘逆 L 字型分布’。即发生腭音化的词形主要在咸镜道，江原道，忠清道，庆尚道，全罗道中分布。只是，就如‘키’（箕：地图 6）当中可见，在咸镜北道的六镇方言圈中，存在不发生腭音化现象的地区。

4.3 i, j 前面出现的词首的 n（例：여름（夏），이（齿））

中世语当中虽然存在‘n’在‘i’与‘j’之前出现的单词，但是除了平安道与其周边地区，以及咸镜北道北部的一些地区，几乎都会脱落。‘여름’（夏：地图 16）在平安道可见‘nɔ-rɨm’（关于此项目，咸镜北道的资料被缺失）,‘이’(齿：地图 17)则是以平安道为中心，黄海道的一部分地区，以及咸镜北道的一部分地区当中也可见 ni，且值得注意的是济州岛与全罗道的光州也可见的事实。关于此问题将在下文再探讨。

4.4 中世语/z/的反映（例：가을（秋），부엌（厨房））

这些是上面提及的周圈分布的例子。在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带有辅音的词形残留。

4.5 中世语/β/的反映（例：새우（虾），매워（辣））

这种情况的倾向虽与/z/类似，但是比较‘새우’（虾：地图 10）与‘매워’（辣：地图 11），后者在南部地区，只在庆尚道出现/p/，在全罗道除了与庆尚道接壤的地区以外几乎不出现的这一点上存在差异。

五、标准语形的形成

小仓进平进行方言调查的时期，还未确立同现代语的标准语体系。因此，相当于现代语的标准语形的词形，其出现形式不同于现代的情况不少。从而他的调查资料可成为了解标准语形形成过程的重要资料。

5.1 现代标准语形完全不出现的项目

小仓进平的调查资料中，偶尔可以发现与现代标准语形相同的词形完全不出现的项目。例如，与‘지렁이’的标准语形最接近的是‘tʃi-reng-i’，然而‘tʃi-rɔŋ-i’则从不出现。再是，‘구유’的标准语形‘ku-ju’从不出现，取而代之，‘ku-juŋ’这一词形在京城（首尔）所使用。关于上述现代的标准语形从不出现的项目，究竟其标准语形是怎样形成的，将成为今后的课题。

5.2 现代标准语形只在周边地区出现的项目（例：무명（木棉））

如‘무명’（木棉：地图 18），标准语的 mu-mjɔŋ 除忠清道以外不可见，在首尔（当时的京城）可见 mi-iɔŋ 的词形。

5.3 现代标准语形形成的特征-新的汉字词的登场

通过许多词汇项目可见，关于现代语的标准语形，存在奇特的现象。其特征是历史上发生单词交替时，现代语的标准语形从固有词转变为汉字词的情况诸多。

属于此类型的实例有‘우박’（雹），‘백합’（百合），‘옥수수’（玉米），‘지렁이’（蚯蚓）‘자두’（李子）等，可列举很多种类。如‘지렁이’（蚯蚓：地图 19）在中世语当中原先使用现在在南部地区可见的 kɔ-si 系词形，后来从汉语的‘地龙’由来的单词被导入，之后变成‘지렁이’（朱林彬・福井玲（2017）参照‘蚯蚓’）。再是，‘자두’（李子：地图 20）原有如 o-jat 等多种词形，后来从汉语的‘紫桃’由来的单词被导入并成为了标准语。只是，从小仓进平的资料来看，这种新成的‘자두’的势力范围并不广，只存在于全罗北道的东部地区与首尔（京城）。

六、其他

6.1 关于济州岛方言词首的 ni

在朝鲜语的音韵史上，往往会将腭音化现象与 i, j 前词首的 n 脱落的现象相关联并一起讨论。现今，一般被认为，i, j 前词首的 n 不脱落的方言有平安道方言以及一部分咸镜北道方言（六镇方言），其下南部地区方言中词首的 n 则已完全脱落。

然而，小仓进平的资料中，关于‘이’（词首），除了平安道方言与咸镜道方言，在黄海道方言，济州岛方言，全罗道光州方言当中也能发现词首的‘ni’。

齿 [ni]〔全南〕济州，城山，西归，光州，〔黄海〕载宁，黄州，瑞兴，〔咸北〕会宁，〔平南〕中和，平壤，顺川，肃川，安州〔平北〕博川，宁边，熙川，龟城，定州，宣州，龙岩，义州，江界，厚昌 (p. 93)

其中，在济州岛也有地区的记录不是‘ni’而是‘nɨi’。

齿 [nɨi]〔全南〕济州，大静 (p. 93)
齿 [nɨi-ʔpal]〔全南〕大静 (p. 93)

再是，在济州岛，关于同音词的‘이’（虱），有以下的记录。

虱 (1) [i] 多くの地方(多个地方)。(2) [ni]〔全南〕城山，西归。(3) [nɨi]〔全南〕济州，大静 (p.325)

作为参考，玄平孝（1985）中‘이’（齿）与‘이’（虱）同样被记为‘nɯi (全域)’。并且关于‘이’（齿），有许多小仓进平未能记录的包含‘이’的合成词，其全部被记为‘nɯi’。

相反与这两种词汇项目，小仓进平的调查项目中，从汉字词‘两班’，‘李书房’与固有词‘이마’（额），‘익다’（熟）当中，可以看到出现以 n 开头的词形的地区只有平安道，咸镜道的一部分地区，以及黄海道的一部分地区，济州岛则见不到。同样在玄平孝（1985）中，以‘ni’开头的词形，除了上述两种，只有一个 ‘nimul’（舳）。此单词从文献上可见用例‘니믈’，出于 17 世纪出刊的《译语类解》。

然而，为了说明上述的情况，可认为中世语中，以‘ni’开头的单词先前有‘ni’,‘*nɨi’两种，到了中世语阶段汇合成了‘ni’。在中世语当中曾存在如 ki : kɨi, mi : mɨi, pi : pɨi, si : sɨi, ti : tɨi 等音韵对立，但以‘n’开头的单词见不到此类对立的事实[5]正在支持上述假设。

6.2 关于‘빰’（颊）

小仓进平（1944：88）的项目‘颊’中，相当于标准语的‘빰’的词形里，存在词首辅音是平音‘pjam’的记录（颊：地图 21）。当初，因为此词形在文献中一无所见，笔者考虑到可能是某种错误，但在崔鹤根（1978），或者在韩国出刊的大辞典中，也作为方言词形的一种记载了此词形。因此，笔者曾认为此词形在小仓进平的调查之后急速衰退，到韩国精神文化院出刊《韩国方言资料集》（1987-1995）的阶段已完全消失。（参照福井玲（2017：25-27）‘颊’）然而，后来仔细检讨小仓进平以外的资料之后，发现了意外的事实。崔鹤根（1978 ：373）中，列举了‘뱜’的词形与使用此词形的地点，但这些地点其实是与小仓进平关于此词形列举的地点完全一致。

〔庆北〕高灵。〔忠南〕公州，舒川，洪城，天安。〔忠北〕清州，报恩，永同。〔京畿〕京城，开城，长湍，涟川。〔江原〕襄阳，江陵，三陟，蔚珍，平海。〔黄海〕金川，延安，海州，瓮津，苔滩，长渊，殷栗，安岳，载宁，黄州，瑞兴，新溪，遂安，谷山。

并且以下大辞典的记述中标示道名的部分，与被认为是直接转写小仓进平资料的崔鹤根（1978）相一致。

한글학회《우리말큰사전》뱜[2] 이 ⇒빰.
금성출판사《금성판 국어대사전》뱜[1] 명 ⇒빰(경상・충청・경기・강원・황해 방언).

[5] 根据《李朝语词典》，在 18 世纪唯一可见‘닛근’的词形，但恐怕是后来才生成的。再是，如果查看散布的电子资料，可见很多用例，但几乎都是输入错误的。（例如，存在将谓词词干 nik-（熟）误读成 nɨi 的情况。）

故‘pjam’（밤）这一词形是不存在的‘幽灵语’，作为其源头的小仓进平（1944）的记述，可能是错误地印刷带有词首重音的‘ˀpjam’造成的。‘pjam’以外，他没有另记‘ˀpjam’这一词形的事实也在说明这一点。

6.3 矫枉过正

众所周知，朝鲜语的‘김치’是中世语的‘沉菜(딤치)’是它的语源（李基文(1991: 26-27)）。可推测其变化过程大致如下，其中‘ʧi’到‘ti’的变化可认为是非正常的语音演变，是发生了矫枉过正。

$$\text{timts}^{\text{h}}\text{ʌj} > \text{tʃimtʃ}^{\text{h}}\text{ɨj} > \text{tʃimtʃ}^{\text{h}}\text{i}$$
$$\rightarrow \text{kimtʃ}^{\text{h}}\text{ɨj} > \text{kimtʃ}^{\text{h}}\text{i}$$

然而，ki 发生腭音化的地区与 kimtʃʰi 这一词形被使用的地区构成互补分布，究竟哪个地区的说话者开始了矫枉过正尚未查明。（参照‘김치’泡菜：地图 22）

参考文献

岩井亮雄 (2017) 韓国語の母音の音色の地域差について—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所載資料を活用して—.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38: 87-99. 東京大学言語学研究室.

小倉進平 (1943) 稲と菩薩. 『民族学研究』1-7: 695-725. 日本民族学会. (『小倉進平著作集(二)』(1975: 415-445)所収)

小倉進平 (1944)『朝鮮語方言の研究』（上下）東京：岩波書店.

中井精一 (1997)『朝鮮半島言語地図』平成 18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B)(1))日本海沿岸社会の地域特性と言語に関する類型論的研究.

Fukui, Rei (2015a) On the history of words for sweet potato and potato in Korean.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59–70.

Fukui, Rei (2015b) The sun in Korean.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55–60.

福井玲 (2016a) 小倉進平の朝鮮語方言調査について—『朝鮮語方言の研究』所載資料の活用のために—.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37: 41-70. 東京大学言語学研究室.

Fukui, Rei (2016b) Phonetic observations on Korean dialects made by Ogura Shinpei.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112-126.

Fukui, Rei (2016c) Rice and related words in Korean.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II. 36-41.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UFS.

福井玲編 (2017)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所載資料による言語地図とその解釈 第１集.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韓国朝鮮文化研究室. 2017-03-28. ix+133pp. (PDF 版 http://www.l.u-tokyo.ac.jp/~fkr/OguraProject.html)

福井玲編 (2018a)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所載資料による言語地図とその解釈 第2集.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韓国朝鮮文化研究室. 2018-03-30. ix+123pp. (PDF 版 http://www.l.u-tokyo.ac.jp/~fkr/OguraProject.html)

Fukui, Rei (2018b) Palatalization and hypercorr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52-73.

李基文 (1991)『国語語彙史研究』서울: 동아출판사.

李翊燮他 (2008)『韓国言語地図』서울: 태학사.

鄭承喆 (1995)『済州島 方言의 通時音韻論(済州島方言の通時音韻論)』国語学叢書 25. 서울: 태학사.

崔鶴根 (1978)『韓国方言辞典』서울: 玄文社.

韓国精神文化院編 (1987–1995)『韓国方言資料集』（全 9 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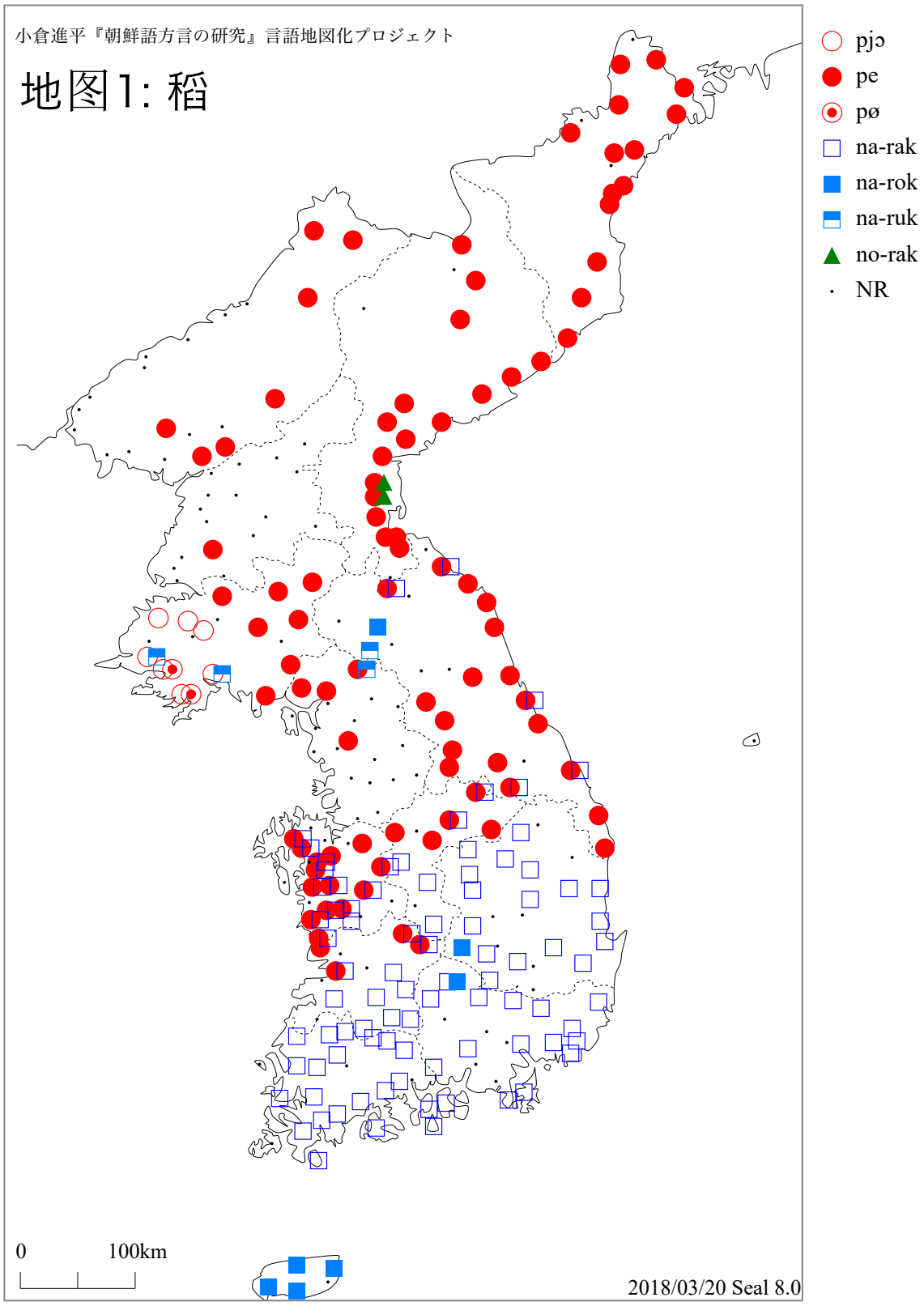
玄平孝 (1985)『済州島方言研究』(資料篇・論考篇). 서울: 二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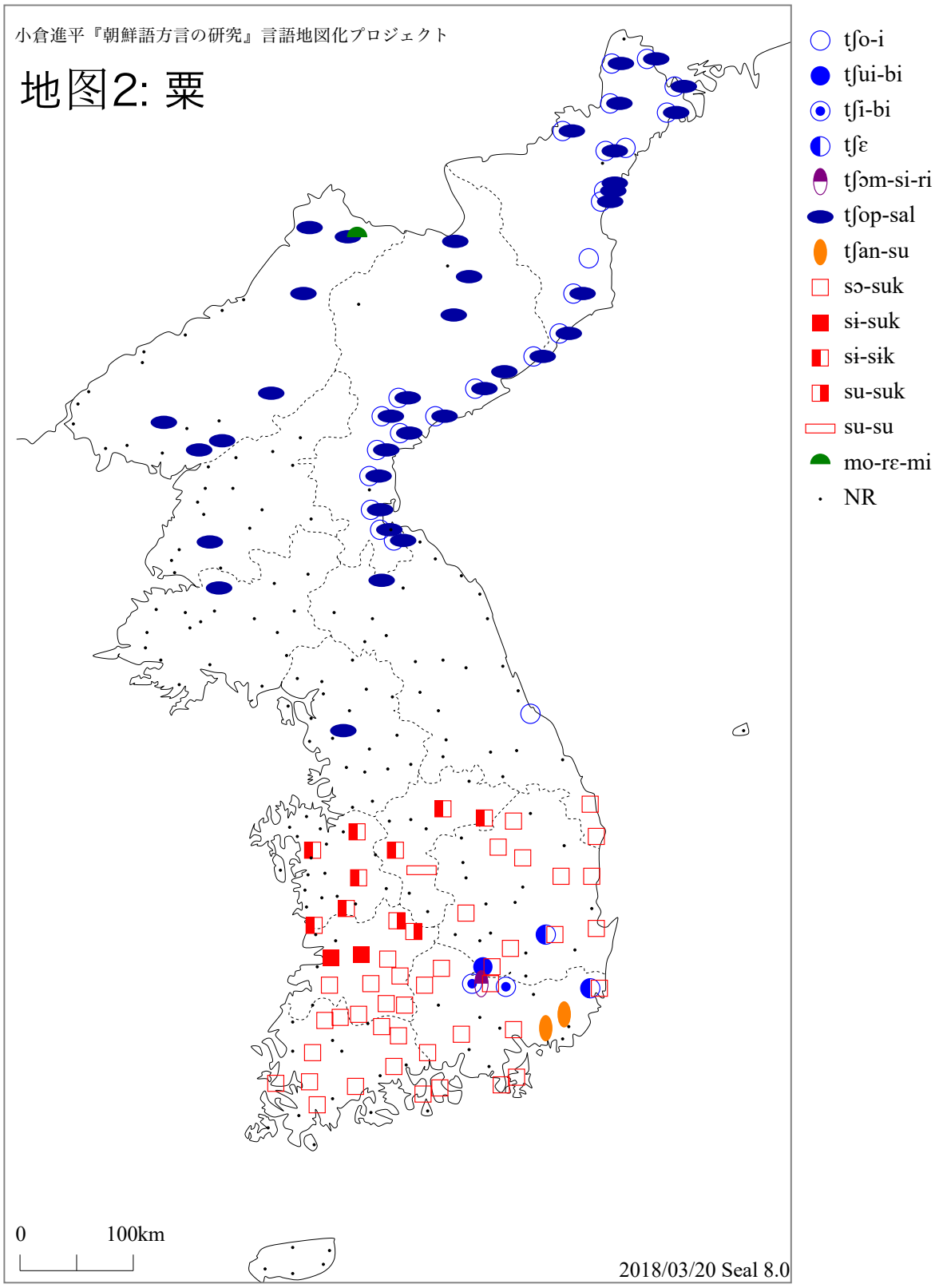
On the project of Korean geolinguistic studie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Ogura Shinp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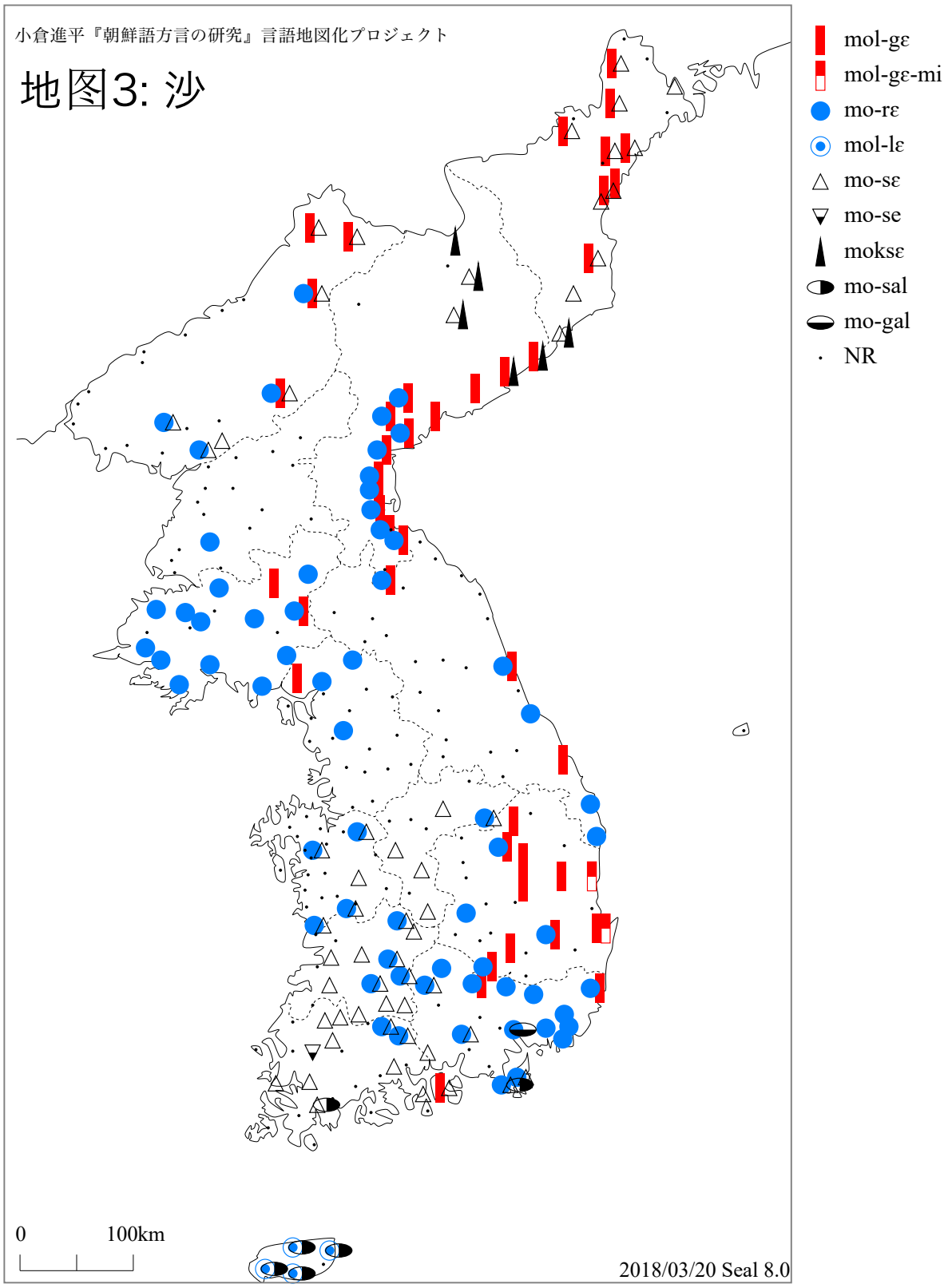
Rei Fuku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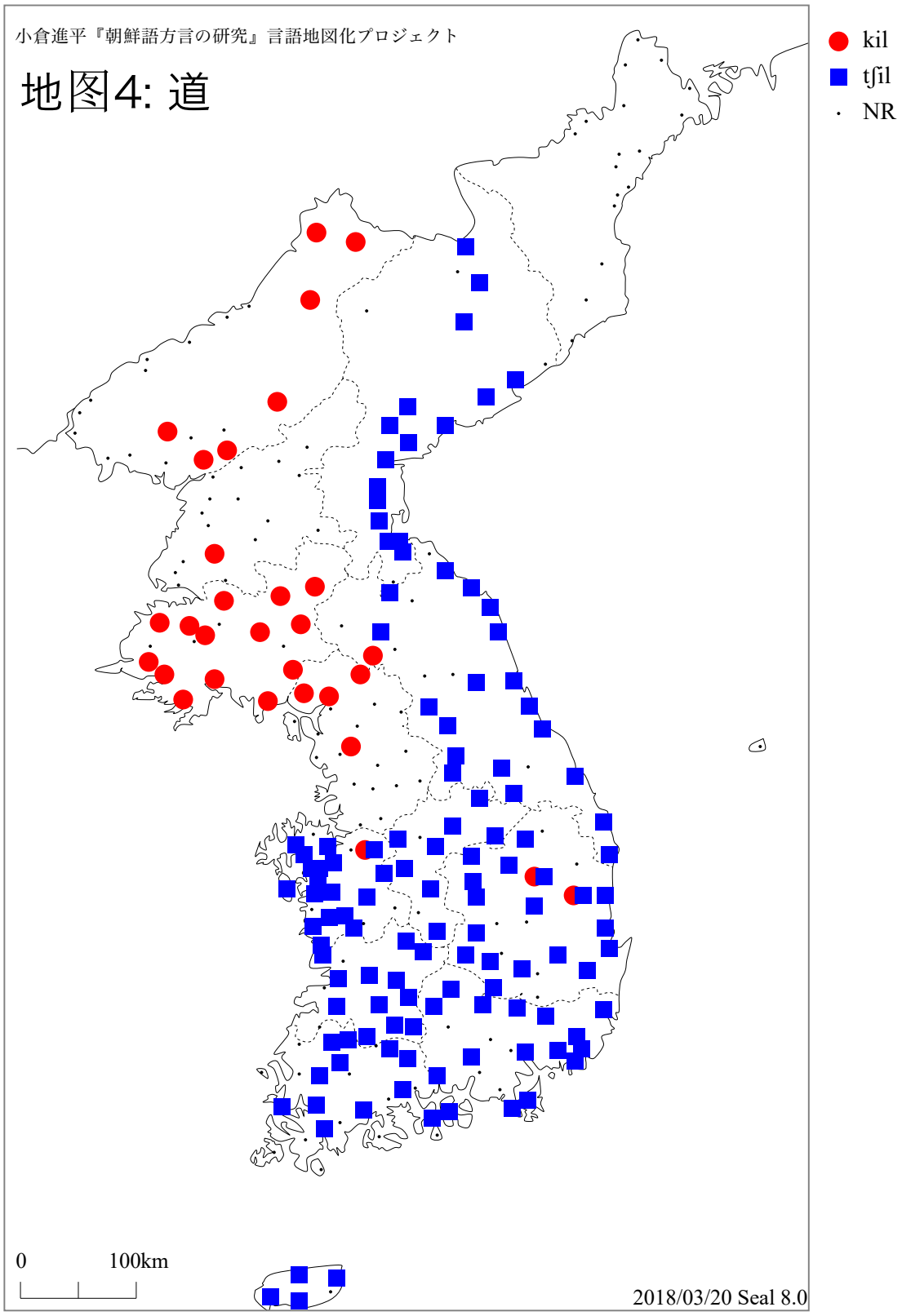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roject of ge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Korean language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Ogura Shinpe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presents some of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project. The following topics will be discus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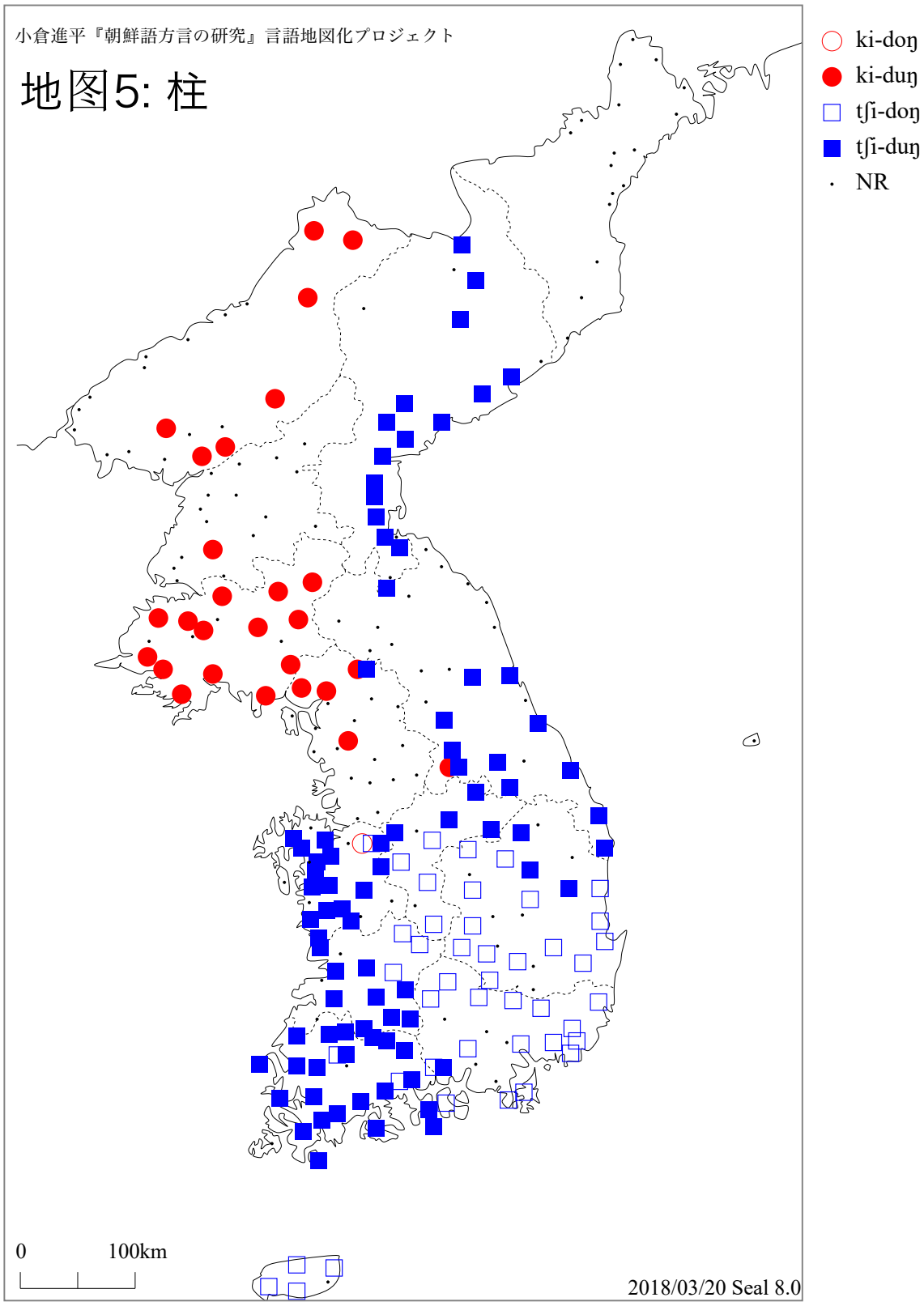
(1) Merits and demerits of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by Ogura Shinpei.
(2) On the tool for drawing linguistic maps used in this project (Seal version 8).
(3) Major pattern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or a variety of linguistic items foun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4) On geographic reflections of major linguistic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
(5) Other miscellaneous topics such as the loss or preservation of initial /n/ before /i/ or /j/, the tendency for adopting Chinese vocabulary in creating modern standard forms, and so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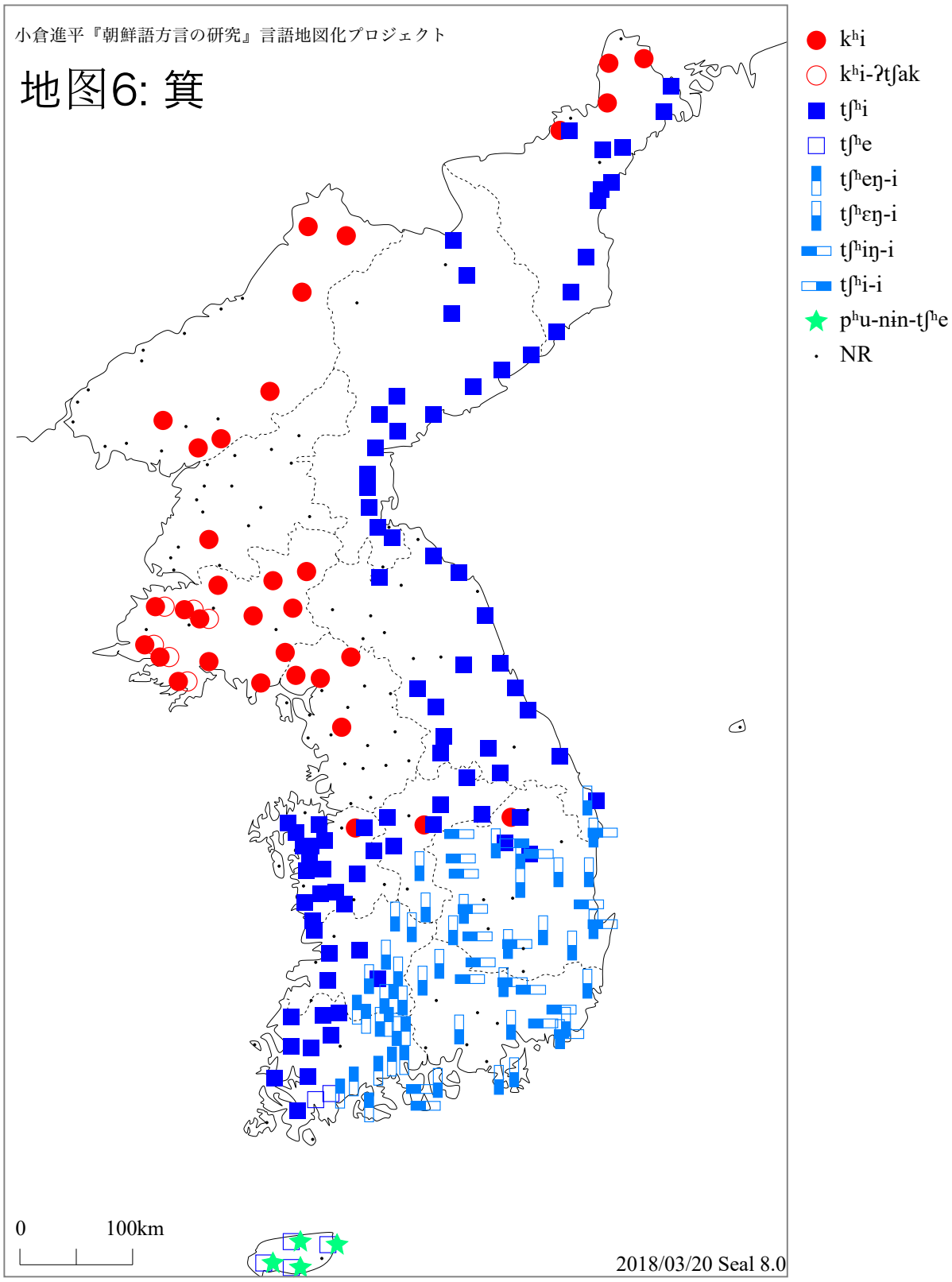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 稲
pjɔ
pe
pø
na-rak
na-rok
na-ruk
no-rak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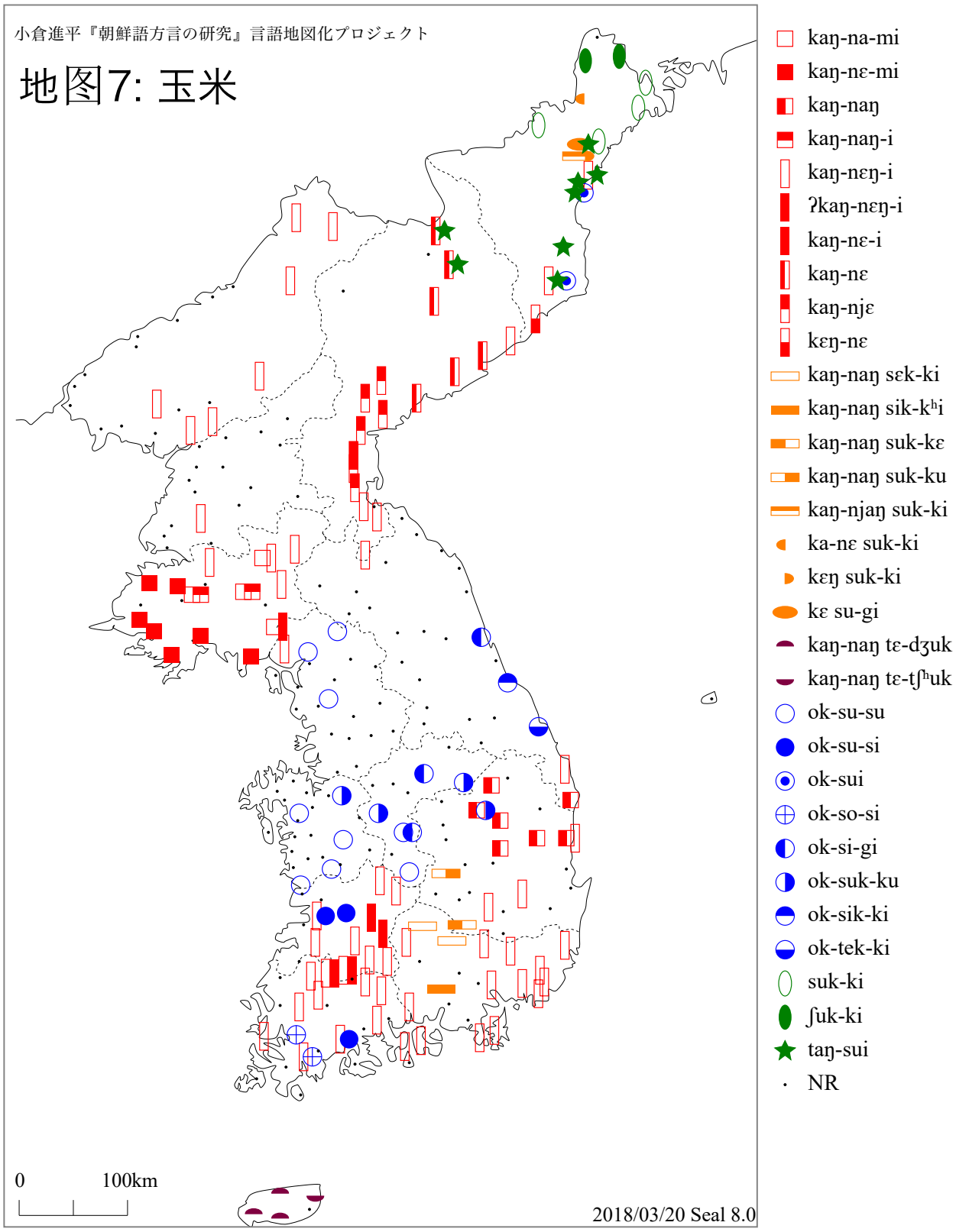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2: 粟
tʃo-i
tʃui-bi
tʃi-bi
tʃɛ
tʃɔm-si-ri
tʃop-sal
tʃan-su
sɔ-suk
si-suk
si-sik
su-suk
su-su
mo-rɛ-m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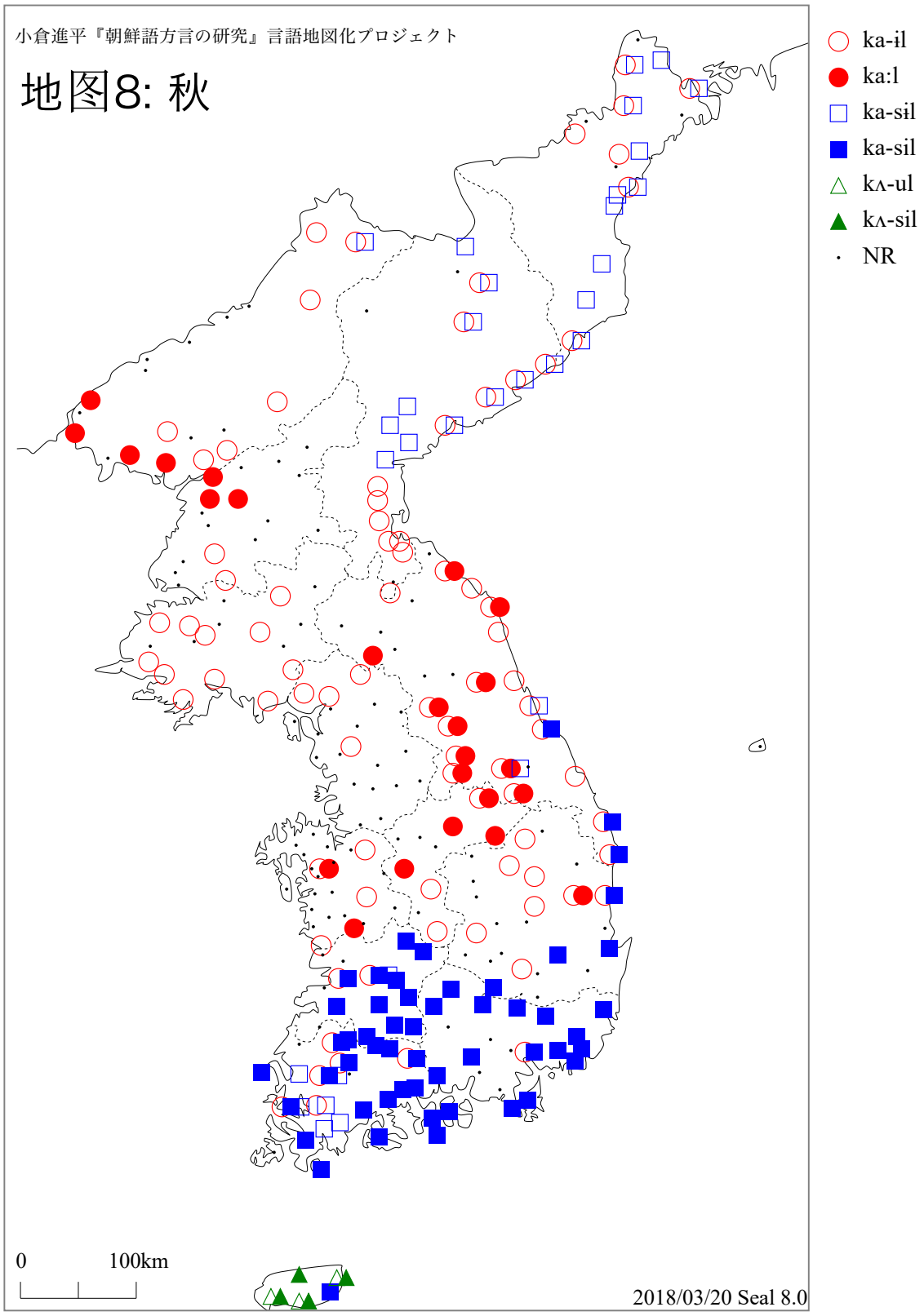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3: 沙
mol-gɛ
mol-gɛ-mi
mo-rɛ
mol-lɛ
mo-sɛ
mo-se
moksɛ
mo-sal
mo-gal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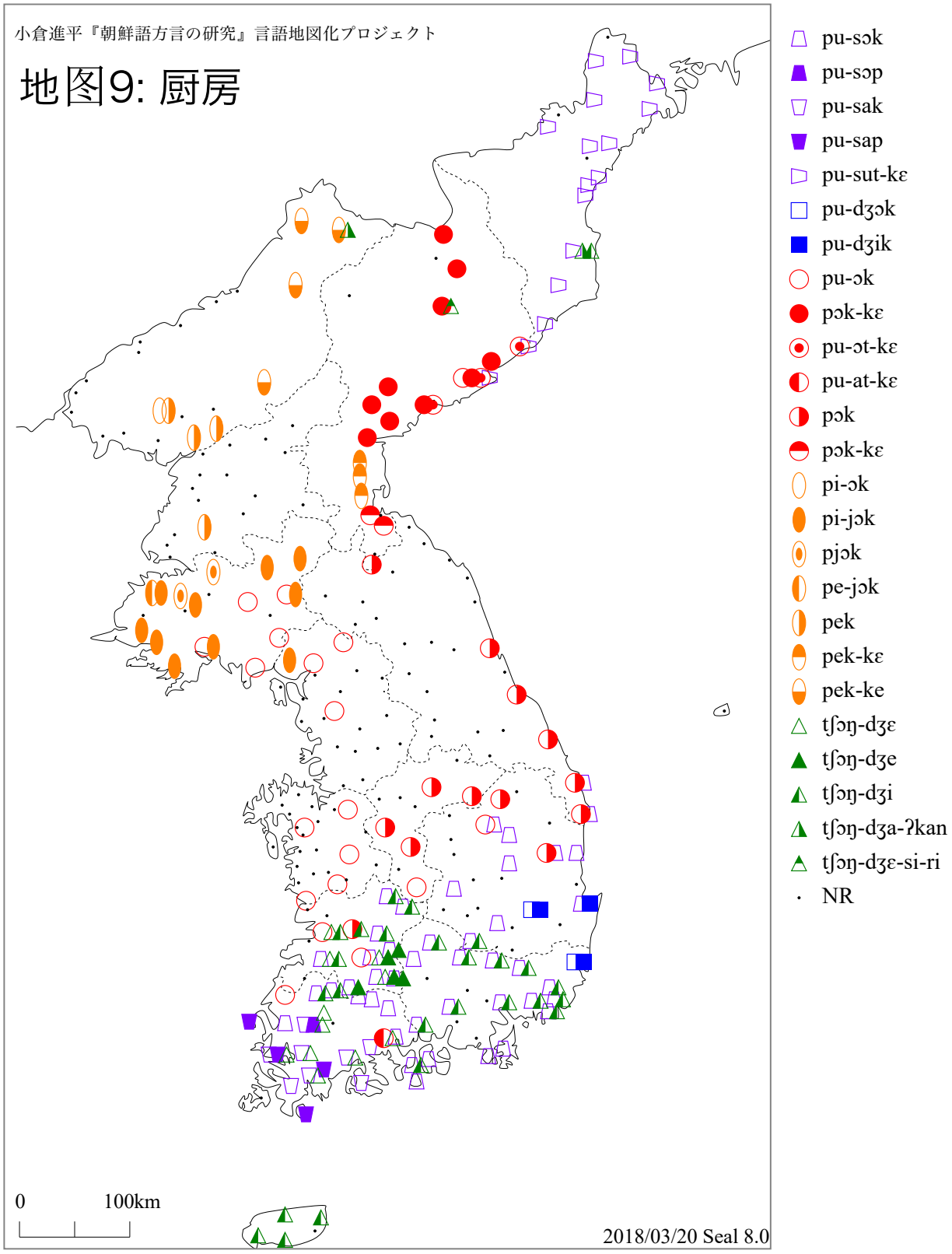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4: 道
kil
tʃil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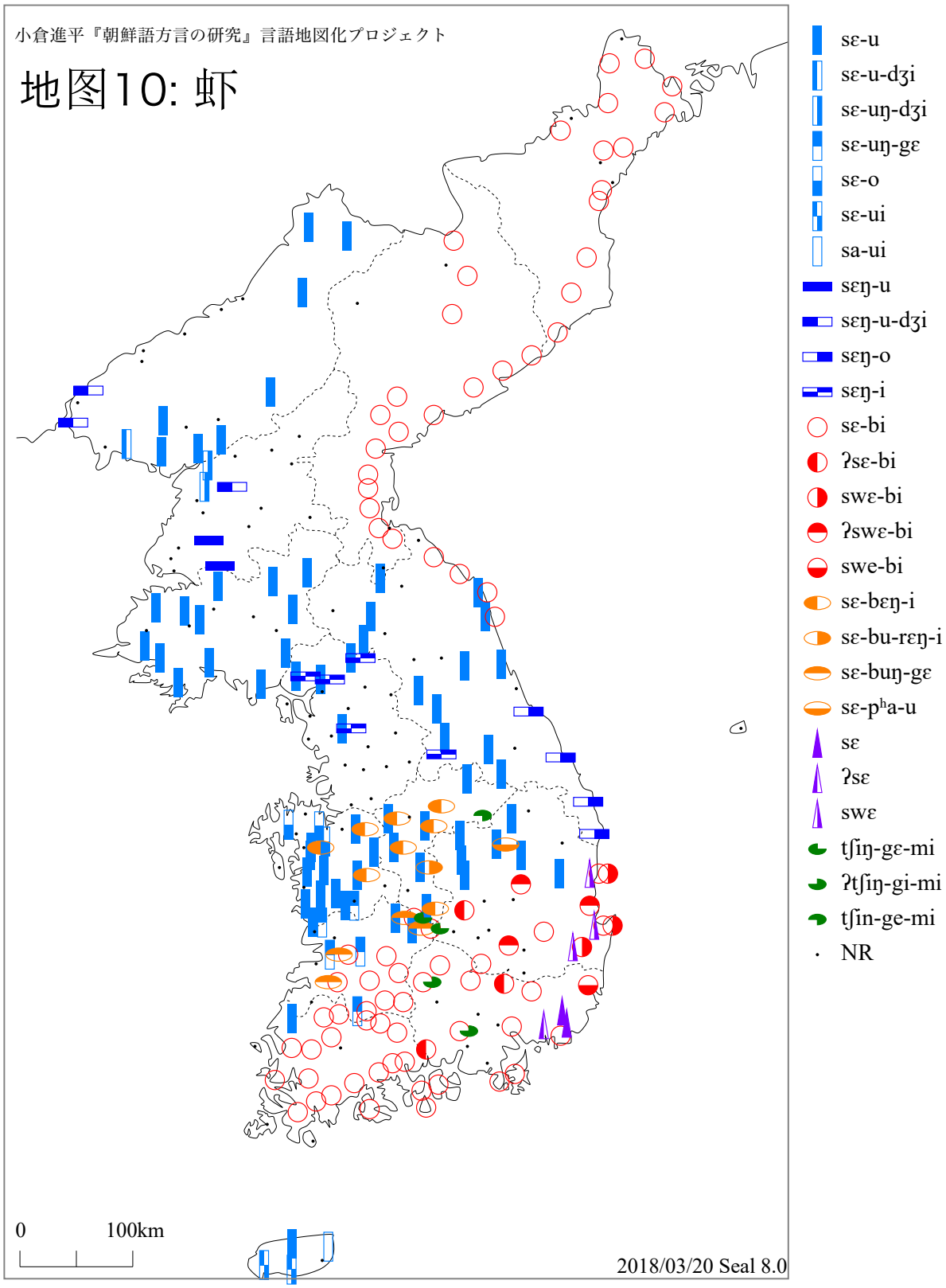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5: 柱
ki-doŋ
ki-duŋ
tʃi-doŋ
tʃi-duŋ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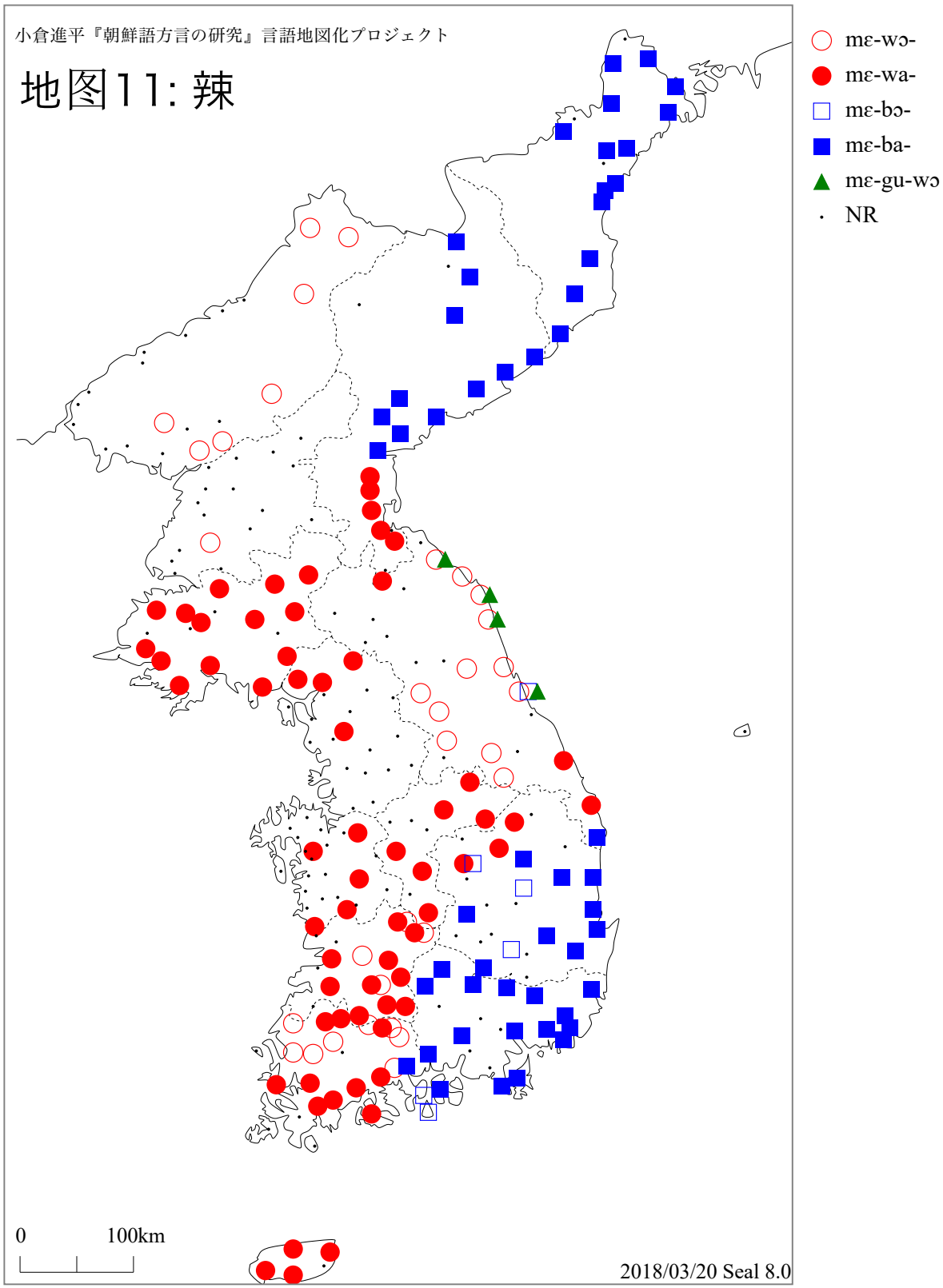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6: 箕
kʰi
kʰi-ʔtʃak
tʃʰi
tʃʰe
tʃʰeŋ-i
tʃʰɛŋ-i
tʃʰiŋ-i
tʃʰi-i
pʰu-nin-tʃʰe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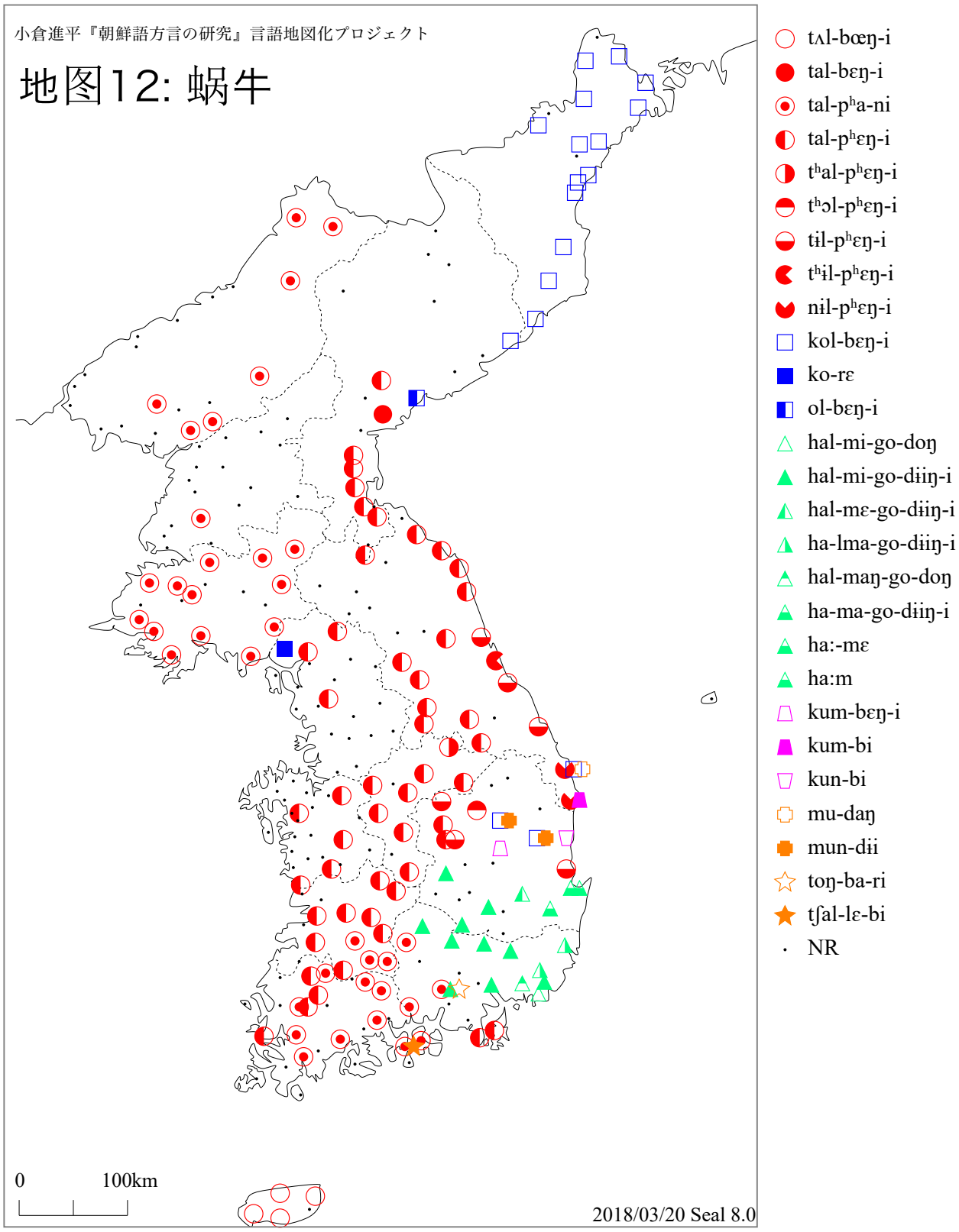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7: 玉米
kaŋ-na-mi
kaŋ-nɛ-mi
kaŋ-naŋ
kaŋ-naŋ-i
kaŋ-nɛŋ-i
ʔkaŋ-nɛŋ-i
kaŋ-nɛ-i
kaŋ-nɛ
kaŋ-njɛ
kɛŋ-nɛ
kaŋ-naŋ sɛk-ki
kaŋ-naŋ sik-kʰi
kaŋ-naŋ suk-kɛ
kaŋ-naŋ suk-ku
kaŋ-njaŋ suk-ki
ka-nɛ suk-ki
kɛŋ suk-ki
kɛ su-gi
kaŋ-naŋ tɛ-dʒuk
kaŋ-naŋ tɛ-tʃʰuk
ok-su-su
ok-su-si
ok-sui
ok-so-si
ok-si-gi
ok-suk-ku
ok-sik-ki
ok-tek-ki
suk-ki
ʃuk-ki
taŋ-su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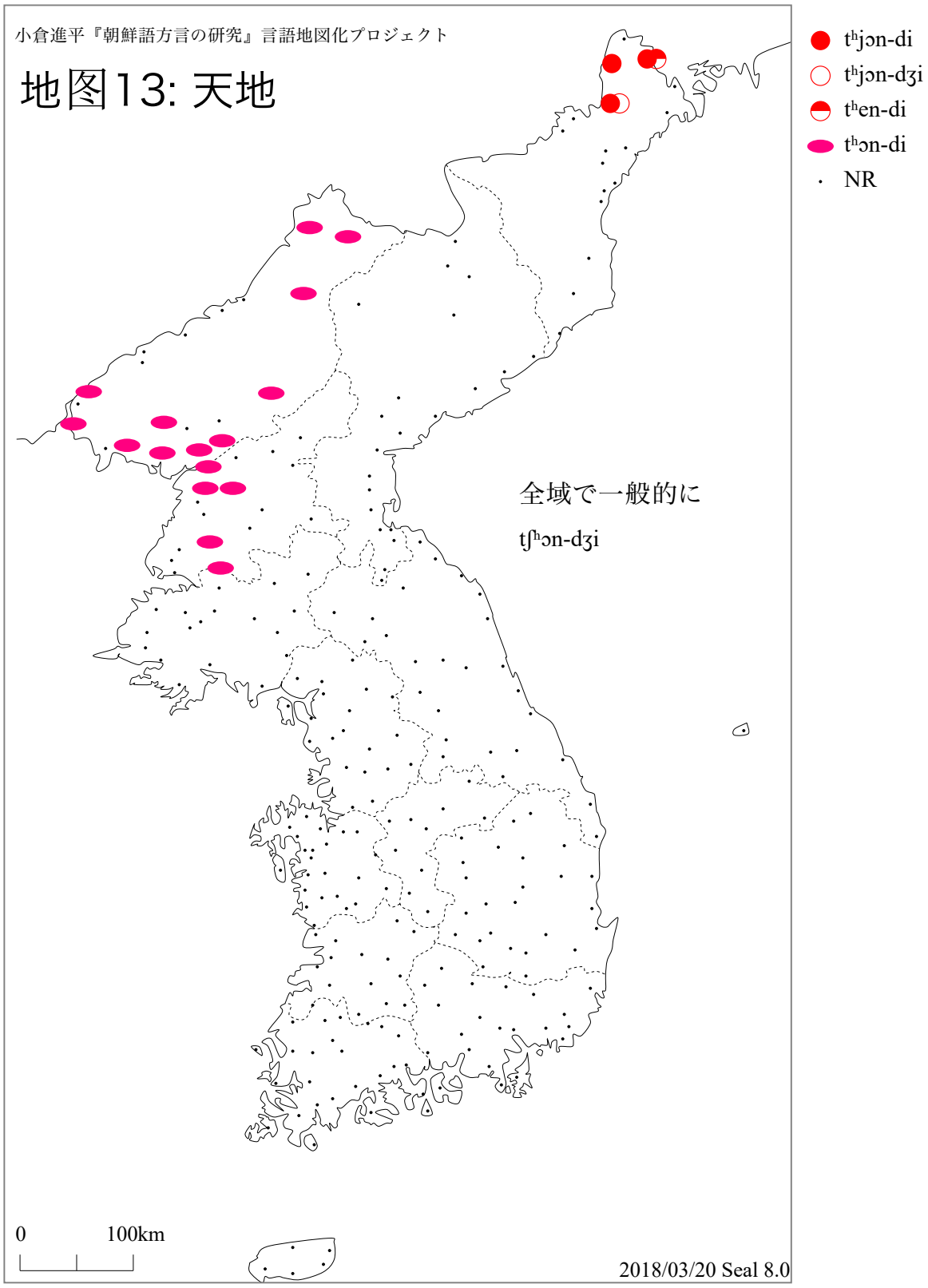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8: 秋
ka-ɨl
ka:l
ka-sɨl
ka-sil
kʌ-ul
kʌ-sil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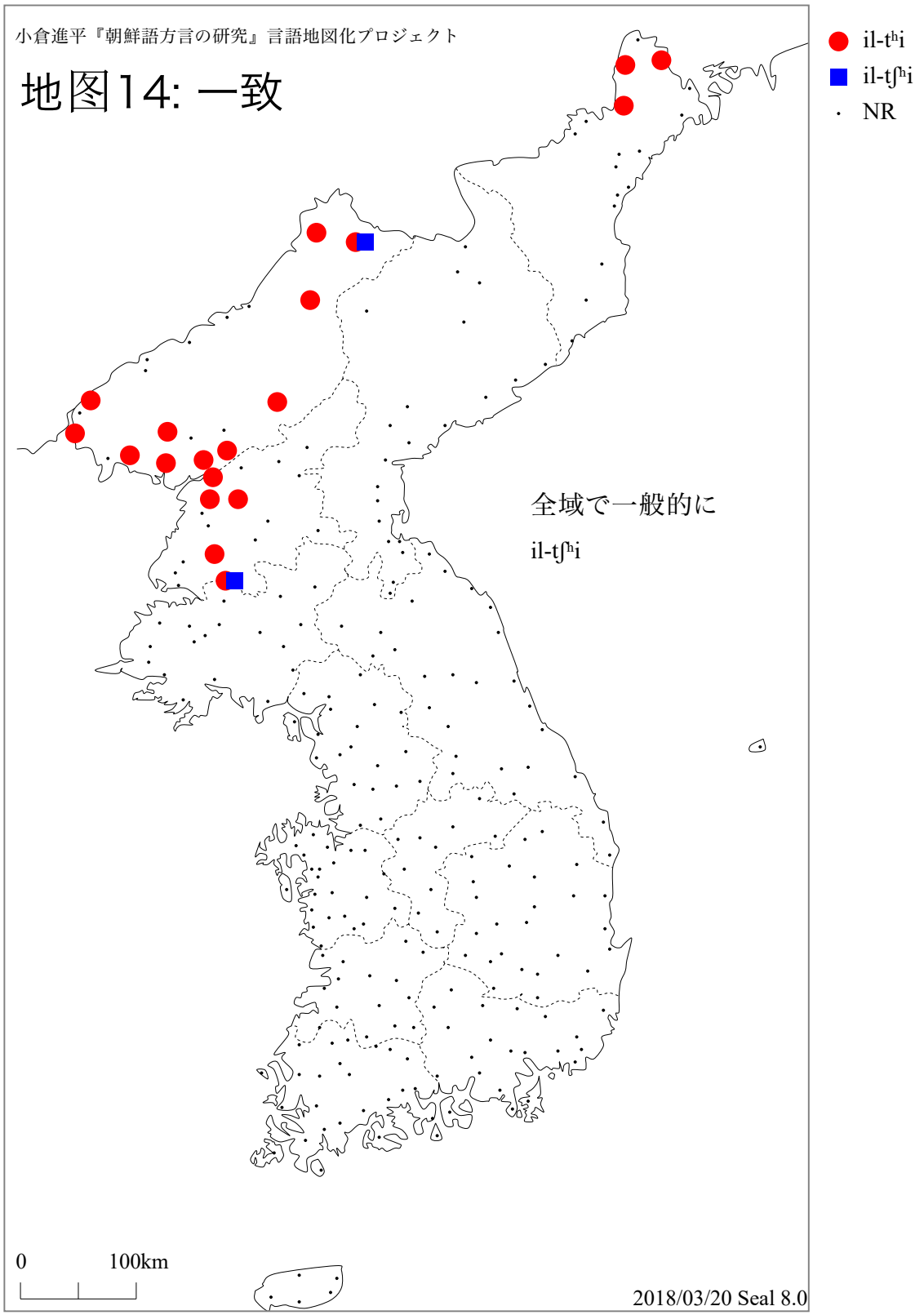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9: 厨房
pu-sɔk
pu-sɔp
pu-sak
pu-sap
pu-sut-kɛ
pu-dʒɔk
pu-dʒik
pu-ɔk
pɔk-kɛ
pu-ɔt-kɛ
pu-at-kɛ
pɔk
pɔk-kɛ
pi-ɔk
pi-jɔk
pjɔk
pe-jɔk
pek
pek-kɛ
pek-ke
tʃɔŋ-dʒɛ
tʃɔŋ-dʒe
tʃɔŋ-dʒi
tʃɔŋ-dʒa-ʔkan
tʃɔŋ-dʒɛ-si-r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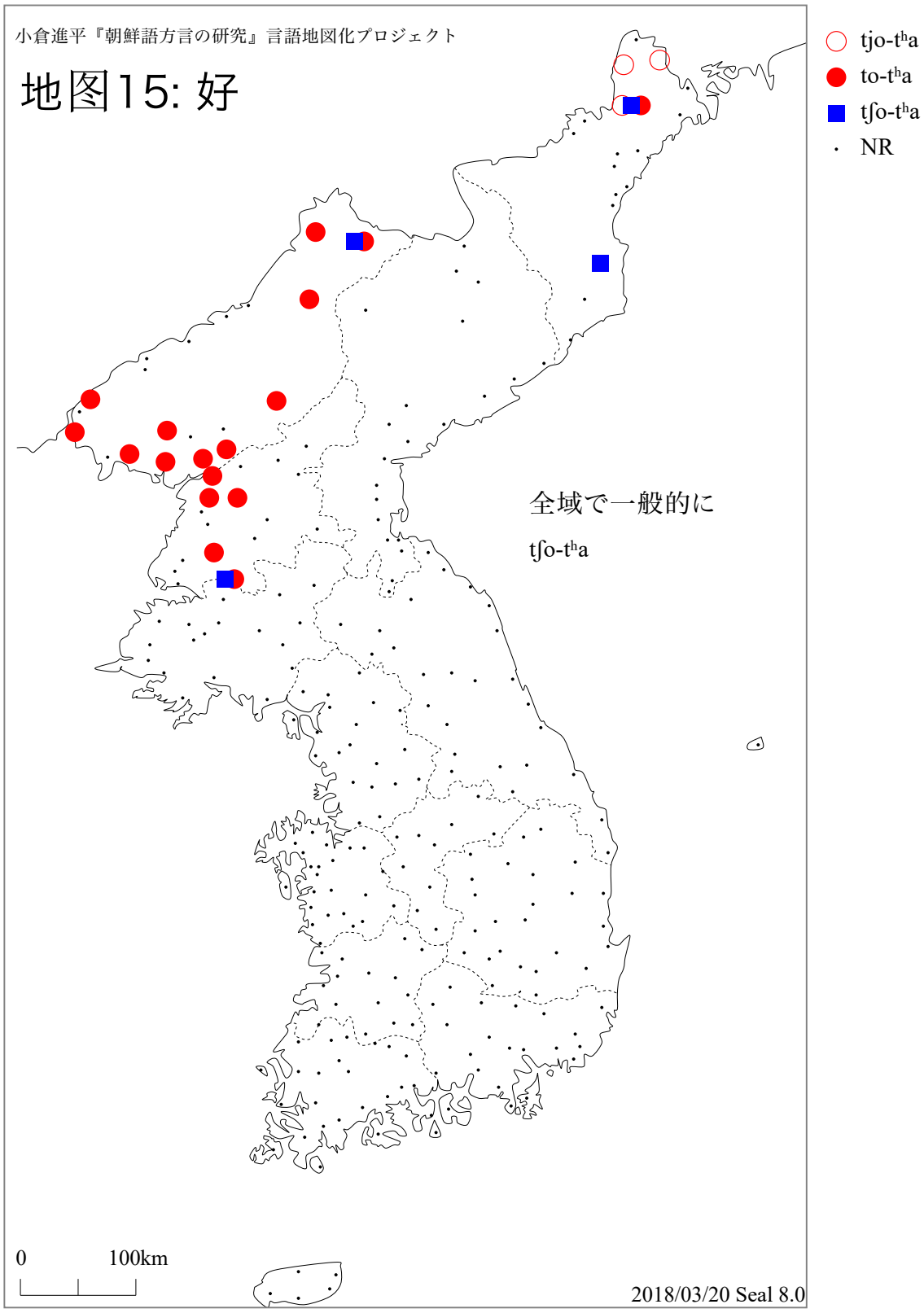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0: 虾
sɛ-u
sɛ-u-dʒi
sɛ-uŋ-dʒi
sɛ-uŋ-gɛ
sɛ-o
sɛ-ui
sa-ui
sɛŋ-u
sɛŋ-u-dʒi
sɛŋ-o
sɛŋ-i
sɛ-bi
ʔsɛ-bi
swɛ-bi
ʔswɛ-bi
swe-bi
sɛ-bɛŋ-i
sɛ-bu-rɛŋ-i
sɛ-buŋ-gɛ
sɛ-pʰa-u
sɛ
ʔsɛ
swɛ
tʃiŋ-gɛ-mi
ʔtʃiŋ-gi-mi
tʃin-ge-m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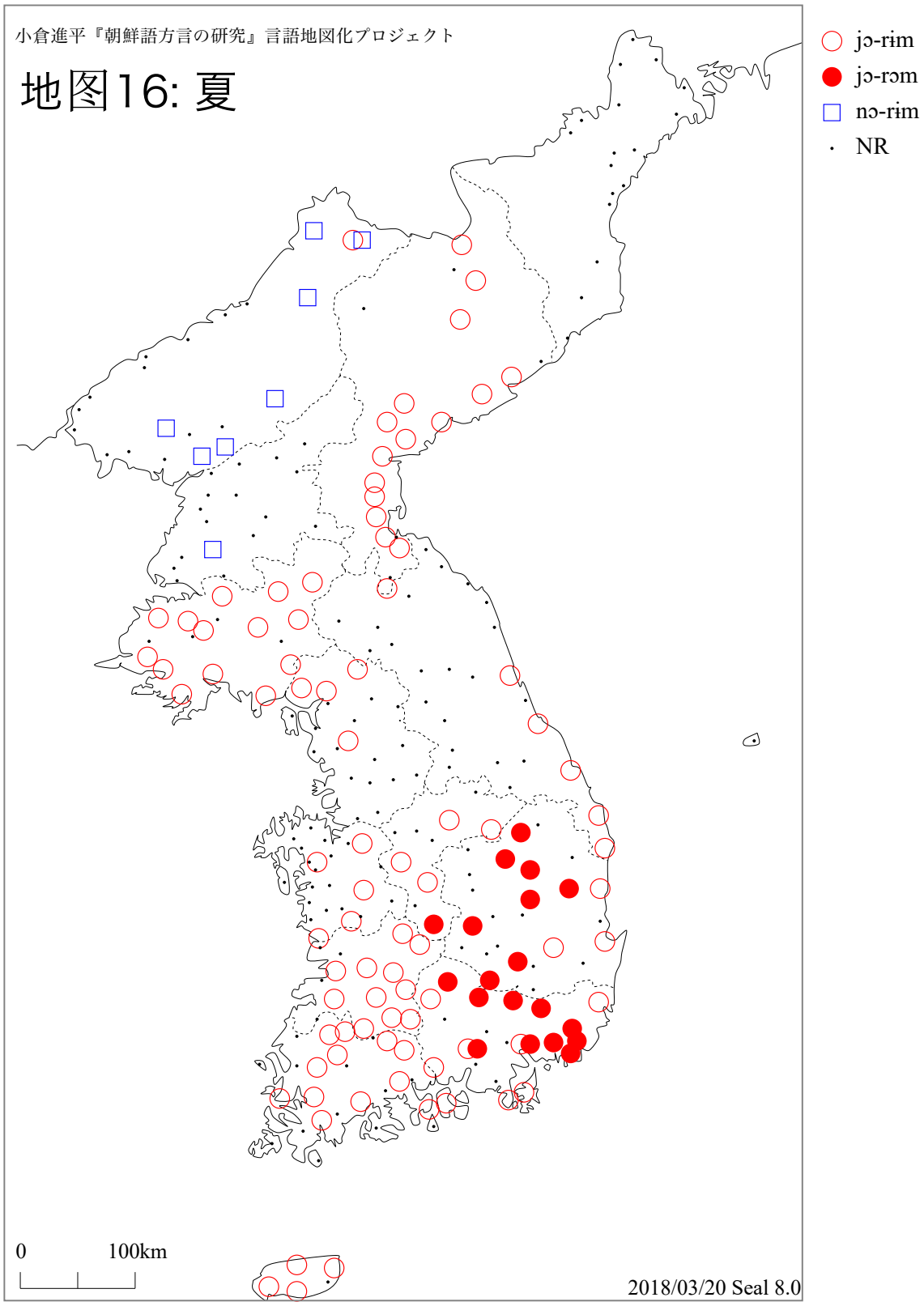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1: 辣
mɛ-wɔ-
mɛ-wa-
mɛ-bɔ-
mɛ-ba-
mɛ-gu-wɔ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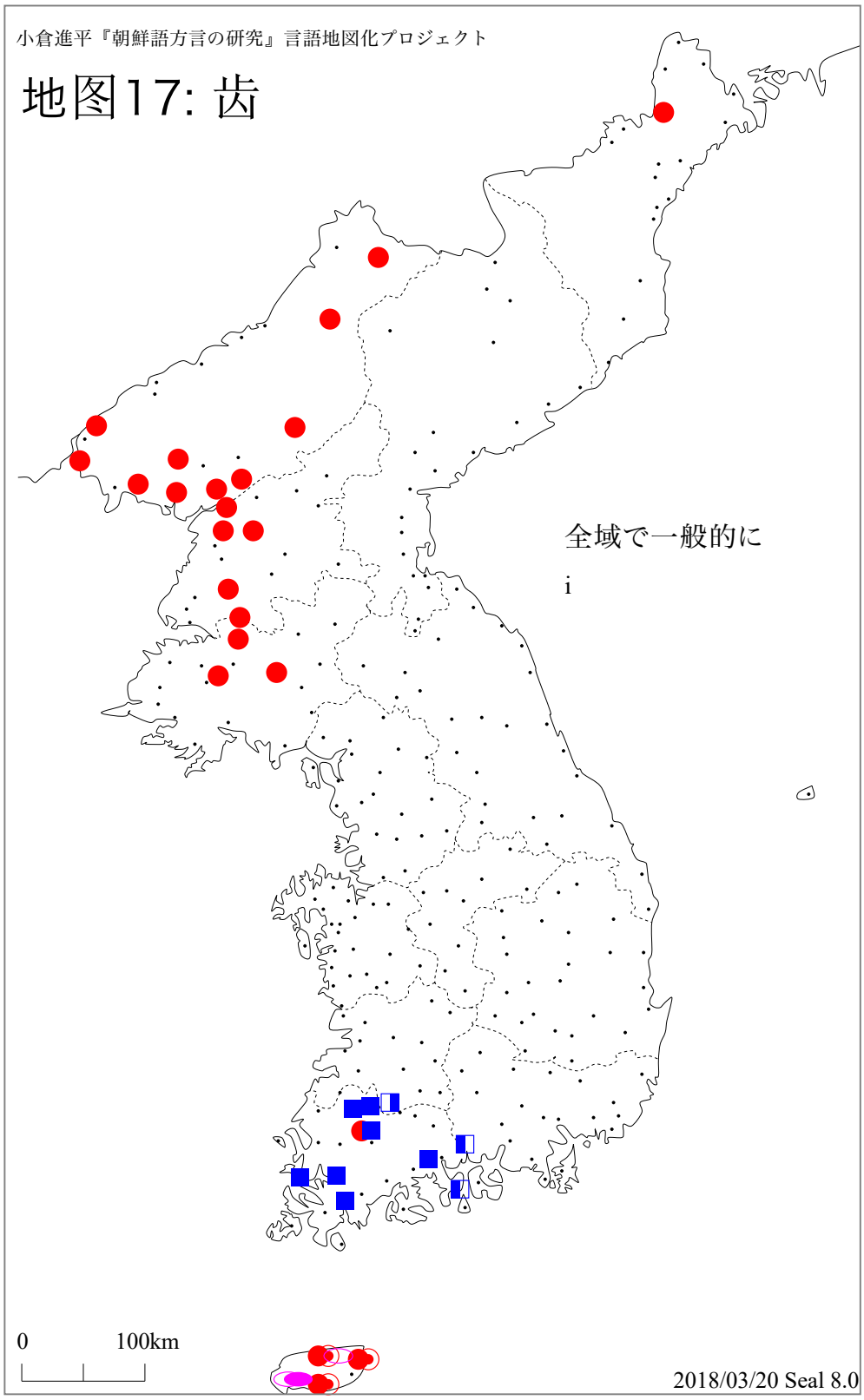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2: 蝸牛
tʌl-bœŋ-i
tal-bɛŋ-i
tal-pʰa-ni
tal-pʰɛŋ-i
tʰal-pʰɛŋ-i
tʰɔl-pʰɛŋ-i
tɨl-pʰɛŋ-i
tʰɨl-pʰɛŋ-i
nɨl-pʰɛŋ-i
kol-bɛŋ-i
ko-rɛ
ol-bɛŋ-i
hal-mi-go-doŋ
hal-mi-go-dɨiŋ-i
hal-mɛ-go-dɨiŋ-i
ha-lma-go-dɨiŋ-i
hal-maŋ-go-doŋ
ha-ma-go-dɨiŋ-i
ha:-mɛ
ha:m
kum-bɛŋ-i
kum-bi
kun-bi
mu-daŋ
mun-dɨi
toŋ-ba-ri
tʃal-lɛ-b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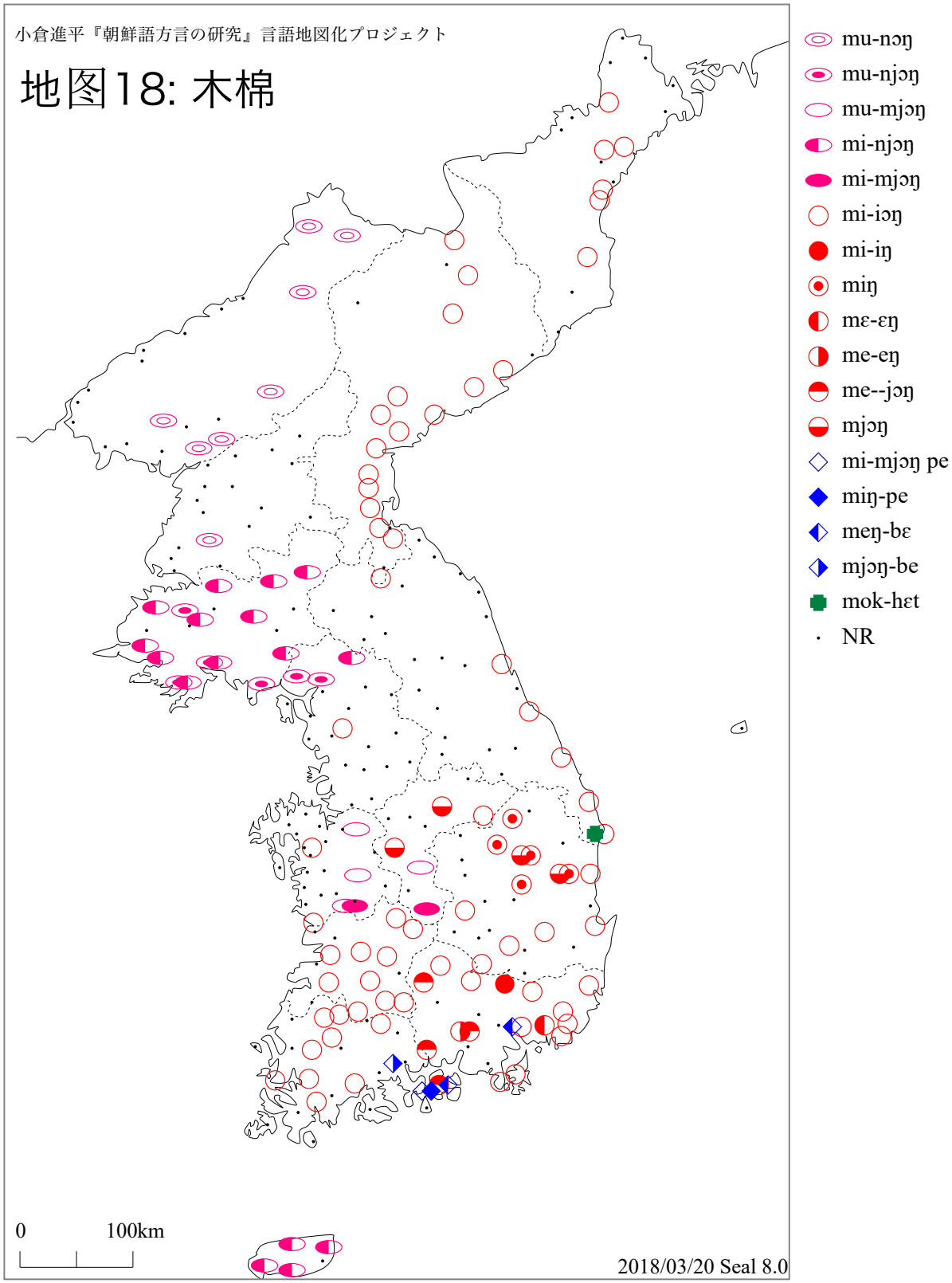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3: 天地
tʰjɔn-di
tʰjɔn-dʒi
tʰen-di
tʰɔn-di
NR
全域で一般的に
tʃʰɔn-dʒi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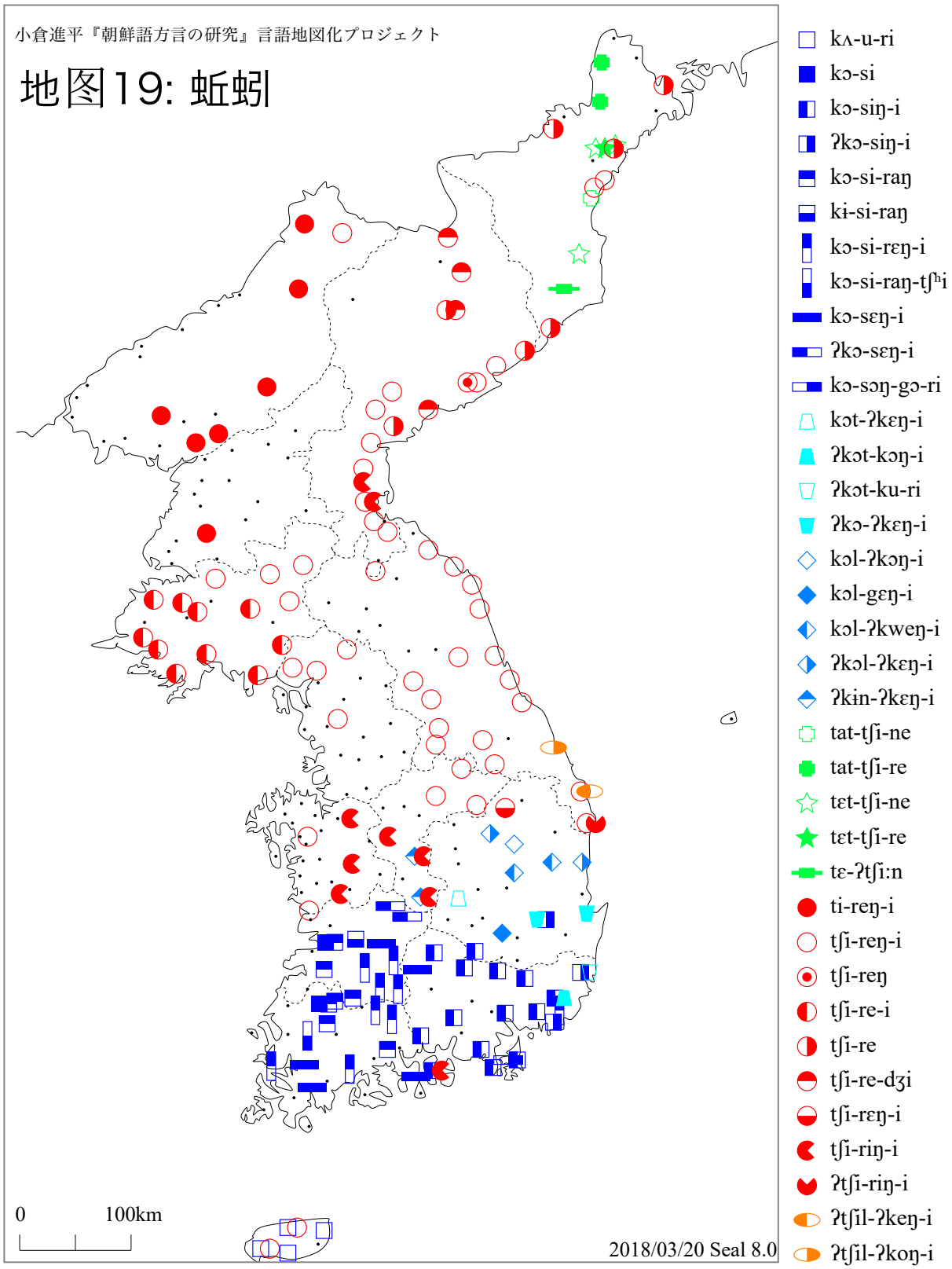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4: 一致
il-tʰi
il-tʃʰi
NR
全域で一般的に
il-tʃʰi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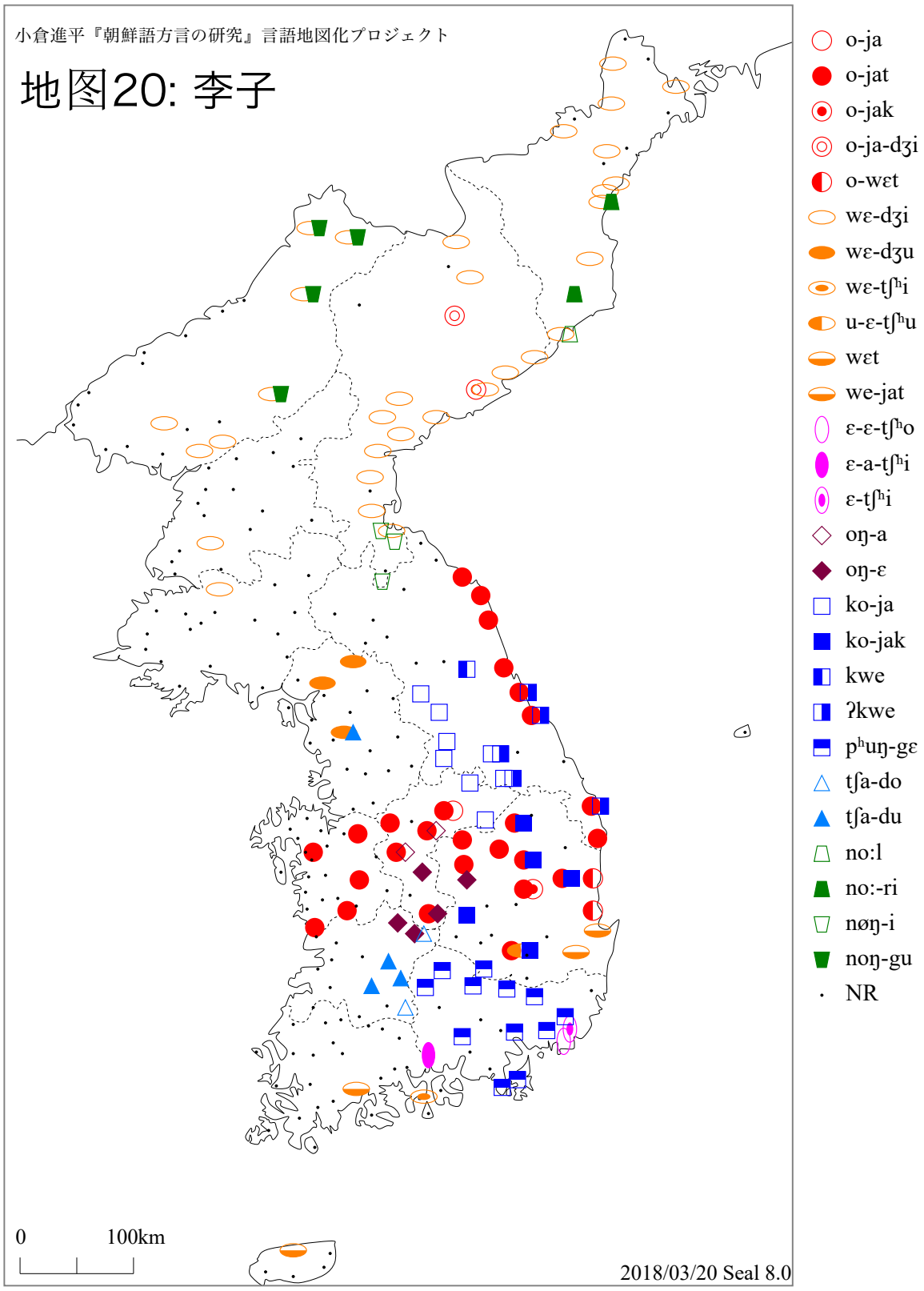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5: 好
tjo-tʰa
to-tʰa
tʃo-tʰa
NR
全域で一般的に
tʃo-tʰa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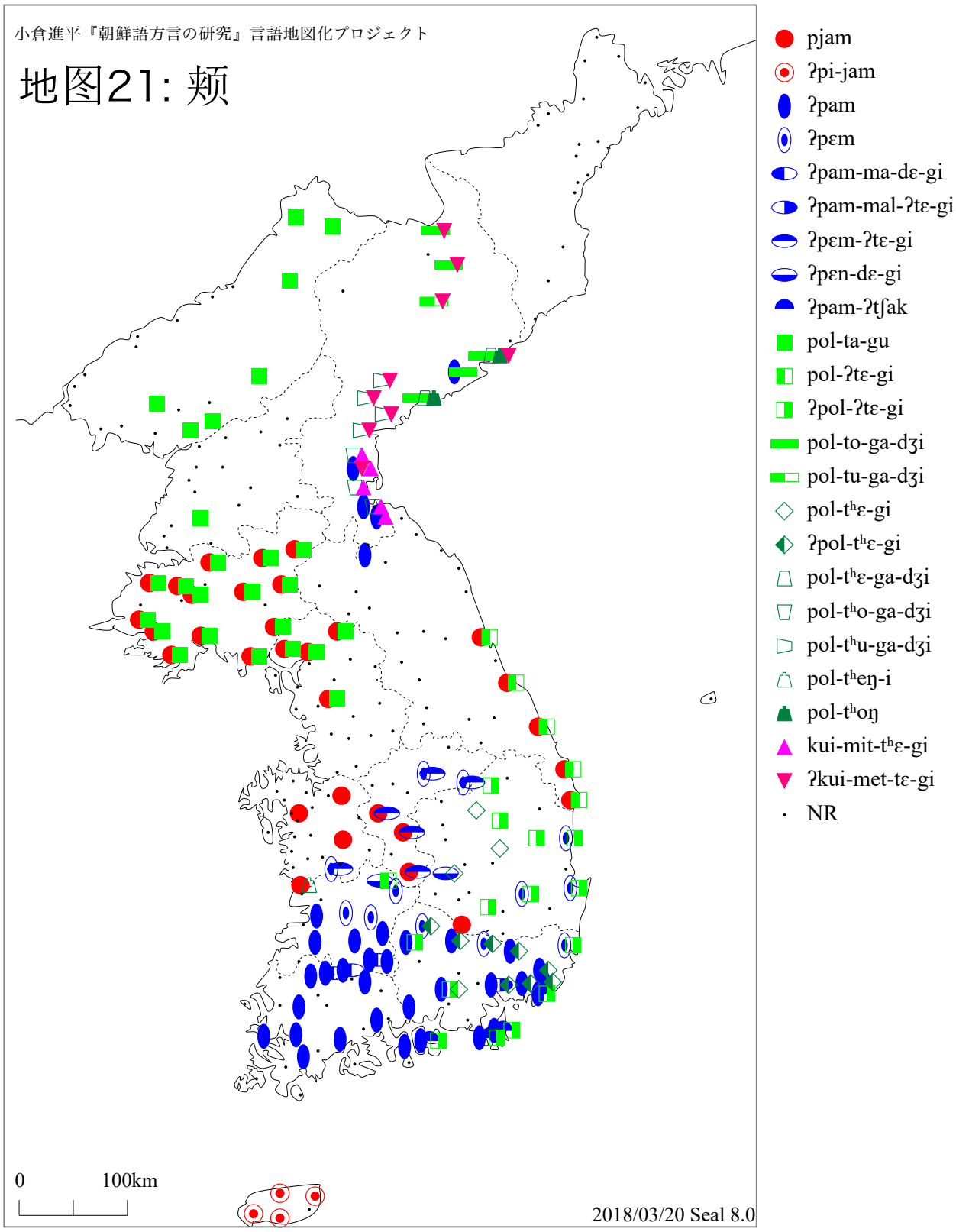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6: 夏
jɔ-rɨm
jɔ-rɔm
nɔ-rɨm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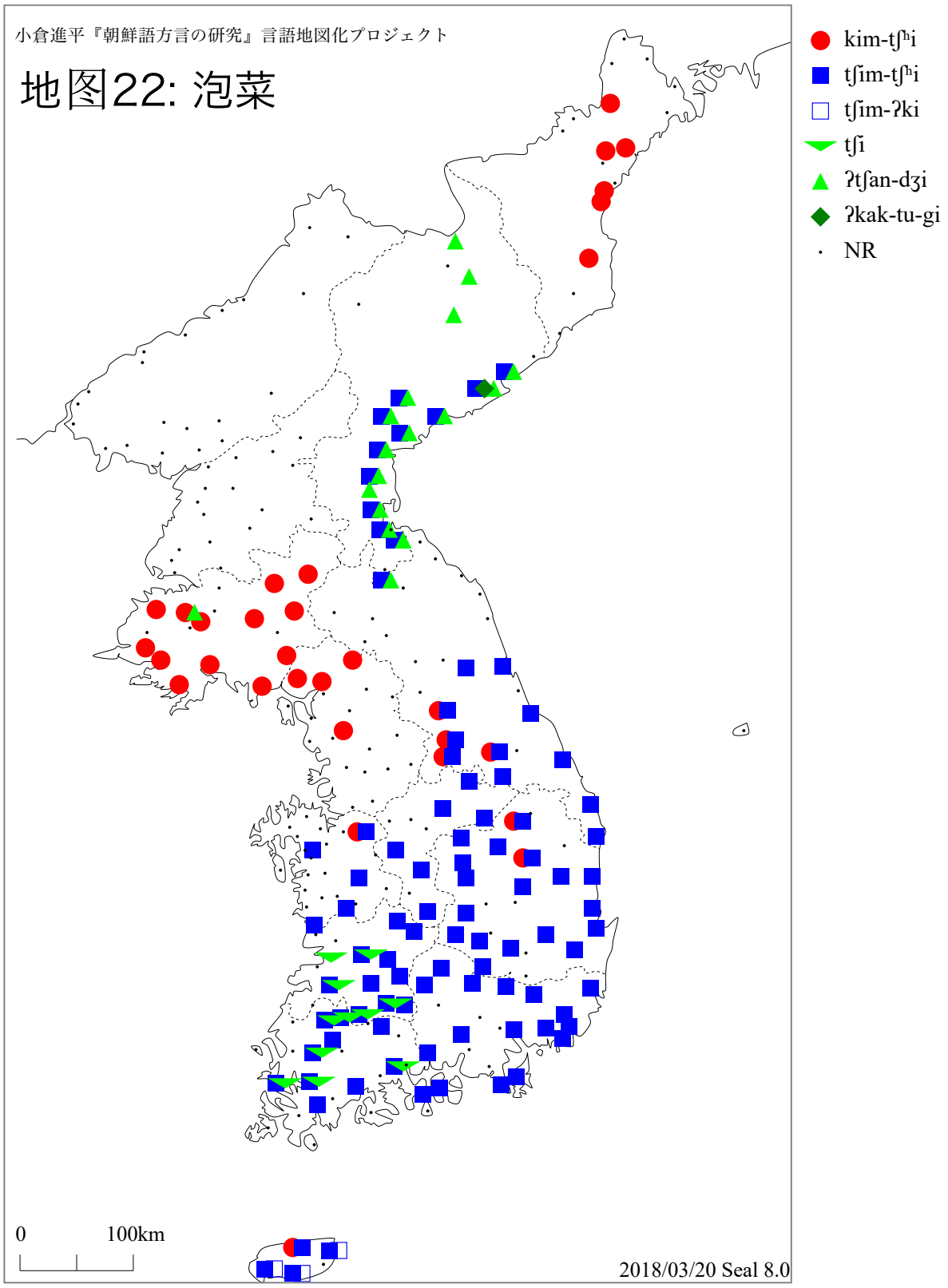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7: 齿
全域で一般的に
i
ni
ni-ʔpal
nii
nii-ʔpal
i-ʔpal
i-ʔpa-dii
i-ʔpa-dʒ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8: 木棉
mu-nɔŋ
mu-njɔŋ
mu-mjɔŋ
mi-njɔŋ
mi-mjɔŋ
mi-iɔŋ
mi-iŋ
miŋ
mɛ-ɛŋ
me-eŋ
me--jɔŋ
mjɔŋ
mi-mjɔŋ pe
miŋ-pe
meŋ-bɛ
mjɔŋ-be
mok-hɛt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19: 蚯蚓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kʌ-u-ri
kɔ-si
kɔ-siŋ-i
ʔkɔ-siŋ-i
kɔ-si-raŋ
ki-si-raŋ
kɔ-si-rɛŋ-i
kɔ-si-raŋ-tʃʰi
kɔ-sɛŋ-i
ʔkɔ-sɛŋ-i
kɔ-sɔŋ-gɔ-ri
kɔt-ʔkɛŋ-i
ʔkɔt-kɔŋ-i
ʔkɔt-ku-ri
ʔkɔ-ʔkɛŋ-i
kɔl-ʔkɔŋ-i
kɔl-gɛŋ-i
kɔl-ʔkweŋ-i
ʔkɔl-ʔkɛŋ-i
ʔkɨn-ʔkɛŋ-i
tat-tʃi-ne
tat-tʃi-re
tɛt-tʃi-ne
tɛt-tʃi-re
tɛ-ʔtʃi:n
ti-reŋ-i
tʃi-reŋ-i
tʃi-reŋ
tʃi-re-i
tʃi-re
tʃi-re-dʒi
tʃi-rɛŋ-i
tʃi-riŋ-i
ʔtʃi-riŋ-i
ʔtʃil-ʔkeŋ-i
ʔtʃil-ʔkoŋ-i
NR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20: 李子
o-ja
o-jat
o-jak
o-ja-dʒi
o-wɛt
wɛ-dʒi
wɛ-dʒu
wɛ-tʃʰi
u-ɛ-tʃʰu
wɛt
we-jat
ɛ-ɛ-tʃʰo
ɛ-a-tʃʰi
ɛ-tʃʰi
oŋ-a
oŋ-ɛ
ko-ja
ko-jak
kwe
ʔkwe
pʰuŋ-gɛ
tʃa-do
tʃa-du
no:l
no:-ri
nøŋ-i
noŋ-gu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21: 頬
pjam
ʔpi-jam
ʔpam
ʔpɛm
ʔpam-ma-dɛ-gi
ʔpam-mal-ʔtɛ-gi
ʔpɛm-ʔtɛ-gi
ʔpɛn-dɛ-gi
ʔpam-ʔtʃak
pol-ta-gu
pol-ʔtɛ-gi
ʔpol-ʔtɛ-gi
pol-to-ga-dʒi
pol-tu-ga-dʒi
pol-tʰɛ-gi
ʔpol-tʰɛ-gi
pol-tʰɛ-ga-dʒi
pol-tʰo-ga-dʒi
pol-tʰu-ga-dʒi
pol-tʰeŋ-i
pol-tʰoŋ
kui-mit-tʰɛ-gi
ʔkui-met-tɛ-g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小倉進平『朝鮮語方言の研究』言語地図化プロジェクト
地図22: 泡菜
kim-tʃʰi
tʃim-tʃʰi
tʃim-ʔki
tʃi
ʔtʃan-dʒi
ʔkak-tu-gi
NR
0
100km
2018/03/20 Seal 8.0

地理语言学原理的应用 -以彝文为例-[1]

岩佐一枝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内容摘要：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地理语言学原理应用在彝文展示的多样性之分析。为了阐明彝文传播路径及其变迁过程，笔者尝试以地理语言学原理详查按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画出的彝文地图及分析词汇及文字分布情况。为此，笔者还设置了试验的标准字体，并发现了超越方言区别的字体的类似性。

本文内容基于笔者在 2018 年发表的 *Remarks on Maps of the Yi Script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2]。本文是其汉语简介，因而所有地图及细节，请参考该书。

一、前言

1.1 彝族与彝语

彝族居住在中国西南部，越南及老挝北部。其人口中有 8,714,393 人 [3]居在中国，约 4,500 人 [4]居在越南，1,400 多人 [5]居在越南。

彝语属于藏缅语族彝缅语支，在中国，彝语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中国西南部一带。根据国内分类 [6]，彝语分为北部、南部、西部、东部、东南部、中部的 6 个方言 25 个土语。彝语是分析性语言，基本语序是 S（主语）O（宾语）V（动词）/N（名词）A（修饰语）。

1.2 彝文与其文献

上述的 6 个方言之中，有文字与文献的是北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方言。彝文被认为原来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过来的一种表语文字，它现在在各地还在“音节文字化”的过程，即是它还在从表语文字发展成音节文字的过程中。

彝文与文献都是只能由叫“毕摩”的彝族宗教的祭司使用的。为了保守他们的传统机密，彝文一般是在父子世袭的毕摩家里从祖上传下来的。因此，彝文的目的是为了家祖传的经典文献不被外传，彝文跟其他文字系统不一样，不是用于交流的工具。换言之，彝文

---

[1] 本文是在笔者 2019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民族语言地理语言学沙龙》上发表的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2] 从此链接下载：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5_yi_2018.pdf

[3]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4] 根据 2009 年调查结果。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2010).

[5] 据 Schliesinger (2014: p.93)，基于 1995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

[6] 陈等编著（1985）第 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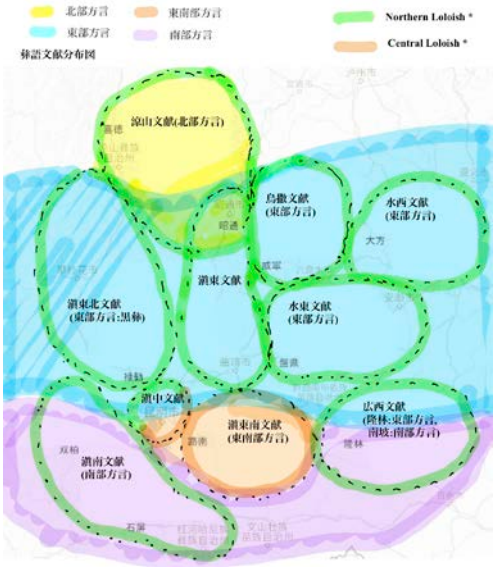
的特点在于它不是相通工具的事实。又，彝文与文献也可能是在毕摩举行仪式时用来帮助记忆的，也会演出神秘性的工具。

如前所述，彝文不仅是沟通工具而且还是十分带有个人性的文字。这是因为每个毕摩抄写传下来的文献的时候，他们也会写错，也会担心着被有人偷看，有些毕摩故意地写不正确的字或者省略一些字。同时，假借也会频繁发生的。彝文的这种闭锁性与个人性会引起无数的异体字出现。此外，在字体上，各地域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文献的材料有纸、布、木料、金属、竹简、骨头等种类。文献内容是宗教经典、历史、哲学及伦理、教育、政治、医药、天文、文学等。

有文字与文献的彝语方言分布情况如下所示。

图 1: 彝语文献分类分布图 [7]



二、彝文地图及其分析

2.1 彝文字资料采集地及其数据资源

在本研究中，彝文地图包括的 4 个方言如下。括号内是各个方言的彝文采集地。

东南部（SE, 路南）

东部（E, 禄劝、大方、威宁、盘县、隆林）

[7] 以黄色、橙色、蓝色、紫色涂抹的部分表示中国国内的彝语方言分类，而绿色及橙色的边线的部分代表布莱德利的分类。详见 Bradley (2002: pp.73-112)。本文不是讨论彝语分类问题，因此，按照中国国内分类将讨论彝文与文献。

北部（N, 喜德）
南部（S, 双柏、墨江、石屏）。

参考彝文主要资料[8]如下：

《滇川黔贵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东南部、东部、北部、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汉彝简明辞典》：东南部、东部、北部、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彝汉简明辞典》：东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滇南彝文字典》：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古彝文常用字典》：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云南规范彝文彝汉词典》：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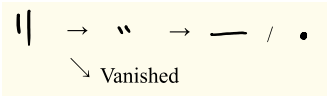
参考以上的资料，地图上显示的是正字与其音值以及在这些资料内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异体字及其他音值。可是，由于在资料里收录的字例数量不同，在地图上的各地点的字例数量也不均一。尤其，如路南、双柏、威宁、盘县及隆林等采集地的异体字，由于语料非常有限，就难以追查在这些地点的文字传播路径与变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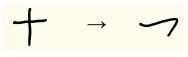
2.2 地图分析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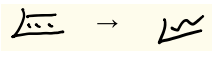
由于还没有判断古彝文的变迁先后顺序的标准，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字体及判断准则。因而，为了判断先后顺序，本研究采用了 3 个模式：简化模式，增加笔画模式，复杂化模式。

这些模式都是笔者在亲手抄写彝文献时发现的字体变化倾向。其中，最主要的是简化模式，提示如下。全地图均按照这种模式经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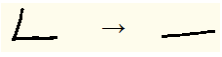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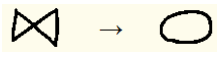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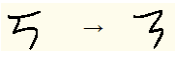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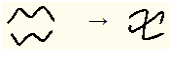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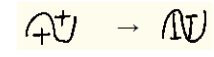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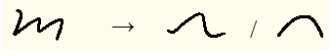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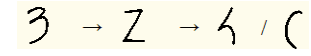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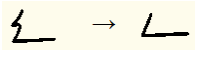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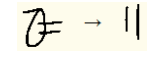
9. 

10. 

11. 

12. 

13. 

14. 

[8] 详见本文的《参考文献》。

15. 

三、主要发现

3.1 试验标准字体的制定

经过分析全地图，本研究目前制定了 42 个试验标准字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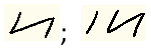
认同某个彝语文献的来源时，应该先把这些字体排除后详查剩下来的文字。换言之，这些试验标准字体有助于缩小来源候选地。

100 个斯瓦迪士核心词中，40%的词汇可以认为标准字体。决定标准字体规定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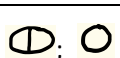
1. 在 75%以上的采集地能观察某种特定的字体。
2. 有些文字之间，能看到一种连续体，即使它们外貌十分不同。
3. 即使某种文字以草书方式写、省略某些笔画、笔画方向颠倒或是写得镜像字形，还能认出共同特征。

当然，根据今后的研究结果，有可能修改此目录内容。

表 1: 试验标准字体一览表

No.	Degree of commonality by ratio of coverage	Map number	word	Basic Yi character
1	9/9	11	one	
2	9/9	12	two	
3	9/9	16	woman	
4	9/9	20	bird	
5	9/9	21	dog	
6	9/9	40	eye	
7	9/9	43	tooth	
8	9/9	48	hand	

9	9/9	52	heart	
10	9/9	72	sun	
11	9/9	74	star	
12	9/9	77	stone	
13	9/9	89	yellow	
14	8/8	8	not	 (ma)
14’	2/2	8	not	 (a)
15	8/8	13	big	
16	8/8	24	seed	
17	8/8	35	tail	
18	8/8	38	head	
19	8/8	66	come	
20	8/8	100	name	
21	8/9	23	tree	
22	8/9	55	eat	
23	8/9	75	water	
24	7/8	14	long	
25	7/8	17	man	
26	7/8	18	person	
27	7/8	31	bone	

28	7/8	44	tongue	
29	7/8	70	give	
30	7/8	86	mountain	
31	7/8	87	red	
32	7/8	90	white	
33	7/9	10	many[9]	
34	7/9	30	blood	
35	7/9	60	sleep	
36	7/9	68	sit	
37	7/9	91	black	
38	6/8	34	horn	
39	6/8	54	drink	
40	6/8	59	know	
41	6/8	73	moon	
42	6/8	88	green	

[9] 这是象形文字，它本来的意思是“箭”。因此，“多”的意思一定是假借的用法。

图 2: 彝文地图例 21“狗”



这是试验标准字体例之一。文字表示“狗”。由于这字体能在全语料采集地看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字体的好例。

在地图上，蓝色边线的字体显示的是共同字体的特征，构成一种连续体(continuum)，由此，我们可以追查文字简化的过程。另外，在喜德的红色边线的字体应该是假借的一个例子。

3.2 字体派生模式

经过分析地图，发现地图 1 中的“我”及地图 2 中的“你”，路南和隆林的造字方式引人注目，详细如下所示。

3.2.1 字体派生模式 1：增减笔画

隆林的表示“我”及“你”的文字表示如下。

图 3: 彝文地图 1“我”



图 4: 彝文地图 2“你”



如以上两张地图上所示，隆林的“我”与“你”的文字字体上有笔画增减的变化。

除了这些例子以外，还有其他事例。在图 5 中，墨江的“石头”和在图 6 中的同一地域的“沙子”也是这种派生模式的例子。在表示“石头”的文字上面加上了一画，它就变成表示与石头同类的“沙子”。

图 5: 彝文地图 77“石头”



图 6: 彝文地图 78“沙子”



图 7 和 8 也是这种派生模式事例之一。除了路南以外，在其他的采集地都展示这增减笔画模式。

图 7: 彝文地图 87“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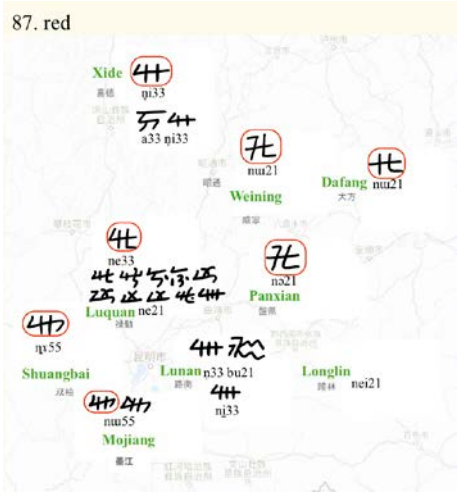


图 8: 彝文地图 88“绿”



3.2.2 字体派生模式 2：改变笔画形体

派生模式还有改变笔画形体种类的情况。在路南，蓝色边线的文字各个表示“我”、“你”及“我们”。它们是这种模式的一例。这 3 个文字的最右的笔画，按照人称及数量，其形体发生了变化。

图 9: 彝文地图 1“我”



图 10: 彝文地图 2“你”



图 11: 彝文地图 3b“我们”



3.3 超越方言的类似性

笔者通过分析彝文地图发现了超越方言的类似性。

类似性最高的是南部方言墨江和双柏与东部方言的禄劝，其次是南部墨江与东南部路南，再次是南部墨江与北部喜德，东部禄劝与东南部路南，东部禄劝与北部喜德。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互相不相邻的南部方言的墨江与北部方言的喜德却显示着较高的类似性。

在墨江和喜德之间，106 个文字中 60 个文字展示着十分高的类似性。因为这种 60 个文字里 36 个是试验标准文字，所以剩余的 24 个显示出高度相似性。墨江和喜德，从在地图上的距离来说，喜德在最北端，而墨江在最南端。从方言分类上来说，他们属于不同的方言。喜德是北部方言，而墨江是南部方言。事例如下所示。

图 12: 彝文地图 19“鱼”



图 13: 彝文地图 82“火”



图 14: 彝文地图 83“灰”



在图 12 中用蓝色边线圈上的文字、在图 13 中用绿色边线圈上的文字、在图 14 中用红色边线的文字，在地图上最南端的墨江与最北端的喜德都有同一字体。目前，在其他的采集地没有找到与它们相同的文字。

这事实很可能表明，墨江与喜德的关系比其他方言更接近、并且在更早的阶段以相反的方向离开。然而，其原因是还不清楚，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四、今后课题

鉴于本研究涉及的主题的性质，不得不依赖现有的语料，所以其结果还是受其语料的多寡及内容的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本彝文地图的采集地字例数量也非常不平衡。为了阐明彝文传播路径及其变迁过程，首先必须填补目前没有痕迹的、字例缺少的地方的文字资料。只有得到了各地的丰富字例之后，才能提高地图的可靠性。

今后，笔者将一边专心收集更多的字例，一边重新考虑字体变迁过程，同时摸索是否有更合适的模式与变化原因。

另外，探究墨江与喜德显示出的超越方言的类似性的原因也是本研究的关键主题。如果将墨江与喜德之间的彝文关系及文字传播路径了解清楚了的话，也能够将其应用于解释其他地方的彝文变化及传播情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笔者今后将继续收集更多语料、绘制更多地图。为了更精确地分析数据，还将积极开发及利用计算处理的方法。

附记：本研究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资助：《澄清语言变化机理的尝试 –基于彝语文献语言和现代方言的语料库–》（由笔者主持， No. JP15J40040）。
在此，谨向总是鼓励我绘制彝文地图和分析彝文的远藤光晓教授表示感谢。如果没有远藤教授的支持与指导，我不可能有本文中提示的宝贵发现，也无法加深我对彝文本身的理解。

此外，非常感谢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ILCAA)，因为本文的内容所依据的拙作 *Remarks on Maps of the Yi Script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 是与该研究所亚洲地理语言学的相关部门联合项目研究的结果，这个研究同时还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对“利用高分辨率和广域地图研究中国及其邻近多语种地区的地理语言学（‘Geolinguistics Studies of China and Adjacent Multilingual Areas Using High- Resolution and Wide-Area Maps’ (由远藤光晓教授主持，No. JP18H00670))项目的研究资助，笔者能出版该书。

参考文献

Bradley, David. 2002. “The sub grouping of Tibeto-Burman”.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Leiden. Brill. Pp.73-112.

Chen, Shilin et al. 陈士林等著. 1985. 『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Coulmas, Florian. 2003. *Writing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nguistic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2010. “The 2009 Vietnam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Completed Results”. Central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Steering Committee, June 2010. P.135. Retrieved 2013-11-26.

Huang, Jianming. 黄建明. 1993. 『彝族古籍文献概要』 云南民族出版社.

Iwasa, Kazue. 2017a. Mapping the Yi characters – an attempt to explore a route of their historical change and origin –.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2,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Geolinguistic Method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pp. 59-67. Tokyo: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wasa, Kazue. 2017b. A suggestion for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change in Yi characters – by analyzing results of mapping Yi characters –. Presentation at the 5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Fragrant Hotel, Beijing, China.

Iwasa, Kazue. 2018. *Remarks on Maps of the Yi Script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5_yi_2018.pdf

Kong, Xiangqing. 孔祥卿. 2005. 『彝文的源流』 民族出版社.

Schliesinger, Joachim. 2003 (digitized in 2014). *Ethnic Groups of Laos volume 4 Profile of Sino-Tibetan Speaking Peoples.* E-published by BooksMango, Thailand.

Vial, Paul. 1898. *Les Lolos. Histoire, religion, mœurs, langue, écriture.*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é-wé, Chang-hai.

Vial, Paul. 1909. *Dictionnaire Français -Lolo dialecte gni.* Hong Kong.

Wasilewska, Halina. 2012. Orthography of Traditional Yi Writing. Conventions of Sign Use in the Ritual Scriptures of the Yi. In Nathan W. Hill (ed.),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V*. Brill:447-480.

Wasilewska, Halina. 2014. *Unity and Diversity : The Yi traditional Writing System and Its Multiple Represeta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thnolinguis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Monograph ser., 2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thnolinguis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Wasilewska, Halina. 2015. Ritual manuscripts of the Yi in China – the case study of the Nuosu Yi.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2015:225-241.

Zhu, Chongxian. 朱崇先. 1994. 『彝族典籍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Zhu, Chongxian. 朱崇先. 1996. 『彝族典籍文化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Dictionaries:

Bai, Xianyun. 白显云主编. 1995. 『彝汉字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Dian Chuan Qian Gui Yiwen Xiezuozu.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 2004. 『滇川黔桂彝文字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出版社.

Li, Zenghua. 李增华主编. 2014. 『古彝文常用字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Pu, Meili, Zhang, Hui, Pu, Meixiao. 普梅丽 张辉 普梅笑 编著. 2014. 『云南规范彝文彝汉词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Pu, Zhangkai et al. 普璋开等编著. 2005. 『滇南彝文字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Wu, Zili, Ji Jiafa. 武自立 纪嘉发 编著. 2011. 『汉彝简明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Yunnansheng Lunan Yizu Zizhixian Wenshi Yanjiushi. 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研究室编. 1984. 『彝汉简明词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Zhang, Jinzhi. 张晋智主编. 2014. 『简明彝汉字典（禄劝版）』 云南民族出版社.

Zhongyang Minyuan Yizu Lishi Wenxian Ban. 中央民院彝族历史文献班编. 1984. 『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 中央民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Geolingistics
-the Yi script taken as an example

Kazue Iwasa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geolinguistics to the analysis of the diversity that the Yi script display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rocess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Yi script and its changing process, the author has drawn maps of Yi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 and has attempted to examine the vocabula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Yi characters. As a result, a tentative list of the basic forms of Yi character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among several research points, a remarkable resemblance exists in spite of dialectal distinction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Remarks on Maps of the Yi Script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in 2018, and its Chinese introductory version, several parts of which was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at the Salon of Geolinguistics studies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held a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on 6th April 2019.

“3D 语言地图”的绘制－－以徐州方言的“蝉”和“蝉的幼虫”为例

日高 知惠实
金泽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个新的语言地图模式－“3D 语言地图”。它是指在 XY 平面上加上 Z 轴（时间轴）将语言资料呈现为可视化的立体三维图。本文绘制了关于江苏省徐州方言“蝉”和“蝉的幼虫”的“3D 语言地图”，发音人为 1930 年代至 2000 年代出生的 182 位徐州市旧铜山县本地人。从其结果中发现，我们可以在视觉上掌握该地区所具有的地理差异（如“东西对立”）和年龄差异。本文末尾还对今后的展望也进行了探讨。

一、前言

众所周知，语言地图是一种标示语言在地理上分布的地图，它的绘制是语言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通常，一幅语言地图上描绘的是各个地点的同一个年代人的语言资料，我们从其语言的地理分布来探讨语言演变的过程。还有一种从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两个方面来探讨语言演变的分析手法叫做“glottogram”（年龄×地点语言分布图）。“glottogram”很适于考察在河川、公路、铁路沿线或沿岸地区等，人们来往频繁的一条线上及其周边地区的语言传播状况。不过，要俯瞰向东南西北四方扩展的整个地区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这种方法却有诸多不便之处。

本文所提议的“3D 语言地图”是指，在 XY 平面上加上 Z 轴（时间轴）将语言资料呈现为可视化的立体三维图。“3D 语言地图”与“glottogram”不同，分析对象不必限制为在一条线上的地区。当然，像福岛 2017、远藤 2018 所研究的那样，通过对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条目、不同时期为对象的多幅语言地图做相互比较，我们也能够了解该地区随着时间变迁而产生的语言变化。然而“3D 语言地图”不仅在视觉上直觉上可以掌握语言的多层性，而且如果将来能够连接到大数据，在语言地理学研究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际绘制操作“3D 语言地图”提出一个新的模式，同时也将对此研究方法的课题展开讨论。

二、资料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徐州方言为研究对象。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划分上徐州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北边分布着冀鲁官

话，而南边分布着江淮官话。因此徐州不仅是在地理上，在语言上也处在交界处。笔者于2015年8月9月、2016年3月和2019年3月，共3次在徐州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方言资料。

本文分析的条目是“蝉”和“蝉的幼虫”。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1996：136中记载，“蝉”为“蛈蚓”[tiə^{35} · lou]，“蝉的幼虫”为“蛈蚓龟儿”[tiə^{35} · lou kuər^{213}]。岩田礼、刘艳2013针对全国汉语方言中“蝉”义词形的分布进行了分析。

选取此条目为分析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我们在调查中收集了许多词典里没有记载的词形；（二）笔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条目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较为整齐，适合用来首次尝试绘制 3D 语言地图；（三）通过对“蝉”和“蝉的幼虫”两个有关联的条目作比较，我们能够辨明两者之间的异同。

本文所提及的都是“蝉”的总称形式。例如，在苏晓青、吕永卫 1996：55, 327 中，“伏凉儿”[fu^{55} liãr^{55}]，别名“金蛈蚓”[tɕiẽ$^{213\text{-}21}$ tiə^{35} · lou]被解释为“一种形体较小的蝉，鸣叫声比普通的蝉尖细响亮”。像这种个别种类的“蝉”的名称，我们一般不予探讨。

2.2 发音人

发音人均在徐州市境内的“旧铜山县”出生长大，一共有182位。

现在的徐州市区（云龙区、鼓楼区、贾汪区、泉山区、铜山区）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在2010年新制定下来的（图1）。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由位于中心部的“旧徐州市”和环绕市区周围的“旧铜山县”两个行政区域构成（图 2）。实际上，直到现在也还保留着前者是城市，后者是农村的浓重色彩。上述的182位发音人均是以1991年的行政区域划分作为选拔标准，具体来说均是在1991年出版的《徐州市行政区划》中所划分的铜山县境内出生长大的。但是其中几位发音人出长于“旧贾汪区”。“旧贾汪区”是因兴建矿区而发展起来的地区，从行政上来说，它属于“旧徐州市”的一个管辖区，但从地理上来说，它位于距离市中心东北方向约40公里的“旧铜山县”大泉乡境内，因此也将他们列为分析对象。



图1　现在的徐州市区图 [1)]



图2　“旧铜山县”行政区划图 [2)]

1)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2014
2) 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

这 182 位发音人从出生年代来看，上世纪 30 年代的有 13 位，40 年代的有 16 位，50 年代的有 21 位，60 年代的有 31 位，70 年代的有 17 位，80 年代的有 21 位，90 年代的有 61 位，2000 年代的有 2 位。

2.3 调查方法

调查是一对一进行的。调查方法是将准备好的图片出示给发音人，然后让他回答出图片上的昆虫的徐州方言名称。图 3 是调查时所使用的图片。



图 3 “蝉”和“蝉的幼虫”的图片

三、软件和“3D 语言地图”的绘制程序

本文所介绍的“3D 语言地图”是使用“Origin”来绘制的。“Origin”是美国 OriginLab 公司开发的一个数据分析、绘图软件 [3]。从 1992 年开售以来，目前被世界各个企业、政府机关、大学等研究开发和教育机关所广泛利用。在日本由 Light Stone 公司作为国内正规销售代理店负责销售业务。

“3D 语言地图”的绘制程序如下。

a）分类词形：

首先将收集的方言资料按照其词形来分类。分类的结果下一章再做解释。

b）设置 XY 坐标：

以图像的大小（本文使用“旧铜山县”的地图）设定 X 轴和 Y 轴的刻度，然后按照发音人的生长地在地图上的位置给每位发音人设定 XY 坐标值。在此项工作中，笔者使用了 Origin 的数字化仪功能（digitizer）。

c）设置 Z 坐标：

按照发音人的出生年代设定 Z 坐标值。每个年龄组的人数在前文已有叙述。不过 2000 年代出生的位发音人也破例列入 90 年代出生组。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人数不多，再加上这

[3] OriginLab 公司网站（https://www.originlab.com/）2019.04.15 阅览

两位恰好是 2000 年这一年出生的，年龄上与上一组没有太大的差距。

从 30 年代出生组到 90 年代出生组（包括 2000 年出生的两位）的 7 个年龄组各被配置在 Z 轴的 7 个层。最高层是年龄最大的 30 年代出生组，最底层是年龄最小的 90 年代出生组。

d）在 XYZ 坐标上绘制记号：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设定好了每位发音人的 XYZ 坐标值。我们只要将发音人回答的词形所对应的记号标记在固定的坐标上，就能绘制出“3D 语言地图”。

四、分析

4.1 “蝉”

第一个条目是“蝉”。首先将 182 位发音人的资料按照其词形来分成以下五类（表 1）。表中括号内所记载的数字指的是回答各个词形的发音人数。

A 类的“蛈蜊类”除含有“蛈蜊[tiə^{35}·lou]”之外，还有在“蛈蜊”前加上“大[ta^{51}]”或“麻[ma^{55}]”作修饰成分和在“蛈蜊”后加上后缀“子[tsɿ]”的各个词形，另外还有脱落“蜊[lou]”的“跌子[tiə^{35}·tsɿ]”也包括在内。B 类的“姐蜊类”除含有“姐蜊[tɕiə^{35}·lou]”之外，还有在“姐蜊”前加上“大”、“小[ɕiɔ^{35}]”以及“金[tɕiẽ$^{213\text{-}21}$]”作修饰成分的各个词形。A 类“蛈蜊”和 B 类“姐蜊”的区别在第一音节的声母上，前者是舌尖音[t]，而后者是舌面音[tɕ]。

C 类的“知了[tʂɻ$^{213\text{-}21}$·liɔ]”和 D 类的“蝉[tʂʰæ^{55}]”均不是徐州当地的特色方言词。岩田 2012:84-87 所收录的“蝉”的汉语方言地图显示，“知了”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而“蝉”的分布范围为全国各地。

E 类的“幼虫类”含有“蛈蜊龟儿[tiə^{35}·lou kuər^{213}]”和“姐蜊龟儿[tɕiə^{35}·lou kuər^{213}]”。从语素来看，“蛈蜊”、“姐蜊”是“蝉”，“龟”是比喻幼虫的形态的第二成分，故此“蛈蜊龟儿”或“姐蜊龟儿”原本指的是“蝉的幼虫”。不过，不区分成虫和幼虫名称的发音人却也不少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与徐州具有吃“蝉的幼虫”的饮食文化有关。有许多发音人还忆起了小时候经常与家人去捕捉它们的故事。因此一看到“蝉”就会想起它的幼虫，这一点反映在了他们的词汇系统中。有些发音人还解释，幼虫是“能吃”的“蛈蜊龟儿”，成虫是“不能吃”的、或“带翅膀”的“蛈蜊龟儿”。

表 1 “蝉”的词形分类

A 类	蛈蜊类 (62)	蛈蜊 (55)， 大蛈蜊 (2)， 麻蛈蜊 (1)，蛈蜊子 (3)，蛈子 (1)
B 类	姐蜊类 (38)	姐蜊 (35)， 大姐蜊 (1)， 小姐蜊 (1) ，金姐蜊 (1)
C 类	知了类 (43)	知了 (43)
D 类	蝉类 (16)	蝉 (16)
E 类	幼虫类 (23)	蛈蜊龟儿 (10)， 姐蜊龟儿 (13)

4.2 “蝉的幼虫”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第二个条目是“蝉的幼虫”。此条目主要出现了“蛈蚓龟儿[tiə^{35}・lou kuər^{213}]”、“蛈蚓猴儿[tiə^{35}・lou xour^{55}]”、“姐蚓龟儿[tɕiə^{35}・lou kuər^{213}]”、“姐蚓猴儿[tɕiə^{35}・lou xour^{55}]”四种词形。另外还有几位发音人回答出了脱落“蚓[lou]”或后缀“儿[ər]”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形的结构是第一成分“蛈”或“姐”和第二成分“龟”或“猴”的组合。如上所述，“蛈”和“姐”有声母上的区别，“龟”和“猴”则都表示幼虫的形态或性质（蝉的幼虫在蜕变时要爬树。因为猴子擅长爬树，在这一点上两者有相同之处）。

182 位发音人的回答可以分成以下七类。首先根据第一成分分成 A 、B 两类，然后根据第二成分再分次类。C～E 类的 9 位发音人回答，会使用两种词形。

表 2　“蝉的幼虫”的词形分类

A-1 类	蛈蚓龟儿类 (84)	蛈蚓龟儿 (83)、蛈蚓龟 (1)
A-2 类	蛈蚓猴儿类 (12)	蛈蚓猴儿 (12)
B-1 类	姐蚓龟儿类 (75)	姐蚓龟儿 (70)、姐蚓龟 (5)
B-2 类	姐蚓猴儿类 (2)	姐蚓猴儿 (1)、姐猴儿 (1)
C 类	并用型 ① (5)	蛈蚓龟儿／蛈蚓猴儿 (5)
D 类	并用型 ② (3)	蛈蚓龟儿／姐蚓龟儿 (3)
E 类	并用型 ③ (1)	蛈蚓猴儿／姐蚓龟儿 (1)

4.3 对“3D 语言地图”的分析

图 4 至图 7 是根据以上所述的语言资料绘制的“3D 语言地图”。图 4 和图 5 标示“蝉”、图 6 和图 7 标示“蝉的幼虫”的分布情况。其中，图 4 和图 6 是从上方、图 5 和图 7 是从侧斜面分别截取的屏幕截图（Screenshot）。本文虽然只给读者介绍了“3D 语言地图”的一个侧面，不过实际上它可以转动 360 度，不仅能够做从任何角度的分析，还有将图形扩大或缩小的功能。地图上黑粗线内灰色的地区表示“旧铜山县”，白色的地区表示“旧徐州市”。

首先我们探讨“蝉”的分布。从图 4 可以看出，A 类“蛈蚓类”主要分布在“旧铜山县”西部，B 类“姐蚓类”则分布在东部，形成很明显的“东西对立”。图中的虚线表示“同言线”（isogloss）。C 类的“知了”、D 类的“蝉”、E 类的“幼虫类”零散分布在“旧铜山县”境内各地，看起来好像没有形成整套的分布。不过，如图 5 所示换个角度从侧斜面观察就会发现，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出生的发音人中，回答出“知了”、“蝉”或“幼虫类”的比率相当高，存在着明显的年龄差异。

接下来是“蝉的幼虫”。从图 6 可以看出，以“蛈”作为第一成分的 A 类主要分布在“旧铜山县”西部，以“姐”作为第一成分的 B 类则分布在东部。A 类与 B 类的“东西对立”一目了然，其分布情况与图 4“蝉”相似，同言线的位置也与“蝉”大概一致。如

表 2 所示“并用型”有三个类型。其中，属于 D 类（并用“蛈蜊龟儿”和“姐蜊龟儿”）的两位发音人和属于 E 类（并用“蛈蜊猴儿”和“姐蜊龟儿”）的一位发音人的生长地在 A 类与 B 类的交接地区，这应该可以说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另一方面，“蝉的幼虫”与“蝉”不同，几乎不存在年龄差异。从图 7 可以看出，“蝉的幼虫”的各个方言词形不仅 Z 轴上层的中老年人在使用，Z 轴下层的青年人也仍然还在使用，这表明 A 类与 B 类的“东西对立”依然存在。为何“蝉的幼虫”的古老方言词形保留得如此完整？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如上所述徐州具有吃“蝉的幼虫”的饮食文化，而且传承至今。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符合了“古老形式较为容易保留在复合词里”这项一般原则。唯一与出生年代有关的是以“猴”为第二成分的词形。如图 7 所示，A-2 类（“蛈蜊猴儿类”）、B-2 类（“姐蜊猴儿类”）、C 类（并用“蛈蜊龟儿”和“蛈蜊猴儿”）、E 类（并用“蛈蜊猴儿”和“姐蜊龟儿”）倾向于出现在 Z 轴中层和下层。因此，在徐州方言中“蛈蜊猴儿”和“姐蜊猴儿”与“蛈蜊龟儿”和“姐蜊龟儿”相比有可能是较为新的词形。

那么，作为“蝉”和“蝉的幼虫”的一个共通的问题，在徐州方言的 A 类“蛈[tiə]蜊”和 B 类“姐[tɕiə]蜊”当中，哪一个才是更古老的形式？关于这一点，只观察这次绘制的“3D 语言地图”，我们可能无法判断。因为，图 4 和图 6 所显示的“东西对立”（AB 分布）十分整齐，两者势均力敌，而且在年龄上也没有差别。今后，需要对包括徐州周边地区在内的分布情况再次进行考察。

4.4 对同言线的位置的分析

话说回来，图 4 和图 6 中的同言线到底为何出现在这个位置，或者有何相关的因素呢？

图 8 是从谷歌地图上获取的图像。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地图上用橙色粗线标示 104 国道，用白色粗线标示“旧徐州市”的位置。据徐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会 1994:839 中记载，“104 国道的徐淮线向东南由睢宁、泗县可通往南京、上海、浙江等南方省市，路面宽 9-12-18 米，全程长 95.184 公里”、“104 国道的徐韩线从提北经茅村、淮海水泥厂到韩庄，全长 38.5 公里”。

我们将图 4 和图 6 中的同言线的位置与图 8 中的 104 国道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完全一致。从这一点来看，语言分布和解放后的城市发展必定有着密切关联的。关于影响同言线形成的具体因素将另稿再论。

五、结语

由此可见，“3D 语言地图”能够给我们展示语言的多层性，是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法。

目前需要跟进的首要课题是绘制“蝉”和“蝉的幼虫”之外其他条目的“3D 语言地图”。其次是将它们在网络上公开并提供阅览。因为将三维图转换为二维图不方便阅览。

这项研究的长期展望是扩大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进而绘制以整个汉语方言为对象的“3D 语言地图”。另外系统的网络化也将列入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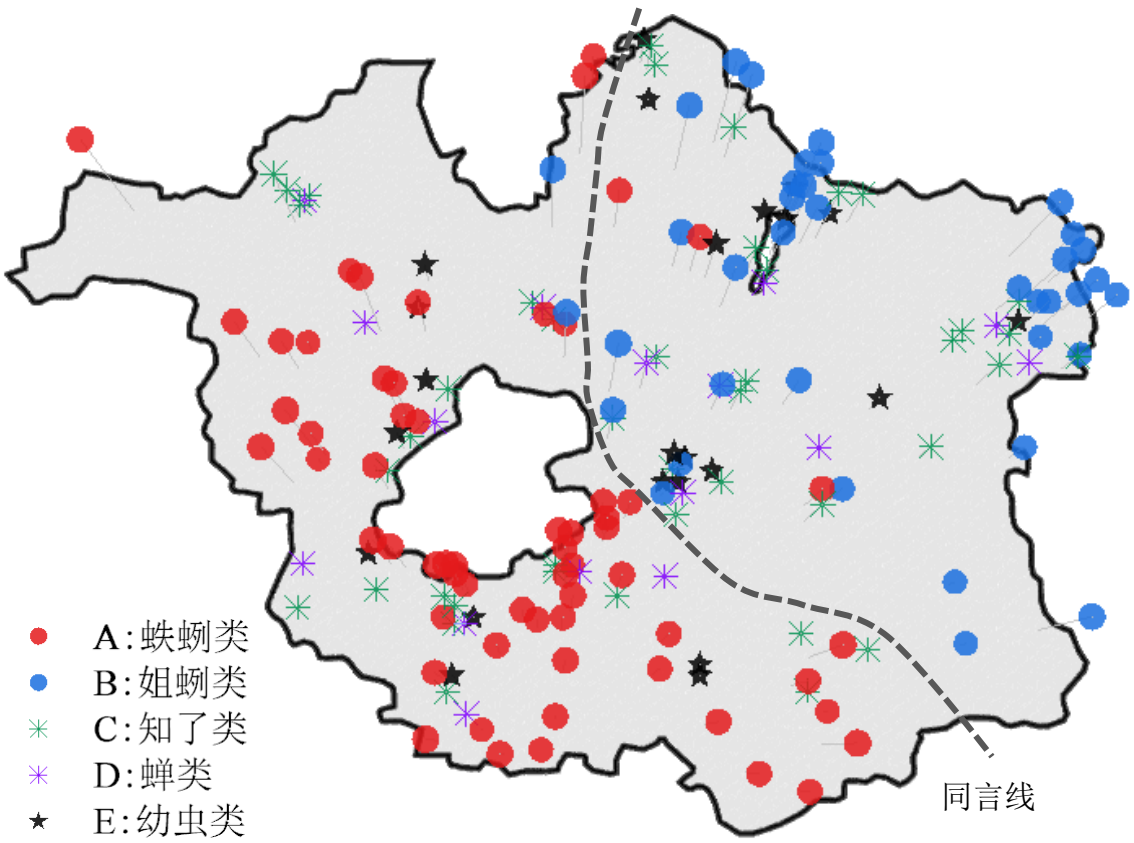


图 4　关于“蝉”的“3D 语言地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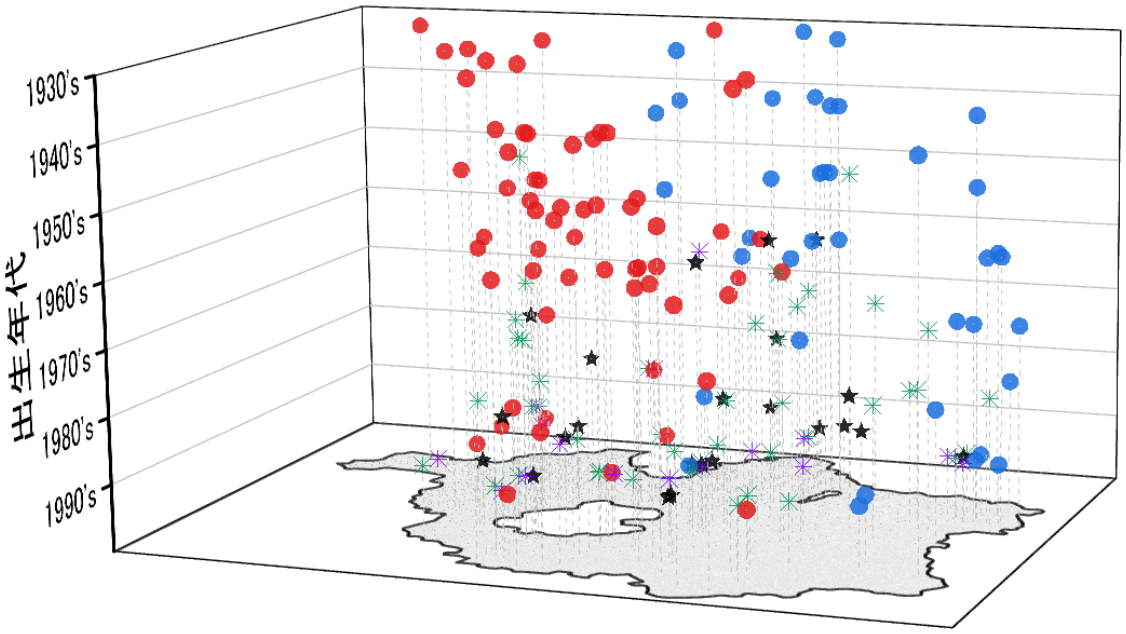


图 5　关于“蝉”的“3D 语言地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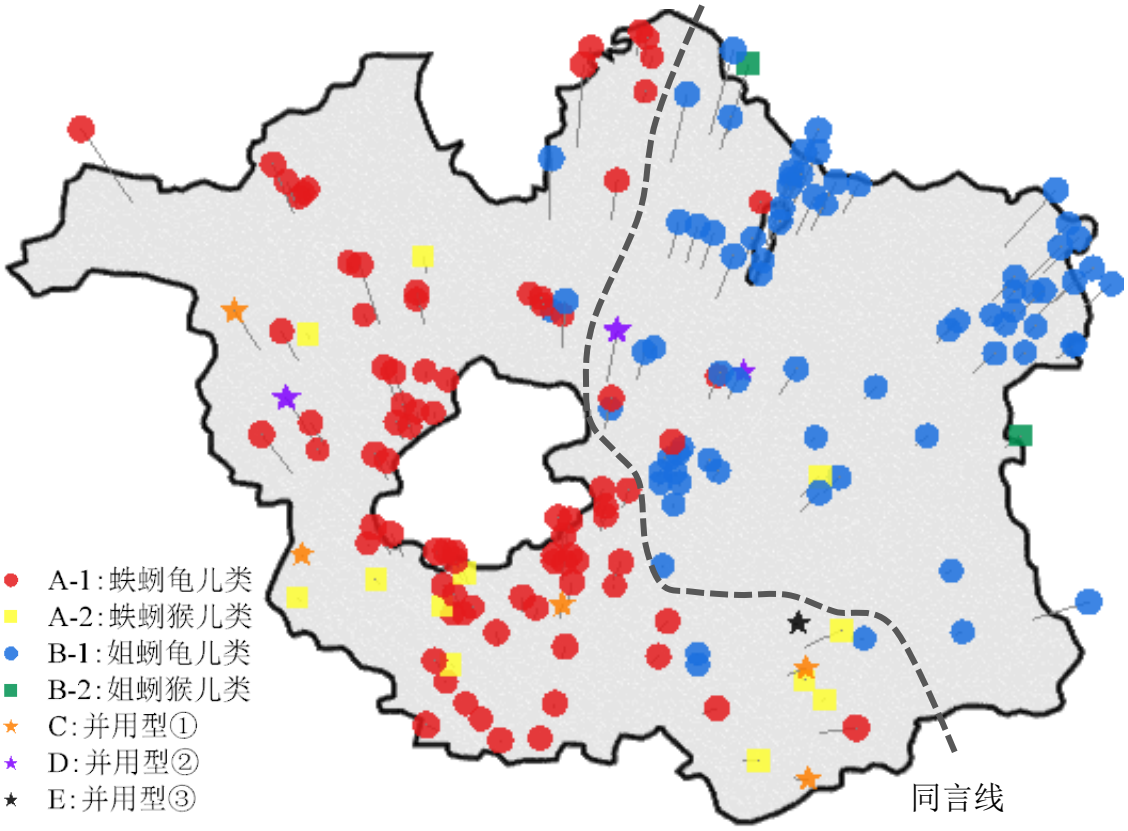


图 6　关于“蝉的幼虫”的“3D 语言地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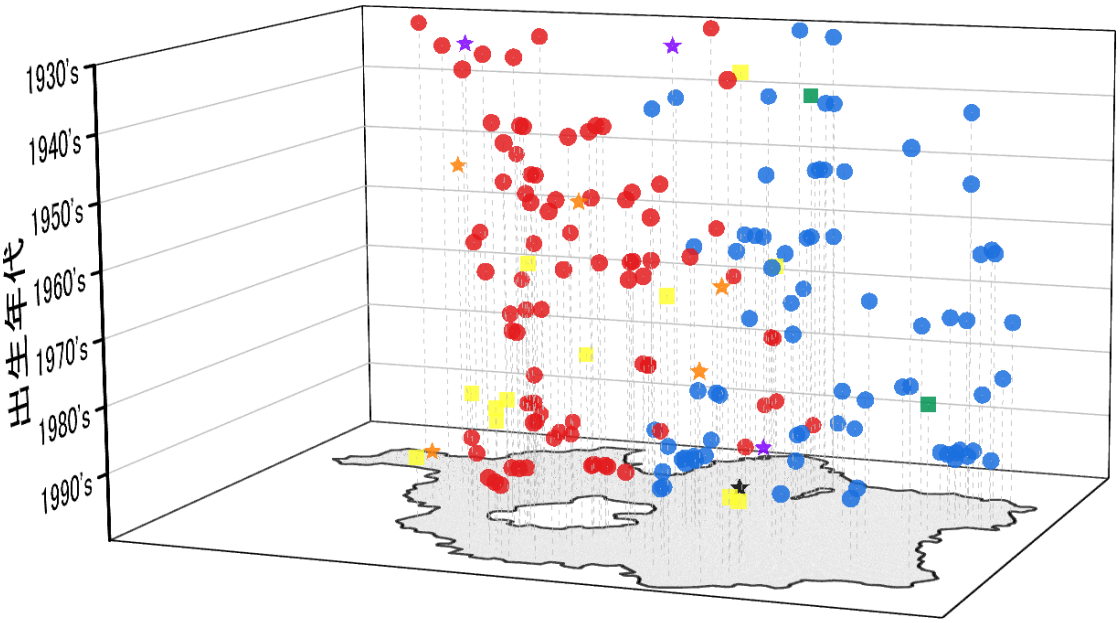


图 7　关于“蝉的幼虫”的“3D 语言地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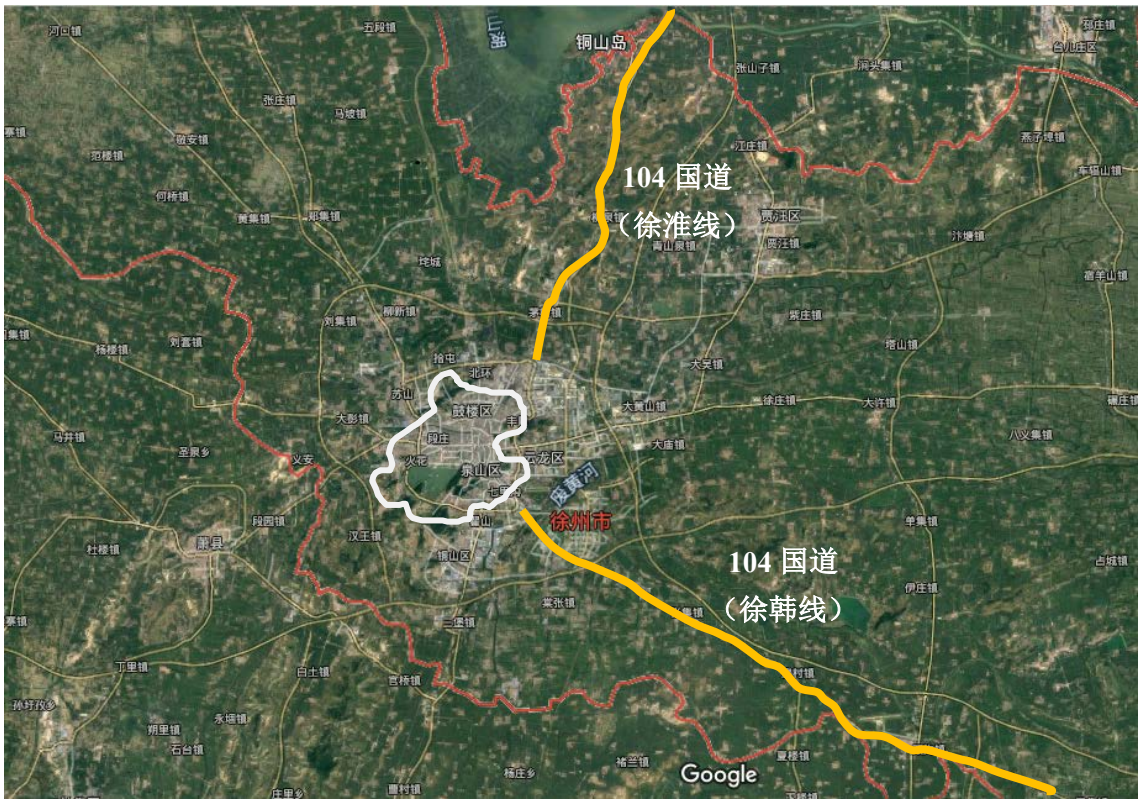


图 8　104 国道的位置

附记：本文承蒙 JSPS 科研费 JP19K20786（研究活動スタート支援「3D 言語地図による漢語徐州方言の地域差・世代差に関する社会言語地理学的研究」）的鼎力支持，谨此鸣谢。感谢在调查过程中，江苏师范大学的苏晓青教授、苏教授的各位研究生（卢文秀、许以撒、赵文文）以及其他多方相关人士对我的协助和支持。感谢众多发音人为我抽出时间并给予了宝贵的语言资源。在绘制“3D 语言地图”方面，感谢 Light Stone 公司的榎本純二先生多次传授给我绘图软件“Origin”的操作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以及感谢金萍女士在中文校对方面的帮助。特此衷心地向各位表示感谢。最后，向引导我走上徐州方言研究之路的岩田礼教授，向这次给予我投稿机会的远藤光晓教授深表谢意。不当之处，望各位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福岛秩子 2017 方言分布の総合と比較から見る方言の地域差と変化，『方言の研究』3，53-76

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3《江苏省地方志・铜山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晓青、吕永卫 1996《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徐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会编 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徐州市志》中华书局

徐州市民政局、徐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1991《徐州市行政区划》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编 2014《徐州地方年鉴丛书・徐州年鉴 2014》江苏人民出版社
岩田礼编 2012《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白帝社
岩田礼、刘艳 2013“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12, 1-22
远藤光晓 2018 山東方言単字調の時系列言語地図,『経済研究』10, 1-37

Creation of “3D linguistic map”: based on the word forms “cicada” and “cicada larva” in the Xuzhou dialect in China

HIDAKA Chiemi
Kanaza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3D linguistic map” for visualizing linguistic data. The “3D linguistic map” was constructed by adding a Z-axis (the time axis) to an X-Y plane. Data on two word forms; “cicada” and “cicada larva”; in the Xuzhou dialect were collected from 182 informants born from the 1930s to the 2000s in the rural areas in Xuzhou City (formerly Tongshan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The 3D linguistic maps enabled both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e.g., East-West Distribution) and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rea to be displayed simultaneously. Some remaining issues with the present method and prospects are also discussed.

山东莒县方言尖音字的“glottogram”调查字表

亓海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内容摘要：山东莒县方言尖音字读法正在变异，本文使用“glottogram”的地理语言学调查方法对莒县16个乡村58位不同年龄发音人的尖音字进行调查，将42个尖音字的读法进行整理以具体呈现尖音字的变异情况。

一、前言

“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涉及到地理空间和时间轴，观察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之中发生的变化”（远藤光晓，2011），它最早由日本地理语言学家提出，在方言地理学中使用这种调查方法对沿河流或道路等地域中线性排列的方言点进行年龄差异的密集调查。

山东莒县方言属于胶辽官话青莱片，我们于2017年2月赴莒县长岭镇进行田野调查，调查中发现其尖音字处于迅速变异中，2017年7月我们按照“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以莒县县政府所在地城阳为中心，沿G220公路在莒县多个乡村对尖音字进行了地理语言学的调查。共调查了G220公路沿线的16个乡村，每个乡村调查20岁-70岁之间的发音人3-5人，发音人均为本地人，没有长期离开过莒县，共调查了58位发音人。

调查发现16个乡村不同年龄的发音人团音字均已腭化为舌面音 tɕ、tɕʰ、ɕ。尖音字正处于变化中，尖音字呈现为三种状态：舌尖音 ts、tsʰ、s[①]；腭化的舌尖音 tsʲ、tsʰʲ、s；舌面音 tɕ、tɕʰ、ɕ。

调查中共使用了42个尖音字，分别为：进、荐、前、钱、趣、济、相、性、袖、集、讯、雪、西、蕉、焦、将、漆、仙、津、七、谢、挤、雀、墙、笑、祥、象、姐、枪、酒、椒、煎、剪、积、奖、聚、净、贱、消、宵、线、信。

二、调查结果

为便于清楚地看出莒县方言中尖音字的变异情况，我们把58位发音人42个尖音字的读法逐一做成表格，表格中横行1-16个数字代表16个调查点(见图一)[②]，1到16的调查点分别为：1南马坡、2尹湖、3西蒋村、4杨家官庄、5王家官庄、6徐家村、7躲水店子、8李家念头、9刘家菜园、10城阳、11姚家村、12墩头涯子村、13庄家围子、14小罗庄、15汀沟村、16庄科。纵列数字代表20-70之间不同的年龄，表格中○代表尖音舌尖前音 ts、tsʰ、s 的读法，◘代表腭化的舌尖前音 tsʲ、tsʰʲ、s，●代表舌面音 tɕ、tɕʰ、ɕ。调查结果具体如下：

No. 1 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 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 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4 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5 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6 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7 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8 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9 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0 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1 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2 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3 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4 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5 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6 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7 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8 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19 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0 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1 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2 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3 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4 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5 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6 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7 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8 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29 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0 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1 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2 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3 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4 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5 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6 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7 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8 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39 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40 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41 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No. 42 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0-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20-		◘					●		●	●	◘		◘	◘	●	

三、讨论

基于每个乡村、每个发音人逐字调查的结果，我们又对 42 个尖音字、各个乡村的腭化率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更清晰地看出地理分布、年龄差异和不同的尖音字腭化速度之间的异同。在统计腭化率时，我们用数字 0-1 来区分不同的情况，其中尖音字完全腭化为舌面音 tɕ、tɕʰ、ɕ，与团音字混同的字腭化率记为 1，尖音字发生腭化，但听感上尚与团音字有区别的 tsʲ、tsʰʲ、sʲ，腭化率记为 0.5，尖音字未腭化，与团音字有明显区别的 ts、tsʰ、s，腭化率记为 0。

尖音字读法在 16 个乡村中的地理差异并不明显，从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以城阳为中心，越往南，合并越快。在莒县北部的乡村，比如最北部的庄科村，平均腭化率只有 40%，即使是 20 岁左右的发音人尖音字仍与团音字有区别；而在莒县南部的乡村，比如西蒋村、徐家村等地平均腭化率达到 68%，在 40 岁左右的发音人中部分尖音字就与团音字混同了。尖团音的合并在地理分布上呈现由南到北逐渐扩散的趋势。

尖音字腭化速度与发音人的年龄有明显关系。从不同年龄发音人腭化率的统计结果看，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尖音字基本都保留着与团音的区别，在 16 个乡村中我们共调查了 6 位 70 岁以上的发音人，平均腭化率为 33%；60 岁左右的老年人我们共调查了 15 位，平均腭化率为 36%；50-60 之间的发音人平均腭化率为 47%；40 岁左后的发音人读法最不稳定，乡村之间差异较大，40—50 之间的发音人我们共调查了 13 位，平均腭化率为 62%；20 岁

左右的年轻人除南部少数乡村外，大部分乡村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尖团音混同，平均腭化率高达 82%。

从 42 个尖音字 58 位发音人腭化率的统计结果看，字和字之间读法差别明显。其中，42 个尖音字中腭化率处于前五位的字分别是：仙（74%）、积（71%）、煎（69%）、将（68%）、焦（67%）；腭化率最低的五个字分别是：酒（26%）、姐（32%）、线（40%）、七（41%）、谢（41%）。从这些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口语中的常用字更倾向于保留尖音的读法，以“酒”为例，是个口语中的高频字，它的腭化率在 42 个字中最低，即使是 20 岁左右的发音人也仍保留着与团音字的区别。“仙”腭化率高达 74%，是口语中的低频字，即使在 60 岁左右的老年人口中也有人已经腭化为舌面音。

我们再以“积-挤”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积”腭化率为 71%，是口语的低频字，在墩头涯子村 70 岁左右的老年发音人就已经腭化为舌面音，所调查的 20 岁左右的青年人绝大部分都已腭化为舌面音，在 42 个尖音字中腭化走在了前列，而口语高频字“挤”在不少发音人中则较多保留了尖音的读法，“挤”在 58 位发音人中腭化率的平均值是 44%，40 岁以上的发音人中“挤”都未混同于团音字，在 40 岁以下的发音人口中“挤”开始与团音混同。

我们进一步对这些尖音字的声母、韵母特点进行考察，腭化率较高的尖音字中既有擦音字，也有送气或不送气的塞擦音字，腭化率较低的 5 个字中声母同样也既有擦音字，又有送气或不送气的塞擦音字，腭化速度与尖音字声母的类别似乎无明显关系。

四、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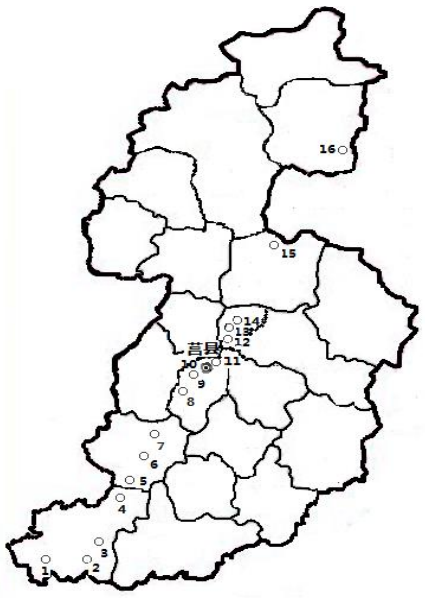
我们对莒县 16 个村庄尖音字所进行的“glottogram”的调查结果显示，尖音字的腭化以及与团音字的合并正在不同年龄、不同村庄之间逐步扩散，这种扩散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由南向北分布的趋势，同时，尖音字的腭化更明显地受到年龄差异的影响，老年人读法保守，年轻人尖团音字已趋合并。在腭化扩散的过程中，字与字之间腭化速度存在差异，其中主要受到字频的影响，以“词汇扩散”的方式在进行变化。

附记：本文是上海市哲社项目“东北地区胶辽官话的时空变异研究”（2017BYY01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远藤光晓教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李晓雨同学参与了方言资料整理，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在实际调查中，有的发音人尖音字的音值更接近齿间音，但发音不够稳定，为记音的一致性，文中统一记为舌尖前音。

②各调查点的分布图—审图号：GS（2018）1709



参考文献

远藤光晓 2011 时间序列语言地图，中国方言中的语言学与文化意蕴，韩国文化社。

石明远 1995 莒县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Examples of the glottogram investigation on palatalized apical consonants in the Juxian dialect of Shandong province

Qi Haife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alatalized apical consonants existing in many villages of Shandong Juxian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glottogram. Data were collected on 16 typical villages in Juxian.

参考行政层级观察方言特征的扩散方式：

以《苏州方言地图》为分析对象

黄河
上海大学文学院

吴雅寅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城-乡-村”行政层级逐条分析和检验《苏州方言地图》的地理扩散方式是否遵循“级联模型”，并讨论整体扩散模式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以证明一定比例的个体特征有着同一扩散倾向，可以体现较为明显的扩散模式。

一、 前言

方言特征在地理上是如何扩散的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议题。柳田国男（1927）通过考察日语方言<蜗牛>一词的分布，发现了各种方言词形大致呈现以京都一带为扩散中心的多层同心圆，据此提出“方言周圈论”，即周圈边缘的词形更为古老，周圈中心的词形较为晚近。后来日本学者又陆续发现各种符合周圈分布的语言特征，其中最为完美地契合周圈分布的是日语方言重音类型的分布。周圈分布蕴含了一条语言特征传播的规则：方言特征在地理上不会跳跃，是由近及远地扩散。只有符合这样的传播模式，周圈分布和词形新旧的关联才显得合理。不过，也有语言学家观察到其他的方言特征传播模式，Callary（1975）观察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地区的音变现象不是按照常规的、由近及远的地理扩散模式，而是在地理上呈跳跃的传播方式。Labov(2001)将这种传播方式称之为级联模型（Cascade Model）。在汉语方言中，黄河（2018）在宜兴东西两片方言的交界处沿着地峡干道进行词汇表分析法（glottogram）的研究，发现方言特征在不同时期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传播，他把在地理上由近及远的非跳跃的传播方式叫做“地缘扩散模型”，把在地理上跳跃、按照行政层级逐级降流传播的方式叫做“行政扩散模型”。 我们推测城镇化程度较差的区域，如一般的农村地区，方言特征的扩散可能遵循的是“地缘扩散模型”，而城镇化程度较高、有明确的方言辐射源的区域可能遵循的是“行政扩散模型”。

在汉语方言上，语言的地理扩散的研究尚不充分，至今尚未就一个密集布点的区域进行语言地图的逐条分析，从而观察方言特征的扩散现象。本文准备以《苏州方言地图》为分析对象，基于“城-乡-村”行政层级逐条分析和检验该地区的方言特征的地理扩散方式是否遵循“级联模型”。然后，讨论整体扩散模式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以证明一定比例的个体特征有着同一扩散倾向，便可以体现较为明显的扩散模式。

二、 材料

本文分析的对象是《苏州方言地图》，作者叶祥苓，该地图最早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日本龙溪书舍出版（叶祥苓，1981），后又全部收录进入《苏州方言志》（叶祥苓，1988）。该地图包括 50 个方言特征，绘有 50 幅方言地图，其中音韵项的地图 10 幅，词汇项的地图 40 幅，覆盖苏州市区、吴县的 264 个方言点[1]。该地图的材料由叶祥苓调查于 1980

[1] 叶祥苓（1988）注明该地图包含 263 个方言点。但是经笔者一一确认，调查点“通安”存在

年 2 月至 9 月，大致可以反映 1980 年该区域老人的方言特征面貌，是迄今为止狭域汉语方言地理调查中布点最为密集的，是研究本课题的良好材料。

三、 方法

《苏州方言地图》所覆盖的区域，从行政大致包含“城-乡-村”三级，即苏州市区、乡，以及各乡还有较多下辖村，行政级别通常也意味着人口、物流、交通等水平的差异。“观前”一带可以看作苏州市区的核心地带，我们确定调查点“观前”为苏州市区的中心是较为合理的。41 个乡的乡镇府所在地是十分明确的，在地图上是在地名下加下划线表示乡中心，未加下划线的是下辖村[2]。

苏州地区自古以来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城镇化的水平较高，“城-乡-村”各个节点发育良好。我们假设该地区的特征是以苏州市中心（“观前”）为扩散源[3]，以地理上非连续的“级联扩散模型”的方式，散至各乡镇府所在地，然后以乡镇府所在地为扩散节点，进一步向该乡所辖村落传播。当然这只是一个等待实际语料检验的假设。要证明该假设，需要地理上的证据。

根据“级联模型”的定义，它的地理证据指的是（1）乡中心与市中心参考点“观前”的词形完全一致或部分一致（一方的词形与另一方并用词形[4]的一者一致）；（2）乡中心的词形与该乡部分下辖村的词形存在不同；（3）乡中心的词形不与市中心词形连续分布，乡中心和市中心之间被与之相异的词形分布区域隔开。这样才能说明，该特征的扩散遵循的是“级联模型”。其中第（2）条需要说明的是，乡中心的词形不必和所有下辖村的词形都不同，倘若有少量下辖村与乡中心相同，可视作按行政扩散的形式进一步从乡中心向下辖村扩散了。

一部分地图倘若没有呈现上述传播模式，有三种可能性：（1）该方言特征虽然是按照“级联模型”传播，但是地图所呈现的时间点的切面上，该特征不但从城中心扩散到乡中心，而且已经从乡中心扩散推平了所有下辖村，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从地图上观察到这种扩散方式的证据；（2）该方言特征按照“级联模型”传播，但是地图所呈现的时间点的切面上，该特征尚未从城中心扩散至乡中心，所以从地图上也无法观察到证据；（3）该方言特征不是按照“级联模型”传播。

因此，苏州方言特征如果按照行政层级降流传播，至少有相当多的地图会呈现这种传播方式。接下来，准备用《苏州方言地图》进行逐条检验。50 幅地图中如果出现“级

于所有的地图上，但是地名清单中没有。调查点“北庄基”的图标存在于每一幅地图，也在地名清单中，但是地图上遗漏了这个地名。综上，《苏州方言地图》一共覆盖了 264 个地点，而不是 263 个。

[2] 《苏州方言地图》列出了市辖 4 个乡、吴县 37 个乡，合计 41 个乡，但是吴县直属镇“浒关”、“木渎”是与 41 个乡同层次进行考量的，只是没有在介绍时列出下辖村，实际地图上是有布点的，地位应与 41 个乡同一层级，特此说明。

[3] 即以“观前”为城中心的参考点，基于这个工作假设进行后文的分析。

[4] “并用词形”指的是对于某个特定的语言特征，有的方言点有多种说法，这些不同的说法就是并用词形。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当地可能有年龄、性别等使用域上的差异。但是从地理的角度来，它们属于并用现象。

联模型”的地理证据，就在该地图上该乡的位置用红圈标注。地理证据按照上文提到的三条标准来定义。

四、 分析结果

经过考察，《苏州方言地图》超过一半（27 幅）的地图体现了级联模型，各地图的程度有强有弱，体现的乡址有重复也有不一。现撮取其中较为典型的地图在正文分析，其他的地图置于附录中，并注明发生级联扩散的乡镇名称。

4.1 特征地图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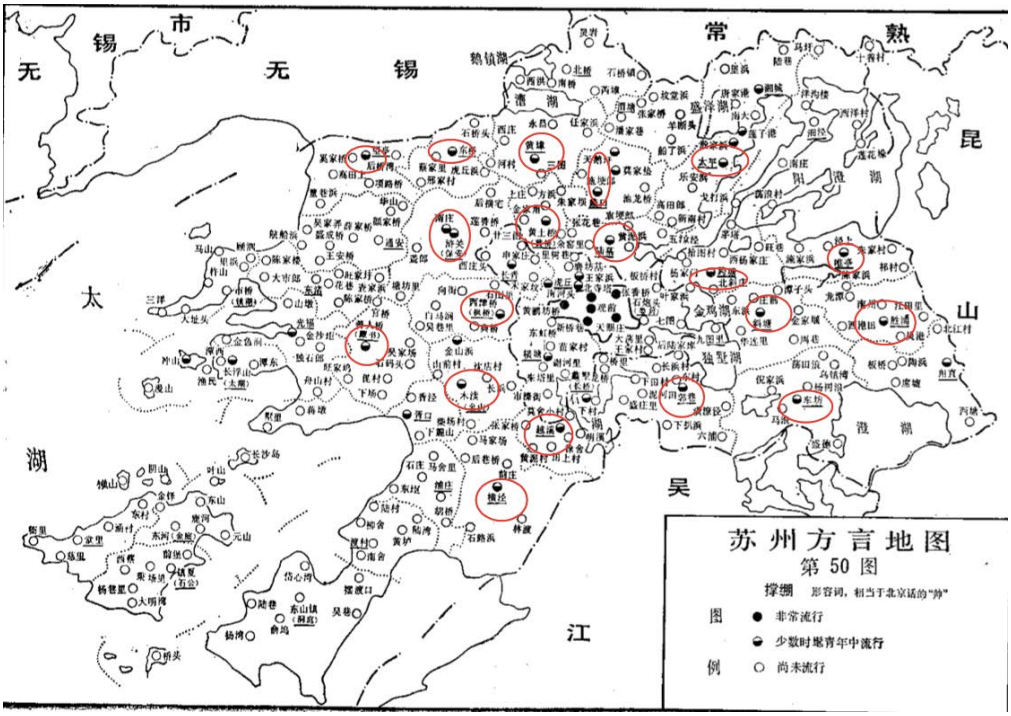


图 1：“撑绷”的地理分布图

图 1 很好地体现了级联模型。1980 年调查的时间点上，以观前为代表的市中心的形式刚刚跳跃传播到乡中心，使得乡中心出现了并用现象，这种现象尚未扩散到下辖村，而且涉及该现象的乡都很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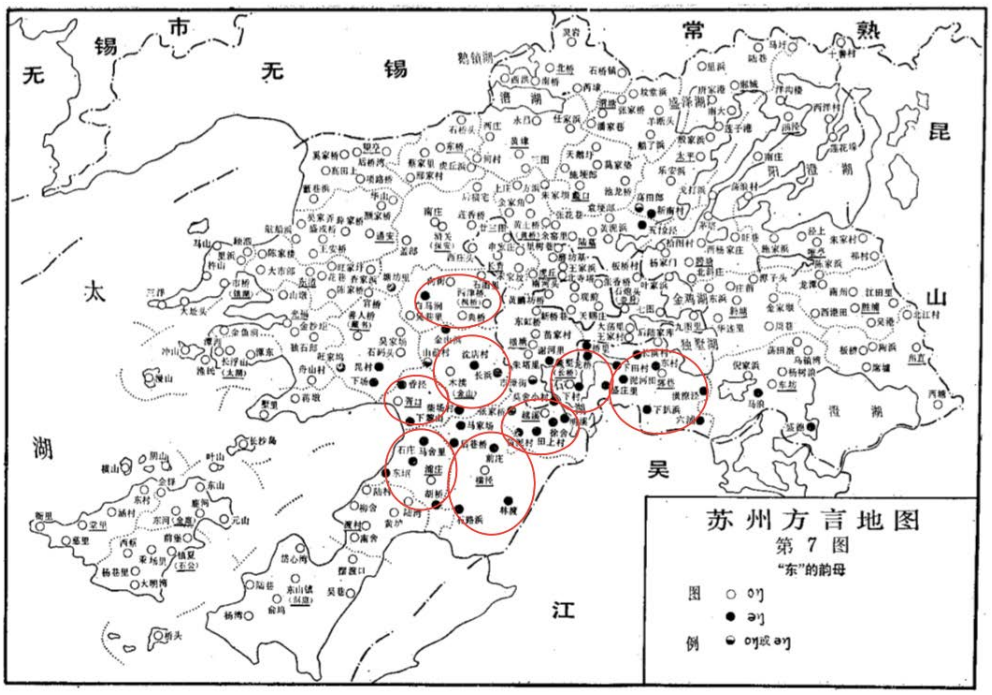


图 2：“东”的韵母

从图 2 可以看到长桥、越溪、郭巷、木渎、胥口、浦庄、横泾，这些乡中心都被该乡下辖词形包围，呈“方言岛”一般的分布，词形在这些区域按级联模型扩散是最佳的解释。枫桥、藏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由于与市中心连片的词形连续分布了，不能判断一定是级联扩散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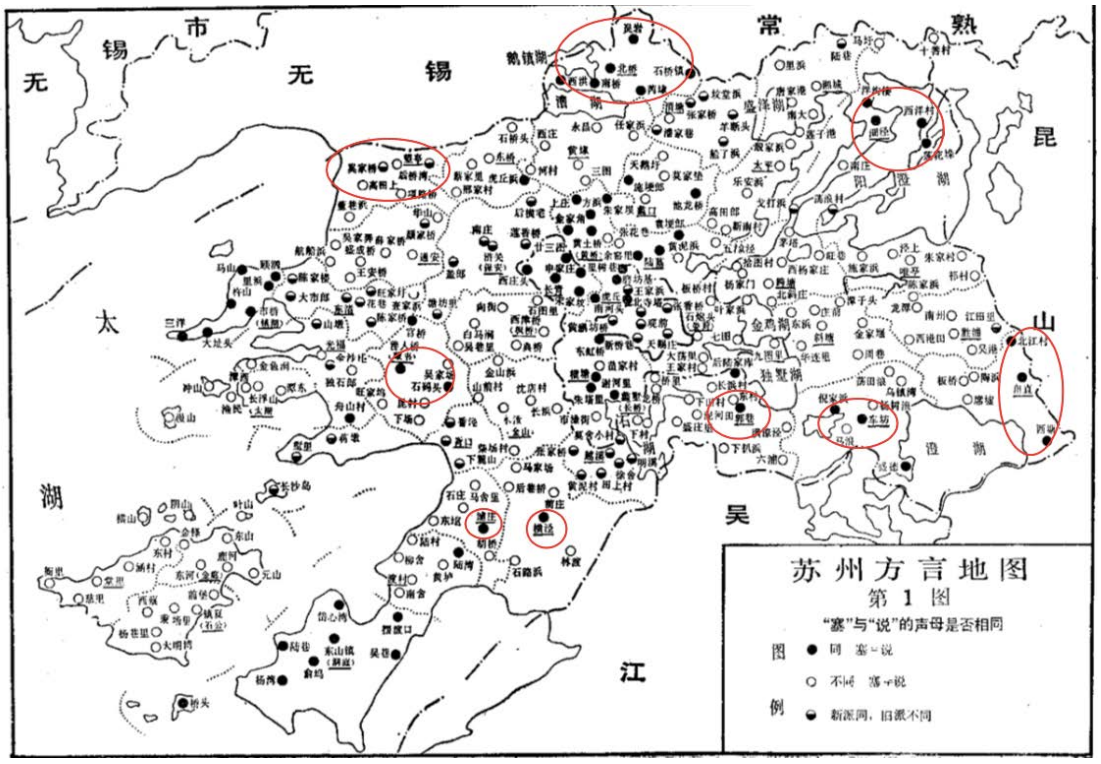


图 3：“塞”与“说”的声母是否相同

“塞”“说”声母混同是晚起的现象，分开是早期的面貌，市中心新派已合，老派尚分。郭巷、车坊、横泾、浦庄、藏书、望亭、角直等乡中心的两类声母是合并的，乡下是分开的，或有几个点跟着乡中心合并了。北桥、泗泾两者的合并已经遍布全乡。

4.2 地理证据的统计

以下按照词汇项和音韵项，分别统计了这 27 幅地图的情况：

红圈数目	音韵	词汇
1	1	7
2	0	8
≥3	3	8

地图上只有一处红圈，即仅有一个乡能体现级联模型的共计 8 幅地图（其中音韵 1 幅，词汇 7 幅），这种地图上，级联扩散是零星偶发的扩散模式，或者是其他乡镇曾经也可能以级联模型扩散，但是由于这些乡镇的扩散跑得快，已经扩散至所有村庄，从地图上无法看出了。有两个乡发生级联扩散的地图只统计到词汇现象，共计 8 幅，占到地图总数的六分之一。地图上有三个以上的红圈，明显呈现级联扩散的地图有 11 幅左右，占到地图总数的五分之一。

因此，检视单幅地图的情况，可以知道：（1）级联扩散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这些地图上观察到的；（2）词汇比音韵更体现级联模型（就地图数目上看，词汇 46%，音韵 8%体现了级联效应）。

4.3 小结

通过《苏州方言地图》的逐条分析，我们发现有 27 幅地图体现了级联扩散的模式，可以证明本文开头的假设：该区域的方言特征的城乡扩散遵循级联扩散模型。词汇特征比音韵特征更体现级联扩散模型。

五、 整体扩散模式与个体特征的关系

根据上文所述，20%的数据强烈或明显地体现级联扩散模型，32%的数据零星体现着级联扩散模型。凭借这种程度的地图数据，是否能够证明本文开头的假设。这涉及到整体模式和个体数据的关系问题。

假如某套地图集只有四个地点：市中心、乡中心、村 1、村 2，其中乡中心是市中心的下辖乡，村 1 和村 2 都是乡中心的下辖村，这样麻雀虽小，却已五脏俱全，可以看作是《苏州方言地图》所涉及状况的基本概念模型。假定这个地图集只有 8 个词项（8 幅地图）：A~H。

我们得到数据矩阵（data matrix）如表 1，有相同词形的地点格子里打钩：

表 1：数据矩阵

	市中心	乡中心	村 1	村 2
A			✓	✓
B	✓		✓	
C		✓		✓
D	✓			✓
E		✓	✓	
F	✓	✓		
G	✓	✓		
H	✓	✓		

如表 1，在词项 A 上，村 1 和村 2 有着相同的词形；在词项 H 上，市中心和乡中心有着相同的词形。

假如每一组“词形相同”给两个地点间的相似度增加 1 分，可以计算得到四个地点两两之间的相似度矩阵（similarity matrix），见表 2：

表 2：相似度矩阵

	市中心	乡中心	村 1	村 2
市中心				
乡中心	3			
村 1	1	1		
村 2	1	1	1	

假如我们枚举体现级联扩散的地图，表 1 中标红的只有 FGH 三幅地图是体现级联扩散的（市中心和乡中心有相同词形，但乡中心和下辖村 1 和 2 的词形不相同），而 ABCDE 五幅地图都不体现。所以通过观察单幅地图的方式，体现级联扩散的地图数目只占这个地图集的 38%。但表 2 市中心-乡中心相似度为 3，其他地点间都是 1，所以统计后，级联扩散的效应是极为明显的。假如我们去掉 FGH 三幅体现级联模型的地图中的任意一幅，把剩下的地图纳入上述计算，可以得到“市中心-乡中心”相似度为 2，其他地点间都是 1，依然明显体现着级联模型效应。而此时，体现级联模型的单幅地图只占总地图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因为 ABCDE 五幅地图的词形分布是受到不同力量的作用而有着不同分布，叠加计算时无法累积出高的积分，最后对相似度值做分析的时候，可以得出十分明显的级联扩散的结果。

根据上文的统计，苏州地图中 20%的数据强烈或明显地体现级联扩散模型，32%的数据零星体现着级联扩散模型，后者在集成计算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级联扩散的结果。这和上文的抽象计算中的比例大致相当了，因此能从计算结果明显观察到级联模型也可以理解。

六、 余论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语言扩散呈现多少种类型，级联扩散是其中之一，可能还有很多未被语言学家发现的类型。这些不同的扩散类型使得语言成分按照不同的方式扩散，所作用的词项也各不相同。如果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扩散类型占优势或起主导作用，不同的

力量从不同方向作用在不同的词项上，叠加所有词项计算得到的地点间相似度值是不会呈现出模式（pattern）的。

如果某一种扩散类型 A 在不同的扩散类型中占优势或起主导作用，它对地点间相似度呈现模式 a 的作用会突显，而其他的扩散类型各不相同，且无一突显，它们所作用的词项也不一样，在集成统计时，因这些不突显的扩散类型作用的地点间相似度值会趋于平均，这些扩散类型的作用效果等于相互抵消，地理上会明晰地呈现因突显的扩散类型 A 的作用而带来的分布模式 a。

不过，通过单个特征逐条分析只能以统计单幅地图上的红圈数目来衡量级联扩散效应的强弱。但是，这种统计法还难以把握复杂的地理扩散情况。例如一个特征从市中心级联扩散到乡中心后，第一种可能是尚未传播到下辖的村庄，这种情况下，下辖村庄的词形都和乡中心的词形不同；第二种可能是传播到了部分的下辖村庄，尚未波及全境。这两种情况所体现的级联效应显然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情况只涉及到“城-乡”两个行政层级，后一种情况则涉及到了“城-乡-村”三个层级。但是如果采用本文的方法，统计单个特征在地图上的红圈数目，这两种情况是一致的。换言之，红圈的有无是被我们纳入考虑的，同样标有红圈，下面的其他差异无法被我们纳入到扩散模型的考量中，所以在本文的基础上，还有必要采用方言测量学（dialectometry）的方法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附记：本文的研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毗陵吴语变异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8YJC740027。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远藤光晓先生、铃木博之先生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叶祥苓先生的工作和所绘制的地图，大大促进了苏州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本文的研究也受惠于此，在此表示感谢。若本文出现尚未发现的问题，文责由笔者承担。

参考文献

黄河 2018《多维接触与语言扩散模型——基于宜兴话祖父、外祖父面称的词汇表分析》，《中国语文》（3）

叶祥苓 1988《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柳田国男 1927 「蝸牛考」『人類学雑誌』第 42 巻 4 —7 号

叶祥苓 1981 『蘇州方言地図』龍溪書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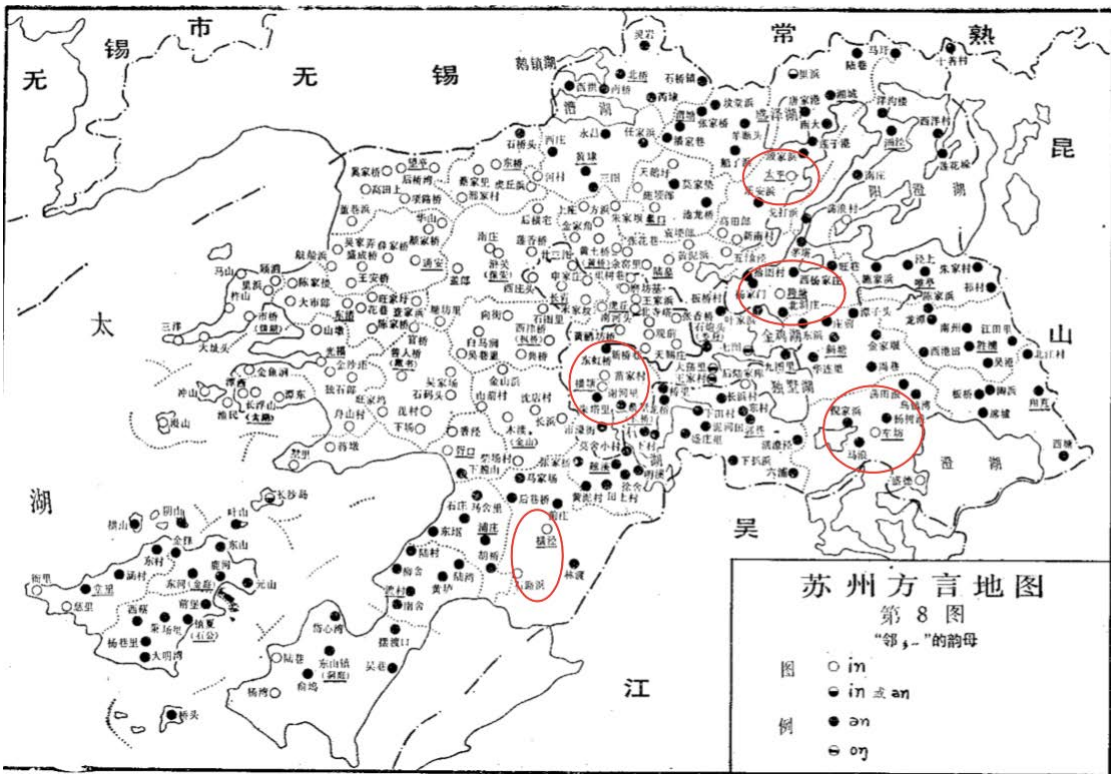
Callary, R. E. (1975). Pho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urbandialect in illinois. *Language in Society*, 4(2), 155-169.

Labov, W.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Vol. 2)*. Wiley-Black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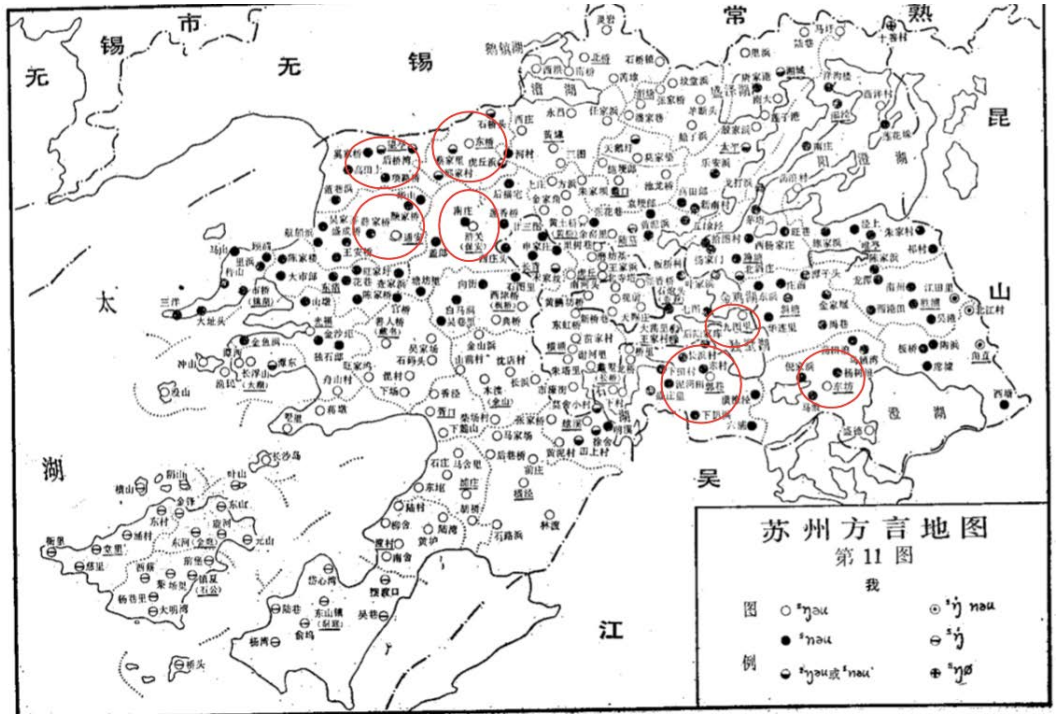
附录

在地图前标号并注明体现级联扩散乡镇的名称，地图上在体现级联扩散的乡镇标注红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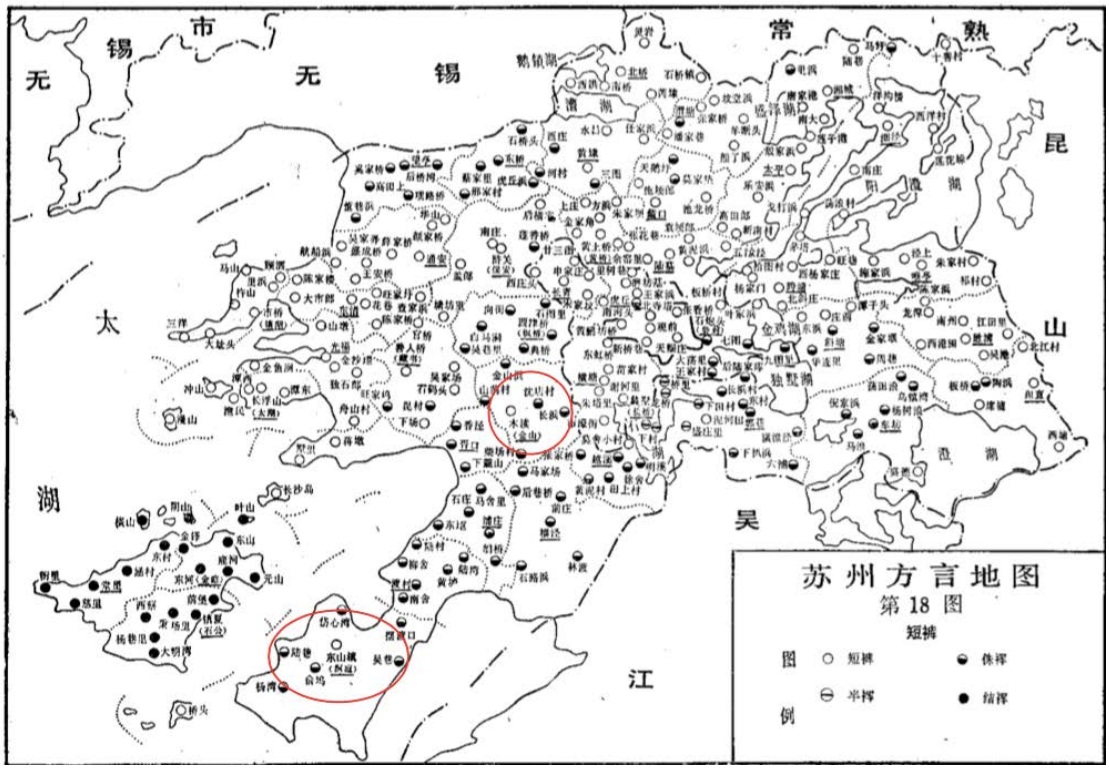
1.横泾、横塘、跨塘、车坊、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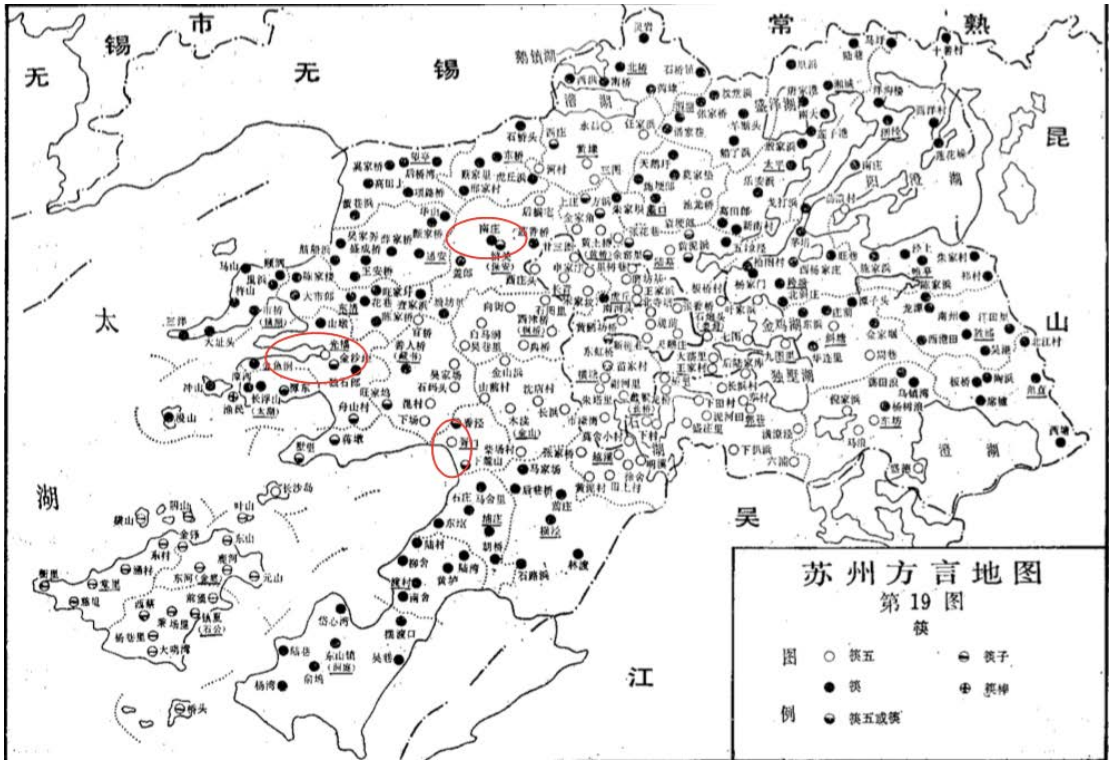
2.东桥、浒关、通安、望亭、郭巷、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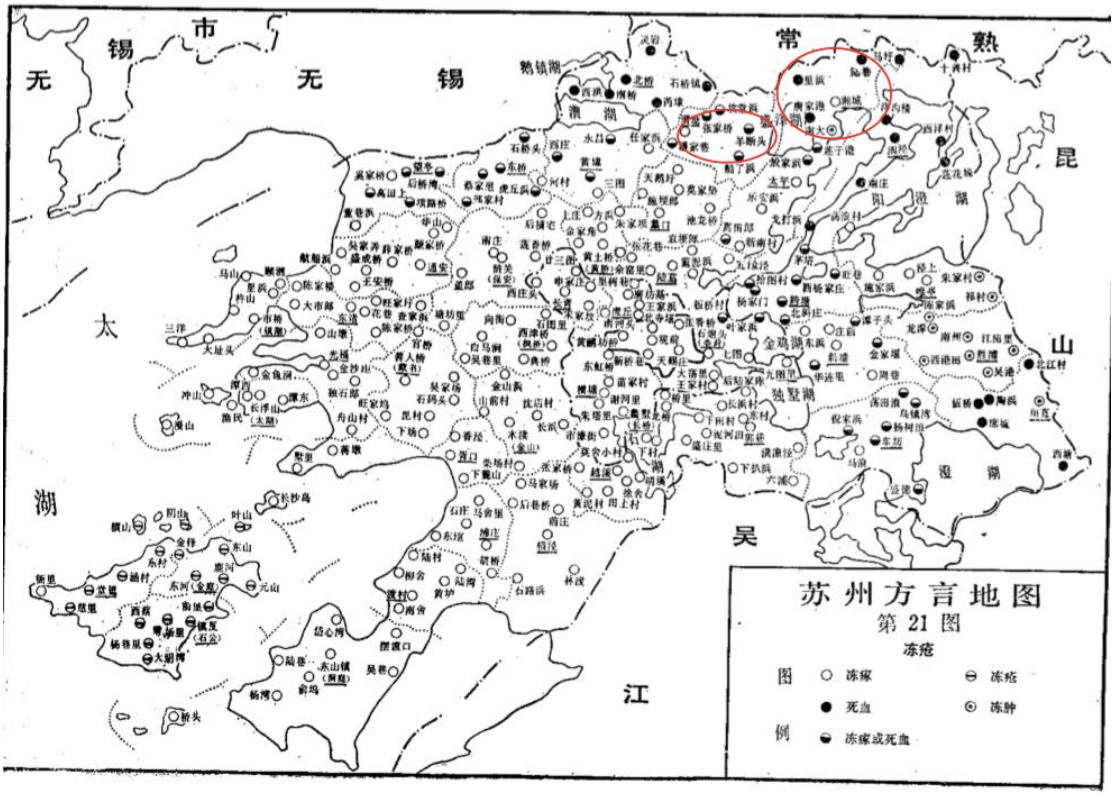
3.木渎、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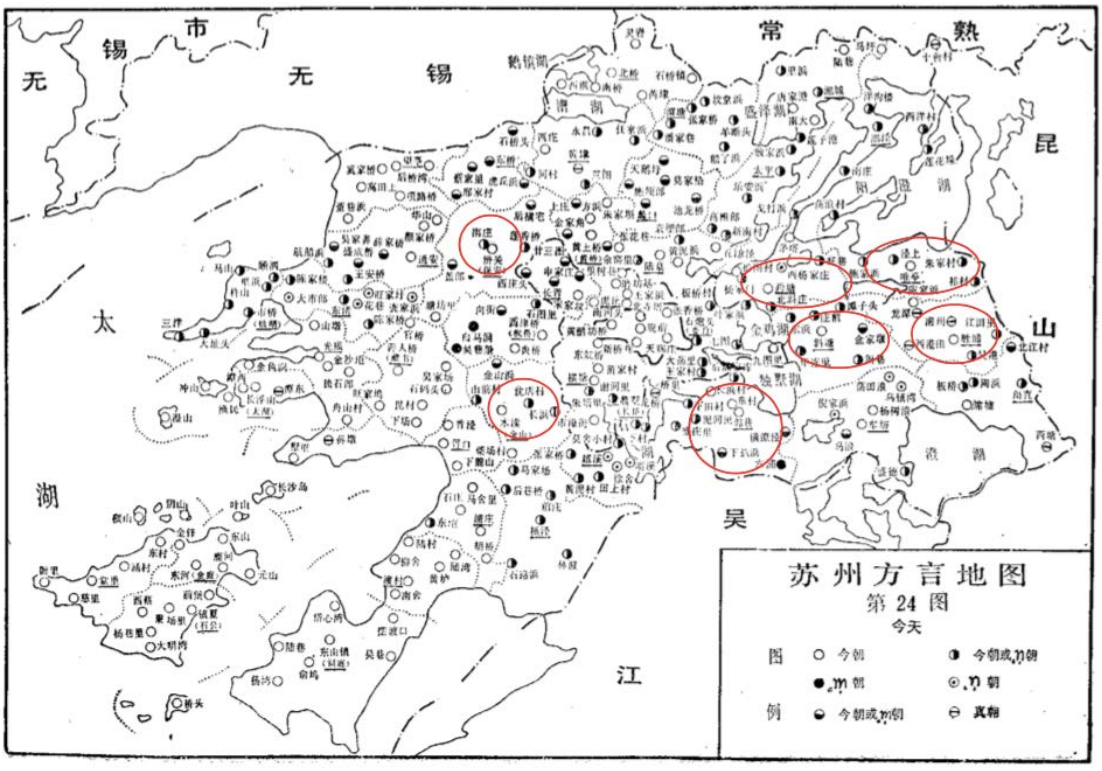
4.浒关、光福、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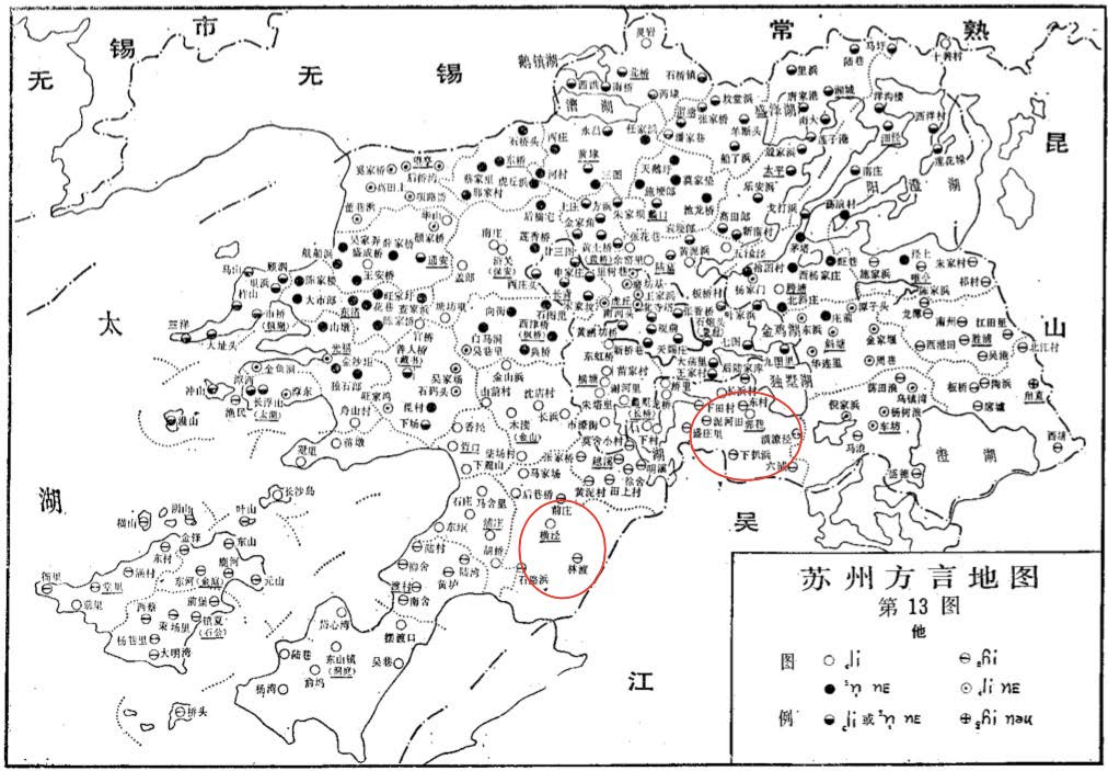
5.渭塘、湘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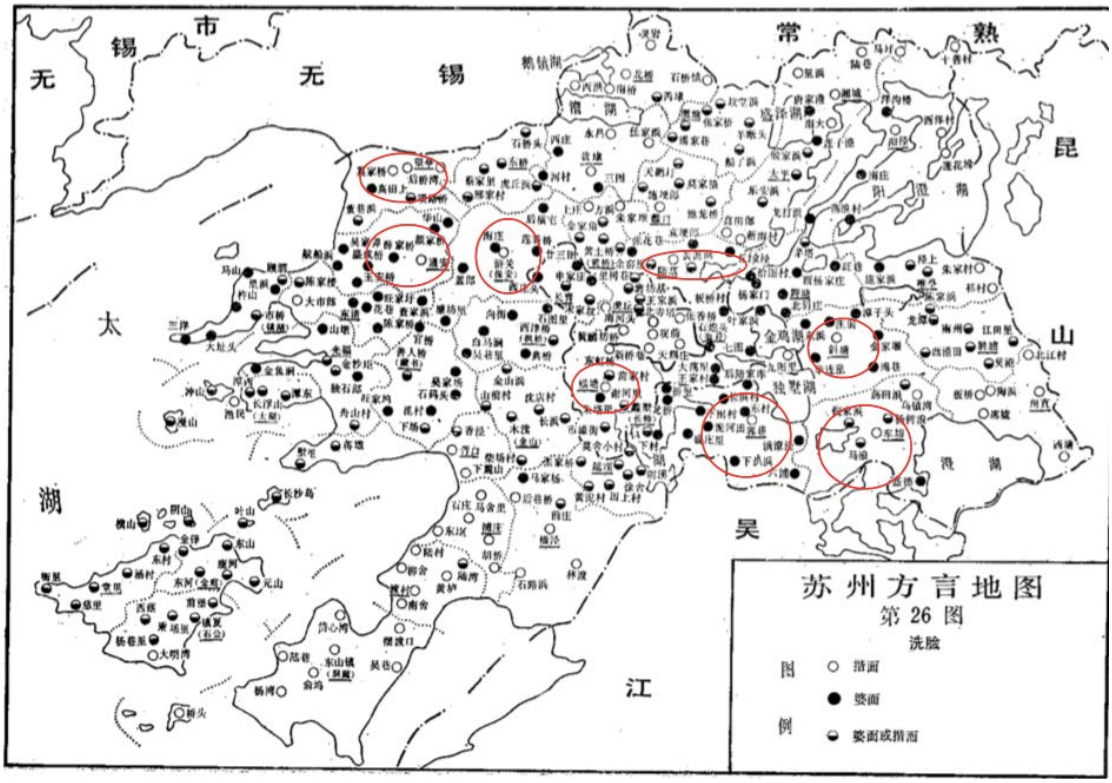
6.浒关、木渎、郭巷、跨塘、斜塘、胜浦、唯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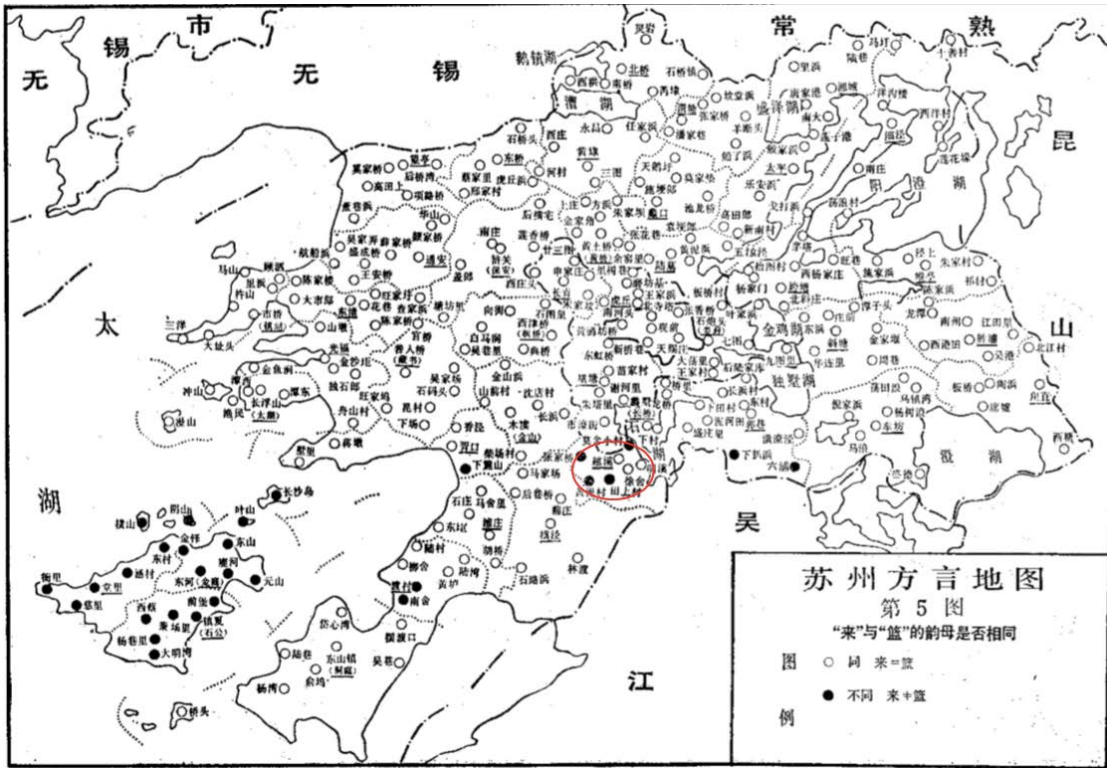
7.郭巷、横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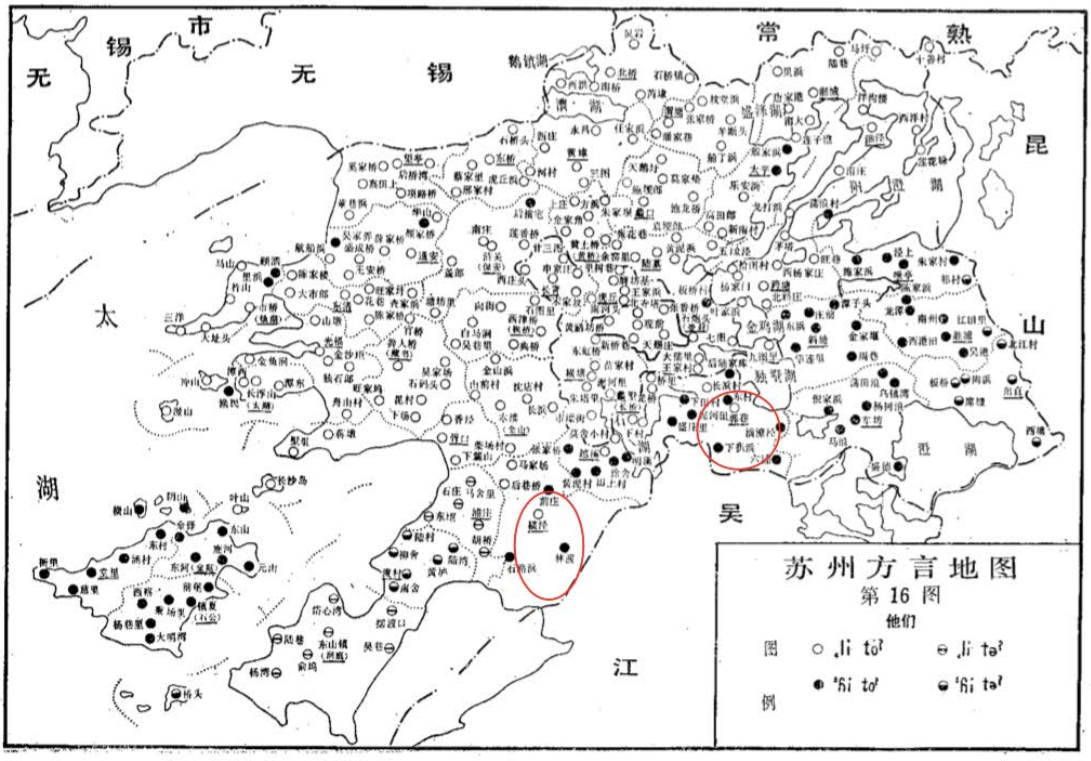
8．望亭、通安、浒关、横塘、郭巷、陆慕、斜塘、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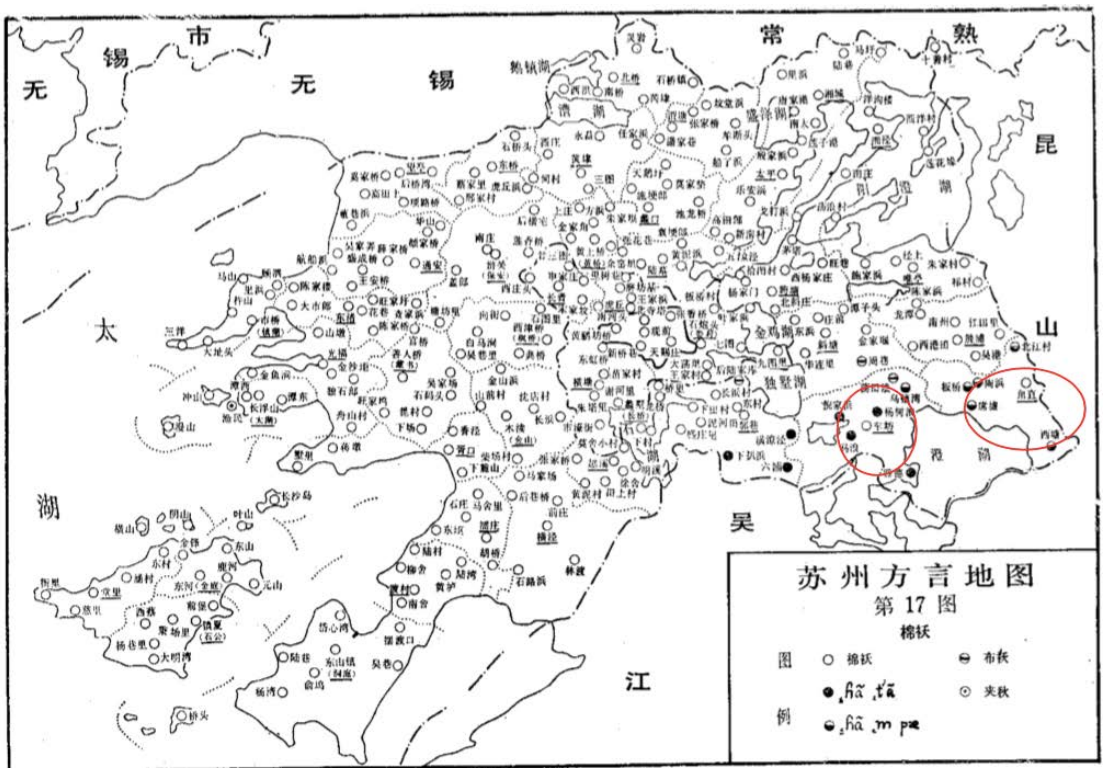
9．越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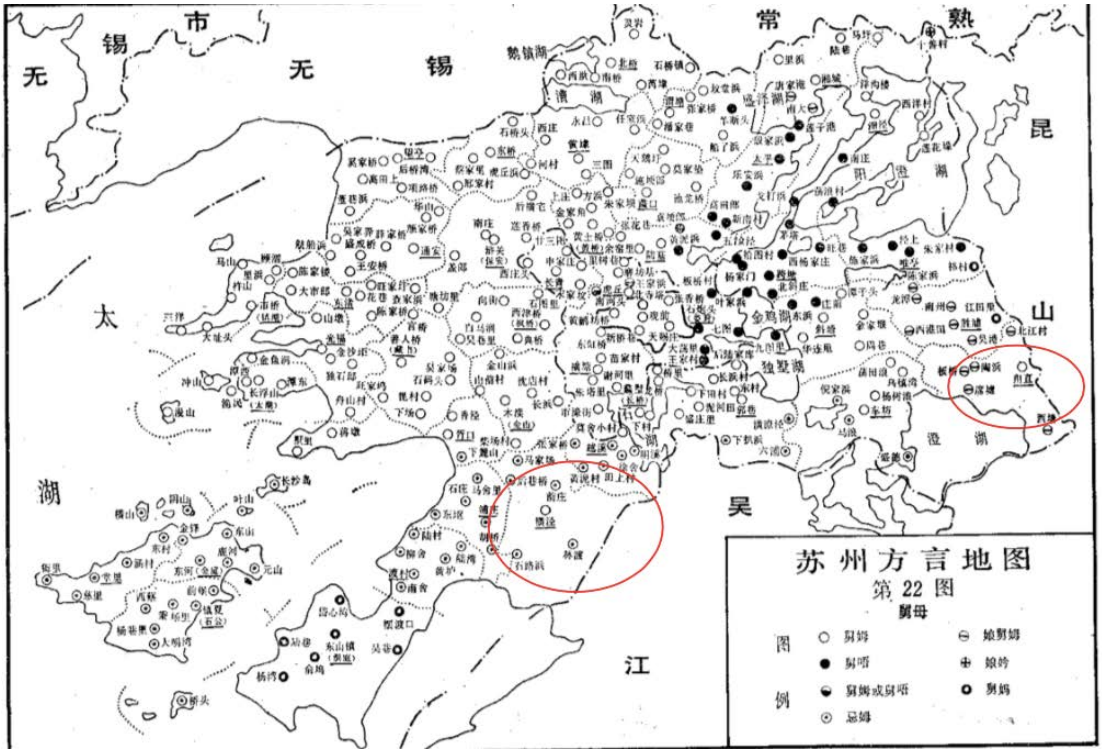
10.郭巷、横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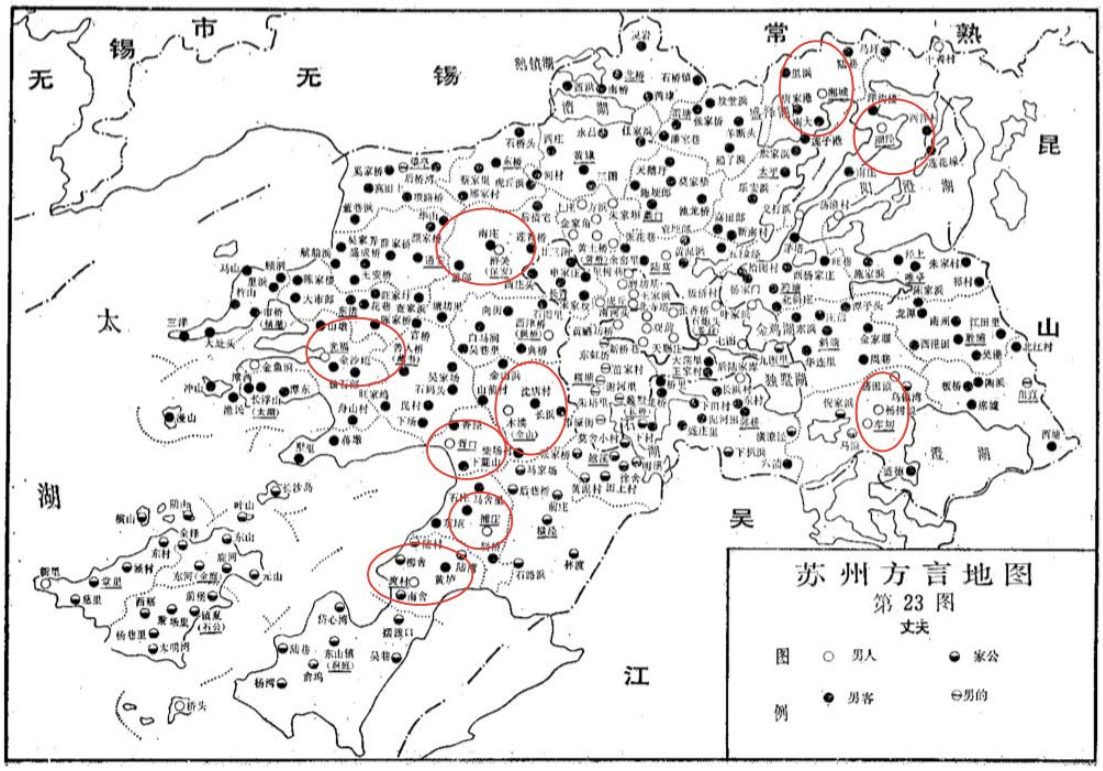
11.角直、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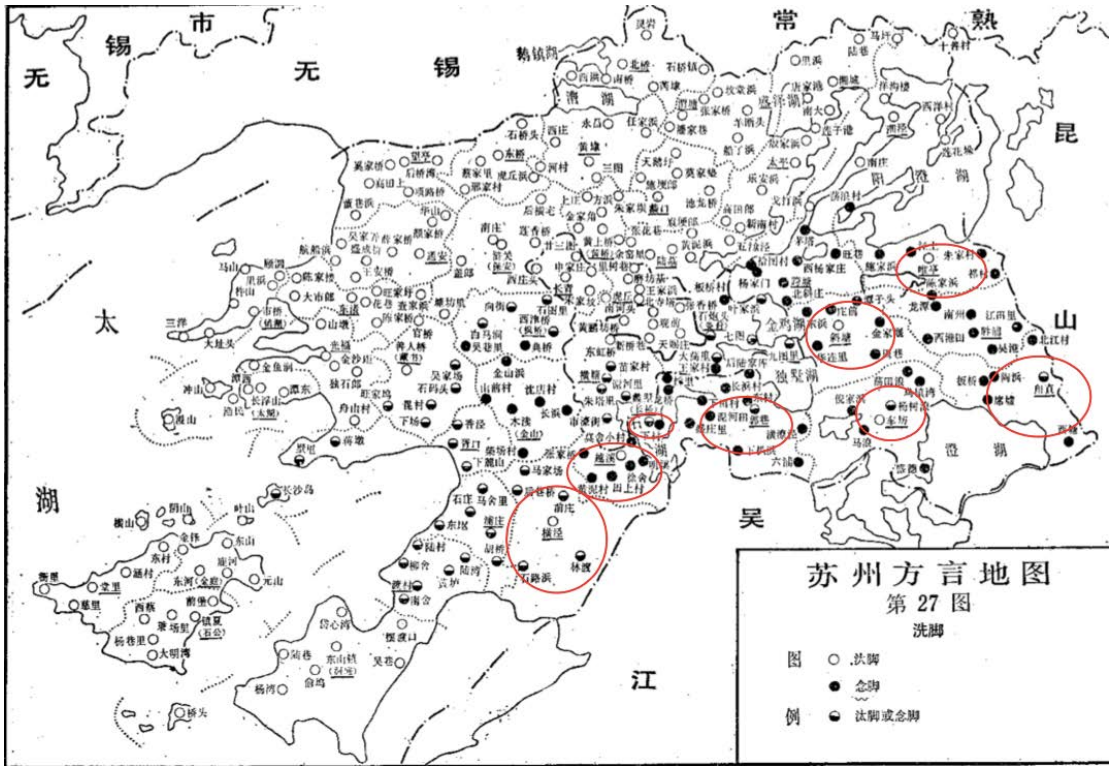
12.角直、横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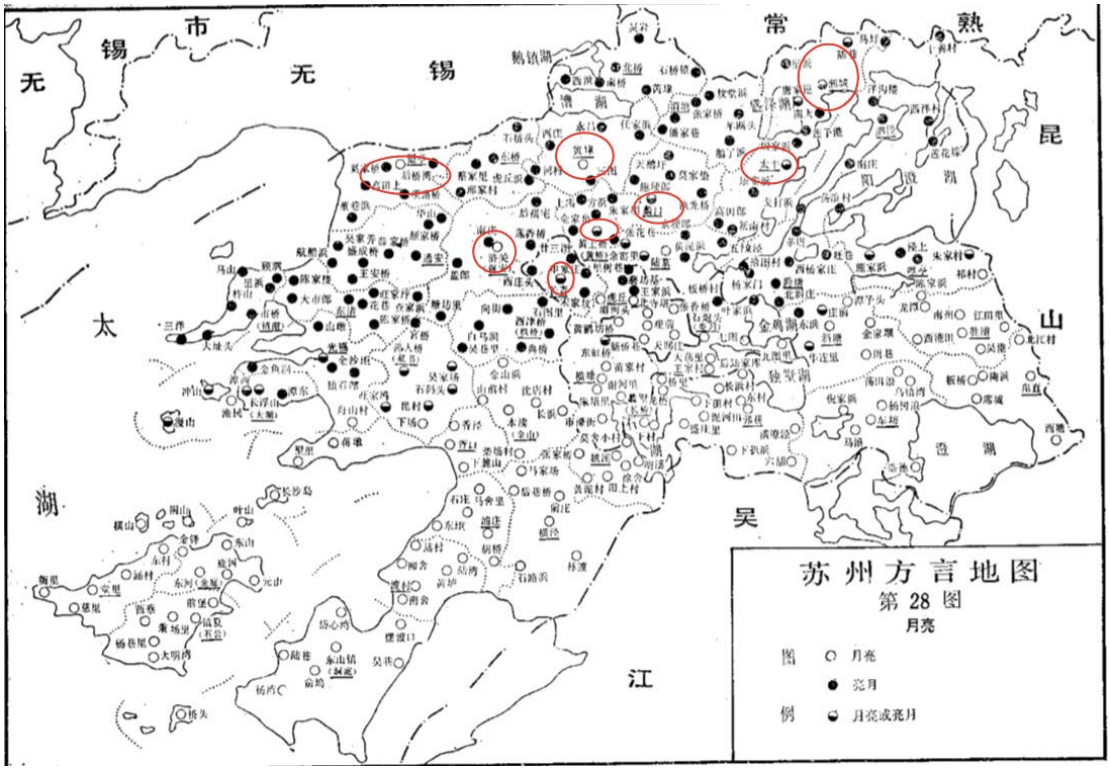
13.浒关、光福、木渎、胥口、浦庄、渡村、车坊、泗泾、湘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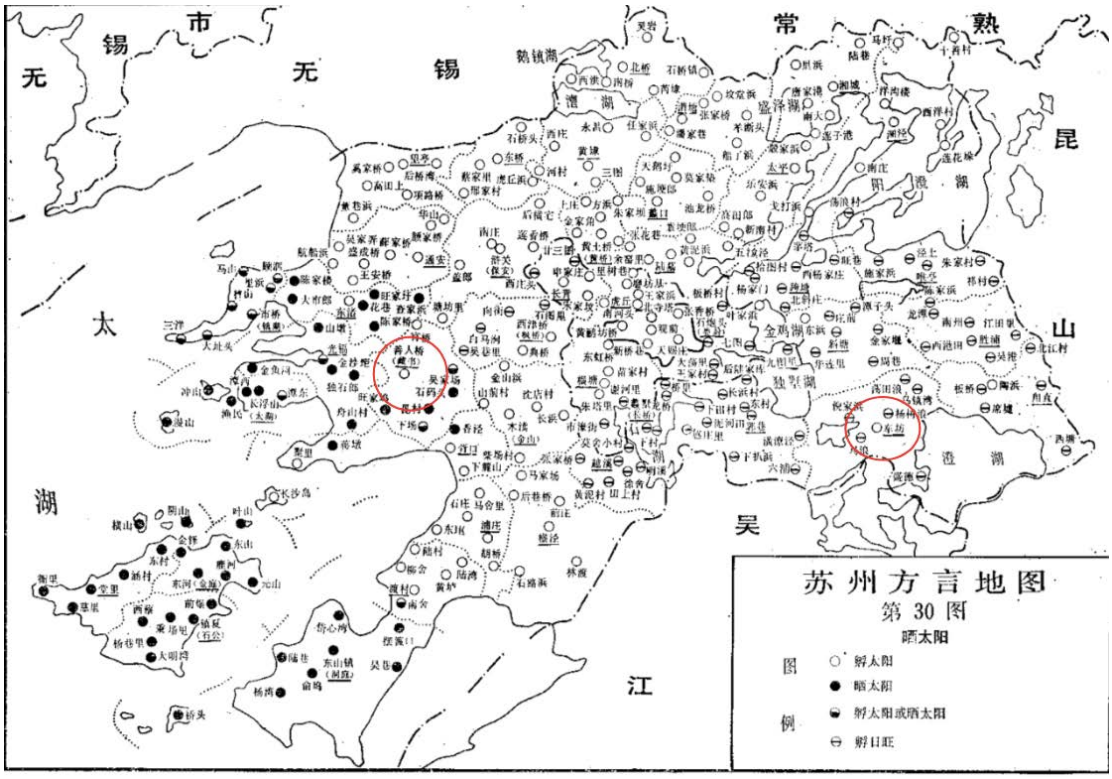
14.唯亭、角直、斜塘、车坊、郭巷、长桥、越溪、横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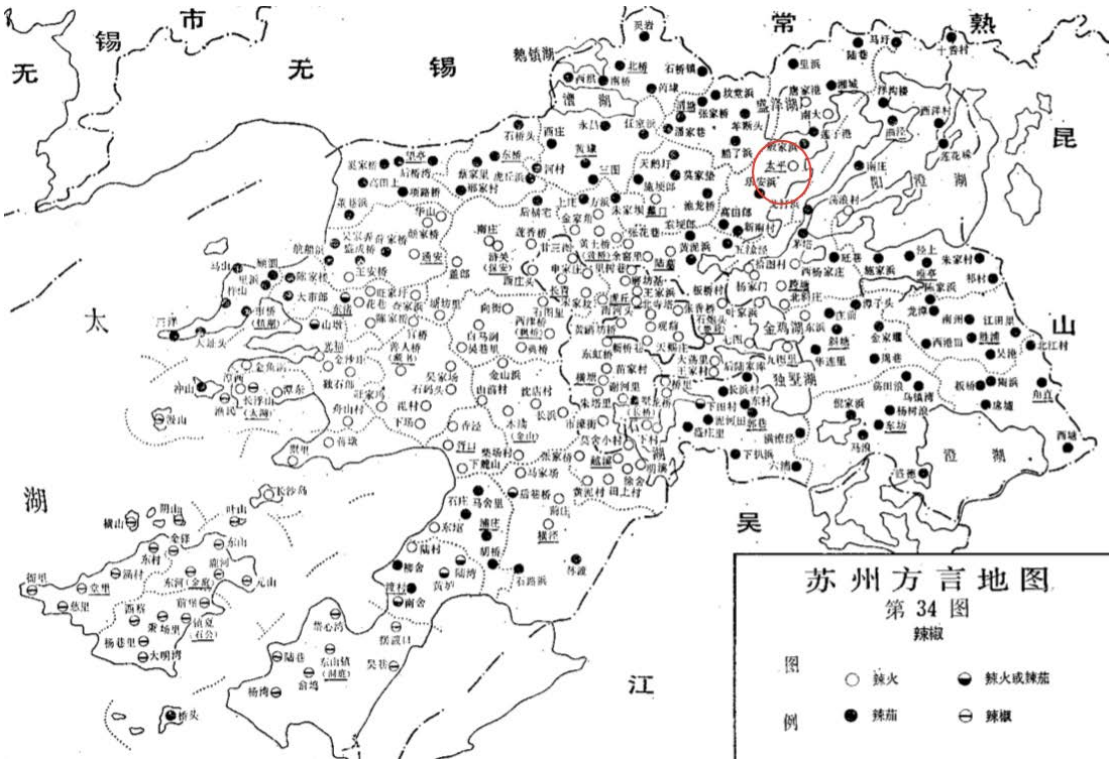
15.浒关、望亭、黄埭、黄土桥、长青、蠡口、太平、湘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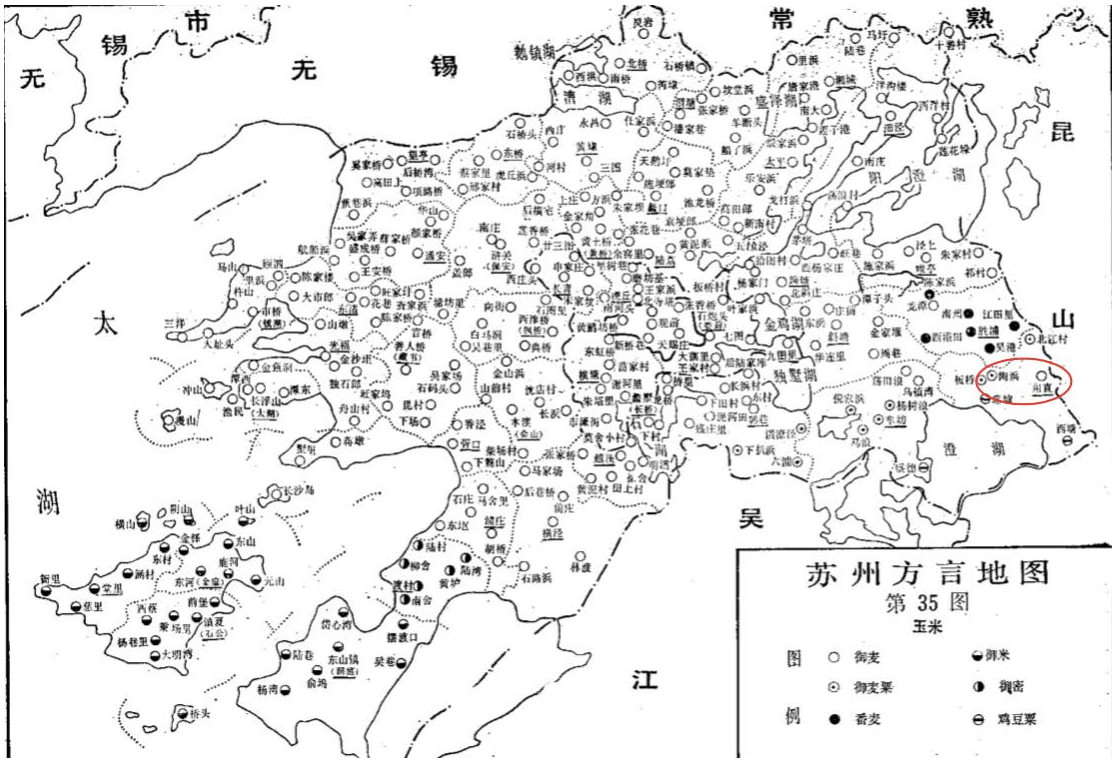
16.车坊、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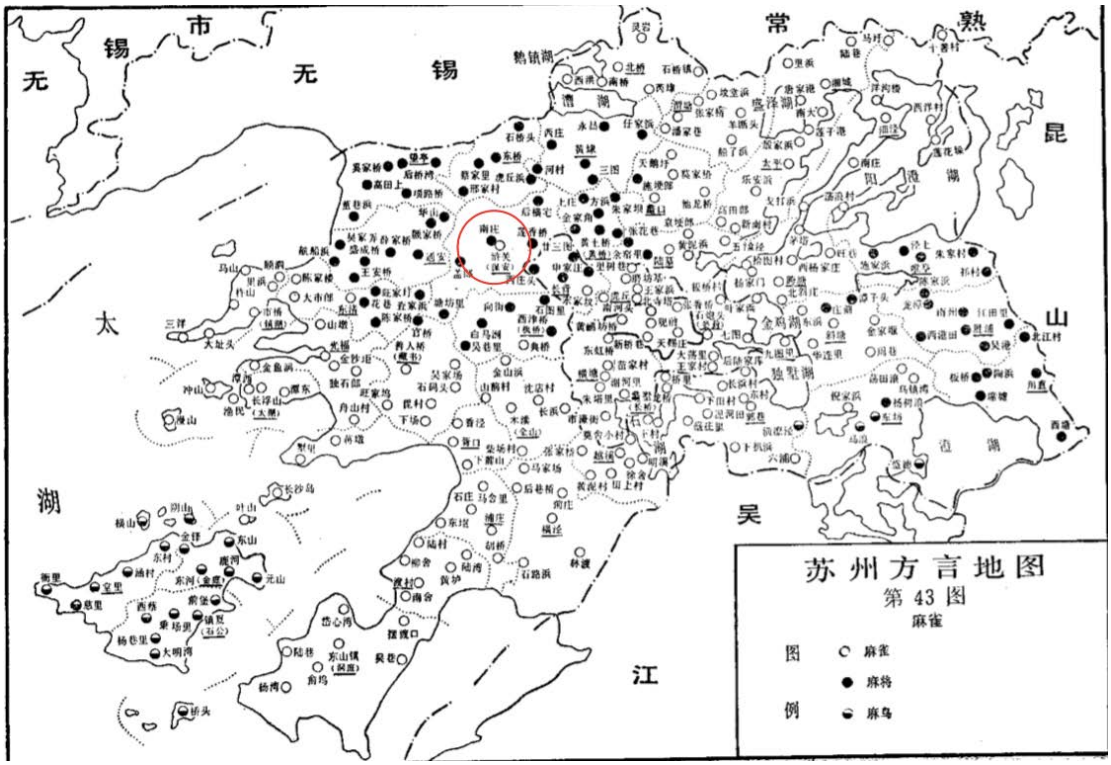
17.太平


苏州方言地图
第 34 图
辣椒
图例
辣火
辣火或辣茄
辣茄
辣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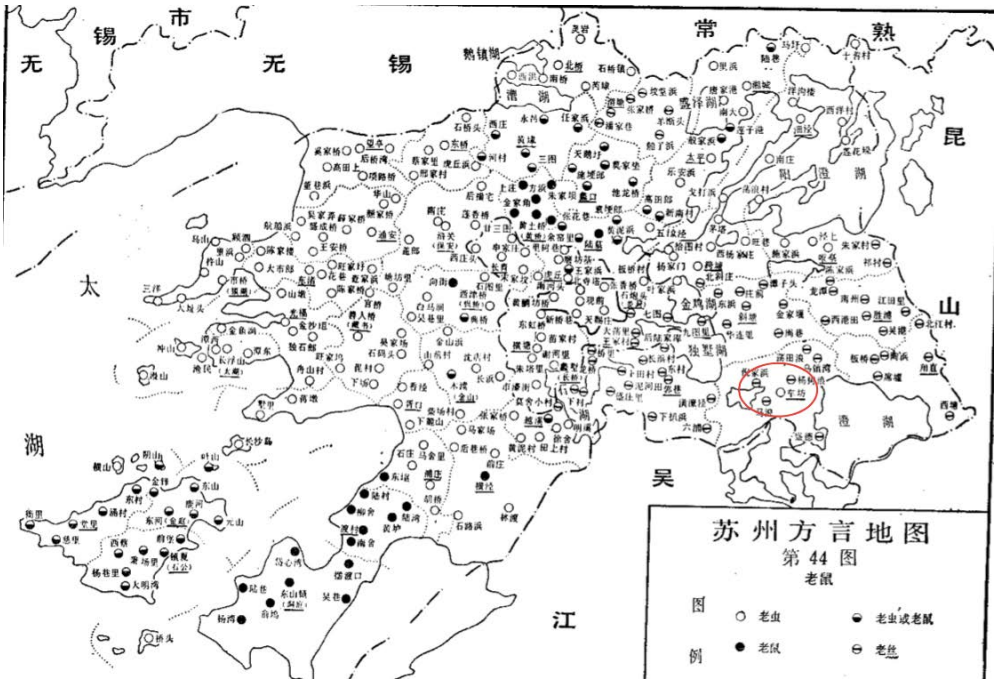
18.角直


苏州方言地图
第 35 图
玉米
图例
御麦
御麦菜
香麦
弹米
稠密
鸡豆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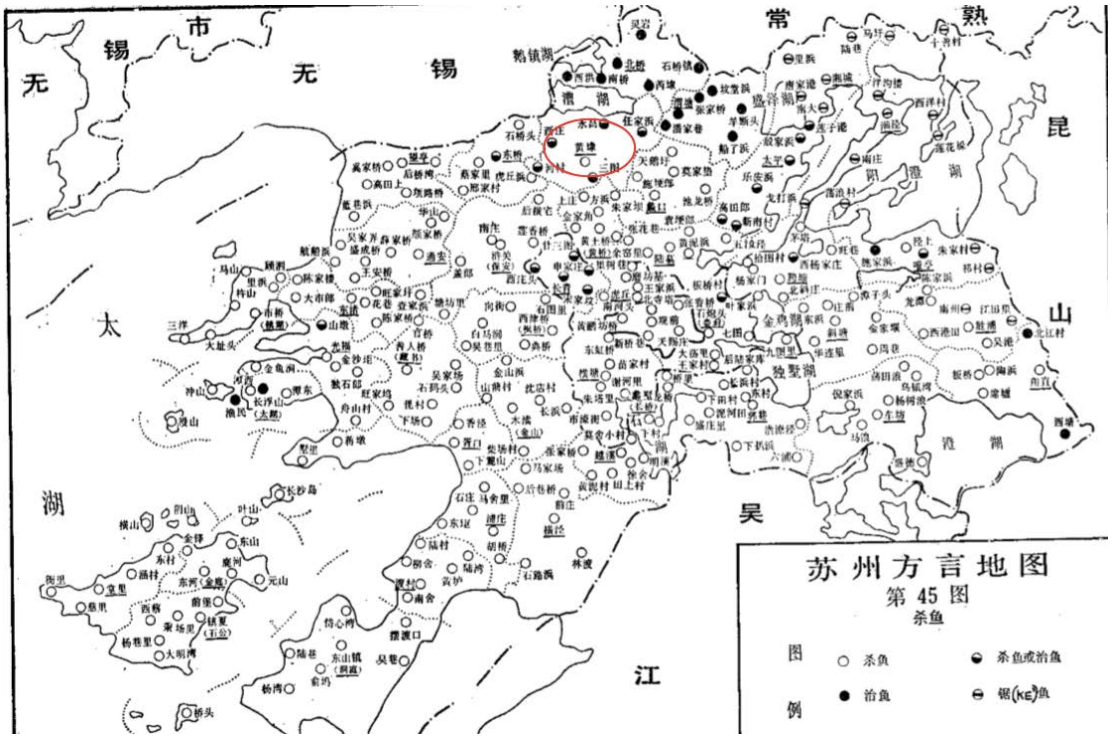
19.浒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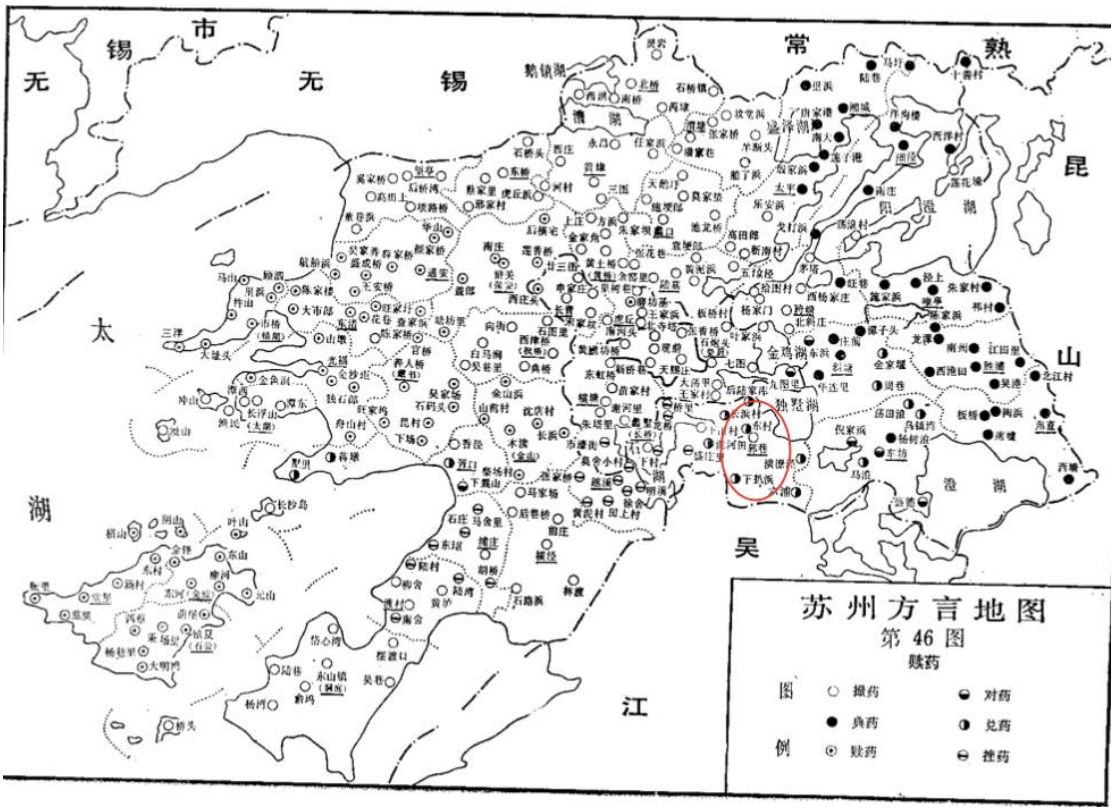
20.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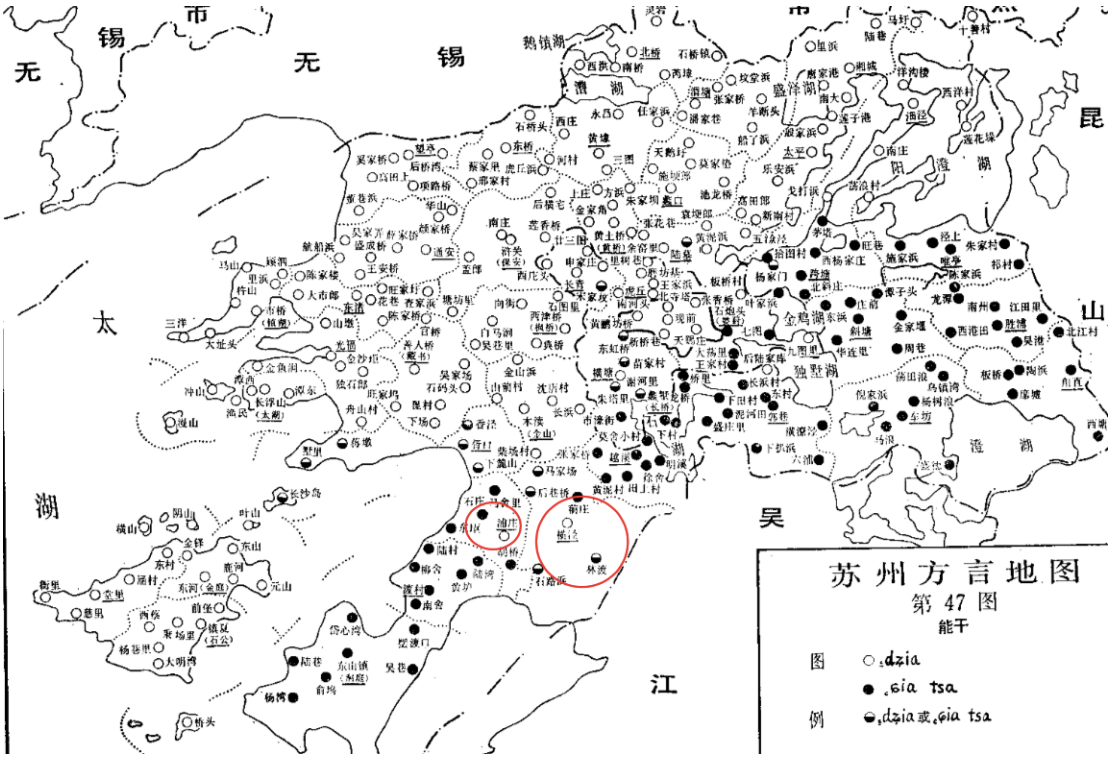
21.黄埭


苏州方言地图
第45图
杀鱼
图例
杀鱼
杀鱼或治鱼
治鱼
锯(KE)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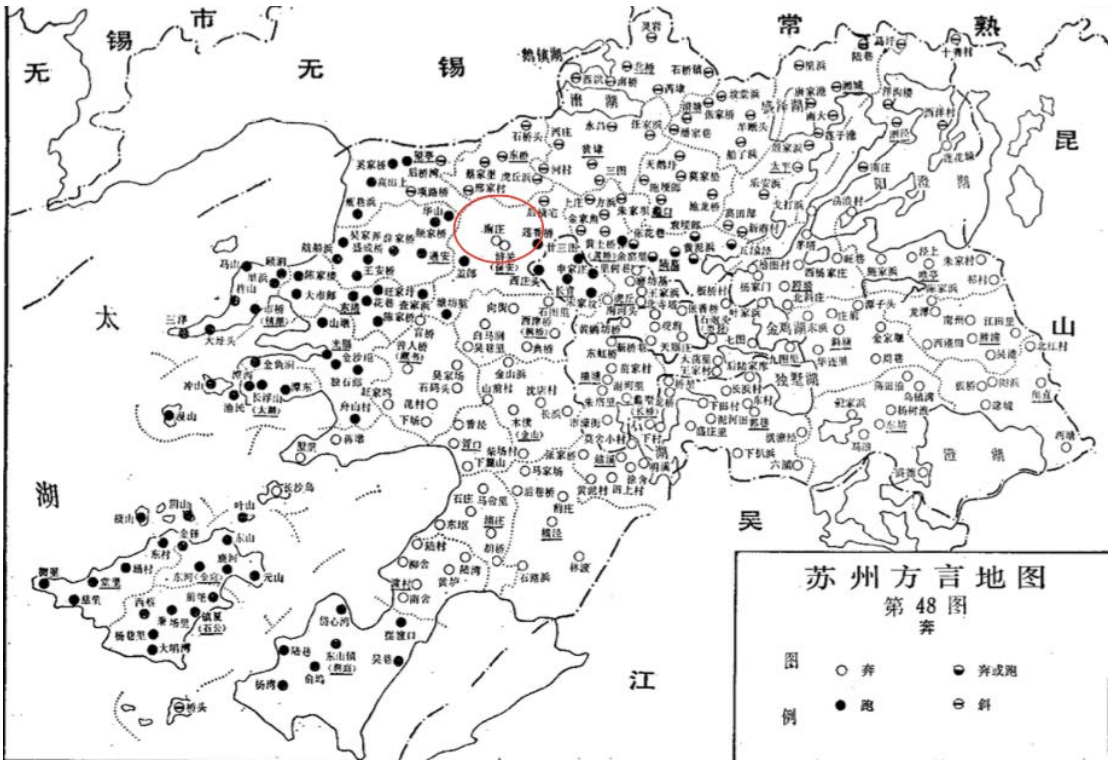
22.郭巷


苏州方言地图
第46图
赅药
图例
撮药
对药
典药
兑药
赅药
挫药

23.横泾、浦庄


苏州方言地图
第 47 图
能干
图例
dzia
ɕia tsa
dzia或ɕia tsa

24.浒关


苏州方言地图
第 48 图
奔
图例
奔
跑
奔或跑
斜

To Study the Diffusion Model of Dialect Features with Regard to the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Atlas of Suzhou Dialects*

Huang, 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Wu, Ya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test whether the diffusion of Suzhou dialects follows Cascade Model based on the *Atlas of Suzhou Dialects* with regard to the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of this region, which covers "city-township-village" three lev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gregated diffusion pattern and individual feature is discussed to illustrate that the obvious aggregated diffusion pattern will emerge, if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features have the same diffusional attendance.

Contributors

Hiroyuki SUZUKI	University of Oslo /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Dawa Drolm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Sonam Lhundrop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atoko SHIRAI	JSPS / University of Tsukuba
Fumiki SUZUKI	Nanzan University
Mitsuaki ENDO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Rei FUKUI	University of Tokyo
Kazue IWASA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hiemi HIDAKA	Kanazawa University
Haifeng Q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 HUANG	Shanghai University
Yayin WU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作 者 介 绍

铃木博之	奥斯陆大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达瓦卓玛	中央民族大学
吞智	西南财经大学
白井聪子	日本学术振兴会/筑波大学
铃木史己	南山大学
远藤光晓	青山学院大学
福井玲	东京大学
岩佐一枝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日高知惠实	金泽大学
亓海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
黄河	上海大学
吴雅寅	江苏师范大学